

導報叢書之二

半年來的抗戰軍事和國際問題

導報言論集第二輯

~~173966~~

導報叢書之二

半年來的  
抗戰軍事和國際問題

上海導報館發行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3 9115B





長江戰局前瞻·····	二〇
用什麼戰略保衛武漢？·····	田毅·····二八
論日軍內部戰略上的爭論問題與保衛武漢·····	譚屏·····三〇
長江戰爭之近狀與前瞻·····	譚屏·····三二
論日軍進攻武漢·····	·····三五
偉大的撤退·····	·····三七

## 粵省戰事

日軍進攻華南·····	·····四五
再論日軍進攻華南·····	·····四七
三論日軍進攻華南·····	·····五一
血的教訓·····	·····五三
日軍增兵南進能得到便宜嗎？·····	包菲麗·····五五

## 第二階段的展望



抗戰有利階段的開始	五八
戰爭新形勢及其前途	譚屏
第三期抗戰的終結	六二
進入第二階段的序幕	六四
日軍採何種戰略進攻湖南？	六五
日軍將主力擺在何方？	譚屏
論日軍進攻西北	六七
對日軍戰略之預測	包菲麗
沉寂中的戰事——中國執行新戰略的進步	七六
怎樣爭取真正的相持階段？	林彥
看日軍「全線的調整」吧！	七八
粉碎日軍之新進攻	八〇
	秦孟雲
	八三
	包菲麗
	八五

## 一般問題

世界大戰與中國抗戰·····	八七
中國在抗戰中強壯起來了·····	九〇
告軍事上的悲觀與樂觀主義者·····	九二
論日本陸軍的擴充與消滅·····	九五
向華方的三點建議·····	一〇〇
論毛氏軍事學的根源·····	一〇二
紀念「九一八」不要忘記東北義勇軍·····	一〇五
統一江浙皖淪陷區軍政·····	一〇六
從江南游擊隊說到敵後新火線·····	一〇八

\*\*\*  
\*\*  
\*  
國際問題  
\*  
\*\*  
\*\*\*

歐戰危機及歐局與中國之關係

歐局之鑰……………一一一

歐戰危機與中國抗戰……………一一九

歐戰危機能避免麼？……………一二〇

歐局與中國抗戰……………一二二

英法兩國政策之批判

英國外交政策批判……………一二四

張伯倫政策的前因後果……………一二六

英法會談內容預測……………一二九

綏靖歐洲的效果如此！……………一三一

兩個「反共領導者」.....一三三

張伯倫訪問羅馬.....一三五

法國往那裏去？.....一三七

法國的試金石.....一三九

法國的危機.....一四一

最無脊梁的一羣.....一四二

### 捷克問題和慕尼黑會議

德捷局勢表面緩和.....一四四

捷克問題的癥結.....一四五

國聯大會和捷克局勢.....一四七

腸熱病的歐洲問題.....一四九

慕尼黑的四頭會議.....一五一

慕尼黑會議的本質問題.....包菲麗.....一五三

## 民主聯合與法西陣線

民主和平之象徵	一五五
英法談話和反侵略大會	一五七
美財長到法聘問	一五九
日德義軍事同盟	一六一
德義擴軍的因果	一六三
沙赫特的撤職	一六五

## 英美法與日本

日本報抨擊英大使	一六七
以行動爲言辭後盾	一六八
美國將修改中立法	一七〇
美國堤工	一七二

澈底開放安南邊界……………一七四

## 日蘇糾紛

日蘇緊張的剖視……………一七六

煙幕的反罩……………一七七

中日戰爭與日蘇風雲……………一七九

遠東大戰的演進……………一八一

日本的企圖能發生作用麼？……………一八三

鎮靜吧！勿上日德意的當……………一八六

對日蘇衝突的認識與肆應……………一八七

威望問題……………一九〇

蘇日漁業條約……………一九二

日向蘇挑戰的偽裝及作用……………一九三



## 西班牙問題及其他

搶救西班牙！·····	一九六
西班牙戰事前途·····	一九七
西班牙戰事與歐局·····	一九九
兩個歧途·····	二〇〇
國聯重生的機運·····	二〇二
德國秋操·····	二〇四
再論德國秋操·····	二〇五
猶太人的命運·····	二〇七

(完)

# 抗戰軍事

## 武漢戰役

### 長江戰局的觀察

日軍在徐州撲了一座空城，在中原會戰中又吃了黃水的虧，原期一鼓作氣的直下武漢，却遭到空前的慘敗；因而在兵慌馬亂之中，突的把馬頭撥了轉來，企圖用海軍在長江兩岸獲得若干立足點，然後進而突破沿江的要塞和封鎖線，湖江西上，陸軍則早已佔領了合肥，和再度攻陷巢縣，以此爲新進攻的基點。於是緊接於徐州，中原的戰事之後，長江的戰局就以急疾的姿態來展開了。

長江的戰事以六月十一晚日軍在安慶，貴池分別登陸而開其端，其後陸續在大通，東流，荻港，香口乃至於彭澤，湖口一帶登陸，於是這沿江的爭奪戰就展開了，並且持續了約莫一個月之久。目前日軍雖然已經實現其登陸的企圖，甚且越過了馬當的封鎖線，迫近九江，然他依舊未能獲得若干固定的據點；從安慶到望江，從大通到湖口，都是僅離江岸咫尺之地，換言之，要是沒有戰艦和空軍的協助，這些江岸地帶就不一定站得很穩；從華軍之數度反攻香山，香口，馬當，彭澤，和在潛山，太湖一帶力阻日軍前進，以及用流動部隊向安慶襲擊……等等看來，就不難獲得佐證。

日軍在安慶登陸之後，原期策應合肥日軍，向西南進犯，先後佔領了舒城和桐城，並取得了聯絡，甚至於進一步而佔有了潛山，

直趨望江、太湖；然而日軍在這一路的進展，就是到此而止，華軍不但憑着優越的山地來穩定了長江北岸的局勢，並且還突破了日軍尚未握緊的據點，於六月底和七月初之間克復了桃溪鎮和舒城。同時，從合肥西犯的日軍也被阻遏於六安和霍山的附近。

足足兩個星期，日軍在長江北岸所採取的攻勢，既已徒勞無功，於是就不得不轉移目標，向長江南岸猛撲。起先與安慶同時進攻資池，似乎只是試探長江南岸底華軍陣勢，但是這一試探，不但并不如估領安慶那末容易，並且反而遭到相當重大的打擊；在東流、大通、荻港一帶登陸的日軍，也碰到同樣的命運，華軍在荻港反攻的結果，不惟收復了牛嶺嶺鳳凰山，並進而在荻港和日軍巷戰。這戰役使日軍感到在南岸西進仍然要遭遇着嚴重的困難，因而不得不增厚了進攻的兵力，在荻港上游的香口登陸，企圖一鼓而佔有香山，突破馬當要塞。

挾持着海空軍的威力，日軍固實現了香口強行登陸的企圖，可是由於華軍底英勇的抵抗，使日軍犧牲了相當重大的兵力，才能佔領了香山；華軍在香山的反攻，迫使日軍只能據有江岸地帶向馬當西竄，但華軍仍隨時截擊其後路，這一路的戰事經過五天的血戰，華軍才放棄了原有的陣地而憑着山嶺高地來據守。

日軍突破了馬當要塞，西進彭澤，在江防上華軍固然是一個不小的損失，但是在戰略上，對於日軍却并未獲得優勢。日軍沿馬當、彭澤乃至湖口進攻九江和南昌，雖說已經獲得了一條切近的路徑，但是這只是沿着江面的，在日軍的側翼和後方，據着山地的華軍，原隨時有出擊或截斷其聯絡和後路的可能。

因之，這兩週來在長江南岸的戰事，只是江防的前哨戰。日軍佔有馬當要塞之後，依然不得不再用海軍在彭澤娘娘廟和湖口附近登陸，就證明了日軍在陸戰上並沒有多大的擴展，這末一來，雖說日軍佔有了彭澤和湖口，他所處的地位，仍是很危險的。

目前為大家所注目的問題，似乎是在日軍能否渡鄱陽湖而取南昌，或者越過湖口的封鎖線而在九江登陸。除了望江一線，長

江兩岸日軍的聯絡仍未完成，是以目前的戰局還未明朗化，華軍以退爲進的戰術，說不定在鄱陽湖畔就給予日軍一個嚴重的打擊。據說日軍將在華中增加六師團的兵力，聯合海軍第三艦隊，由牟田和申一郎指揮，來犯九江；這消息假如確實，那末，日軍對長江的戰事的重視，也就不難想見。

但是萬一九江的失陷，對於華軍的影響還是很微弱的，在江防上，武穴的封鎖線比之九江更其重要，日軍既不能在北岸突破太湖，石牌一線，那麼，對於武穴的進攻仍然是很困難的。在武穴的上游，江面比較狹窄得多，對於日海軍尤爲不利。在陸防上，九江西南與兩湖的邊境都是大山，不特使日軍機械化部隊感到困難，而且華軍還可以利用地理上的優勢來消耗日軍的兵力。鄱陽湖附近及長江的水泛也無形中有利於據着高地的華軍。他們憑有險峻的地勢，日軍要想陷南昌而越湖南境，來犯長沙，以拊武漢之背，那就完全是夢想。

目前新戰局的展開，也就是日軍在長江將受到新的困難的開始，但是在日軍當局，當這一路戰事還未遭到極大的挫折，和不能前進的時候，他底瘋狂的攻勢是不會遏止下來的。現在，使我們注意到的是一個新的局面，就是：長江戰事的展開和東戰場游擊戰的關聯，尤其是息息相關的長江南北兩岸底戰事之不同的進展，一方面是日軍迫近南昌和九江，另一方面華軍却克復了舒城。要是我們不把各線的戰事相連起來，從整個局勢上去觀察，無疑的會對長江的戰局感到悲觀，反之，我們却不難看到日軍在長江的頹勢，這是很快的就要呈現在我們眼前的事。

(七月十一日)

## 日軍的進犯又膠着了

成爲現階段中日戰爭的重心之湖口，九江間的戰事，近來趨於沉寂。據海通社十八日漢口電，是整個中日戰爭現又到達基

風雨前夕之沉寂，「內容的解釋是『雙方顯然均在積極準備未來大而且烈之決戰』而據其十六日電，又是單指『日軍自攻下湖口後，長江中戰事遂告沉寂』，因而內容的解釋便是『日軍之進攻不力，據稱係日本行軍慣例，每一進展，輒增強陣綫及交通，然後再犯。』前一電的解釋是對的，但太浮面，後一電却更失之於偏。其實湖口，九江間戰事的沉寂，乃表示華軍在長江的局勢已經穩定了，又表示日軍的進犯又膠着了。這才是不偏不倚。

日軍的進犯，對於華軍發生了新火線；但在日軍開始侵佔的區域，華軍也立刻給造成了新火線。顯然的，華軍的新火線是在前方，而日軍的新火線則是在側翼和後方。日軍把火線伸展到九江下游二十公里的獅子山，新港附近，湖口以南的鞋山，但華軍更把火線再現于湖口，彭澤，馬當，香口一帶，在香山，黃土嶺，王斯溫橋，流澌橋，走馬坡迄馬影橋，不斷攻擊日軍，使其陸上的連絡線切成數段。日軍的新火線是被堵截或擊退了；但華軍的新火線却逼迫日軍退守湖口，彭澤兩城，而因華軍一再克復上黃山，中黃山，下黃山，更使香口，馬當的日軍發生極度的恐慌。一方面，日軍在華軍控制威脅下，難以西進；一方面，據十四日電，聞日軍在香口，馬當，彭澤，湖口，共有七個聯隊，每隊約一千五百人，共約二萬四千餘人，作戰以來，死亡實過十分之三，殘部也在勉強支持；同時，截至十四日為止的以前兩週間，華軍轟炸長江日艦，確計炸沉二十一艘，炸傷十九艘，遭受這許多嚴重的打擊，也不能不實感而有所顧忌，在未增援以前，實無力繼續進犯。

這是湖口，九江間戰事沉寂的由來；曾經似乎危急的九江於是得到確切的安謐。

現在日軍進犯膠着，怎麼解釋過去的銳進呢？看似矛盾，其實表示日軍並非真能銳進。原來據漢口訊，華軍守馬當湖口的，僅為少數海軍陸戰隊及川軍。華軍與日軍形勢之所以各自前後相反逆轉，由於華軍因防地廣大，實力充足，有恃無恐，而又預料並針對日軍的侵犯往往只有一個主力，所以在各方的前線都不駐紮主力部隊，主力部隊都在各前線的後方，俾得指揮調遣，運用自如；日

軍則只有一個充配主力部隊藉以進犯的前線，隨着前線的伸展，主力部隊的推進，戰線愈長，側翼和後方便愈空虛，戰線也便愈脆弱。日軍總是最先吃些甜頭，後來吃苦水的；華軍的禮物是糖面藥心。日軍前線的主力部隊只要一遭受打擊，勢必就要一蹶不振一下，再充配些主力部隊到前線去，以圖重振。最先是孤注一擲，接着是增加賭本，但因賭本本來就不足，所以也還是孤注一擲，如此輾轉循環，逐段消耗。現在湖口，九江間戰事的沉寂，又是一蹶的時候了。

最近過去的例子，如日軍在截斷隴海路，打通津浦路的時候是銳進的，但在蘭封遭受打擊，使一時膠着了；接着又在鄭州附近遭受打擊，便終於膠着了，直到現在。又如日軍接連攻陷合肥，舒城，桐城，潛山，是銳進的，但在進犯太湖遭遇打擊，又膠着了，直到現在。這次長江戰事，日軍接連攻陷安慶，貴池，大通，東流，荻港，香口，馬當，彭澤，湖口是銳進的，但現在也因遭遇打擊而膠着了。

同時，這又是日軍改換進犯漢口的主力線的次序。現在又膠着了，會不會再改換主力線呢？據華軍的觀察：「日軍擬改變戰略，由直接進攻漢口而改爲大規模之包抄行動。第一，先由杭州進攻江西，最近有日軍四師團集中杭州，企圖渡過錢塘江，沿浙江江西之鐵路攻擊浙江省之華軍。第二，自蕪湖沿江西鐵路前進，該路在南昌以東五十英里處與浙江江西之鐵路相接。第三，擬自九江或鄱陽湖西岸進攻南昌。」第一，第二是大包抄，第三是小包抄。但日軍的主力線只能有一個，這裏的大包抄不比過去的大包抄，在地勢上比較困難得多，恐非不敷分配的日軍所能担负的，勉強從事，必遭遇更大的困難。小包抄就包括在現在的主力線以內，成爲主力線的支線，并且已經開始。這是各線膠着以後的主力線，陸軍疲敝之餘，竭力摸索着的主力線，可以發揮其所恃海陸空武器暴力的戰場，進犯漢口的捷徑。「長期戰爭」烟幕下「速戰速決」的路途，雖然又膠着了，當然不會心死的；據漢口各界的預料，本星期內，日軍將沿長江南岸開始進攻，可知主力線還是在這一線。

然而華軍對於這一主力線，却控制威脅着其側翼和後方，並堅固防禦其進犯，則從過去進犯的膠着而有所畏忌，也預示其今



後進犯的前途之慘淡。

(七月二十日)

## 保衛武漢的初步成就

因爲戰事已在九江進行，有些人就心武漢的不能保衛，我們認爲這種就心是多餘的。從整個中日戰爭的大勢觀察，日軍就是能佔領武漢，也決不會消滅中國的抗戰，中止中國的抗戰。蔣委員長曾經說過：不僅武漢有放棄的可能，就是長沙、重慶、西安也都是有失陷的可能的，但中國的勝利還是有充分的把握的。這句話，決不是空口說白話，而是有確實根據的，中國已經失去了北方的東方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京滬平津，但中國抗戰的力量不僅沒有削弱，反而日益強大起來；日本在名義上幾乎已經佔領了中國的九個行省，而中國的行政機關都照舊存在於這些陷落區域裏，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中國抗戰的勝負，在繼續作戰時期的長短，不在一城一池的得失，在今天已成爲全中國人民以及全世界明瞭事理的人們所一致公認的真理了。

照現在的長江戰事講，是不是足以威脅武漢的安全呢？我們的答覆是「不」，不僅不足以威脅武漢的安全，而且是證明中國在戰略戰術上保衛武漢的成功。我們一向反對頌頌式的樂觀論調，因爲我們認爲戰爭是一種科學，也是一種藝術，是要拿真憑實據給人看的，不能憑空臆斷，意爲抑揚。所以我們這樣分析長江的戰事，決不是頌禱式的樂觀，更不是故作寬慰之詞，實在是有事實作根據的。

第一，我們所要指出的，是日軍究竟進展了多少地方？從六月上半月向長江進兵以來，所得的成就，是香口到彭澤，六十華里；從彭澤到湖口，七十華里；湖口到九江，五十華里，總計一百八十華里；這是從東到西的長度。長江南岸的佔領地帶，南北計五華里，（最狹的地方不過二里，）不要說都在中國軍隊的小鋼砲射程以內，甚至在中國軍隊的步槍射程以內。這種佔領地帶的日軍，祇要一

刻離開軍艦的掩護，馬上就要被華軍所消滅。

第二，日本軍隊在一個多月到兩個月的作戰，得到這樣的戰果，究竟化費多少代價？我們祇要打開一個多月來每天的報紙，計算一下中國空軍所炸沉的炸傷的軍艦數目，和香口馬當彭澤湖口陸上鏖戰的死傷數字，就可以知道日本這次所付代價的鉅大了。所以在這次長江戰事中，中國方面的確收到了「消耗其敵人」的效果。

第三，日軍進攻武漢的戰術，本來是突擊與包抄並進的。在軍事上，如祇包抄而無突擊，固然收不到戰果；祇突擊而不包抄，則突擊的部隊勢必陷入對方的羅網中。現在沿長江西進的日軍，正犯着這個毛病：在浙江的渡不過錢塘江，在皖北的望不到大別山，豫東的浸在黃水之中，單靠長江海軍所掩護下的部隊，孤軍深入，真是危機四伏，不知何以爲繼！

僅僅是扼止了日軍的進展，還不夠說明中國在保衛武漢的獲得初步成功，因爲我們雖然知道中國的軍隊，其戰鬥力日新月異地提高，但我們認爲在今天，中國軍隊的火力還不能夠在正面絕對地制止日軍的進攻。如其中國在戰略上戰術上都是被動的防禦，勢必不能扼止日軍的進窺武漢的。可欣幸的是中國這次的確已經執行了戰術上進攻，真正爭取了主動的地位。

在日軍沿長江南岸進攻的時候，中國不僅在外線扼住日軍的迂迴戰術，並且積極的執行了外線進攻：在晉南豫北一帶，固然有激烈的戰事在進行着；在豫東收復了陳留通許太康杞縣；在魯西收復了定陶荷澤；在皖北收復了壽縣，正陽關，鳳台；在蘇北收復了鹽城；中國的正規軍已進達京滬，滬杭兩鐵路線，而華北方面，從山海關到古北口，從北平到天津，都已在中國游擊隊的控制下，這些都給予正在進攻武漢的日本軍閥以極嚴重的打擊。但這些還是間接的，直接的是日本軍艦沿南岸西進的時候，中國軍隊正沿着北岸東下，克復了潛山，克復了桐城，舒城，克復彭澤對岸的望江，日軍如在南岸占領九江，中國軍隊不久即將克復安慶以答覆它。這就是第三期抗戰中最應該注意的特點。

## 當心！日本的撤兵！

田毅

日本軍閥真善於弄巧；自原有進攻武漢之大包圍戰略失掉作用後，他又以向張伯倫許「人頭愿信」之賠償談判而作急速進攻武漢之戰略，又以發動張鼓峯事變而作急速進攻武漢之戰略，又以放和平空氣而作急速進攻武漢之戰略，又以拉攏某老國民黨員變節而作急速進攻武漢之戰略。大概是因爲這些戰略又沒有鬧出甚麼「花樣」來，於是又以「撤兵」來作加速進攻武漢之戰略了。

日軍在儼若真有其事的情狀中擬將錢塘北岸與道清路以北的日軍「撤退」，同時昨天又有報紙公佈了日軍在豫北與杭州「撤兵」的模樣。

英勇的華人們，爲自己生存而戰，爲人類正氣而戰的華人們，勿要上日本軍閥的當吧！日本軍閥是「調兵」，不是「撤兵」；是「加緊進攻武漢」，而不是「緩和進攻武漢」；是將杭州的兵往九江上下游送，將豫北之兵往皖西送，而不是往東四省送；是因兵力之不夠，將對武漢之大包圍縮小而爲對武漢之較小包圍，在比較將武力集中的條件下來加緊攻打武漢。

日軍在這樣全部調動之下，牠除以主力攻打武漢外，牠的海軍向華南，牠的陸軍向西北也會要採取一種相當的攻勢姿態來掩護牠向武漢的緊急進攻，尤其是向西北，寺內之在德王府最近大開軍事會議後即向漢口放出盛世才出兵東來之空氣是最顯明的例子。

日軍之採用向張伯倫「許愿」，採用向蘇聯「挑戰」，採用「有價好講」的姿態向華方求「和」及採用對「某老國民黨員」忽然又捲起「請某老下水」的念頭來等戰略，這一套進攻武漢的戰略都起原於日軍原有進攻武漢之戰略即從河南與江西包圍武

漢之戰略失敗了之故。而且沿江南北交互的向武漢打去確是不好打的，不僅是損失太大，而天時地利太於日軍不利。如是牠又在嘗試新的戰略了，嘗試集中主力由山地向武漢迂迴包圍戰略，牠滿以為從蚌埠向蒙城永城蕭縣之迂迴戰再可在近武漢之江南重演一次。這就是日方近日宣傳「撤兵」之內容。

當然武漢不是徐州，武漢周圍與徐州周圍的地理兵力，及軍事上所造成之戰局與徐州會戰時有很多的不同了。吾人并不機械的肯定日軍打不到武漢；但吾人可以機械的肯定日軍之任何伴動，機動，及向國外與國內一切有政治軍事之活動都是為着早日打下武漢。

一般希望「將戰爭推到日蘇之間去的人士，既不顧人類的死活，（世界大戰）又不顧自己的死活，（中國抗戰可能因法西斯大戰之計而失敗），將「進攻中國即是為着進攻蘇聯」之原則抽象而又離開了實踐的咀嚼之，這等於唸高王經一樣的沒有道理。為甚麼不實踐化一點反轉來唸「進攻蘇聯是為着加緊進攻中國」難道怕這樣一唸將中國的抗戰情緒更提高了反於日本有利嗎？

當張鼓峯事件發生後，日軍偷偷動員近十萬兵由皖南向鄂東殺進去近二百餘里，不是英勇善戰的華軍迎頭痛擊於黃梅宿松之間，武漢也成了張鼓峯了（被日軍佔領）。

近日日軍之「講價求和」與「外線撤兵」，其戰略作用（即加緊進攻武漢之戰略）比以張鼓峯事件為戰略之作用不會較差，而且會更有效，保衛武漢，保衛東方馬德里之緊急關頭已經到來。

這裏有兩個前途可由華方是否加緊團結與英勇善戰來決定：

第一，如果華方中了日軍「撤兵」的戰略，而稍加懈怠了保衛武漢的工作及不積極的執行正確的戰略與戰術，則武漢不久必

被日軍佔領，由此而造成日軍所想像（土肥原計劃）的相當後果。

第二，如果華方了解「撤兵」是日軍加緊進攻武漢的戰略，必更加緊提高人民政治上軍事上的警覺性，必更加緊執行軍事上合理的戰略與戰術，則武漢必能保衛，日軍必受更多的而且更大的損失於最近，由此而造成華方進一步收到抗日之效果。

要那一個呢？

（八月七日）

## 日軍將從何處窺漢口？

原康

如果中日戰爭第三時期是從日軍攻安慶開始，則日軍從攻安慶到攻九江已結束了第三時期的第一階段——疏通交通。第二階段的目的必是北攻二郎河，中攻田家鎮，南攻沙河站了，因為這三個地方對於日軍攻武漢的戰略上，均有重大的作用：任何一處日軍得手了，就可以作為向武漢迂迴之據點。但却不是說這三處若有一處失守，武漢即不可保，而是說這三處是向武漢迂迴之三起點，而不是向武漢迂迴之中點或終點。

在這三個要點上，二郎河在大別山之南端，地高約三百餘公尺左右，日軍是很難爬過的，而黃梅已被洪水所阻，且中國在江北岸似有重兵，日軍主力或許不會走這一路。沙河站在廬山北面，是一個難於仰攻的地帶，日軍也很難爬過去的，而鄱陽湖之港口又被華方的廬山砲位所控制，且中國在南潯路亦似有重兵駐屯，日軍主力或許也不會走這一條路。田家鎮是武漢最重要的長江封鎖站，在武穴之西，蘄州之東，兩岸湖沼縱橫，日軍必以全力攻田家鎮。日軍之北攻黃梅，南攻沙河，都是為着幫同海軍進攻田家鎮之兩岸。日軍企圖攻下田家鎮以結束它進攻武漢之第二階段——奪取據點。

日軍為什麼要急急奪取田家鎮？為什麼將田家鎮看得比南昌萍鄉之迂迴地區更重要？因為日軍不僅企圖早日攻下武漢，而

且日軍因軍力不夠，不能不緊靠海軍組織武漢湖沼區會戰以攻武漢，並企圖在此時期此區域消滅華方之主力。

有一些軍事觀察家認為日軍不會以主力沿江直上田家鎮，而將以主力由二郎河向浠水團風迂迴或由沙河站向南昌萍鄉迂迴，這種觀察，單純站在軍事戰略上說是有道理的，但若將客觀諸條件綜合起來說，就有可研究的地方了：

第一，日軍兵力不夠了，他不懂要縮短戰線，企圖在政治上收速效，而且還要膠合海陸空三種主力，企圖在軍事上收速效。

第二，華方之抵抗力量與抵抗戰略加強了，日軍是決不願疏散作戰而只要取集中作戰的；他非常畏懼由一個敗仗而接連吃幾個敗仗的前途。

第三，作戰的地帶係湖沼區，既非淞滬區，徐海區及直魯區之低地平原，又非晉北晉南之高地平原，日軍決不會全部老用一二期之「色當戰略」，而可能的試用「坦倫堡」戰略的，同時「迂迴包抄」與「各個擊破」雖然是兩種不同的戰略；但吾人并不能將牠機械的劃分起來。

然而這并不是說日軍不向南昌與萍鄉迂迴了，他爲着掩飾他自己主力集中湖沼區會戰的計劃起見，他仍有派一兩師團兵力向南昌萍鄉作迂迴的必要。他在全部的戰略上可「聲北擊南」，如發動張鼓峯事變，當然他在長江的戰略上也可「聲南擊北」，如加緊以兩師團兵向南萍路沖去。

吾人希望武漢當局不僅將武漢的民衆武裝起來，而且要努力的將湘鄂贛一帶湖沼區的漁民，農民，及工人武裝起來因爲這都有助於正規軍在湖沼區打擊日軍的。

(八月十四日)

## 加緊進攻武漢聲中的日軍軍容



日軍正在大吹大擂的要再增援七師團或五師團陸軍進攻武漢，日本國內在政治上，在經濟上究竟有多少兵好調動，這不僅是英美法的軍事家懷疑，連日本的朋友德國的軍事家也懷疑起來了，這些對日本懷疑的論調，一方面是由於中國抗戰的堅決，一方面是由於日本益加露出了先天不足的原形而引起的，無論這些論調對中國是善意的或惡意的，但他已發生了兩種影響：一種影響是使日本軍閥對自己的「速戰速決」政策根本發生了動搖，另一種影響是對中國當局更堅定了「長期抗戰的信心」。

日軍已知道了進攻武漢之犧牲必大，而且時間也必長；但究竟要多大的犧牲與多久的時間才能攻下武漢，日軍自己也成了「誰知道」的迷夢。傳說當下級軍人向上級軍人提出此類問題時，他們答得非常幽默：「蔣介石住在什麼地方，吾人即向那地方打去。」但他們又感覺這樣的回答並沒有解釋何時攻下武漢的具體問題。如又是去請示他們的參謀處，如是參謀處又替他製造一個謠言道：「何日打到武漢是說不定的，因為中國方面正在要求「皇軍」保留他的顏面好講「和」，首先請求緩攻武漢呢。」如是日軍的士兵們呵呵大笑：「有希望了！我們這一聯隊或許不要坐「木盒子」船回祖國了，」（木盒子是日軍裝士兵屍灰的箱子）日軍現在用這樣的方式在「鼓舞」士兵。

日軍又知道攻下武漢需要大量的增援軍隊，而動員露出了無底洞的現象時，在國內是必然會發生巨大的變化，是非常危險的。如是傳說用抽「得勝兵」回去鼓動「新徵兵」的方法了，所謂「向前線抽凱旋軍」在素有法西斯教育的士兵中，每中隊抽十人，湊滿一千名時，即沐浴更衣，掛勳章，發獎金，在音樂的極奏聲中，啟程回國，回國後又有說不盡的歡慰及給獎等鼓舞工作，弄得他們「樂不可支」的時候，在「下令休假省親」之名義下，放到鄉下去做宣傳隊。這樣一來，如是相互間傳出一種「神話」：中國兵聽槍響即退，怕「皇軍」追趕，乃將鈔票棄在地上，並將美女綁在樹上以阻止「皇軍」急追，如是動員比較又靈一點了，日軍現在便是用這樣的方式在「動員」新兵。

日軍更知道士兵相互間太熟悉了，其損失與死傷之增加會影響士兵戰鬥精神，而且易於向國內人民露出軍情，傳說日軍在徐州會戰之後，乃採用了「多次改編」的辦法，動員時改編一次，開拔時改編一次，到上海或青島天津時改編一次，上前線時改編一次及上陣時又改編一次，使士兵在戰壕中大家是「面生的同胞。」而且作戰一次又改編一次，使下層始終難以明瞭原來一同入伍的小同鄉究竟是活的還是死的，使國內的婦女們也問不出「出征人」的眞信息，軍人家屬的騷擾問題也可少一點了。日軍現在是用這樣的方式在「慰問」軍人家屬。

假設上面所傳的日本軍容是正確的，那麼日本的軍容確在徐州會戰之後又「革新」了。也無怪乎日軍軍部不在香港放出議「和」空氣；也無怪乎日軍不向上海放出「撤」兵回國的空氣；也無怪乎日軍不力辯國內并「無」反戰活動的牛皮，原來是日軍已有了很「新」的治兵之道。

吾人并不能因日軍已有如此的弱點，即冒險的估計日軍沒有攻下武漢的力量，日軍的軍力單純在軍事上的攻陷力量說，凡中國超出海面五十公尺或二百公尺高度而交通線又完好之平原，湖沼，高原地區，他是可能攻陷的；他可能有攻陷西安，鄭州，武漢，南昌，廣州五省市的力量，因爲他可拚死動員到百五十萬或二百萬壯丁上火線，而目下還只動員到百二十萬上下，他的物質條件也大概在這限度上下；同時，意德對日軍很担心思的，他們也會設法支持之。但日軍在政治上，凡是日軍佔領之區，將來會無尺寸之地可稱安靜的，換一句話說，日軍在政治上是沒有靈魂的軍隊，他在佔領區內不會有一平方里內不發見反日力量的。戰爭再一年後，連他自己戰壕中所處的士兵是「皇軍」或敵軍，軍部的軍閥們巡視時要特別小心的。

假設是華方能利用天然的大別山脈與廬山脈如鐵磨子一樣的地勢，發動武裝的民衆配合正規軍採用很好的戰略與戰術，將這副鐵磨子開動起來，緊嚼慢吞地消耗日軍於九江上面，同時，在日軍的後方很有計劃地使游擊戰走向運動戰的前途，則日軍

力量的可能性（如前述）必起重大變化，所以目前最重要的問題是在華方對於保衛武漢的政略與戰略之執行。（八月十六日）

## 論目前戰爭局勢的新意義

伯庸

有許多人士以中日戰爭開始時代的觀點來估計最近的戰爭局勢，這不是完全可靠之論據，因為戰爭的一年并不是空過了，因為戰爭的一年所給與世界的影響，日本的影響，中國的影響至深且巨。同時地理上的移動所給與各方面的影響也是至深且巨，如果不這樣的去研討，則所謂時間越拉長，對於日軍越不利，空間越擴大，對於日軍越不利的理由就很難解釋了。

另一方面是德國軍事顧問的空談，他冒稱華方蔣介石先生的意識說中國可與日本打五十年，中國的後方還有中國人所不知道的富源地帶可以退步，這種說法吾人亦應起而拒絕，吾人并未聽到華方蔣介石先生及華方任何高級負責人有這種無限度的時間性與空間性的軍事理論。蔣介石先生曾經說過中日戰爭，或許在三年到六年之間，毛澤東先生說過中日戰爭在三五年之間。至於空間上的問題，在保衛武漢與建設平漢粵漢以西及長江以南交通網上都表示了空間也是有限度的。

吾人一方面拒絕播送「一戰即勝的軍事理論」，同時，也拒絕播送「漫無限度的最後勝利論」，因為這兩種觀點都對華方軍事上有毒素的。同時，與事實的演變絕不會相符合。

中日戰爭的第一期中心會戰區在淞滬大戰，第二期的中心會戰區在徐海大會戰，第三期的中心會戰區在武漢大會戰。第一期戰爭，中國是失敗了，日本是勝利了；第二期的戰爭日軍只能算得到半個勝利，因為他的中原大會戰夭亡了，已佔領的地帶之後方，華方開始了新的個別的攻勢戰鬥；第三期的戰爭，站在進攻武漢的中心上看，日軍還在預備與總攻之間搖擺着，如鄂贛皖邊境戰況；站在整個局勢上看，日軍的外線作戰大部份處於被游擊的地位，如晉察冀魯及江浙方面之戰況。

由此得出一二三諸時期的戰事，各有不同的特徵，這些不同的特點若能發展起來，則蔣介石先生與毛澤東先生關於中日戰爭的時間與空間之約略估計，將會成爲一種預言。

目前軍事局勢有何種特徵呢？

第一是：日軍增援比一二期遲緩了。這並不是日本沒有軍隊可調，而是因爲經濟上沒有錢，增援力量亦隨之迂緩了，依照數量上說，日本可傾巢到一百五十萬與兩百萬人之間，韓滿台亦可傾巢動員到一百五十萬與兩百萬人之間，但運輸費，裝配費，這問題在日本的生產範圍縮小，消耗範圍擴大，出口範圍縮小，入口範圍擴大的條件下，以致造成日軍的後援成了一種特殊的迂緩現象。甲午之役，時間只有十個月，第一年七月到第二年五月即告結局，地域只牙山，平壤，鴨綠江一段及旅順口與威海衛之邊，日方只動員陸軍十三萬六千人，海陸軍費共只二億零五十萬元上下；日俄戰爭，時間只十五個月，第一年二月到第二年六月即告結局，地域只遼東半島，鴨綠江，遼陽，沙河，黑溝台，旅順要塞，奉天，樺太，日軍陸軍動員約近九十萬人，海陸軍費共約十五億三千萬元上下。將這兩次戰爭加起來與今天中日戰爭相比較，相去遠矣。當日俄戰爭打到第十三個月時，日方國內已經恐慌得要命了。大概那時腐敗的俄皇是不大知道，只要稍拖長五個月，日本必敗於俄國。依照目下日本政府公布之動員法令來看，日本提前用節約法令在那兒拚死命的遮蓋其恐慌。（裝作是節約法令所規定的現象而不是戰事恐慌之現象。）不料日本的失業者羣馬上就揭穿了這煙幕。日本國內經濟朽爛了的恐慌，在表面上還沒有到日俄戰爭之末期，在本質上看，其朽爛的面積與程度已經比日俄戰爭要大好幾倍。最近的失業問題，公債問題，證券問題，汽油摻酒，軍糧改劣及軍隊運輸船發動別人投資包運等現象，是鐵一樣的證據。這就大大的影響日軍之增援。另一方面是中國失地區之反日活動，使日軍由天津，青島，上海三地增援前線時，要繞道，要集中，這也是使日軍增援迂迴遲緩之原因。增援遲慢對華方之以消耗爲目的之運動戰略，是有絕對好處的。日軍在國內不能發一筆絕大的洋財，在中國

佔領區內不能忽然轉爲寂靜無聲時，日軍增援前線將更陷於迂緩困頓之中。

第二是：日軍的政略比二期更不靈活，而成了嚴重的問題。割斷中英的關係，割斷英美的關係，割斷英法的關係，割斷蘇聯與英法美的關係與造成滿洲的戰爭，不能說日本不是煞費苦心的，然而效果却并不靈驗，一動即被人家揭穿了。另一方面是分裂中國的人民與國民政府的關係，分裂地方與中央的關係，分裂國民黨與共產黨的關係，亦不能說日本不是煞費苦心的，然而結局終屬枉然。日本打了這樣多的「勝仗」，但在國際上不僅民主國沒有一張報紙有一個字稱讚過日軍，連日本的朋友意德都表示懷疑，佔領中國幾萬方里的領土，連一個寄養在日軍憲兵司令部內的警察局都不能統一的組織起來，至於「集中人才」的偽組織，好比五花洞，誰是真的潘金蓮即日本自己亦難以知道，從第一槍發出後，即拚命組織中外人士活動中國屈膝的和平運動，可是得到的結果，不是「火線過了鴨綠江與圖門江再說」的中國回答，即是「中日兩國的和平運動，做國今天頭痛尙無興趣」的西洋回答，當然這并不能說日本的分裂運動與「和平」運動即可從此匿跡，而是說日本的這種政略活動所給與日本戰略上的幫助越來越揭穿了，而且越減價越無人過問，即三歲小孩也知道這是日本的陰謀，日本的政略。

第三是：日軍的戰略比一二期更難決定了，日軍現在究竟用何種戰略攻取武漢，在日軍自己也很難決定。由中原會戰直下武漢的戰略失敗了，由江西與豫西包圍武漢的戰略失敗了，由長江直向武漢突破的戰略失敗了，由六安二郎河瑞昌向武漢的小包抄又弄了半個月，仍無頭緒。現在又想在河南與江西方面發動較激烈的戰爭，以淆亂華軍的視線而尋找華方的弱點了。這并不會淆亂華軍的戰略而只表示了日軍戰略的渺茫。日軍現在只能「增援硬挺」，以五十萬大軍攻江西，以五十萬大軍直攻武漢，後方不要軍隊，國內傾巢，索性採取到中國內地做「沙丁魚去」的戰略，然而百萬大軍動員是可能的，但以百萬大軍上前線是不可能的，因爲這要動員三百萬人。日軍確有一困難：前線軍力擺少了，等於用肋骨去嘗中國運動戰遊擊戰的滋味；

前線軍力擺多了，又等於用腦皮去嘗中國空軍的滋味；不打進武漢，一切的大小火線都會變成正規的火線；打下武漢來，所處的軍事地位又等於烏龜進蠶子，爬得進去却未見得能爬出去。日軍的戰略再也沒有如今日之渺茫了。

上述的三個日軍特徵，假設可以被中國的政略與戰略擇縱發展起來的話，則日軍在第三時期中，連半勝利的戰果也無法收到的，而且相反的必然會遭到空前的損失，必然轉到死守佔領區城市及重要交通站的局面。換一句話說，日軍不能不採守勢，由此而坐待國內更巨大的恐慌及華軍更大量的進攻，這一種軍事局勢的前景并不很遠，但關鍵全在華方之全民族更努力的去爭取。

（八月二十二日）

## 論日軍進攻武漢的戰略與華方的政治危機

蕩洋

吾人早已說過，日軍進攻武漢，被許多主客觀條件所支配，其戰略與淞滬會戰、徐海會戰、西北戰爭會有許多的不同。日軍所誇耀的迂迴戰略，可能的遭到「無用武之地」的命運，利用海陸空三位一體的沿江「車螺絲旋進」，是他僅有的戰略，也是他最苦的戰略，而且這戰略被一切條件所規定，不能不成為日軍進攻武漢最基本的——雖然形式上或有變化但本質上決無變化的戰略。

在未論到日軍進攻武漢之第二階段戰略以前，首先回憶日軍進攻武漢之第一階段經過，并不是多事。第一階段以攻陷安慶到攻陷九江而宣告終結的。經過是這樣：佔領安慶，潛山，上石牌三地為此階段之第一戰鬥，重心在江北，工作時間是六月一號到二十號，在這時間之內，十三號攻陷安慶，十七號攻陷潛山，十九號攻陷上石牌；佔領香口，馬當鎮，彭澤，湖口四地為此階段之第二戰鬥，重心在江南，工作時間是六月廿號到七月四號，在這時間之內二十四號攻陷香口，二十六號攻陷馬當鎮，二十九號攻陷彭澤，七月



四號攻陷湖口；戰爭在此時應該移到九江北岸的太湖與黃梅之間，但當時日軍認湖口以西之地理更便利於海軍之火力使用，易於取勝，先攻九江政治上絕對必要；同時，有陸海軍爭功之糾葛及太湖方面日陸軍又吃敗仗，於是休息了十天上下，決定第三個戰鬥仍在江南岸，調集兩個湖沼兵團及增援陸軍五萬人以上而佔領姑塘及九江二要地，時間是七月十五號到二十六號，在這時間內，二十三號攻陷姑塘，二十六號攻陷九江。第一階段戰爭即在二十六號宣告終結。日軍此時雖然佔領九江，在戰略上說，迂迴仍無用武之地。吾人再說第二階段吧！

第二階段之第一個戰鬥，日軍即是不利的：因為海陸軍之爭功糾葛，陸軍亦緊急的準備，陸軍以為海軍既搶去九江，亦思一舉由江北岸沖進鄂東去搶武穴與田家鎮，即調二師之衆於七月廿七號分兵二路：左路向宿松，右路向二郎河之界嶺，八月一號左路攻陷宿松，右路攻陷二郎河之界嶺，八月二號即會同攻陷黃梅。當時華方江北岸相當危險，但因爲天時地理人和，除一堤洪水泛來之外，又加以華軍從北向南之側攻，結束了日軍進攻武漢第二階段中第一個戰鬥。

第二階段之第二戰鬥，又轉到了江南岸，即星子與瑞昌之戰，日軍以海陸空之合力，一時攻星子西北之沙河，一時又攻瑞昌西北之赤湖，當然，日軍不佔領瑞昌則不敢敵大別山脈與幕阜山脈之門，不佔領星子也不能抵住江南岸南昌華軍之側攻，但實際上日軍以攻陷瑞昌作爲第二階段第二戰鬥之目的，時間是八月五號到二十四號，日軍宣傳二十四號已佔領瑞昌，當然又是「勝利」了，但日本的恥辱也在攻陷瑞昌中達到了最高表現，日軍以十三個聯隊之衆，近七萬人，而且是海陸空並進的攻陷瑞昌；中國守瑞昌的不到六萬人，而且是單獨的陸軍，又是山東、湖南、貴州及當地保衛團混合組織起來的，但亦公然英勇地與七萬以上的日本海陸空軍對抗了二十天以外！瑞昌雖失守了，但日軍以七萬人奪一個死城，這是日軍的光榮呢，還是恥辱呢？

第二階段之第三個戰鬥，在瑞昌陽新興大冶之間，日軍必以佔領大冶及武穴，田家鎮對岸爲進攻武漢第二階段宣告終結之

預定計劃，由黃梅取武穴，田家鎮因水大尙非其時，由瑞昌，陽新，大冶作主力是日軍所預定的戰術了。

在這時將有一個戰略上的問題發生，就是第三階段以前日軍是採取沿江絞進的戰略，其疏通交通線，目的達到了。第三階段以後，日軍在武漢區的主力完全處於內線作戰的地位，那時雖然達到了武漢湖沼區會戰的形勢；但日軍四面受敵，又處於低地作戰的地位，他必然會採取相對的守勢，以待水退後打通武勝關的援助，因日軍不得到華北日軍的直接援助，沒有河南平原作保障，很難佔領武漢，或者是攻陷了而却不能守住，所以另一個戰略問題是：長沙會戰與南昌會戰或許要在打通武勝關之後。

在這裏又發生了問題：日軍爲什麼不先攻南昌，長沙以切斷粵漢路呢？吾人答曰：力量不夠。日軍爲什麼不由豫西攻鄂西呢？吾人亦答曰：力量不夠。日軍爲什麼不由江西豫西同時大包圍武漢呢？吾人仍答曰：更是力量不夠。這三種戰略都被戰爭過程所給與日軍之困難所否決了。然而這并不是說日軍不會打江西，湖南或河南，而是說只能個別的打，也不是說日軍在進攻武漢的各階段中即絕對放棄此項外線戰略，不他時常發生向南昌，長沙，河南的攻勢戰，但主力必在武漢近東區，那裏不過是佯攻而已。

假設這種估計是對的：日軍必努力的鞏固京滬杭根據地；因爲這裏不鞏固，長江流域即不能作主力；同時，日軍必努力佈置對漢川與鄭州的攻勢軍事，因爲不這樣，打通武勝關是沒有把握的。反之，華方在華北與滬杭的游擊戰及保衛河南，湖南與南昌，乃是保衛武漢的重要工作，如這些工作能充分發展，就可以決定日軍的一切命運。

但華方目前有一個主要危險，這并不是軍事本身的危險，而是由於「政治上反映到軍事上的危險」，即日方策動的「和平」運動，儘管華方當局如何否認，但外傳仍有已失政治信用的份子，在偷偷的進行「和平」運動，這是不可否認的。這來源開始於蔣介石先生在西安蒙難時，此些份子在柏林羅馬所手訂的「聯意德反英美以「救」中國之路線」。日本現在就沿着這「契約」在製造迅速攻下武漢之戰略。望華方全民族起而消滅此種裏應外合之政治危機。吾人胆敢向華方當局進一言：中國解放運動自辛亥

革命起，每次小的失敗或大的失敗，都不是從軍事上發生的，而是從政治上發生的，這是永遠有效的經驗。（八月二十八日）

## 長江戰局前瞻

(一)

日軍日前在華作戰的形勢，是由下列的主客觀條件決定的：

- 一、國內國民經濟的日趨崩潰，人民反戰情緒漸漲，需要早日結束在華戰事，以資蘇息；
- 二、在華佔領區域華方游擊活動的日益展開，特別山西、河北、綏遠、察哈爾、熱河、山東，乃至江南後方之形勢日非，需要前線撤回大批士兵，進行大規模「肅清」工作，以期切實消化既得贖物（從國內調兵來幾於不可能）；
- 三、國際形勢日益緊張，兩個戰線的對立日益鮮明；世界侵略集團的領袖德義需要它停止侵華的無益戰爭，集中兵力準備在東方響應不久可能發生的再分配世界大戰。

基於這些，日軍目前作戰的主要趨勢是集中在華精銳，從眼前唯一可能路線銳進，佔領武漢，然後頓兵議和。

這一趨勢已經最近戰局的發展，日軍主力的調動情形和集中地點，以及日軍閥特務人員替佔領武漢後準備的政治戰略佈置——在華內部政治陰謀之展開，相當鮮明的證實了。

(二)

爲了儘量適應目前客觀形勢而達到上述的目的，日軍可能的會放棄過去每戰必用的大迂迴，大包抄或鉗式運動等戰略，而在進攻武漢的戰役中，主要的改取正面突破的戰略，集中陸軍精銳，主要依賴海軍的幫助，沿長江兩岸鑽螺絲樣的直進。（當然，小

規模的或戰術的迂迴包抄等動作是不會放棄的。）

這個鑽螺絲的戰略是由下列條件決定的：

一、黃河之水天上來，沖去了南叩武勝關的計劃；

二、晉南華軍運動戰和游擊戰的成功以及黃河南岸河防之鞏固，取消了它南下南陽襄陽，側擊武漢的可能，即使可能，亦非一朝一夕之事；

三、華軍在南潯線和鄱陽湖沿岸的英勇抵抗，使南下南昌，西抄長沙的千里大迂迴計畫幾乎成爲夢想；

四、最厲害的是一個決定的主觀條件，國內無大批兵力可調或不能調或不敢調，而完成上述（二）（三）兩計畫，必須五倍乃至十倍現在的兵力（依照戰線的展長，地勢之不利，華方防禦之鞏固，作戰力之加強，民衆抗敵心理和組織之較優而估計。）

五、基於這，條條道路雖通武漢，可能給日軍走的，可只剩了長江一條，而這條路對於它是適宜的，因爲長江目前水深江闊，宜於它的海軍活躍，同時是一條華方不能截斷的可靠交通線。

### （三）

螺絲如果真能鑽到武漢，對日本軍閥自有絕大利益的。照它自己的夢想，當然認定這樣一來，就可以壓迫中國政府接受和議，實際上是投降；如果議和不成，它最近在中國內部進行了幾個月的政治陰謀或會展開它的毒素作用，造成中國的分化，其結果即使中國現政府不致崩潰，至少會如它的夢想，變成「無足重輕的地方政權。」這樣，它自可把一部份兵力調到別處，做響應它的西方「同盟者」的準備，一部份撤回後方，「肅清」中國游擊隊和民衆武裝。

萬一和議不成，政治陰謀也不發生很大的作用，它至少也可以改變下列工作：

- 一、在前線取守勢，利用長江這一交通線，轉運大軍，從兩岸慢慢展開浦清平漢粵漢兩線以東大遍地域的工作；
  - 二、撤回一部份兵力，「圍剿」後方華軍游擊根據地；
  - 三、撤回前此用於作戰的一部份財力，實行「開發」佔領區，消化既得贓物，準備未來的大戰；
  - 四、加緊沿海封鎖和國際活動，必要時甚至用一部份力量攻佔廣州和截斷中蘇交通，期斷中國的國外接濟，使中國坐困；
  - 五、加緊在中國內部的政治陰謀離間活動，促成中國政府可能的內潰。
- 這就是日本軍閥的如意算盤。

#### (四)

軍事的發展，且夕在變化中。我們自然不能壓實似的硬說日軍一定會採取某種某樣的戰略以進攻武漢，而上述鑽螺絲式正面突破的戰略，在表面上就任何人看來似乎也過於奇特，過於冒險。很可能的日軍仍會不完全放棄它晉南渡河的企圖，而在江西方面，更會分一部份兵力攻佔南昌，但前一企圖，至少就目前的形勢看，大半不過是一種牽制的作用；而後一動作，則主要是為保護它進攻武漢的前方總根據地九江的側面，同時造成一種對武漢外線包圍的戰略優勢，（目前它的沿江躍進處於內線被夾持的劣勢）使華方不得不駐重兵於湘贛邊境，預防它的千里大迂迴，實際這一迂迴眼前它大概並不應用。

這個鑽螺絲戰略之顯得奇特冒險，主要是因為它的「弄堂行軍」一千里，顯明的「孤軍深入，犯兵家之大忌」的特徵。但「弄堂行軍」在這次日軍的侵華戰爭中，實際上是有過無數次的實例的，過去的幾次大戰役中，除淞滬和江南戰役因地域較小日軍兵力比較多以外，如河北初期戰役，太原戰役，徐州戰役的南路，日軍的進攻都帶有沿交通線「弄堂行軍」的特徵。不過過去的「弄堂行軍」都不是孤軍，如河北戰役是沿平漢津浦並行南下，太原戰役是循同蒲正太兩路包抄，徐州戰役有北路主力的大進

軍呼應，而在戰略上遂成了大包圍，大迂迴或鉗式運動的形式。這一次日軍打不出第二隻鉗腳來，其孤軍深入的形式遂特別顯明了。

實際上日軍自從六月初開始水陸大進軍，進攻安慶以來，截至現在這弄堂裏的孤軍由蕪湖到九江，已經行了五百多里了。從今而後，再進五百里到漢口，在素來自以為了不起的日軍閥看來，當然並不是不可能的事。

(五)

截至現在，日軍有這樣相當的成功，而使他對於將來抱着過份的期待，主要是因為這一次的弄堂行軍雖犯着孤軍深入之忌，然確有着它的優點：

一、長江在這水深江闊之際，對於日方是完全有利的，不但便於日海軍活躍，而且是完全沒有海軍的華軍不能截斷的交通線，事實上日軍在蕪湖至安慶沿岸就沒有駐多少兵，然而華方對它的海軍仍不能給任何大的損害。

二、在這條線上，日軍可以充分發揮陸海空軍聯合行動的威力，較之其他陸路，無形中增加了力量一倍。

三、日海軍的大砲使華軍無法久守沿岸的據點，因為華軍沒有實力真正偉大的江防要塞大砲。

四、在沿江兩岸的長線，日軍隨時隨地可以登陸突擊或迂迴它的任何目標；華軍絕不能處處駐兵來預防，而又因交通運輸緩慢，常時因援兵來不及開到而失去重要據點，馬當的失守就是一例。

五、日軍因水戰的設備和訓練優良，在江兩岸沖積平原地帶進行湖沼戰也是佔優勢的；湖沼雖不利於它的機械化部隊行軍，但可極利於它的汽艇隊橫行；在將來武漢外郊的大戰中，日軍必然更要大規模利用這種工具作戰。

這些優點使日軍弄堂行孤軍行到了九江黃梅瑞昌，但它仍然耗廢不少的氣力和時間。三個月的功夫，佔領了不過沿江最闊

不過五十公里的兩條狹長線，而損失則人力至少已達五萬，軍艦大小五十餘艘，其他物力更不計其數，而最惡的結果，是造成了軍隊的澈骨的疲勞，這裏的原因，是針對上述的優點，這條路同時也包含更大的缺點：

一、華軍沿岸的防務是相當鞏固的，日軍要打下重要據點，不能不費很大的力量。

二、華軍的戰略、戰術和作戰力較之過去已有長足的進步，日軍不能如臆想那樣為所欲為。

三、華方空軍的活躍和兩岸未佔領區砲隊相當的活動，使日海軍的行動頗受打擊。

四、華方對於日海軍雖不能給以真正致命的打擊，但日軍要佔領土地，終不能不用陸軍，而這些陸軍在沿江的灘岸山地作戰，不能大規模運用機械化武器，對於華軍並不佔絕對優勢。

五、華軍兩岸部隊雖不能完全截斷長江交通，但用運動戰或游擊戰的方式隨時隨地給日軍陸上部隊以打擊是可能的，最近收復太湖潛山等就是實例。

六、長江的大水自然基本有利於日海軍，但對於必須上岸的日陸軍，却可能的是一個大害，常常要淹他們一下。

七、最重要者，尤其是日軍久戰的疲勞和國內的沒有大批援軍可調，這自然不是單限於這一路的。

這些缺點（對於華方即是優點）正是使日軍在過去三個月來並無任何重要收獲的成因。從今而後，在九江到漢口的路上，這些困難對於日軍必定更嚴重起來；武穴以上華軍的江防更鞏固，兵力更充實，佈置更周備，空軍當更集中行動，被迫不得越過大別山幕阜山的日陸軍將更處於地理的劣勢；華方兩岸的運動戰當更活躍起來；日軍在雲夢區域或將遇更汹涌的洪水；再作戰下去，日軍必更加疲勞，而尤其是在湘鄂贛和豫鄂皖的邊區，日軍更將碰到富有鬥爭經驗和組織的當地民衆的決死抵抗底味道。然而不問這些困難，誇大狂的日軍是必要把這可能是最後一次的冒險行動硬幹一下的。

目前日軍自以爲進攻武漢的預備已經差不多完成了，在北岸已到了黃梅，仰窺武穴田家鎮；在南岸已奪了瑞昌，虎視馬頭富池口。更北的陸路據說已到了霍山，造成強越大別山，西侵麻城羅田英山的形勢。

從此以後，日軍要開始它螺絲戰略最重要的一階段工作，鑽武漢的大門。這工作大概要分三路進行：

一、正南南岸由瑞昌側攻馬頭富池口，北岸由黃梅並由小池口西登陸，當中海軍直上進擊武穴，期破鄂邊最重要的長江封鎖線，然後溯江直上；

二、左翼由瑞昌西越幕阜餘脈進趨陽新，以佔領咸甯，截斷粵漢線爲目的；

三、右翼由霍山立煌度隘門關青苔關，取麻城羅田英山，進而南下斬水（浠水）斬春，迂迴武穴，西趨花園孝感，拊漢口之背。

這三路中大概目前要最先着重北面的六安霍山一路。這一路最困難，然而也最重要。因爲武漢門戶的武穴田家鎮正面防禦太強，專用仰攻突擊的方法，是不易打破的。如能取英山斬水則據高臨下，背面迂迴，這唯一的據點可以比較容易攻破；同時更造成對漢口後路威脅的形勢，展開直達漢口的最捷徑。日軍進攻的原則是找弱點，但在必要時候，它也會不惜犧牲去剋服一個重要關頭。大別山的青苔隘門雖險峻，總不能超過娘子關。饑嘴的日軍閥爲了奪武漢那塊肥肉，這份氣力它是不會不化的。同時這方面沉寂了幾乎三個月，它也許會希望華方業已加以忽視。（我們在一個多月前的社論就早已指出日軍決不會放棄這一路。）

這一路如果成功，則打破武漢大門的工作就比較容易了。日軍第二步將海陸空聯合三面夾擊北岸武穴田家鎮，南岸馬頭富池口一帶的華方要塞，最後把這要塞地帶打下之後，再浩浩蕩蕩正式三路進兵向那想了三個多月的肥肉——武漢——進發。

在進攻這要塞地帶的時間，南岸左翼的活動，主要將是與正面海軍夾江的進攻配合的。左翼的一個附帶任務，是南下佔領德



安永修直到修水河，憑河防華軍的側擊，並展開西度幕阜的陣勢。

如果能越過上述要塞地帶，日軍的進展當然要比較容易，因為這之後華方雖仍有江上第二要塞黃石港地帶，和江兩岸的湖沼河汊地帶可守，然而日陸軍則在北面麻城黃安區域和南面陽新以西區域的邱陵地帶可以更容易活動，海軍於湖沼區域必將更大量利用它的汽艇水戰隊，而這些是華軍目前不容易抵抗的。

(七)

根據上面的分析，華方保衛武漢最重要的任務顯然一在羅田英山之東的大別山關隘，二在長江正面的要塞地帶，三在陽新西面的幕阜餘脈。因此武漢之堅守幾時當然主要的要看這些地帶堅守幾時。

但堅守這些地帶決不是視僅僅擺打式的死守在關隘要塞面前，而必須要配合本戰役的特殊形勢，日軍的孤軍深入，在遠處和近處全時着墨，展開沿江千里兩岸的大規模運動戰和游擊戰，外線夾擊，配合着關隘正面的死守，才能完成任務。

關於具體的計劃我們無法細說，但幾個大端是可以指出的：

第一，對於日軍的後方總根據地蕪湖，絕不能像過去那樣兒戲，必須集中相當強大的兵力對它展開大規模的運動戰式進攻，即使不佔領，亦應加以相當鉅大的物質損害，並長期維持牽制敵人大批兵力的作用。

第二，對於日軍的中央轉運兵站安慶，必須努力擴大最近收復太湖潛山的勝利，加以收復，即使祇一個時期也是好的。

第三，對於北面陸軍的指揮中心合肥，必須四面展開廣大有效的運動戰和游擊戰，須知六安輕易失守已是一絕大錯誤，要減輕日軍對大別山的攻勢，必須用廣大游擊反攻，對這錯誤加以補救。

第四，對於日軍的前方總根據地九江，必須絕不放棄一有機會就全力反攻的可能，爲了取得這可能，沙河馬週嶺的前線必須

不但保持，不使日軍有取南昌的機會，並絕不使它進到德安，從而維持對它左翼永遠據高臨下的威脅，隨時進行運動戰加以側擊，補助江上要塞地帶的防禦。

第五、經常對日軍沿江一切據點，如香口，彭澤，湖口，望江，小池口等加以突襲，使它日夜不安。

第六、沿江未佔領地的隊伍，儘可能的用砲隊擾害日方海軍和運輸。

第七、加強空軍的活動，與陸上部隊配合保衛要塞。

第八、展開江南和皖北的游擊戰，使其更組織化，以妨害日軍後方的調運補充。

最後還有兩點，對於保衛武漢的最後工作更加重要。

第九、儘可能的設置小型摩托魚雷艇隊以攻擊日海軍，武裝的小汽艇以打擊日方的汽艇隊，使在湖沼戰中不完全居於劣勢。

第十、展開真正廣大的民衆自衛組織，發動會有鬥爭經驗的鄂省邊區和湖沼地帶民衆，使他們成爲抗日的一支最強最能持久的軍隊。尤其在湖沼區域，要嚴密進行民衆戰鬥組織，使那些生長老死於水鄉的同胞，能發揮他們的全部潛力，與自命長於水戰的日寇較量一下。

我們並不主張犧牲中國全力於保衛武漢一戰，但儘可能的堅守這最後最大城市中心，使日寇的政治目的不能達到，使其國力消耗到最大的可能程度是萬分必要的，日軍完成螺絲戰略的前半段還化了三個多月的時間，這後半段內如果華軍能儘可能做到上述的任務，則即使不能完全截斷它的鑽子，至少要它的時間和力量化到一倍以上是可能的。如果日軍在六個月內不能佔領武漢，它大概要永遠吞不了那塊肥肉，不但它前述的政治目的不能達到，它的命運也將被注定了。

（八月三十一—九月一日）

## 用什麼戰略保衛武漢？

田毅

(一) 日軍進攻武漢第四個月的第四天又過去了，吾人毫不諱言，日軍在第三個月末與第四個月初是有些進展，如瑞昌要點之攻陷及黃梅西南之活躍，這對日軍主力之沿江躍進奪取田家鎮是有重大的作用的。

日軍在助戰上亦略有進展：如沿大別山北與沿幕阜山南之徐徐推進，這種推進，使沿江的主力少受華軍側面之壓迫，以獲得向西推進的便利條件，也是有重大作用的。

日軍對江兩岸之「後方」亦在加工「鞏固」：江北岸以青島為運輸站，以徐州、合肥、安慶三地為後方支撐點，這幾天已無一處不是車馬遍地了。江南岸以上海為運輸站，以杭州、蕪湖、南京三地為後方支撐點，這幾天也無一處不是殺氣沖天了。

(二) 日軍的動員到長江兩岸的陸軍大約是廿師團上下，比以前亦增加了一倍；空軍補充的概要吾人尙無從知道，但意國空軍人員與機件，只要到楊樹浦以東就可以隨時發現；海軍的小型兵艦比以前更加多了，在長江中近百艘上下，而運輸艦由日本、台灣、高麗往來於青島上海二站者，經常亦在百五十艘上下。

(三) 大體上說，雖然日軍攻武漢之第一期準備結束了。如果今後前方不受損失，目下之準備是足夠被華方消耗一個時期的。但這要看這幾天日軍在前方情況而定。若這幾天前方遭到了重大損失，如這兩禮拜來有成萬的死傷與成堆軍糧火藥的被轟炸，則再準備就成問題了。這問題并不完全因為日本近日有天災而起，而是因為日本內部已經快乾枯了。據傳說：凡卅歲以上之日本兵，近日大都表示：「若再戰是死路一條。」但卅歲以下之日兵却兩樣：因為他們是新兵，對自己國內情況不大知道，也無從知道，他們是不大表示意見的，但這并非日軍的好現象。

(四) 在戰略上說，日軍又在重彈迂迴戰略之老調；如江北岸企圖右翼向大別山北面之商城迂迴；同時，左翼（即江北岸之主力）正在向大別山南之廣濟迂迴；如江南岸，左翼向壽阜山南邊德安方面迂迴；同時，右翼（即江南岸之主力）正在向武穴及田家鎮之對岸迂迴。

(五) 雖然在戰略上另有兩路日軍像煞有介事的在攻打，這兩路即是江北岸日軍企圖由霍山穿英山，江南岸日軍企圖由瑞昌穿通山。但前者要爬過一千公尺高，一百里寬的大別山，後者要通過龍港與大畝兩險地，日本所有的師團中，現在尙無神怪的山嶽兵團，所以吾人敢斷定這兩路不過是日軍的佯攻而已。至於主戰區域必仍在長江兩岸，即大冶與廣濟之間，助戰區域必在大別山北端六安商城間，與壽阜山南端即九江德安間。若單取沿江地位來說，主戰區必在江南岸，助戰區必在江北岸。

(六) 在戰術上說，日軍很想以富池口之富河，當吳淞之蘊藻浜；以武昌南面之梁子湖當徐州北面之微山湖；以大冶到咸寧之大道當作徐州會戰時之永城與碭山之小徑。總之，武漢會戰時，日軍必然重溫淞滬與徐海之舊戰術。

(七) 假設日軍主力在江南岸即大冶周圍遭到了大的打擊呢？他可能的改變戰略與戰術，移主力於江北岸，敲開大別山與桐柏山之門（武勝關）由江北岸廣濟與潢川西向會攻漢口了，但日軍今天還不想由這兩路會攻漢口，因為消耗太大了；他今天仍想首先攻武昌，因為日本與大冶鐵礦之關係已經弄得異常密切而且熟悉，湖沼又最多，日軍是最怕山嶽戰而喜歡平原戰與湖沼戰的。

(八) 假設吾人上面的估計是對的，那問題的中心就在於華方採取何種戰略戰術來打擊日軍進攻武漢的新布置呢？

第一要反攻南岸日軍後方，特別是黃山東北面要有經常不斷的出擊；一方面由黃山向蕪湖與九江之間出擊，一方面由徽州向杭州與蕪湖之間出擊，華方在這一方面可能取到不斷的勝利。

第二要反攻北岸日軍後方，特別是大別山之東南面：一方面由霍山向六安與合肥之間出擊，一方面由桐城向合肥與蕪湖之間出擊，華方在這一方面亦可能取到不斷的勝利。

第三要由南昌向鄱陽湖之東西兩面出擊：從右翼去作黃山東北兩面華軍之有力後方，從左翼去作幕阜山東北兩面華軍之有力後方。

第四，在江北岸皖山山脈之周圍與江南岸蘇嘉路太湖之周圍，要武裝十萬以上之反日農民，不斷的使日軍長江兩岸之後方交通破壞。

第五，如果日軍主力在江南岸大冶與瑞昌之間，則幕阜山之北麓須有華方重兵經常不斷的向日軍側擊；如果日軍主力在江北岸，則大別山之西麓須有華方重兵經常不斷的向日軍側擊。

總之，華方除武裝武漢三鎮百萬以上之工農湖民援助正規軍的緊急工作外，在戰略上須採取由側面的進攻戰，由敵後的進攻戰去組織成保衛武漢正面的攻勢大會戰，才能使武漢之正面諸防禦線減輕日軍之壓迫，而爭取到正面亦能予進攻者以極愉快的打擊。

(九月四日)

## 論日軍內部戰略上的爭論問題與保衛武漢

譚屏

是西進呢？還是南進呢？這一問題又在日軍內部起了暗潮了。如宮田自殺，松井撤職，土肥原調任特務，楠本去南京，原田改野村，寺內飛張家口，福岡會議，南京會議，大連會議等事情都是八九兩月內發生的，都是與日軍戰略爭論問題有關係而產生的。急煞了秩父宮，氣煞了閑院宮，抬高了南次郎，因而也忙煞了陰謀博士土肥原大有中國秦始皇時代趙高之身價了。

同時也忙煞了東京上海各國的情報「專家」，日益纏綿於「捕風捉影，指鹿爲馬」之咖啡壺中。

因爲這些事實的綜錯，所謂日軍的戰略問題竟被「推論家」一刀，太極生兩儀了。如有的硬說「日軍攻陷武漢後必不南進了」；有的硬說「日軍攻陷武漢後必仍南進。」你說你的對，我說我的對。而且影響到中國人士將保衛武漢的中心問題亦推向「武漢被攻陷之後」的地位上去了，這未見得對吧。

儘管日軍閻法西斯在戰略上與戰略上如何紛歧，他們要滅亡中國，吃癩英美法在遠東的利益，進攻社會主義的蘇聯是確定了的，是絕對不變的，是絕對一致的方針。

儘管日本軍閻法西斯在戰略上與戰略上如何紛歧，他們與意德法西是互爲扶助的。他們滅亡中國與吃癩英美法在遠東的利益及進攻蘇聯三任務是互相聯系來進行的，這也是確定的不變的而且一致的。

因此吾人對日本軍閻法西斯之戰略，應該有一合理的主觀見解作武器，以之爲吾人分析日本軍閻戰略動態之基本立場，這主觀見解即是日軍今天之南進政策與明天之西進政策不能割斷開來看，同樣的，日軍今天之西進政策與明天之南進政策也不能割斷開來看，正如意德在歐洲與近東及非洲的行動不能與日本進攻中國，進攻南洋及進攻蘇聯之行動分割開來看一樣的重要。英國的張伯倫，與中國的意德日之走狗的屈膝主義與屈膝政策，就是因爲他們將許多聯系的經濟，政治，軍事等事件機械的分割或分割過分，企圖在此分割的縫隙中找狗洞以偷生之故。

日本今後之戰略是向西進或向南進，決不會有機械的確定，他只能採取「鞏固右翼開展左翼的戰略」，他要鞏固右翼也不能不開展左翼，他要開展左翼，也不能不鞏固右翼，如果吾人機械的去分析日本今後戰略，則所造成錯誤將會不堪設想。

然而日軍「鞏固右翼，開展左翼」的這一計劃能否辦到尙成問題，因他的右翼已經處於中國東北及華北抗日軍近五十萬

與外蒙新興軍夾縫之中；他的左翼亦已經處於中國主力軍及華南英法美與日本矛盾的夾縫之中，尤其是中國全民族之「武裝敵後運動」對日軍任何一翼將來均有決定的意義。特別要說的推論「武漢被陷以後之軍情」固然必要，但目前仍是要着重保衛武漢。信陽與田家鎮尚未失陷，華軍反攻之虞，勝利之戰報日有所聞，這都是事實。就是信陽與田家鎮被陷，日軍是不是馬上即可攻陷武漢？是問題。吾人很不願而且難相信淞滬會戰時華方放棄大場與金山衛後南京即不守的故事會重演於今日之武漢會戰時代，但吾人並不機械的說：「信陽與田家鎮失陷了武漢仍無危險」；可是吾人相信：「信陽與田家鎮失陷了，武漢仍應有更殘酷的戰爭。」因此，吾人希望華方對保衛武漢的工作不是盡人事的時代，而是更加緊幹的時代。

（九月二十五日）

## 長江戰爭之近狀與前瞻

譚屏

一個會戰的過程與其他一個事物的過程一樣，或者經過「完全的過程」，或者經過「不完全的過程」。

一個比較完全的會戰，牠大體上必經過「預備戰爭」如布局之戰，經過「戰略戰爭」如爭取要點之戰，經過「決定戰爭」如爭取某會戰中之最大目的地之近郊戰與市巷戰。這種比較完全的過程的程度，由雙方之戰鬥力量及戰鬥方略之比較程度來決定；如果雙方相差太遠，則會戰的過程愈不完全，而且會造成會戰上之「速戰速決」的「戰役戰果」；如果雙方相差是伯仲之比，則會戰的過程愈能完全，而且可造成某一會戰過程之曲線形的美麗壯觀。

這種美麗的壯觀：一方面可能的將這一會戰與前幾個會戰拉成緊接重演的狀態，同時也就是將這一戰役與前幾個戰役組成拉鋸狀態；另一方面可能的將甲翼與乙翼組成迴流戰狀態，同時也就是將主力戰與助力戰組成輪轉戰狀態；三方面可能的將預備戰，戰略戰，決定戰三者之關係綜錯起來，同時也就是將前方與後方，內線與外線，攻線與守線及進攻與退守均綜錯起來。

中日戰爭，逐漸的，活生生的迫近了。到這種美麗壯觀的可能性，今天的中心戰爭是武漢會戰，雖然這一會戰過程的「預備戰鬥」由徐州撤退到九江陷落，即從五月十九到七月二十號過去了；雖然這一會戰過程的「戰略戰鬥」由南岸失瑞昌北岸失六安二據點，即從七月二十號到今天，日軍又取了優勢；可是牠，即「戰略戰鬥」的過程尙未終結，而且重溫「預備戰鬥」階段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即敵後火線運動的提高可能性與流動砲兵分組的斷江戰鬥之提高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依照目前狀況看來，武漢會戰的「戰略戰鬥」階段還不會馬上終結，因為日方的意識是企圖右翼打到湖北應城，左翼打到湖北咸寧，中路打到田家鎮去，三面包圍武漢而殲滅華方在武漢之主力，同時華方的意識認武漢為今日中國僅存之大城市，就是咸寧與應城及田家鎮失陷後，他們在武漢之近郊及湖沼區還有大演肉搏戰堅守戰及會同武漢四周依山而守的華軍攻擊日軍之可能。如果沒有這一階段的可能性，則武漢會戰那是一種沒有「決定戰鬥」階段的會戰，那武漢會戰會比「徐州會戰」既不如，比「淞滬會戰」相伯仲之會戰了。然而從政治上，從軍事上看，日軍很難拾這樣的便宜戰果。那麼，第三時期之保衛武漢與第一時期之保衛淞滬第二時期之保衛徐海也會很難區分了。是的，淞滬會戰，徐海會戰，後來都沒有「決定戰」的階段，到「戰略戰」不能支持時即撤退了，這兩個撤退都是合理的。但徐州的撤退形勢比淞滬撤退之形勢不同多了。今日之武漢會戰設若華方不幸，武漢三面被包圍時，是否取消「決定戰」階段而放棄武漢尙堪討論。吾人認為只要不犧牲主力及能執行內外二線夾擊日軍之各路來攻軍隊，則武漢會戰之最後階段有與日軍來一次決定戰之可能。

目下祇要華方能刷新現在的戰略，使之更進一步的執行，很艱苦的去作戰，則武漢會戰的「戰略戰過程」大可延展，而且五月十九到七月二十號的「預備戰過程」大有在另一種形式下重演壯觀的可能，所謂武漢湖沼區會戰與近郊肉搏之決定戰階段，暫時甚至長久的不會接近。



吾人並非軍事家，但吾人是戰爭時代的新聞記者，吾人的意見是提出商討而變成公論而求華方軍事當局採納。吾人的意見是這樣的：

華方在政治上要更進一步完成政府與人民及人民與政府的團結，要更進一步的說服或肅清隱藏在朝或在野在失地或在內地的動搖份子及漢奸，因為軍事是絕對服從政治的。

華方在軍事上要從內線到外線，從敵前到敵後，從左翼到右翼，從前方到後方作一次嚴重的檢查與刷新佈置。

長江整個的軍事局勢，日方企圖由內線轉化為外線，整個包圍華方，華方應迅速的由內線轉化為外線，個別的去包圍日方。要求得戰略上的優勢，華方應改善下列的軍事工作：

第一，在黃山山脈中要有二十個到三十個單位的輕快運動砲兵小組，分途的很靈活的作斷江的砲兵運動戰。以擊燬日方運輸艦為唯一目標，而且要配以少數空軍在浙東協助之。日軍之後方，唯一的是靠水上交通作中心，這是日軍之特點也即是日軍之弱點。

第二，在豫東與豫北要有十萬兵民經常不斷的破壞隴海路交通。

第三，在英山到霍山之間要有勇敢善戰之山嶽兵團三十團，約三師，普遍地向大別山東西作騎山運動戰。

第四，在幕阜山脈周圍要組織五十萬武裝人民，幫助軍隊與日軍作殘酷的拉鋸正規戰。

第五，在南昌與大別山方面要有極健全的指揮機關，而且江南江北及魯東三區要有極完善的游擊戰運動。

這是外線攻勢戰工作。但單有外線工作的執行是不夠的，因為武漢內線的工作要大大的改善；雖不一定早用，但不可不早備：第一要有一萬個鋼骨水泥的單位障礙物沈澱在田家鎮以西之江中，及沿江添設活動的要塞砲位，或堅利的砲兵崗位。

第二要將武昌漢口之湖民武裝百萬人以上，使他們能與小火輪中及將來竹筏上之日軍作戰。

第三，郊外戰要組織軍民聯合司令部，組織農民參加郊外戰爭。

第四，巷戰不是消極的由殿軍担任掩護退却的應付戰，而是要由軍人工人市民聯合起來組織最後仍有希望之決定戰，而且要有很健全的聯合司令部。

第五，在桐柏山與大別山之間要駐有重兵，而且要他們能決心的今天在日軍的前面戰，明天在日軍的側面或後面作戰；在咸甯與陽新之間是最主要的防線，因日軍必然會將主力向這方面移，這方面要由武昌與岳陽兩後方能很艱苦的支持咸甯與陽新。這是內線防禦戰工作，但內線要與外線很靈活的配合，很英勇的工作，以保全自己主力，打擊敵人主力及何時主力擺在外線，何時主力擺在內線，都要很科學的去支配，為內外二線作戰原則。

然而這樣的軍事計劃，不是單從軍事上能完成的，要在政治上能得到全國人民的決心與信心的擁護并支持；但這非有政治上的更大的進步不可。時機已到稍縱即逝的關頭，而且使「武漢會戰」會迅速的進入到了第三階段（決定階段）的嚴重期中，到那時保衛武漢的工程更艱難多了。

（十月二日）

## 論日軍進攻武漢

這三個月武漢大會戰，已確定了中國勝利的基礎，因為「時間便是日軍的墳墓」，他那「豕突」式的進展，只好拿去哄騙「大和」民衆，從整個戰略說他是失敗的。東京不是一再宣佈攻陷武漢的日期嗎？這恰表示日人的輕躁與煩慮。這筆會戰賬，而今還未能總結算，但歷時太長了，且讓我簡略地清理一下。

最初日軍進犯武漢，主要的路線，是想由九江直到南昌，再折向長沙，切截粵漢鐵路。可是未到達德安，便遇着華軍堅強的抵抗，不得不再沿長江北岸進攻，付了很大的代價，好容易把黃梅佔領了；不料碰着長江氾濫，到處是「爛泥塘」，生怕「泥腳」陷住了！於是轉頭渡江攻取瑞昌，偏偏在大尖山下，被華軍堵住，同時北岸華軍乘虛反攻，日軍死屍枕籍，被殲滅無算；迫得從各個戰場，抽調援兵，現在總算憑藉兵艦與毒氣，把田家鎮攻下了！可是傷亡慘重，不敢沿着那裏通達武漢的公路積極推進。——這條公路，當然不是很平坦很易通過的。却另派一個縱隊，循着富河疾進，而瑞寧線也同時猛攻，希圖佔領武甯，直取陽新西援通山，於咸甯切截粵漢鐵路。這委實是金山衛登陸的故智，不知武漢內圍的工事，比外圍更築得穩固，每一個點或線都配置着機械化的部隊，像銅牆鐵壁般等待日軍「豕突」。

再說到豫鄂邊界的形勢，最初日軍進展很速，又是始終不能越過信陽，反給華軍殲滅很多，零星的增援，零星的消滅，盡量暴露這方面日軍兵力的空虛。

不但此也，就是被日軍佔領的那些據點，現在還在華軍控制之下。長江北岸，大別山脈由西北趨向東南，那裏有很精銳的部隊虎據着，隨時可向廣濟黃梅側擊。長江南岸，幕阜山脈由西南趨向東北，那裏有久經戰陣的將士龍蟠着，隨時可向富河排市會攻。這是華軍很優越的形勢，足使日軍由挫敗而趨崩潰。

日本現在是經不起一個敗仗的。孫子說得好：「勝久則鈍兵挫銳，」「久暴師則國用不足，」「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這些都是用兵的經驗話，不能看做紙上談兵。依據專家的估計，日本國債截至本年三月止，已超過一百三十萬萬，而國家所得總額，僅二百至二百五十萬萬之間。又紙幣流通額，截至八月十五日止，為十八萬八千四百萬，較之去年同期增加四萬萬。下年倘無法批銷公債，勢必引起惡性通貨膨脹；那末，物價激增，必更尖銳，因為截至本年六月底止，日本的物價，已騰漲百分之二六。

二了。再說到日本現金的準備，據說有八萬零一百萬圓，再從中撥出三萬萬圓，另設一外匯基金，以輸入大宗原料為原則，循環運用。可是西洋鏡又被專家揭破了，「這是日本每年輸出貿易金額，平均八萬萬圓作抵的把戲，」準備金現在最多還有三萬萬圓，國際貿易額再廢續入超，不是快完了嗎？我們雖然相信日本人民的生活，必要時可壓到水準以下，可是不能不說是「屈力彈貨」；加以這次武漢會戰，日軍狼奔豕突，筋疲力竭，遲早定會吃一個比台兒莊更大的教訓。那時不必待各國「乘機而起」日本也得崩潰了。現在因為中國的努力抗戰，國際的局勢，日益有利；雖然中國對於國際的援助「不存非分之想」，但各國為正義，為人道，就是單為維持其在華的利益，肯錯過這個「乘機而起」的機會嗎？

中國堅持抗戰，注定了日本失敗的命運，現在日軍進攻武漢，就一天天走近它注定了的失敗命運罷了。（十月八日）

## 偉大的撤退

### （一）偉大的歷史事件

這一次中國軍隊從武漢的撤退，無疑地將成為世界和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事件之一。

正確地說，這次撤退不是撤退，而是未來的進攻底預先佈置；不是失敗，而是最後勝利的預先保證。

這次撤退，在表面的軍事行動上是從十月十五日前後開始的，經過十天之久，即此已足說明一切都是按照預定計劃和步驟。但更正確地說，作為一個整個過程看，它的開始期早在六月初，即日軍剛剛開始進攻武漢的時候。它整整經歷了五個月之久。

這次撤退所以經歷如此之久，因為它不是單純的軍事的撤退而是整個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以及文化的撤退，即不但是單純軍事的，也正是整個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乃至文化的未來進攻和勝利之預先佈置和保證。

這次撤退，其過程表現了對於一切發展底驚人的正確的事先預料；表現了優秀的，完善的事先計劃；表現了有秩序的有紀律

的臨事執行。日人素以事事按照預定計劃自誇，但這次撤退中，日人在自己的戲法上出乎他意外地被中國人打敗了。

這次撤退是中國在整個戰局底廣大方面爭取而得到了主動性之第一次；因為與過去一切（上海、南京、徐州，等等）撤退不同，這次中國確實居於主動地位。它將是中國在整個戰爭新階段漸漸爭取主動的開端。

無論從時間上或空間上，軍事上，經濟上或政治上，戰略上或戰術上看，這次撤退都是一件偉大的傑作，一件 Masterpiece。

## （二）撤退的原因

武漢之撤退，與其他距海二千里內在重要交通線上的各大城市之撤退相同，是中日戰爭第一階段中中國不可避免的而且必要的步驟之一，因為在這階段中，中國的整個作戰力，尚不足抵禦日軍戰略的進攻而維持差不多的均勢。這是這次撤退的基本遠因。基於這，武力不能永遠保衛，而必須在一切主觀和客觀條件達到某些一定程度時，就執行撤退。這些條件如下：

第一，在前線軍事的发展已到華軍戰略戰術上漸居不利地位的時候。半月前日軍已在長江兩岸越過了大別幕阜兩山脈的山峽地帶，豫南越過了大別山要隘，從而在戰略上造成了截斷平漢粵漢，包圍武漢的形勢；戰術上因進到了平原和湖沼地帶，便於陸軍機械化部隊和海軍艦艇活動；同時日軍在廣東登陸，造成了對武漢後方的威脅。

第二，在從持久戰的全面觀點上看，本地域的防禦已經達到了相當的消耗敵人程度，而再勉強支持下去就要引致自己的消耗相對地超過敵人的時候。武漢保衛了五個月，日軍人力消耗了三十餘萬，幾等於以前十個月的總額；物力消耗了至少三十萬萬日元（以每日二千萬日元計），而所佔的地域，不及過去十個月的十分之一，使敵人在人力消耗上與自己方面差不多相等，而物力上則超過己方十倍，可算已十足達到而且超過在本次戰役消耗敵人的目的和期望。別方面，就本戰役形勢看，再堅持下去則因戰略戰術都處不利地位，己方的消耗將相對的大於敵方。

第三，在撤退後敵人後方繼續進行游擊戰的事先佈置已達相當完備程度的時候。此次撤退之先，長江南北岸已各有數師受命分佈於日軍後方，如晉南故事；另有勁旅分別開入皖北和皖南浙西；日軍遠後方的游擊部隊和計劃，已相當改善組織就緒；同時豫鄂皖贛邊區的民衆動員組織工作，亦可算已有相當發展。

第四，在應撤退區的經濟金融文化企業以及主要人口業已移徙安全後方的時候。在保衛的五個月中，武漢以及附近地域如大冶等的經濟金融文化企業可說已完全撤盡；人口亦已遷徙四分之三，武漢已成死城，附近區域亦已差不多達到了堅壁清野的地步，已方守之無益，敵方得之僅增軍事上的担負。

第五，在政治上的需要以撤退爲更有利的時候。武漢根本已不成政治中心，無足留戀。別方面，反有人以爲中國之堅守武漢，是爲了爭面子想議和。在這種條件下，反不如將武漢化爲焦土後遺與敵人，一方面顯自己的決心，增自己敵愾同仇之志；別方面既老敵人士氣亦使其無可要挾。固然有人惡意地以爲退出武漢（乃至廣州）是使日人佔到面子以便議和，但焦土政策的執行正是最有力的反證。

這次撤退是在如前述的條件下執行的，從而有着如下的成功。

### （三）軍事上的成功

首先是戰略的勝利，這次武漢戰役與過去各次重要戰役相同，由於中國方面的主動，沒有到決定戰的階段而祇是進行了戰略戰。但這次戰役與過去不同，從全面上看，戰略戰的結果中國方面可說是完全勝利的。過去唯有晉南戰役一次，中國在戰略上有着相當的成功，其他如上海戰役，南京戰役以及截至那時比較上最成功的徐州戰役，華軍在空間上，時間上，都有着程度不等的重大的失敗，而這次武漢戰役則不然。

第一，華軍這次撤退完全打破了其敵方的戰略的企圖。日軍進攻武漢的戰略的目的，盡人皆知是：在豫南，突破平漢，進取南陽，以一面拊洛陽潼關之背，一面壓迫荊襄；在江北岸是截斷平漢，西指襄陽沙市，一面從北面包圍武漢，一面策應豫南；在江南岸是西取咸寧，斷粵漢路，同時略取武漢岳陽；南下南昌，策應岳陽之師，而造成對於衡陽底側面威脅。這計劃如果成功，它可能在武漢重造過去徐州戰役的形勢，而其結果則不但武漢華軍必然要受重大的損失，華方將來戰略的佈置亦將受極大影響。但日軍這企圖現在完全失敗了。華軍祇是讓它在中央突入，佔領了武漢三座死城，使它在豫南，在鄂北，在粵漢線上，在南潯線上，依然處處遭逢它而努力避免的正面攻擊。同時，它的戰略目的是追求「色當」，即造成對華軍的外線包圍，以期殲滅；同時對於本次戰略的結局中組成下次戰役中它自己戰略上的優勢，但華軍這次撤退的結果，則使它反陷入三面鐵壁的內線包圍；使它在未來的戰役中必須費盡腦力，人力，物力等從頭再行計劃和組織。這是過去任何戰役所未有的，徐州戰役的連帶結果是華方中原戰線之被突破，如果不是黃河決口，武漢早已失陷。上海戰役的結果是連帶送了南京。南京戰役的結果，華方是可能全盤崩潰的，其未崩潰是食其敵人頓兵不進之賜。

第二，這次撤退適當地佈置了新淪陷區域的游擊部隊和活動計劃，並至少在豫鄂皖邊區和鄂贛邊區有着相當的民衆動員組織準備。過去唯晉南戰役有過這樣的佈置，其結果是人人共見的。將來豫鄂皖贛新游擊區的發展是否能媲美晉南，那要看當地的領導力量和工作情形而定了。

第三，這次撤退中華方人力物力完全沒有不必要的損失。這也是過去任何戰役所沒有的。上海戰役的結果我們不能諱言確有極大的損失，南京戰役更不用說。徐州戰役比較算最好的，然因撤退過遲，終究損失了不少的軍火，給養和交通工具，人力損失雖不大，但原因一半是天幸，一半是日本兵力不敷，並非華方計劃的天衣無縫。這次武漢撤退可說沒有留下一卒一鎗一彈與敵人，所

留下的祇是一片焦土。

第四，這次撤退展開了華方運用新戰略的前途。武漢撤退後我們敢說日軍即使主觀上依然想進行大規模的集中的戰略進攻，其勢亦有所不能。因為：（一）日方因突入武漢而戰線更加拉長，並將不可避免地離開所謂不可斷的主要交通線——長江；（二）因佔領武漢而失去了進攻的中心目標。照目前形勢看，日軍以後進攻的目標至少有五個：（一）岳陽長沙衡陽，（二）南昌，（三）襄陽宜昌，（四）西安，（五）廣西。它可能的是照它自己屢次的宣言，追躡蔣委員長，那麼在眼前表面上看來應該是衡陽。然而我們要切實地指出，如果今後華方在來到的新階段中，如最近所傳，真採取以運動戰為主要新戰略，則蔣委員長不但可能在衡陽，也可以能在南昌，在襄陽，在西安或甚至在桂林。日軍今後戰略的眼光可能會萬花繚亂，它的動作可能會疲於奔命。

總之，這次華軍武漢撤退之獲得戰略的偉大勝利，決不是偶然的，它是在空間上都爭取而得到了主動性，計劃性，和能動性的結果。

#### （四）經濟上政治上的成功

「八一三」保衛上海戰役的目的，除軍事的政治的以外，經濟的是遷徙偏重東南一隅的國民經濟設備和人力於內地，和執行江南富饒地域的廣大堅壁清野，使不致資寇糧。這些任務，在軍事上受了極大損失的三個月堅守中，僅工業，金融和文化設備的遷徙有過部份的執行，其他完全未做好，從而上海乃至南京戰役中中國經濟上的不必要損失極大。

保衛武漢的目的比保衛上海更為範圍廣大與繁重，除軍事的以外，正如蔣委員長在十月卅一日告國民書所指出是：「準備後方交通運輸必要武器，遷移我東南與中部之工業，促進西北西南之建設。」

這些是否完成了呢？我們看：



- (一)武漢和附近區域的國民經濟設備和人力，連人力車和車夫在內都搬盡了，因此武漢撤退中華方經濟上的損失極小。
- (二)西南的經濟和文化建設已粗具規模，將來發展可以預卜。
- (三)中國金融和貿易中心已在西南再建立起來。
- (四)西南交通網的建設更有驚人的飛速的發展。
- (五)軍事工業已漸漸建立；軍火儲積已達相當程度，不畏封鎖。

這些正是保衛武漢同時也是撤退武漢的長期過程中經濟上的偉大的收穫。

在政治上，雖表面武漢的撤退，因適逢國際一般局勢逆轉以及從這逆轉而引起的日軍侵佔廣州的時會，曾引起相當的危機，但從本質上看，它在政治上依然是成功的。這成功，不但在於中國中央政府機構早已不在武漢從而絲毫未受打擊，更在於：

一、中國政治機構內含的弱點因危機而完全暴露，從而開啟了澈底澄清的可能，而使民族抗日統一陣線更加鞏固。這一點，業經蔣委員長，中央政府和參政會最近疊次宣言「抗戰必勝，『寧為玉碎，毋為瓦全』，『堅決抗戰，決不屈服』……完成抗戰建國之任務」而證實了。

二、國外和敵人挑撥離間的陰謀完全暴露，而使全中國更加團結，更加强了百倍的自覺與整傷。

三、過去許多政治的弱點在連續兩次撤退中之暴露，如民衆運動之虛有其表，民主政治之未能真正發展，乃至抗戰建國綱領整個的未能切實實施等等，而使清算和改進有了可能。

四、中國內外妥協份子失了「留面子議和」的依據，日本失了對本國軍民宣傳的政治目標（因日本軍閥近來用以激勵厭戰民氣軍心的主要口號是「打下了武漢就可使中國屈服」）

## (五) 慘痛的教訓

這次武漢撤退有着如上所述的許多偉大的成功，全中國民衆和全世界同情中國的人們是應該慶賀的，因為他們顯然證明了中國在抗戰中無論在那方面都不斷地有着很大的進步。但是同時我們也要指出，武漢這樣重要的中心到底不得不撤退，終是一件非常令人痛心的事。在這個「不得不」裏面，就包含了許多慘痛的教訓。

我們會說過武漢之不能永遠保衛的基本遠因，是爲了在抗戰第一階段中，中國的整個作戰力，尙不足抵禦日軍戰略的進攻而維持差不多的均勢。這所謂「整個作戰力」者，其中不但包含軍事設備的技術的和經濟的因素，更包含政治的因素。中國軍事設備上，技術上不如日本，經濟力有差有優，而政治上的潛力則比日本強大無數倍，如果中國能充分發動和運用這份力量，即展開真正的廣大民衆抗日運動，則由於它的遠後方游擊戰到處展開，日軍根本就不能把全力集中在武漢一線。即使它能集中相當大的兵力來進攻，在它近後方和前方如果遍地有軍事地和政治地武裝了的抗日民衆，它也決不能那樣任意進展。

進一步說，如果至少武漢外圍的民衆動員武裝工作做得完善，則也不至於因必須用純軍事力量保衛武漢而抽調了華南精兵以致影響廣州防務，從而更因廣州失陷而相當地影響到武漢的保衛。

此外如民主政治之未能發展，公正輿論有時仍受箝制（主要是地方的現象）；外交政策仍含依賴和錯誤的期待等傾向，未能完全站定自主的原則；地方官吏部份的腐化與惡化；民生問題，特別農民問題未能切實解決；傷兵難民問題未能善加處理；淪陷區政治工作除華北外一般地未能努力展開和深入等等，都是過去已有而迄今仍未能清算的缺點。它們在這次撤退中更痛心地暴露了。

在經濟上這次可算是很成功的，然而我們要指出在整個經濟撤退中，武漢一部份的商業因爲種種關係（租界的護符，商人

的狡猾，官吏的縱容等等）並未撤退，最後又因外人和有力商人反對而又未能澈底執行焦土政策。

農村堅壁清野的工作和歷次戰役一樣更未做好。根本在富饒的武漢周圍區域正值作物登場的時候，沒有廣大的進行如冀晉察區域做過的斷敵就地取食可能的秋收運動。

這是消極方面的。在積極方面，我們得指出後方經濟建設顯然表現一種不平衡現象，即西北的建設（特別是鐵路工業）的範圍和速度比西南相差甚多。這種不平衡對於全面抗戰持久抗戰的將來發展，可能有不好的影響。

最後，在純軍事上這次保衛和撤退武漢的成功最大，可是也不免含着缺點。第一，在日軍遠近後方，特別於上海、蕪湖和安慶，運動戰和游擊戰是有的，但並沒有真正有計劃的大規模的進行。第二，在幾次要緊的關頭，依然暴露了一些司令人員的作戰不力和腐化無能以及軍隊調運增援的遲緩。現實的例如馬當要塞之輕易失陷，撤了武漢的外柵；姑塘之被襲，便宜送了九江；廣濟之被日軍孤軍包抄，終於糟塌了天險的武穴田家鎮，洞敞了武漢的最堅固的大門；尤其是影響武漢的廣州迅速失陷，部份的原因雖是兵力單薄，而主要的原因之一則是將領的腐化與作戰不力。第三，傷兵救護的組織和工作，迄今還沒有到完善的地步，不但使軍隊受到可免的損失，英勇士兵遭不必要的痛苦，並將使未傷軍人和民衆望而寒心，影響士氣。

然而不問這許多或大或小的缺點，在保衛武漢的第三期戰爭中，中國無論在軍事上，經濟上或政治上，無疑地仍有比以前更大更深的進步，而這些進步的結果是造成了如上述的偉大的成功的撤退。中國在抗戰新階段中的任務，是一方面發揮那些偉大的成功，使其更進百步；別方面警惕所有慘痛的教訓，以期一切缺點皆能改善清除。特別是切實地在政治上發展民衆運動和確立自主外交；在軍事上爭取戰略的主動性，計畫性和能動性；在經濟上展開西北西南廣大資源人力底平衡的開發和建設。如此，這次偉大的撤退將必然成爲將來的偉大的進攻和最後勝利的發軔。

（十一月一——三日）

# 粵省戰事

## 日軍進攻華南

日本軍隊已經在大鵬灣登陸了，鑼鼓喧天的鬧了幾個月的「南進」，現在已經正式揭幕。在五個月以前，我們已經幾次指出日本軍閥的進攻華南，是必然要爆發的事，所以遲遲不發，第一是力量不夠分配，第二是對英法有所顧忌。現在，主張修好於英國的宇垣一成被踢出內閣，以軍閥而兼政客的松井石根自台灣撤職返國，接着就發生這次在大鵬灣的大舉進攻，這和五月裏在廈門登陸的情形完全不同，決不是僅僅對內對外打一針嗎啡的作用。

在今天，日本海陸軍剛剛向華南進攻的開始，我們就要來論述其動向和主要作用的所在，是不容易的事，但就日本軍閥的整個侵華計劃，及最近的戰事和國際局勢來觀察，也可以看出一個大概。

### 第一，我們先講日本南進政策的基礎。

我們都知道，日本軍閥中有所謂南進與北進兩派，所謂南進，就是攫奪南中國與南洋羣島；所謂北進，就是進攻蘇聯。海軍主南進，陸軍中則有一部份主北進。而無論南進或北進，都必需以佔領中國為橋樑。在一年又二個月的侵華戰爭中，充分暴露了日本陸軍的弱點，對一個平素所看不上眼的中國，還弄得焦頭爛額，愈戰而愈無勝利的希望，已經大大削弱了進攻蘇聯的信心，到張鼓峯事件中，日軍以兩師團的精銳，佔領了僅有兩個瞭望哨的張鼓峯，而第二天就為蘇聯邊防軍奪過去，更證明了進攻蘇聯的戰果是費力多而收效寡，甚至將收與預期相反的戰果。這都是以減削陸軍中攻俄派的銳氣與信心。

日本是一個海軍國，它的海軍都集中在遠東，在西太平洋中是沒有對手的，陸軍能佔幾乎半個中國，海軍也應該顯一顯身手，——在長江戰役中，海軍雖盡了相當的力量，但到決戰的時期還是要靠陸軍，——在「南進」中發揮其威力。在利害上講，南進的收穫比較大，而所可能遇到的阻力則比較小。在南洋，有煤，有鐵，有錫，有石油，有橡皮，有貴重金屬，這些都是已經開發了的，拿來就可以用。雖然濱海省及西伯利亞也有不少值得垂涎的東西，不過就是佔領到了還要費工夫去開發它，佔領了七年的東三省還沒有資本和人力去開發，那裏還有勇氣想像到冰天雪地中的富源！

日德義三國防共公約，是確確實實包含着軍事同盟的作用的，決不像有些人所說是「空無所有」的「騙局」。騙局固然是騙局，因為「防共」並不就是「反蘇」，反蘇是第二義，第一義則為聯合對付英法，甚至包括對美在內——法西斯國家在中美南美的活動，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在聯合對付英法的作用上，在東西互相標榜，互助訛詐的作用上，南進比北進要有效得多。

第二，我們再講日本這次進攻華南的意義。這一點可分為國際的、政治的、軍事的三方面。先述國際的意義，主要就是企圖對英國所能發生的作用。

日本軍閥過去對華南的態度，是隨着對英政策而轉移的，因為英國和華南的關係太密切，不能不有所顧忌。自慕尼黑會議之後，日本軍閥得到一個教訓，就是英國是可以嚇倒的，於是對英採取強硬態度，認為日本愈強硬，英國就一定愈遷就，可以遷就到英國以壓力加於中國，使中國接受停戰條件為止。進攻華南，在距離香港最近的大鵬灣登陸，就是威嚇英國最直接的辦法。

在政治方面講，日軍大舉進攻華南，有兩種意義。一種是配合誘降運動和希特勒的「調解」工作的。在第三國（實際是日本的「朋友」）的某些人和中國內部的準漢奸分子看來，要中日兩國停戰，頂好是不使武漢陷落，因他們認為武漢一陷落，中國就太沒有面子了，在武漢沒有陷落的時候「議和」，中國還能保留一些面子，雖然裏子喪失乾淨都不是不可能的事。然而日本方面幾乎動員

了傾國之師，以全力進攻的結果，連武漢都打不下，豈不喪盡了面子！於是乎轉而看相華南。如其能夠佔領廣州，在對國際的宣傳上，在對國內的麻醉上，都可以抵償不能佔領武漢的「損失」。在日本方面看來，廣東的防務，是中國較弱的一環。另一種則是用威嚇的方法使華南發生動搖，在淞滬戰役之後，日本沒有一刻放鬆過對兩廣的政治陰謀，但始終沒有效果。爲了配合進攻武漢的軍事，它亟須分化中國，軟功既無效，所以改用硬功。大鵬灣登陸與欽州灣登陸的意義還是一樣，就是威脅兩廣，企圖在日軍攻下武漢後發生異動。

在軍事方面，日軍在進攻武漢尙未得手的時候，大舉進攻華南，是不可能的。雖然海軍可以發揮其威力，但一登陸以後，主力就要靠陸軍。所以，從軍事上講，日軍登陸，不過爲侵佔武漢後用兵的地步，而不是今天就在華南展開大戰的。

總結以上的觀察，日本的企圖顯然是側重在國際及政治方面，但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一句，這些都是幻想。中國的情形和捷克不同，英國在遠東保有極大的直接利益，要想一嚇就使英國放棄，張伯倫再昏庸些也沒有這種決心與胆量。可能的結果，是日本愈擴張，愈瘋狂，則英國不得不愈積極援助中國抗戰。——當然，英國的積極援華，不是爲了正義與公理，而是爲了英帝國的利益，不能不如此。至於誘降和分化，更沒有成功的可能，全中國的軍民，在蔣委員長長的領導之下，都具有奮鬥到底的決心，就是日本軍閥能找出一二個無恥分子，但在揭露其真面目的一天，馬上會變成國人共棄的獨夫，決不能發生絲毫作用的。（十月十三—十四日）

## 再論日軍進攻華南

關於日軍進攻華南，我們曾經略述其必然的原因和這次進攻的作用，這個估計，到今天爲止還沒有什麼錯誤。我們始終認爲日本軍閥的進攻粵省，其目的在配合着政治陰謀，企圖促成中國內部發生什麼問題，同時以壓力加諸英法，利用英法的軟弱，強迫

她們出來調解。雖然是這樣，但華南戰事的發展，必然會變成一個主要戰場。

在今年五月裏，日軍佔領廈門的時候，盛傳日方在台灣集結六師團的兵力，企圖大舉進攻華南，當時我們會指出：集結在台灣之日軍，大部份是從中國戰場上調回去的失去戰鬥力的部隊，在那裏補充整理的；而且就是那六師團的兵力，也絕對不夠進攻華南。現在，形勢當然不同了，一個月以來，日本不斷地向南運兵運軍需，從本部到台灣，從台灣到粵東沿海，日夜不停地在運輸，這當然不是輕微的嘗試，而是準備威脅成功，則可使戰事早日結束，威脅不成功則可憑藉其現在所佔領的據點，以作新的大的進攻。

現在有一些人爲粵省的戰事就變，而且大都是善意的——自然惡意的過份誇大其危機的也有——他們根據過去所知道的情形，認爲粵省民氣雖極好，但政治軍事的機構上則有許多缺點，一旦發生戰爭，很快會暴露出來，影響到初期的戰事。這一點，當然我們不必掩飾，但也不必過分重視。缺點各方都有，廣東並不是例外，當然不能盡善盡美，但問題是在能否迅速改正。照我們所知道，廣東人是富於革命精神的，民衆有訓練，有勇氣，比任何省分都優秀，僅組織差一點，換句話說，就是不夠嚴密，不夠緊張，一年多以來，還沒有將空疏門面的習氣革除淨盡；但這種缺點，是很容易克服的。過去的流於空疏，正是因爲近視者誤信日本不會開罪於英國，不會馬上對粵動手所致，現在事勢急迫，當然很快就可一變而爲充實。總之，我們相信，在華南的戰爭中，日軍所遭遇到的困難，及消耗，一定比任何一處要大。

在今天，日軍進攻粵省的軍事作用，是企圖吸引中國的主力部隊到華南戰場而減少保衛武漢的力量，但這個企圖，是完全沒有成功的希望的。日軍進攻武漢，最初是用外線作戰的方式分五路進兵，從東南的浙皖以迄西北的陝豫，但完全失敗了，其次是集中沿江突進，但事實上受到的教訓，使它明白愈進愈危險，於是再轉而爭取外線作戰的地位。南岸沿南潯線進攻，北岸則從豫皖鄂邊境進兵，但這種外線作戰的形勢，仍舊處在華軍的包圍夾擊中，犧牲極大而成效則寡。日本軍閥雖急於攻陷武漢，但亦深知以這

個「錐」就是鑽到了武漢，也將爲華軍的鐵鉗所箝住，所以還是不斷的想把華軍吸引到別的地方去，如一個月以來北戰場的重濶舊謀，企圖渡越黃河等等，但結果這種進攻，都被英勇的華軍所粉碎了。現在轉而攻華南，仍包含着這個作用。當然中國對粵省的保衛是不會放鬆的，但中國保衛華南的兵力，本來就相當雄厚，決不會減少保衛武漢的力量。在半年以前，中國軍事當局在粵漢路的南段及江西，早屯駐着雄厚的兵力，準備隨時抵禦日軍的進犯。我們相信，日軍進攻華南，如企圖削弱華軍保衛武漢的力量，則其結果必然和北戰場的失敗相同。不僅和北戰場的失敗相同，而且更壞，因爲北戰場是舊戰場，日軍失敗後還可以拉成相持的局面，而華南則爲日軍新闢的戰場，爲國內外所注視，在日本軍閥的地位上講，是祇好勝不能敗的，所以它必須源源輸送重兵到華南的戰場上去，使戰事一天天擴大而成爲主要的戰場。

日本軍閥瘋狂地進攻華南，在今天的目的是在威脅英法——尤其是英國，使他們出來「調停」，爲了日本軍閥的利益而暫時停止侵華戰事，使它喘一口氣，鞏固了已得的贖物而再作新的進攻。但這一個目的不能達到的時候，華南的戰事馬上就成爲對英法屬地進攻的前奏。當然，在日本軍閥的心目中，威脅英法的目的就是能夠達到，（事實上是無論如何不能達到的），今日對華南的軍事行動，依然是進攻英法荷美屬地的預備戰。日本的軍閥統治，法西斯統治存在一天，它是決不會停止其南進的。

日本軍閥的進攻廣東，是慕尼黑會議的直接產物。這將來會有事實來證明牠，會有決非主觀的感情的認識能夠否認的事實來證明牠。不錯，張伯倫的對德意屈服，或者真是爲了「和平」，但是我們所批評的不是他的動機如何，而是必然得到的事實是如何。在英意協定的時候，張伯倫企圖拆散柏林羅馬軸心，於是「壓寶」的論客也斷定柏林羅馬的軸心可以從此拆散；但是事實的發展怎樣呢？是證明「壓寶」的論客們所「壓」的「寶」完全錯誤。慕尼黑會議之後，「壓寶」的論客們又大放厥辭，以果然能夠獲得「和平解決」相誇炫，好像他有先見之明那樣。不知問題不在捷克的是否被宰割，而在捷克被宰割之後，能不能獲致真正的和平。可惜，對



這一點，「壓寶」的論客們不願以理智去理解它。慕尼黑會議後，張伯倫企圖拆散德意關係，已經沒有人相信其有此可能了，「壓寶」的論客們雖然在感情上很願如此代為宣傳，可是不好意思說出口來，於是退而求其次，希望能夠拆散德意和日本的關係。當然，爲中國的利益講，不要樹敵太多，不必過分反對德意，但國際間的結合，尤其日德意三法西斯侵略國的結合，決不是某些人感情地想像一下，就能夠使其分裂的，必須理智地認清當前的事實，堅決地應付當前的事實，纔是正確的出路。

在慕尼黑會議中，希特勒已經公然提出「調停」中日戰爭的課題，這決不是偶然的，而是法西斯國際的預定計劃，現在日軍進攻華南，恰恰是法西斯國際預定計劃的一部分。

和張伯倫犧牲捷克，出賣捷克的同一時候，日本軍閥撞走了主張拉攏英國的宇垣外相，這一點頗使一般人奇怪。但從事實的發展觀察，這一點也不必爲奇。法西斯國際在歐洲既能強迫英國屈服，壓下了英法的氣燄，在遠東也可以來這麼一手，給點顏色給英國看看；起用宇垣的作用，到慕尼黑會議之後，已經完全失去了，不一腳踢開他還有何用處！

在三四個月之前，日本飛機每天瘋狂地轟炸廣州及粵漢廣九兩路，我們曾經指出過，說這是轟炸香港與轟炸新加坡的演習。在本月十三日的本報社論裏，我們又曾指陳日本軍閥南進的必然性，爲了原料，財富的掠奪，日本軍閥必然南進；爲了和德意的侵略相呼應，日本軍閥必然南進；爲了排斥英法荷美在亞洲的勢力，日本軍閥必然南進。在本月十六日的本報星期時論裏，譚屏先生曾經具體地指出日本軍閥爲了準備南侵，又秘密編制了二十個師團。所以，對華南戰事的認識，在中國方面，固然需要在華南準備應付大規模的戰爭，認清華南必然將成爲一個主要戰場；在英法美荷方面，特別是英國，一定要認清今日廣東的戰事，是日本軍閥進攻香港，安南，新加坡及東印度羣島菲律賓濱等處的預備戰！

（十月十九——二十日）

### 三論日軍進攻華南

在連日的社論裏，我們曾指出日本進攻華南的目的：在政治上是企圖一面壓迫英法出來調解，一面配合着政治陰謀，促成中國內部發生問題；在軍事上，除造成少壯軍閥夢想的南進根據地位外，更直接的主要的是分散中國的兵力，截斷中國的軍火接濟，以期眼前立即影響中國保衛大武漢的工作，將來更削弱中國長期抗戰的力量。歸根到底，它目前中心的目的還是爲了迅速佔領武漢，因爲不佔領武漢，則什麼國際調解，國內妥協運動等，以及中國整個抗戰局勢，都不會發生嚴重的問題。這一點我們必須切實記住。

我們相信中國軍事當局對於華南防禦，早就布置有相當雄厚的兵力，不但日本軍閥輕取廣州的夢想，不會實現，更絕對不致影響保衛大武漢的原定計劃。但路透社十九日香港電却有「華方援軍從漢口前線南下」之說。路透社的消息不一定是可靠的，路透社的香港電更甚，而這一條香港電尤其不是信。

中國最高軍事當局對於整個作戰計劃，自預先有全盤的決定。保衛武漢與華南防禦，自有其一定的戰略佈置與兵力配備。路透社這一電訊，可能的會使一般人發生「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以及「漢口前線」軍隊之被調將使武漢三鎮立即發生危險的不良印象。這是要不得的，我們必須加以糾正。

第一，保衛武漢在中國抗戰第一階段的末期中，是一個中心任務，是爭取中國從抗戰第一階段有利的轉入第二階段的關鍵。任何其他方面戰鬥上防禦上的需要，與這比較都是次要，決不能也不容許對於這一任務的完成發生影響。這並不是說中國最高

當局已決定，或應該竭盡全力，不惜任何犧牲來保衛武漢，而是說他對於保衛武漢的既定計畫決不會也不能臨時變動。

第二，保衛武漢已經有了長期的嚴密的佈置。正如郭沫若氏所說，在那裏三十五萬日軍將遇到他們的墳墓。如果過去中國最高軍事當局因這佈置而從他方作了軍事上的抽調，那麼一方面自是因爲在武漢有這樣的必要，別方面在被抽調的他方則必有相應的補充準備。即使萬一這補充準備程度不足，也絕無從武漢「前線」抽回軍隊，損害既成的完備的佈置，而冒着因時空的條件而對於他方依然無補的危險底道理，名聞世界的優秀的軍事家和戰略家如中國最高軍事當局蔣委員長，絕不會有這樣的舉動。

第三，廣州雖然重要，但與武漢作爲抗戰中心比較，在政治上和軍事上是相差很多的。目前廣州並不特別危急，即使危急也絕無冒險危武漢的危險而來搶救廣州，結果甚至兩方面都不能救的道理。

第四，如前說，日方的企圖是分散保衛武漢的力量從而速佔武漢，可是日方在實現這企圖時，正犯了自己也分散力量的毛病。那麼，華方正應該利用它的缺點，更加強武漢的保衛工作，使它佔領武漢的夢底實現期儘量延遲下去，甚至終於不能實現。這一點中國最高當局是明白的。

這樣說，我們並不是諷刺應該無條件放棄廣州；正相反，我們以爲在目前條件下，中國在華南應該更廣大地展開以運動戰爲主要戰略而輔以遊擊戰陣地戰的持久戰爭，引大批的日軍更陷入一個新的廣大戰場的泥坑，加速它的沒頂的過程。我們以爲廣州是重要的，但其重要性至多不過如上海，或太原，或徐州，在廣州附近應該進行的是主要以消耗敵人，及牽制敵人兵力爲目的的戰爭。中國不能讓廣州失陷，同時更不能因怕廣州失陷而影響更重要的保衛武漢工作，從而使抗戰不能有利的轉入第二階段，增加可以避免的困難。

萬一廣州失陷，對於中國抗戰當然有相當的影響，因為廣州是一個重要的國際交通門戶。可是我們要指出這門戶即使萬一不幸而被關閉，並不會完全斷絕中國對外的交通，從而窒息中國。別方面，日本軍閥之不顧一切侵略華南，關閉英美法等國與中國的經濟商業關係最後的主要門戶，同時更對列強在南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一切利益造成了顯明的嚴重的軍事、經濟和政治的威脅，其結果將使日本的國際地位陷於無可救藥的地步。

歸根結底，如果中國要在華南展開廣大的勝利的抗敵建國戰爭，和其他地方一樣，不發動廣大民衆力量是不行的。這次廣州發生危險，其主要原因正是過去那裏的所謂民衆運動淨是空口說白話。關於這一點我們當申論之。

（十月二十一日）

## 血的教訓

廣州這次失陷之速，不但使全中國全世界驚異，更使全中國愛國的民衆和全世界同情中國抗戰的人們痛心。痛心的不是中國又一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和交通門戶失陷，而是在這失陷中，過去經歷過的痛苦殘酷的血的教訓，又以更痛苦更殘酷的方式表現了出來。

我們分析廣州所以迅速失陷的原因，不外下列三點：

第一，軍事上防務空虛。這不單表現在一般人所指出的當地軍隊「被調一空」，而尤其表現在現有的軍隊政治、軍事和技術訓練上之薄弱。我們要知道兩月前粵軍精銳被調時，最高軍事當局對於粵省防務並非沒有補充的準備。我們得指出在粵湘贛邊境，在粵桂邊境，中央屯駐有總共不下二十萬的生力軍。日軍如果在粵海任何地點登陸，祇要當地駐軍能有效地抵抗相當時間，這些生力軍就可以開來應援。誰知這次大亞灣事變發生，當地駐軍竟那樣地沒有戰鬥能力和戰鬥意志，竟是望風而逃，使開來的援軍

連構築新防線的時間都沒有！

粵省軍隊中的健兒，確實是全中國最良好的戰鬥素才，祇要得到良好的中上級司令的指揮。這事實，早在二二八，近在八一三，最近在長江南岸，都有過切實的例證。但我們同時要不客氣地指出，粵省地方將領中，却有不少犯着一面腐化無能，別面派別流雜，地方觀念濃厚，自己間與對中央間常懷疑忌嫉妬等不良心理的毛病。由於後者，他們這次的作戰意志實在可說是衰頹；由於前者，他們簡直不知道與日軍作戰和從前的軍閥混戰不同，事先必須有應有的防禦準備，當場更必須適當的現代技術。兩種毛病兼而有之，焉能不潰敗？

第二，粵省在日軍登陸以前，雖然外表轟轟烈烈，口頭慷慨激昂，儼然全國抗日最堅強的堡壘。然而在知道內容的人，却早就說過那完全是紙老虎。粵省的政治是一國三公。這三公在一切抗戰國防要務上，不但不能合作，反而時常互相掣肘，互相競爭。所競爭者大都是有面子的事情，如大家各開國際宣傳機關數個；所掣肘者則是真有利於抗戰的工作，如一方面委了許多「民軍司令」，別方面則一餉一彈不發，結果是「司令多於兵，兵多於槍，槍多於彈」，講什麼「武裝民衆，保衛大廣東」！

最後然而最重要的是：粵省民衆雖有着光榮的革命傳統，但多年的不良統治，已使這傳統受到很大的摧殘。自抗戰軍興，論理應該把這傳統恢復，使革命的聖地成爲抗日的真正堅強的堡壘。然而我們不能不和淚而指出的是：正相反，在過去一年多以來，所有廣州乃至廣東全省的民衆運動，主要完全是空洞的宣傳。廣州以及香港的小販義賣運動，曾經一時震驚世界的耳目。可是這證實了粵人的真正的革命性愛國心依然存在的偉大潛力，因沒有因勢利導而加以組織與訓練，結果祇停滯在自發階段，最後甚至曇花一現，烟消瓦解。更堪痛心的是當局者不但自己不做民衆運動，更害怕而阻礙別人做。舉例說：在海陸豐，在瓊崖，我們知道還留有萬餘殘餘的革命民衆武力，他們曾屢次三番請求援八路軍新四軍之例，改編爲國民革命軍，然他們所得的答復是：無條件解除

武裝，然後酌量情形分別插編於其他部隊。這結果是在廣州淪陷的前夕，雖還有着偉大的七萬人的火炬大游行，而如此熱烈的民衆終於因絕無武裝而祇好追隨大軍作流離顛沛的難民，或苦守田園，做敵人荼毒下的亡國奴了。

這些如果是過去所無難以補救的缺點，我們猶祇好望洋興嘆。可是我們知道一年前平津之迅速淪陷，其主因正是一國三公，政治既不統一，國防又毫無準備；又知道濟南之拱手讓敵，正爲了韓復榘式軍閥之腐化無能，首鼠兩端；更知道上海戰役中，前方將領會太息於看不見一個民衆，所見的祇有漢奸，而防守浦東的張發奎將軍，則會苦心孤詣地把過去祇知軍閥混戰經驗的地方軍隊內中下級軍官，分批調往羅店劉行前線去參觀，讓他們學習一點對日軍作戰的啟蒙知識。這些都是血的教訓呵！然而這些血的教訓，十五個多月以後竟在革命策源地的廣州以更痛苦更殘酷的方式重演了！

抗戰是要繼續下去的，中華民族一定要以血來換取他的自由獨立完整的生存，無論自私無恥的政客如何在那裏企圖偷開調解妥協投降之門。但每一中華民國的公民，上自最高統帥下至士兵與民衆，爲了切實爭取自由獨立完整的生存，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必須更切骨椎心地警惕着這些傷鉅痛深的血的教訓才好！

(十月二十五日)

## 日軍增兵南進能得到便宜嗎？

包菲麗

日軍正在改組華南司令部；正在從長江流域抽調陸戰隊南下；正在從東三省從華北從台灣徵調陸軍南移；正在徵調熟悉華南的日鮮份子往華南工作，一句話正在拚命的擴大牠的南進政策，我想這些情形除開英國的張伯倫法國的達拉第不大相信而且也不願意相信外，其他舉世人士必都知道是事實了。

有人說，「這是調去打海防攻廣西而解廣州日軍之厄運的。」這種觀察當然是對的；但日軍這一次的擴張南進，其意義決不

如是簡單。

英國張伯倫對日本在經濟上近日又有許多鬼鬼祟祟的活動，這些活動，其結果是「穿了毛衣救火」，必更助長日本法西斯的火焰向華南，向南洋，向安南，向印度蔓延着。法國達拉第跟在張伯倫之後將捷克做成「一席祭菜」送給希特勒以後，已引起了日本對東京灣，對安南，發生了很大的口沫線反射作用。換一句話說，英法向法西斯的屈服是引起日軍更大舉南進的第一個基本原因。

中國的漢奸及投降份子的「和平」運動，雖活動一次即失敗一次；可是失敗一次必又活動一次；日軍愈南進他們即愈活動，他們愈活動日軍也愈要南進了。自「九一八」以來日本的軍隊與中國的妥協份子即是沿着這條路線而來的。傳說重慶的第二屆國民參政會中公然有妥協份子胆敢不投擁護蔣介石先生告民衆書之票，可見「和平」活動的危機在中國內地還相當嚴重，這是引起日本大舉南進的第二個基本原因。

日本國內的反戰工農因為他們的卓識與遠見，已大批的橫睡在鐵路上公路上阻止日軍向中國開；同時日本統治者中的軍部與參謀部之矛盾，海軍與陸軍之矛盾，也正鬧得相當嚴重，如華北寺內與華南古莊之撤職，前者爲了偽組織，後者爲了打增城失敗受傷而塌台；日本的少壯派，秩父宮派又想在華南找一塊中國沒有準備，甚至沒有人的海岸「打一大勝仗」而緩和國內的雙重矛盾，這是日軍準備大舉南進的第三個基本原因。

特別是軍事上的戰略問題，日軍雖然接二連三的打「勝仗」，雖然將中國重要的交通線與城市均加以「佔領」，雖然快又要攻進中國之長沙，但日軍每一路都是孤軍，不但華中與華南沒有打通，而華中與華北除津浦路在中國游擊隊縫隙中有一線之交通，及海上交通尚在以外，也還是隔離的。幾乎沒有一處是能活動的軍事局面，如果株南路，玉南路，粵漢路，平漢路不打通，日軍在華南

華中與華北三地，均日益處於極危險的境況中，而且在所謂「佔領區」中，目下日軍與華軍幾乎沒有一處不具有「靈活」的景象：城內是日軍，城外是華軍；大路上是日軍，小路上是華軍；山下是日軍，山上是華軍；湖中心是日軍，湖港內又是華軍了；甚至於正規線上的日軍，好像在火裏爬行的一條蛇，非四面八方接火，日軍的主力很難迅速的前進。在這樣的一種軍事局勢下，日軍的軍事當局未見得不心慄。自必然向中國沒有準備的海岸上打「勝仗」去，是具有軍事政治的二重性作用的。

大概日軍，又要在東京灣沿岸舉行一次沒有海岸砲地方的「敵前登陸」了。看那一地方與南甯的距離最近，防衛力又很弱，即是日軍「敵前登陸」之地。

可是中國的民衆，與五十年前之情景完全兩樣，多殺出一塊「靈活」的軍事局面，總不會有多大便宜給日軍了吧！

(十一月二十日)



## 第二階段的展望

### 抗戰有利階段的開始

華軍在武漢外圍英勇地和日軍搏鬥了三個月之後，爲了爭取主動，持久抗戰而把主力部隊自武漢核心撤退了這一着，早在我們意料之中，一些也不覺驚異。過去我們討論長江兩岸的戰事，總是談及武漢可守多少時期，及武漢久守的得失，從沒有說武漢可以永久不失。當然，武漢未曾沒有成爲歐戰中的凡爾賽，歐戰中的巴黎的前途，但這是要看中國政治上，軍事上的進步情形而定的。從抗戰第三期開始以來，中國在軍事上固然大有進步，但日軍也善於利用其優點而避免其劣點，所以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進步，政治上則進步得很有限，甚至在初期，有若干地方重複了第一期中的缺點，到後來急起直追地改進，已經不無所失了。這是無庸諱言的。

日軍自佔領徐州，企圖組織中原大會戰失敗之後，就拚其全力以進攻武漢。在第三期戰爭中，武漢是日軍進攻的總目標，但其戰略的目的，則爲消滅華軍主力，最少是擊潰華軍的主力。因爲華軍主力沒有擊潰，日軍雖佔領了武漢，除對國內外打一針興奮劑外，軍事上一點便宜都沒有佔到。武漢這一個盆地，依然還是要成爲日軍的墳墓的。日軍本想在攻下武漢之前，在江西和河南組織兩次大戰，以擊潰華軍的主力，然後再進入武漢的，但結果不僅沒有擊潰中國的主力，還送掉了十萬以上的精銳部隊。總計從日軍在香口登陸到現在，已經四月以上，日軍的死傷，總計二十七萬，這是抗戰第一二期所未曾有過的。

中國放棄武漢以後怎樣呢？當然繼續抗戰下去。抗戰的前途如何毫無疑義的會轉入更有利的階段。關於軍事方面的，留在後

而講，現在先講對軍事有決定作用的政治方面。

一切妥協傾向的論調，是以守住武漢爲妥協的根據，祇有中國能守住武漢，還可以對日講妥協，可以用「保全面子，丟掉裏子」的方式對日妥協；到武漢丟掉之後，中國已經沒有妥協的前途，（本來沒有，這裏是指妥協分子心目中的所謂前途）祇有一條路，非戰即亡！我們在廣州迅速失陷一事上已經可以看出中國封建勢力的存在，而且還有一部份力量，這些殘餘的封建勢力，是鎮壓在民族抗戰的大旗之下的，所以不敢作越軌行動，老實說，他們不是怕中央，也不是怕清議，而是怕他們自己的部下，他們知道一離開抗戰，就馬上會衆叛親離，成爲獨夫。如其一旦停止抗戰而對日妥協，則地方封建勢力馬上抬頭，就是妥協分子也無地可容。所以在政治上，今後妥協分子已無在抗戰陣容內活動之餘地，他們祇有兩條路可走，一是乾脆去做漢奸，一是獨棄了妥協的念頭，一心一德，爲抗戰而工作。所以，武漢放棄之後的必然結果，是中國內部的團結愈鞏固，抗日統一陣線會愈益擴大而堅強。

在日軍方面，困難必然加深。日軍在未攻入武漢之前，對厭戰的士兵，許下心願，一打下武漢就可抽調回國，但事實上能不能呢？不能。今後又將用什麼戲法欺騙這些疲憊之卒呢？這是一。日軍是不能離開交通線的，鐵路公路都不可靠，因爲利用鐵路公路運輸，很可能會變成華軍的輸送隊，唯一可靠的是長江，到武漢之後，長江的作用也用盡了，因爲以後它不會再沿荆江進攻，而水淺流急的荆江，也不能充分用作運輸要道。此其二。日本的一切，是以攻下武漢，戰事可以暫停爲目標的，所以對一切無法解決的問題，都「打下武漢再說」，武漢打下之後，戰事無法停止，又將怎樣說法呢？此其三。

在軍事方面講，日本的進攻兵力已經支付透頂，今後將無力作大規模進攻。有人要問：在華軍放棄徐州的時候，你們就說日軍已用盡其一切力量了，但是它怎樣能打到武漢呢？這是要分別去觀察的。日本在不削弱其國防力量並維持其對殖民地對國內革命民衆的鎮壓力量的最低限度下，它所能用以侵華的兵力，是最多三十師團，在徐州戰役中它已經用盡了。但是日本是所謂世界

一等強國，而驕橫的法西斯軍閥既然掀動了侵華戰爭，當然非擊敗中國不能罷手，在被中國牽入持久戰爭的泥淖中之後，不能不移用對蘇的兵力以繼續侵華，不能不移用鎮壓殖民地的兵力以繼續侵華。到現在為止，日本動員來華的軍隊已經將近五十師團了。是不是還能增加呢？說它絕對不能是不妥當的，但增加的限度是極有限了。照日本軍部的如意算盤，日本可以動員人民九百萬，以一個兵在前線作戰，需要三個人，在後方服役計算，日本可以出兵二百廿五萬，就是相當於七十五個師團，照這樣計算，日本還可以增兵七十五萬人到中國來，但它不能不留二十萬到三十萬在東三省防範蘇聯及對付東北義勇軍，更不能不留十萬人在朝鮮，所以實際上能夠增加到中國本部來作戰的兵力，最多不能超過四十萬。而日軍在一年又四個月的戰鬥中，已經死傷的人數則有八十餘萬人，這八十餘萬的死傷，以時間論，最初的八個月僅十五萬左右，中間的四個月為二十五萬左右，最近的四個月則幾達四十萬，這說明日軍的死傷，一天比一天增加；以地點論，日軍消耗在華北游擊戰中的數量，和在主要戰場上的消耗相等，有時且比主要戰場上的消耗更大，這說明日軍就是停止進攻，也決不能減少其消耗。所以日本軍閥就是竭澤而漁，把它能夠擴充，能夠調動的軍隊（最大的估計是四十萬人）都增加到中國來，也不過僅夠三四個月的消耗而已！

何況軍隊的調動，是要靠政治動員的。在傷兵輿願殘廢，農村壯丁向都市逃跑以避兵役而釀成「有田無人耕」的現象之下，誰能說日本還能動員更多的人民到中國來？戰爭是要靠金錢的。公債無人過問，擱在國家銀行裏堆灰塵，連「最後一張牌」的池田成彬也不安於位，究竟將怎樣打下去？

反過來講中國方面，兵員補充容易，軍隊愈戰愈強，死傷數目一天天減少，是有目共睹的事實。這種進步的情形，今後必然繼續發展下去，由劣勢而平衡，由平衡而轉為優勢。

或許有人要問：這些我們知道，我們也相信，但我們急於明瞭的，是今後的戰局將怎樣開展。不錯，大家的心目中都有這樣一個

問題，但要我們作具體的解答，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既不是日本的參謀本部，也不是中國的參謀本部，決不能詳細說出雙方的作戰計劃；我們也不是舊劇上的諸葛亮或劉伯溫，可以來一個「山人夜觀天象」或「掐指一算」。但是我們可以根據一般的情形來推測其大概。

第一，日軍攻入武漢後，其唯一目的是企圖藉政治陰謀以暫時結束戰爭。這一個企圖，很明顯的是絕對沒有成功希望。日軍爲鞏固其所佔領的武漢，勢必沿粵漢線進至岳陽，越過平漢線的日軍，會繼續增加，企圖由南陽入襄荊，和進入武漢的部隊，會於沙市。

第二，它會南北會師打通平漢路。

第三，它會進攻陝西，同時打通西安以東的隴海路。

第四，以武漢及廣州爲據點，打通粵漢路。

這樣，它纔能把南至廣州，北至包頭的陣線聯繫起來，再掉轉頭來鞏固其佔領區內的統治，肅清中國的流動部隊及遊擊隊。

第一，第二兩個目的，日軍或許在付了相當代價之後可以達到，但鄂西豫西的戰場，是在山谷中進行的，日軍最少要拚掉十萬人才能達到其任務。至於第三，第四兩個目的，日軍絕無達到的希望。日軍打通同蒲路以來已經八個月了，無時不想渡河而攻豫陝，但始終沒有實現，不是它力量不夠，也不是黃河的防務特別堅強，而是受晉省華軍的牽制，不能在沿河站住一個據點。這個牽制的力量，今後祇會格外加強，決不會使日軍得到便宜的。至粵漢路的爭奪戰——相當於徐州會戰的衡陽爭奪戰——中國必以全力相爭，日軍最少還要準備半年，增加十師團以上的生力軍，纔敢發動這一個戰爭。粵漢路沿線地勢極險峻，華軍的配備也極雄厚，決非徐州戰役可比，日軍決無倖勝之理。

在日軍企圖打通粵漢線之前，或許會集中全力進攻南昌，或許在進及岳陽之後，馬上就進攻南昌，這個可能性非常大。所以緊

接在武漢戰役之後，或者就是進攻南昌與保衛南昌的戰爭。我們相信中國方面爲準備反攻時期的作戰根據起見，必定會以保衛武漢的力量來保衛南昌的。

在今後的戰局中可以呈現的景象是日軍佔領了幾個大城市，而大城市與大城市之間，則扼守於英勇的華軍手裏，而大城市的周圍，則盡爲中國的游擊部隊。師老卒憊的日軍，將盡在銳氣日甚的華軍包圍之中，而困頓，而喪失戰志，而崩潰，而殲滅！

(十月二十六——二十七日)

## 戰爭新形勢及其前途

譚屏

武漢的撤退，使長江的戰爭形勢「換過了位置」了。日軍盡了九牛二虎之力，費了五個月的時光，剛剛在長江戰爭形勢中爭取了戰略上的優勢，及正要向華軍主力開始作殲滅式決定戰時，不料既聰明又英勇的華軍在達到了消耗近四十萬人的日軍軍力時，竟自動的改變了自己作戰的位置。在戰略上說，華軍是一種愉快的撤退，而日軍則是一種極不舒服的「勝利」。

依照軍事的原則說來：戰爭如果是持續的，戰爭的勝負是從雙方力量之消耗比例來計算的；戰爭如果不能持續時，戰爭的勝負是從雙方位置之大小比例來計算。由此可見在戰爭發展的過程中，雙方力量消耗之比例是計算戰爭勝負的主要尺度；要在戰爭結束後，雙方地位大小之比例才是計算戰爭勝負的主要尺度。換一句話說，「戰爭位置」的移動要到戰爭結束時去比照，牠才有「勝」與「負」的意義。

但是日本軍事當局，正在向他自己的軍隊，自己的人民，自己的國家舉行愚蠢的勝利宣傳，說他們在中國又打了「空前的勝仗」。你能說日本軍事當局全是些軍事上的外行嗎？不，他們腦袋中裝進去的軍事知識，并不算少，決不會連基本原則都不懂；雖然

他們在侵華戰爭欲罷不能的時候，腦袋煩悶得要發火，但決不會連這點基本原則都忘掉。那末，爲什麼他們故意在國內作此愚蠢的「勝利」宣傳呢？

因他們正有一種新進攻正在進行着，日本軍部原先有一個最得意的而又最無聊的計劃，是在長江戰爭緊張到天昏地暗時，最妙的是前敵忽然發現有一中國當局者，手捧白旗，穿過火網，向日軍陣地蠕蠕爬來，伸着嘴巴向日軍的劍頭接吻後，高呼「日本軍部萬歲，奴才已接收中國蔣介石手中的一切了！」可是這一計劃已成了春夢一場，日本軍部自然不能不勉爲其難再作新的軍事進攻了。要進攻，自然要向國內再支出那一票剩餘的「活籌碼」！日軍部是一羣戰爭上的賭痞，將他自己的同胞當作賭臺上的「活籌碼」一樣用，并非吾人瞧不起日本人民，而是日本軍部不愛護他自己的同胞。使他們由哭臉轉作笑臉來將生命交給日本軍部運送到中國前線上去投擲。這是日本軍部近日在國內大作「空前勝利」宣傳的基本動機。他們這種愚蠢宣傳，固然表示了日本人民還要繼續的倒霉，同時也告訴了中國要迅速的準備給日軍的新進攻以無情的英勇的打擊。

日本的新進攻，在大體上是向着湘水與贛水之間，洞庭湖與鄱陽湖之南開始佈置着，牠極想由長江爬到岳陽，由甯武鑽到平瀏，由德安繞到萍鄉，以破壞中國在長岳間（粵漢鐵路長沙至岳陽段）與株南間（浙贛鐵路南昌至萍鄉段與株萍鐵路）的軍事佈置。但依照日軍剩餘的軍力，和中國的地理形勢，牠也只能作局部的進攻戰。

中國如果能佈置得好，也可能在上面的地區內挫折日軍剩餘的進攻力，就在這地區內爭取了中日相持的新戰爭局勢，這是可能的；但這要看中國口下是否能大開民主之門而決定。就是說要最大限度的組織這一區域之周圍民衆到戰爭上來而決定。

中國目下固然有了一大進步，是武漢撤退時仍一致的决定「繼續抗戰」。但在日本又快向湘贛二省進攻的新佈置下，中國能更進一步立即大開民主之門，則日軍在這次新的進攻下必需再犧牲在四十萬人以上之軍力，而中國在湘贛區有完全爭取

第二階段終止退却而造成相持局面到來的可能。

(十月三十日)

### 第三期抗戰的終結

中國民族抗戰到放棄武漢，第三期已告結束。現在來檢討過去的經驗和教訓，還是必要的。在中國抗戰第三期中，中國的進步（包括日軍傷亡的增多與中國失地的減少）和日本作戰困難的加增，我們已經約略談過。究竟中日兩方在第三期抗戰中的關係怎樣？似乎還應該加以檢討。

中國方面，政治的進步比較少，而軍事的進步比較多。在政治方面，國民參政會在抗戰第三期中開始召集，這是劃時代的進步。本來經過國民參政會之後，民主政治之門，可以大大地敞開，但事實上因為封建勢力和殘餘親日勢力的反攻，阻撓，使政治上的進步限止着不能進展，這是大家有目共覩的事。這一點，反映到軍事上的，就是動員民衆的做得不夠，如保衛大武漢的一個大事件，應該一開始就廣大的動員民衆，武裝民衆，但實際上則到最後期纔如此做。第二個就是中國方面派遣了若干野戰軍團到敵後敵側作運動戰，在淪陷區域也留下若干正規軍隊作敵後運動戰，但這些部隊中的政治覺悟上沒有大大地提高，因此沒有發揮其機動性，以打擊日軍，牽制日軍使它不能集中兵力進攻武漢。對敵後的游擊戰也是一樣。

在軍事方面，中國軍隊在長江南北各戰場都採取過攻勢，這是一個極大的進步。第二，中國砲兵的靈活運用，和空軍的集中攻擊，都是一個極重要的進步。因為有這樣幾點，華軍能在長江兩岸持久抵抗五個月，消耗日軍三十餘萬，擊傷擊沉日艦百餘艘，這個偉大的成就，不能不說華軍有鉅大的進步。

當然，不能否認的是華軍仍有若干缺點，在長江戰役中我們看出日軍運用其主力從南到北，從北到南，很收到一些效果，華軍

還沒有取得主動的地位。這一點，有人認為華軍在戰略戰術上重複了過去的錯誤，這是不對的。我們認為華軍所以重複過去的錯誤，主要是日軍綜合了過去失敗的經驗，在戰略戰術上改正了不少錯誤，能夠用其所長而棄其所短，而華軍呢？僅僅憑過去的經驗還不夠應付其敵方新的進攻，所以在某些部門，不能運用其所長而暴露出弱點來。我們相信在第三期抗戰終結後，華軍必能充分運用過去的經驗而更好更進步的爭取主動，以厄止日軍，有利地轉入抗戰第二階段。

(十一月八日)

## 進入第二階段的序幕

中國抗戰，從自動放棄了武漢之後就進入一個新階段，這個新階段是不是已經能算中日兩軍力量的對比上趨於平衡，而形成相持局面的第二階段？現在還不能肯定地說「已經是了」，或者「完全不是」。

所謂第二階段的特徵，主要是在相持一點上。能夠相持，就是作戰力量趨於平衡的現象。所謂力量的平衡，自然不是說華軍的火力，重武器與日軍相等，或華軍的機械化部隊與日軍完全相等，而是說在戰略上能制止日軍作大規模的進攻。中國在抗戰第一階段中，開始的時候是不堪一戰，望風披靡，如在華北；或陣地戰失敗之後，立呈崩潰狀態，如淞滬戰役後京滬沿線的情形；中間是不僅能抵抗，能索取日軍更大的代價，還能擊敗日軍，如晉南戰役與魯南戰役；到保衛武漢的戰役中，更能運用主動出擊的戰略戰術，遏止日軍在狹窄的地區內支付出極大的代價，消耗了空前龐大的人力物力，最後華軍仍能全師退出武漢。在第一個階段中，一般講來，日軍是佔優勢的，華軍是居劣勢的；日軍是進攻的，華軍是防禦的，但程度上的不同，前後相去甚大。在相持的第二階段中，雖然一般講來，同樣是相持，但程度上先後相差一定和第一階段中同樣的鉅大。這是一定的道理，否則華軍決不能從劣勢而進步到平衡，從平衡而轉為優勢。



要造成相持的局面，顯然不是中國方面能在陣地的正面制止日軍的進攻——這在今天是不可能的——而是主要靠敵後敵側的運動部隊游擊部隊不斷的襲擊，進攻日軍，使日軍不能不用充分的兵力以維持其特爲生命的交通線，而無法集中主力作大規模的進攻。今年三月，日軍打通同蒲路南段之後，就執行其渡河而西，渡河而南的預定計劃，攻了一個多月，始終是「隔河砲轟」，最後還不能不向東向北退去，黃河在近代戰爭中當然不是天險，豫西陝省的華軍也不是銅筋鐵骨，決不是正面的防禦上使日軍無取可擊，而是因爲衛立煌將軍朱德將軍所統率的軍隊威脅着日軍，牽制着日軍，使它不能集中力量進攻。此後日軍又兩次計劃進攻，結果都和春天的情形一樣，始終在過去的戰場上打來打去。這就是相持局面。

華軍自動放棄武漢後，日軍主力進攻的目標無疑是在湖南，華軍要制止日軍進攻湖南，保衛着長沙，常德，衡陽以及南昌等幾個重要據點，單靠正面的防禦是不夠的，必須發動廣大有力的運動戰游擊戰，使日軍不能集中主力作大規模的進攻。華方在放棄武漢之前，在大別山及淮河流域曾留下強有力的軍隊，由高級司令長官指揮，一面則積極整理東戰場的游擊隊伍，使他們能負起應盡的任務來。這些是不是能迅速發揮效力，現在還不易斷定，但華軍在廣東的反攻，和豫鄂皖邊區的出擊，在戰略上確是極可贊美的工作。

在今天，日軍進攻的主力無疑是放在湘贛方面，華軍在粵省的反攻，勢必使日軍不能不在這一方面增兵。有限的日本兵力，要同時向兩面增兵，是不可能的。就長江兩岸的情形講，日軍要維持後方交通線及城市的安全，就不能集中兵力到主要前線去；要集中兵力到前線去，就不能不讓後方空虛，這就使中國游擊軍更易於發展，而建立起敵後的新的統治區，根據地來。如其華方在政治上軍事上能切實努力執行正確的路線，則粵省的反攻，就可以成爲抗戰第二階段的序幕。

(十一月十日)

## 日軍採何種戰略進攻湖南？

譚屏

前月卅號本報星期時論會說過「在第一階段過渡到第二階段之長江戰事重心，開初是在洞庭湖與鄱陽湖之間，粵漢路與株南路之內。」這是那時的一種推論，這個推論的可靠性還要看將來軍事局勢的演變而決定，因為戰爭尚在幕阜山脈之南端發展，德安修水間尚未十分動作，當然不能說十月卅號的推論是全對的；但大體上是如斯。

在日軍全盤戰略上說，自牠打到武漢後，牠還是採取打通粵漢路與打通平漢路的「左右開弓」戰略呢，抑單向粵漢路「孤軍闖進」呢？這一問題在力量上說是日軍頗感頭痛的；但牠終於在二者之間決定了一個，即向粵漢路「孤軍闖進」，這是由於日本的南進政策派與反英美派佔了極大的優勢而決定的，儘管日軍再弄出多少詭計來，牠已無法遮蓋此軍事計劃的動向了。

戰爭的重心移到湖南是不成問題了，牠必然向湖南的腹地進攻，而且牠會不惜犧牲到百萬日軍拚命的爭奪到湘西之寶慶，湖南之郴永，湘東之株萍，因為這三地方不僅是軍事上的據點，同時也是軍事上的侵略目的地，因為這裏有「共」「反」——就是大量的煤，如湘贛交界之安源；有無限量之鉛，如湖南之水口山；有最偉大之錒，在寶慶新化之間，含量佔世界第一位，牠是極重要的軍事原料，這對日軍在湖南戰略上將會起很大的作用，將來日軍攻湖南之主力必尋錒而前進。

湖南之湘西，在經濟上，政治上，軍事上，文化上比較湘南湘東是差一程，近年來雖然拚命的在開發，但元始的，部落的，封建的殘餘勢力并未刷清，目下公然還有內地的動搖份子「和平」份子利用湘西的土匪「反蔣」，正在進行搗亂後方的陰謀，這對日軍進攻湖南的戰略上也會起相當的內應作用，將來日軍之攻湖南必尋這叛亂之引導而前進。

湖南之洞庭湖可以駐小型兵艦，東北可以出武漢，西北可以出沙市，周圍有小平原可以建立飛機場，此湖又為湘，資，沅，澧四河

之總匯地，特別是由洞庭湖西向可以隨時出動以斷絕湘鄂，湘川，湘貴及快要修好，或者已修好由寶慶武岡經城步到廣西之龍勝長安這條公路。因湖南有四大河流，有向西南各省之交通網及洞庭湖，此三者組成了湖南像中國一隻「手掌」一樣的地圖。另外有佔世界第一位之錳礦就像一隻「金鋼鑽戒指」戴在此「掌」之「中指」上一樣。這對日軍進攻湖南的戰略亦起巨大作用，日軍必以牠自己之汚手向中國這隻戴「金鋼鑽戒指」之手指而前進。

因此，日軍對湖南的戰略，必又採取「扒弄戰略」，「緊追速決」，就是爲着要去偷扒中國的這隻「金鋼鑽戒指」——新化之錳。

因爲如此，日軍不能不將進攻湖南的軍事重心，第一步在湘北，第二步在湘東，第三步是湘西；但牠第一步與第二步之中必沿了湘資沅澧之下游走天下之大險而預備向湘西總進攻之計劃。因此，洞庭湖將是牠的中心軍事根據地，沙市與岳州將是這軍事根據地之「兩個兵庫」，兩個壞掉一個，牠就很難奪到中國的這隻「金鋼鑽戒指」——新化之錳。如果日軍成功了，牠必向英美法等國大大的驕傲一下：「我已有了你們都歡喜的「金鋼鑽」了，有了這「金鋼鑽」就應該稱「反共之王」了，就應該請你們不要睡覺安眠了。」

假設吾人這估計是對的，吾人應該向中國當局建議：保衛湖南的軍事計劃與戰略計劃應該針對日軍的陰謀，將沿長江上游兩岸，沿幕阜山雪峯山間，及湘資沅澧（另有小河之澧水，是中國產有勇有謀之將士區）之民衆完全武裝起來痛打扒弄！使進攻湖南之日軍片甲不留。假設日軍扒到了湖南之錳，主要的軍火原料，佔全世界第一位之儲量，吾人相信日軍必將湖南的錳造成無限量之砲彈，子彈，向英國美國法國及全世界人類的肉內鑽進去。因此，吾人也希望全世界人士尤其是英國，對日軍進攻湖南再也不能袖手旁觀了。

或者有人說：「湘西多山，日軍未見能打到新化吧？」吾人的回答是這樣的：只要民衆組織起來了，全世界對日軍的態度轉強硬了，則日軍的豬嘴吧不能鑽進中國任何國圍，反之則喜馬拉雅山牠也想爬，而且也能爬，有山是「難打」的問題，而不是「不能打」。

的問題，只有「民衆起來，」守得很好，「攻得適當，」三者相加才能得出「敵人必敗」的結論。

(十一月十三日)

## 日軍將主力擺在何方？

包菲麗

華南戰爭，目下仍表現相當緊張；西北戰況亦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象；長江戰局，表面上雖然好似膠着，實際上日軍亦在「明撤暗增」之準備中。總之目下全般戰局，日軍決不會就此即行停止其「戰略的進攻」，所以皮相的樂觀說法對中國抗戰是有害的，吾人仍然要排除之。

但這並不是說日軍能馬上打通粵漢路，平漢路及西蘭與甯蘭路；而是說日軍仍必然冒險來布置對中國的攻勢戰略，中國更需要強調既定的新戰略給日軍一次更偉大的，更猛烈的打擊，使牠的新攻勢戰略不能組織，不能執行。

當然吾人絕對反對腐朽的悲觀主義者對抗戰前途的信心——即最後勝利必屬於中國的信心——發生動搖，因而時常懷着一樁卑鄙無恥的投降心思。雖然他們的思想只發生於內地少數人中，雖然他們的思想對抗戰軍事只能起部份的惡影響，雖然他們的思想與整個的民族革命思潮終究是不能混淆的。但反對投降思想影響到抗戰軍事的疏忽，謹防抗戰軍事的疏忽影響到投降思想的發展，是同樣的重要。

日軍新的進攻雖然更困難，但必更龐大；正因為更龐大，中國更有把握來停止他的進攻；日軍如欲打通粵漢路，軍事重心必移華南，牠必要向廣西廣東閩南三方面採取攻勢才有可能，這非有十二個師團以上的兵力很難開始，非有二十個師團以上的兵力很難完成。日軍如欲打到蘭州，非從甯夏與陝西二省進兵不可，這兩省的面積之廣闊與隔離海岸線之遙遠，亦非有十二師團以上之兵力不能開始，亦非有二十師團以上之兵力不能完成。日軍如欲死守武漢，必攻佔南昌長沙與湘西，至低也要十五師團兵力。這

三方面需要五十個師團以上的兵力。還有「佔領區」呢？（實際上是佔領點），非有十五個師團很難維持龐大的遙遠的交通線。當然日軍決不會採如是愚笨的全面進攻戰略，因為這需要六十師團以上的兵力。但客觀的條件，即中國戰略的進步，使日軍不全面的增援軍隊，即不能採取一面的攻勢戰略，因現在完全不是「七七」與「八一三」的時間與空間了。「要全面的增援防守，才能作一面的進攻，這是日軍目前新發育了的一個特點。」日軍在這一特點的圍困下面，牠如何尋找出路呢？「孤注，「傾巢，」更大規模的來一次三路增援一路進攻。將中日兩國的攻守戰提高到更高的階段而轉入到他情願的中日相持局面。

此時在日本看來是戰略進攻的更高階段，因為需要動員牠夢想不到的大量陸軍，衝出六十師團以上的關頭；在中國看來是第一階段過渡到第二階段之過渡階段，因為敵後游擊戰爭一方面可能全部的普遍的發展，另一方面有些地方的游擊戰可能發展到敵後運動戰的階段，及內地準備更充分，將日本更高度的進攻戰拉下來。

日軍今後主力究向何方進攻呢？是湖南？是西北？是華南？這是日本軍人們正在爭論，也就是正在動搖的問題。這裏的問題只有一個，即主力向西或向南的問題。依照日本參謀部的發言意向，主力擺在華南，以長沙及南昌（他另外還有萍鄉之煤與新化之鐵為目標）作為華南之助戰目的，以圖打通粵漢路再打蘭州。依照軍部與海軍發言之意向，打下西北再打粵漢路。他們之間，普遍增援是一致的；但主力擺在何方尚未一致，不過參謀部之意見尙佔優勢，日軍在鄂西的軍事動向可以證明。但最後的真相還要數禮拜才能明朗化，因為日軍這一次的進攻所需要的準備比任何時期都要長。

中國此時應該而且必然要有更高度的團結，更高度的準備，及更高度的將人民組織起來，武裝起來，尤其是更高度的將軍隊中之一部份甚至三分之一開到敵後，將人力財力也分派三分之一到敵後開展并提高游擊戰爭。迅速的迎接中日相持的局面，同時也還應該有很好的工作縮短中日相持局面。

（十一月二十七日）

## 論日軍進攻西北

(一)

近來日軍用兵十八師團——十師團攻西安，八師團侵寧夏之傳說甚囂塵上。上海的日本報紙連日亦在用「詩意的」筆調，竭力鼓吹「進攻西北」。

如果日軍真有這企圖，它的主要路線，據一般揣測，當不外下列三條：

北路由包頭進兵五原，循黃河攻磴口以窺寧夏；

中路由永濟，風陵渡，垣曲一帶渡河，正面攻潼關，迫西安；

南路由確山，信陽，安陸西取南陽襄陽之後，西北循南陽至西安的公路和漢水入陝，一面拊西安之背，一面直搗漢中（南鄭）。

在晉陝邊界，日軍雖隨處可以渡河侵入陝北，但因爲那一帶山嶺叢疊，民衆組織武裝特別強大，困難過甚，它大概不會用主力從此進攻。

(二)

日軍會不會這樣做呢？

稍微留心中日戰局形勢的人，都知道日軍眼前有三個主要任務：（華北，華中，華南三軍各佔一個）。

第一，進攻西北，奪取中國將來反攻必要根據地，鞏固華北及「滿洲國」，截斷中蘇交通線；

第二，深入湘中，追逐蔣委員長的主力軍，夢想找到最後「色當」；

第三，鞏固和擴大華南根據地，一面斷中國海上交通線，一面造成對湖南華軍後面的威脅。

這三個任務同時進行，對於日本是不可能的，因為費力太大。各個地比較起來，則華南方面顯然尚不是它的主力所在。因為：第一，華南派遣軍最高指揮官還祇是一個中將，不能統率兩師團以上的大軍；第二，深入廣西雲南，完全截斷中國西南國際交通線，造成全面南進的根據地自然是好的，但現在一則還沒有這必要，二則桂滇兩省全是山，用兵不易，三則在目前過份刺激和壓迫英法美，是否適當，也成問題。不過，因冬季在南方用兵比較便當，日軍或將趁此時機，慢慢地北進至粵漢路的韶關，西進至廣西的梧州或至少到廣東的肇慶（高要），替將來的湘南和入桂兩戰役造成戰略的優勢。

入湘的美夢自然最能使狂妄的少壯軍人動心，但因為鄂西戰局尚未展開，南昌暫時尚無佔領的可能，如果正面孤軍深入，頗有自己陷入「色當」的危險。同時日本華中軍打了大半年，雖然它的統帥畑俊六亦說過一定要追蹤華軍，使不得片刻休息，可是他自己的疲軍也終於不得不休息一下，以便補充和更代。因此，在這裏冬季內日軍大概頂多打到長沙為止，同時北路或將儘可能打到襄陽，中路或將借海軍之助，至多進到沙市。如果它兵力的疲憊更過於一般的估計，簡直就照目前這樣暫時停頓，蟄伏武漢，等待來春，也正難說。

如此日軍在最近的將來以主力實行進攻西北，大概不是沒有可能的。理由很多：

第一，華北軍過去大半年內一部份雖在山西不斷有戰事，在豫南亦幫過華中軍一點忙，但主要地它可是在休息中，使它的一般好大喜功的將領開得快生鏽了，當然得想法調劑一下。

第二，杉山元大將代寺內壽一大將為華北軍總司令的消息，決非無根的謠傳，這個新大帥來到，自然得造出一番新「業績」。

第三，最近華北日軍確在增兵之中，雖數目不知，但實在不少。

最後然而最重要的是進攻西北的可能的眼前收穫和效果。照本文第一節所提出的戰略，如果三路的目的都能完全達到，則日軍將不但

第一，佔領整個西北的門戶——寧夏和關中；並且，

第二，完全封鎖四川，使中國失去將來入中原，下江漢之可能；

第三，威脅湘北湘西全線，對粵漢路與衡陽重造津浦路徐州三面受脅的形勢，使將來囊括整個湖南的任務易如反掌。

根據上述理由，則近日報傳的日軍「進攻西北」之說，當不是捕風捉影之談。但「進攻西北」是一個極大的題目。僅就戰線的長度說，從五原到襄陽直線就差不多有一千公里。這決不是什麼「十師團攻擊西安，八師團侵入寧夏」或「日軍爲進襲西北，當先以陝省之南鄭爲目標，俾得隔絕西安與他處之聯絡」等一兩句籠統話所能包括的。這裏面必然有先後，有步驟。

### (三)

日軍在決定和佈置進攻西北時，在軍事上必須考慮下列幾個重要因素：

- 一，各路兵力的分配；
- 二，戰略的緩急需要；
- 三，華方各路抵抗力的估計；
- 四，交通的維持，給養的補充；
- 五，時令及氣候的影響；
- 六，華北軍與華中軍的聯絡。



關於（一），根據本年來作戰經過，一方面華軍抵抗力日強，別方面西北地勢更峻險，交通路線更困難等條件而估計，則自本果眞如上述，決定進攻西北，則僅南路掃蕩鄂北和豫南的兩軍，至少需要八師團；中路由潼關北面與西面渡河直攻西安的至少要六師團；北路進攻五原寧夏所需兵力最難估計，因爲那方面正面華軍的作戰力尙在不可知之數，但如果能與華中一帶的相差不遠，則因地域特別廣大，就地無法取食（人和機械化隊伍的）交通極難維持，則日軍前方和後方至少要十師方能保證不爲華方隨時抄襲而陷於各個擊潰的危險。以上三者加上從晉西入陝北的策應軍，則其總數當不下廿六乃至廿八師團。再與被牽制於山西，河北，察哈爾，綏遠，乃至山東，豫北等地對抗游擊隊的軍隊合算，則日軍僅在華北一個大戰場，已經必須用兵到四十師團。這是日本能夠做然而不可以做的，因爲連華中及華南兩軍總計，即使在後兩戰場日軍全取守勢，它的在華兵力也必定要弄到總共達五十餘師團之多，即一百五十萬人以上；其結果將必然是加速它的經濟崩潰過程。據我們粗略推測，日本在眼前還不會增加它在華總兵額。它將把侵佔武漢的軍隊，經過補充整理後，移一半到華北去。如此則華北方面除必須留在後方與游擊隊周旋之外，可能用以積極進攻西北的總兵力當不過十五師團，僅夠中南兩路之用。

關於（二），目前日軍的戰略需要，尙不在深入寧夏和西套蒙古的沙漠以斷中蘇交通，而在打通平漢線，溝通武漢與北平；肅清豫南，奪取隴海西段，控制關中，佔領荆襄，一面封鎖四川，一面威脅全湘。這些需要也是集中在中南兩路。

關於（三），潼關至襄陽一線華軍抵抗力已經證實是強的，而寧夏華正規軍如何尙在不可知之數，這點也許應使日軍把主力擺在北路，但日軍同時要考慮到在陝甘寧邊區極強大的游擊軍對於它北路延長困難的交通線底隨時突襲，也要考慮到外蒙軍從北來的可能威脅。而別方面，則據我們所知，日軍通過漢奸，與豫南一帶的土匪頗有勾結，因此，它的進攻西北，顯然仍以先取南路爲最有利，中路次之，因爲那裏也感受從陝北而來的威脅。

關於(四)，交通給養的維持，顯然三路都很困難，但如果能打通平漢，佔領隴海鄭州潼關段，則仍是中南兩路較便。同時在鄂北豫南就地籌餉和使軍用票，總比在綏西寧夏的沙漠裏便利。

關於(五)，綏寧邊區的沙漠裏冬季最寒時要到零下十餘度，而且風暴時作，可以活埋大軍。嬌怯的日本兵是吃不了那種苦的。關於(六)，如果進兵南路，日軍華北華中兩軍可以取得密切聯絡。雖這兩軍至今沒有澈底合作，即在進攻武漢，華北所派的一枝幫助軍也祇循着大別山北麓跑到信陽而不肯費過山南下的大力；但今後如果進攻關中，華中軍自然應該還一點禮，而担負起侵佔襄陽，沿漢水跑到陝鄂邊境白河爲止的任務，以替華北軍壯一下聲勢，而免它側顧之憂。

#### (四)

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敢斷定日軍如果決定進攻西北，它決不會沿着一千公里長的戰線，三路一起大舉進兵。日軍的佈置眼前將側重於中路及南路。甚至在後兩路之中，它也還要分先後。現在它經過攻佔武漢的大戰，各方面正在休息，補充，調運，佈置之中；同時它準備入鄂北豫南的山地作戰，亦須把各軍重行編製一下，俾利於深入山嶽地帶交通不便之處作戰。一旦這些準備完成，我們以爲它才會：

首先發動進攻西北的初步工作，從南路開始。這裏它第一要進攻襄陽或同時荊州(沙市)，第二要奪取南陽，然後分兵兩縱隊，一面向北指洛陽函谷關，囊括平漢路鄭州信陽段及隴海路鄭州洛陽段，一面西叩紫荊關，與襄陽北上之師呼應，掃蕩整個鄂北豫南，威脅西安的後路及漢中(南鄭)。

其次，它更得加緊晉南晉北的「肅清」工作。至少它得把晉南沿河三角地一帶確佔，免得妨礙它將來的渡河工作。這一番預備工作完成後，日軍才會正式發動入關進攻西北的大戰役，但也還祇是中路和南路。

在中路，它不但會渡河入豫，與南路北縱隊會合正面仰攻潼關；它並要從永濟及河津渡河入陝，以抄潼關後路並向西以進攻西安。

在南路，它也要更分兩路：一路入紫荆關直趨西安，一路由白河溯漢水取南鄭，並策應包圍西安。

至於北路的進攻，就眼前的形勢，特別是交通、給養、時令、氣候等因素上觀察，我們以為日軍不但今年不會大動，甚至明年都動不了也難說。

軍事的動態因為因素太多，千變萬化，極難推斷。我們的預測可能完全錯誤，不過是根據眼前的客觀形勢粗加估計，聊備感覺興趣的人們參攷而已。

(十一月二十九——三十日)

## 對日軍戰略之預測

包菲麗

戰爭由前一戰役轉入到後一戰役，由前一形勢轉入到後一形勢，及由前一階段轉入到後一階段之過渡中間，雙方都有軍隊上的改調，有武器上的更換，有人事上的異動，都要使對方莫知所以。所以不僅是新聞記者難以預為推測，即老練的參戰的軍事專家亦難以預為決疑。因此吾人這一預測，是提出商討的而非武斷的。

日本是「國小兵強」的國家，但已開始跑進了「國窮兵窮」的境況中，這對日本的政略及戰略要起決定的作用。他的政略由尋找中國之屈膝者屢次失敗後，而轉向國際上尋找犧牲中國及自己利益之調解者了；他的戰略由消滅中國之主力屢次失敗後，而轉向中國尋找消化日本商品胃口較大的地區來了。換言之，何地能夠打出一位犧牲中國及自己利益的調解者，他今後即向何處打去；何地打通後能消化一大批日貨以濟眉急者，他即向何處打去。其所以如此者，因為他國既窮，兵也窮了，但侵略的胃口，却愈吃

愈大。

日本固然需要休息；但休息之前，尚需要戰爭，至高需要打通粵漢及打通陝甘，至低也要能打通粵漢路。

打通陝甘嗎？需要首先解決中國的八路军及其所領導的華北游擊隊，而且需要大兵才能渡黃河以組織攻打西北之中路；左翼需要打通陝甘公路，而且打通之後，要駐重兵於沿路，以防鄂西與川北華軍切斷後方；右翼需要打通綏綏路與寧蘭路，繞一道摸不着邊際之「墮指裂膚」的沙漠地，他如果認爲打西北意義重大的話，打西北如可尋找調解人及消化日貨，他可傾國內僅有之兵嘗試。但這樣的戰略必然發生日軍所不能解決的危險：第一，他以海軍爲「可靠後方」之關係愈拉愈遠，而且愈細，甚至時斷或全斷；第二，日軍在華中華南的佔領地，不僅因那時兵力不夠而縮小，而且因日軍集中主力於西北，華軍能知道「要縮短相持時期了」；第三，對華中華南有深刻關係的英美法諸國那時能忍得住不乘虛想辦法和日本開玩笑，硬綳綳的要求開放門戶嗎？特別是日本打到西北能真打出「調解人」與「消化日貨」的市面嗎？恐怕那時即或到了西北，而自己的氣力已全無了；而擺在日軍面前的景象却只有四望無邊的沙漠，一股一股的黃沙，雜着四周西北游擊隊的幾顆斷續的冷槍聲，此外是什麼也沒有，然則，那時的華中與華南却已「糟」矣。日軍如果願意的話，不妨一試！

吾人認爲日軍戰略繼續南進是有很大可能性的，或者這是日軍已經決定了的戰略。法西斯眼中的「共」已不在莫斯科而在倫敦與巴黎，墨索里尼之羨慕東非洲，希特勒之傾向中歐，西班牙是意德到倫敦巴黎的最好交通站，日本之在南洋印度洋沿岸設立成千的私人醫院及將暹羅施以日本化，這都是在共同修築到倫敦巴黎的「路」。

日本在遠東仗張伯倫政策的鴻福，已衝到了南洋。此時不趁着法國達拉第已有政權及張伯倫政策尚未改變之時，衝到印度洋，尙待何時？也正因爲如此，日軍必繼續南進而且也可能打出犧牲中國而且肯犧牲自己的調解人——張伯倫與達拉第——來。

但日軍繼續南進的戰略：必首先鞏固廣州并建設成爲軍事根據地，如打下梧州，韶州（惠州已在日軍手）二地，即在這時間中完成第一步并開始第二步的準備；其次是佔領長沙，攻到寶慶，衡陽，完成第二步并開始第三步的準備；再其次是由南而北，由北而南，打通粵漢路，完成第三步。日本若能如此這般的進攻着，他既奠下了南進大基礎，同時，在海陸大包圍中國東南的大圈中，或可銷出一批日貨及抓到湖南之錫，江西之煤。這是日軍頂如意的戰略計劃。所謂「錦繡河山」，中國東南這一角即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八省是中國錦繡的一部份。

但是，將來與日軍搗麻煩頂兇的也就是這八省，這是中央軍與八路軍之策源地帶，也就是中國戰前反帝反封建，今天反日反漢奸的策源地帶，又是英美法最捨不得拋棄的地帶。中國不自殺（反對團結）的話，這一戰爭打下來的結果，難免，不是日本到粵漢路去「懸樑」姑誌之以待證實。

（十二月十一日）

## 沉寂中的戰事

林彥

有人說，「近日戰事在各方面都沉寂了；但日本的傷兵倒來得不少，這倒有些奇怪。」其實絲毫不奇怪，中國軍退出廣州武漢岳陽後，並沒有與日軍「相約休息」，而且華軍有廣大的兵團繞到日軍的後面側面爭取了主動的地位，游擊隊在各方面都有進一步的工作。另一方面日軍由主動的地位開始陷入到被動的地位，增援又來不及，調換又紛忙，死傷必然多。

但現在的「沉寂」吾人不能認爲日軍即停止了對中國的再進攻。中國若停止抗戰，中國亡了；日軍若停止進攻呢？日軍完了。

「相對的沉寂局勢」是由於日軍正在預備新的大進攻，中國正在更進步的執行合理的新戰略而造成的。而且這種「相對的沉寂局勢」其時間比以前會要相當長。一方面是日軍準備新的大進攻比以前困難百倍，人力，物力及其內部戰略意見之紛歧等，

都成問題了。另一方面是中國更進步的執行新戰略，人事，布置，編配，政治工作均在刷新，也還需要艱苦的工作。

總括說一句，戰爭在劃階段的轉換期中，「相對的沈寂現象」是有些時日的。

但在「相對的沈寂」期間中，規模不大的戰爭，會一天一天愈多起來，中國在這些規模不大的戰爭中，其收穫比以前的大會戰要多，其進步也要快；日本在這些規模不大的戰爭中，其損失比以前的大會戰不會少，其死傷更要多。

這裏可能造成兩個前途：

第一，將日軍「準備新的大進攻」的準備時期拖長，而且也可能拖長。愈拖長，日軍愈困難。

第二，將日軍「準備新的大進攻」的準備粉碎，而且也可能粉碎。能粉碎，日軍更困難。

中國有一句俗話：「小石打爛大鍋子」，目前中國需要盡量的在各方面發動規模較小的戰爭是非常必要的，由這些戰爭而爭取拖長日軍的新準備時期，以至於瓦解日軍的新準備工作。即將這兩個前途組成一個前途而實現。

傳說上海的日軍已舉行了第廿四次追悼大會，現正在預備第二十五次；傳說每一次追悼會的戰死者及因戰傷而死者的靈位名額平均在一萬人上下。但傷兵的數目尚不知道，依照戰爭的規例，傷者比死者要多一倍或一倍半，吾人相信日本傷兵起碼有三十萬人藏在中國沿海的小島上。

同時傳說來上海的日本傷兵，「肋骨傷」與「背上傷」比以前多了，而且這一類的傷兵愈來愈多，由此可見中國新戰略在中國士兵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士兵執行新戰略的起碼課程：

第一課是保護自己射擊敵人。

第二課是向敵人的肋骨上與背心上開槍。

中國的士兵與武裝人民能學會了這兩條，則抗日的新戰略有了如鋼似鐵的基礎。這是新戰略的「原子論」。

(十二月十八日)

## 怎樣爭取真正的相持階段？

最近各方面的戰事一律顯得異常沉寂。日軍雖揚言北面全力進攻西北，南面大舉入桂，實際上截至目前還是虛張聲勢。在晉南湖北和廣州四郊，雖有戰事，然大都是華軍主動的小規模的運動戰。去年在這時候（濟南杭州已陷），也開始了日軍在各主要戰場相當沉寂不動的局面，但那時日軍仍有小規模的進攻（如津浦南北段，魯南蒙陰沂水間，平漢彰德新鄉間）作爲以後大進攻的預備步驟。今天日軍則除在一部份後方開始「清剿」游擊隊之外，在各方前線連小規模的進攻都沒有。而且這形勢自十一月初佔領岳陽以後起直至現在，竟已連續了幾乎兩個月；就眼前情形觀察，尙有繼續下去相當時間的趨勢。

由於這，一部份淺見的人便以爲日方已決定不再大規模進攻，設法議和，同時傾全力「肅清」和「開發」各游擊區，「建設」「新中國」。他們以爲日軍進攻的停止完全是自動的。另一部份同樣淺見的人則以爲日軍已完全筋疲力竭，經濟更無辦法，無力再作大規模進攻，同時華軍各方面防禦力及反攻力已經大大增強，使日軍欲進攻亦不能，不久華軍就要實行大規模反攻，收復失地。他們以爲日軍進攻的停止完全是被動的。

證諸事實，這兩種見解都有錯誤。對於第一種見解，我們要答復說：日本雖確在夢想「肅清」游擊區，「建設」「新中國」，但他却完全沒有決定不再舉行大規模進攻。他的「議和」之說，完全是一方面離間分化中國的民族抗日統一戰線陣營，別方面誘騙英美法等國統治層的政治陰謀。日本一時一刻也沒有放棄吞併整個中國的企圖。

對於第二種見解，我們的答復是：日本固然經濟已經非常竭蹶，兵力已經十分疲乏，但她絕非完全無力再作大規模進攻。正相反，她現在正在作比一年半以來任何戰役規模更大的進攻準備。同時華軍固然因根本改變戰略而增強了防禦力，但截至現在尚沒有增強到能停止日軍一個真正強大的進攻，使它陷入被動的相持局勢的地步，更不用說不久以後就能真正大規模反攻，收復失地的地步。

我們的理由是：

(一)日軍這一次進攻完全停頓，在軍事上的主要原因，第一是經過了一年來日本軍事史上空前兩個大戰役，徐州戰役和武漢戰役，特別是後者，它的在華全部兵力因極度的損失與疲勞，已經完全不能繼續作戰。如果它要進行新的大規模進攻，必須澈底補充與更換新兵。

(二)第二，在過去一年的作戰中，日軍深感到了後方中國游擊隊的騷擾牽制。在新進攻以前，它必須對緊要地區的游擊軍作一度「清剿」，以免將來戰線交通線更長，愈受其害。但這種「清剿」並不是澈底的，它祇是企圖把游擊隊驅離重要都會和交通線附近城鎮鄉村。

(三)第三，日軍在打下武漢後，因華軍撤退有方，原定企圖沒有完全實現。(參考十一月一日至三日日本報社論「偉大的撤退」)同時它原來未料到華軍會如此堅持抗戰並根本改變戰略，故它的原定計劃完全破裂，現在當前擺着的任務太多太重大，必須澈底檢討估計，來一個新的全盤計劃。這計劃的決定已需要相當時間，而決定後的佈置調度更需要時間。

(四)由上述，日軍現在已經開始澈底更調補充在華軍隊的工作。它把疲勢的軍隊大批開往東北，而從那裏換調生力軍入中國。(調去的是走鐵路，調來的是走海路，故淺見的人們以為日本真在調侵華軍到東北去預備打蘇聯了。)同時又有大批新編軍



從日本調來中國，以代送往朝鮮，台灣，琉球或東北休養的傷病兵。經過這樣大規模的更調之後，將來的日本在華新兵力也許比前還要加多。

(五)日軍已將一部份不甚疲勞的兵調到後方開始「清勦」游擊隊，(部份留在前線死守)。這份工作在最近的將來還要擴大和加緊。

如此，我們雖不知日軍是否已經決定新進攻全盤計畫，亦不知如已決定，則進攻方向在那裏和何時開始，(這些日人自己也許還沒有知道。)但我們可以肯定知道下列兩點：一方面，我們知道日軍在最近期內在何方面不會有真的進攻，(北海方面，潼關方面，寧夏方面都是虛張聲勢；)別方面，我們知道經過一定期間後，它一定會發動一個大規模進攻，如果它的上述調度，佈置，「清勦」進行順利，不受阻礙和打擊。

基於這，我們決不能說現在中日雙方已經到了相持階段，第二階段；更不能說不久後華軍能夠開始反攻階段。我們祇能說華軍已得到了造成相持階段的機會，如果利用得當，很可以很快的促進相持階段的來到。利用這機會的方法是：

在日軍的後方，更加擴大與加強游擊軍的活動。使日軍的「清勦」不但不能奏效，反而愈「清」愈多，越「勦」越厲害，使日軍後方戰線越拉越長，越打越廣。從而使它不能不把新調生力軍一部份不開往前線而開到後方繼續「清勦」，永遠「勦」不「清」。

在日軍的前線，遍地展開並加緊廣大的運動戰，使它不但不能調回前線守軍幫忙「清勦」後方，並且不得不把新調來的生力軍一部份開到前線去助守。這樣雙管齊下，日軍的未來新進攻大計劃可能全盤崩潰。

日軍是絕對不會自動接受相持階段的，必得華軍強迫它不得不接受，如果上述真正的全面戰爭能夠真正切實主動的，能動的，計劃的執行，則相持階段很快的就會真正來到，而華軍大規模反攻的準備期間也就真正開始，收復失地之期才真正不遠了。

(十二月三十日)

## 看日軍「全線的調整」吧！

秦孟雲

在中日戰爭的偉大的變化中，日方軍閥們不可避免地對戰事前途發生恐慌與渺茫，因此他們內部喊出了尙在「調整全線時代」的口號。

他們在軍事上喊出這樣的口號不是偶然的，他們是針對着戰局上的諸種變化而產生了這樣的軍事口號。

在日本方面感覺最危險的是華軍之軍事目標（爭取相持的局面）及華軍之軍事戰略（大規模的開展敵後工作），是一個空前的威嚇，這威嚇的內容是平原戰轉化爲山嶽戰，陣地戰轉化爲游擊戰，必然使「勝利」了的日軍，對新的「戰果」很難追求，對舊的「戰果」很難保持。

吾人並不說日軍絲毫沒有山嶽戰的士兵，沒有山嶽戰的幹部及沒有山嶽戰的武器；但在日軍對「中國一打即屈服」及對「西伯利亞大平原害嚴重的相思病」的兩出發點下，日本陸軍自身對山嶽戰的準備是不充分的。而且任何資本主義國的軍備，是建立在他們與廣大層大衆互相對立的矛盾上，同時又被傳統的形式主義的軍事理論所限制，所以不能有充分的山嶽戰軍隊。中日戰爭在這一問題上不僅教訓了日本，而且教訓了全世界。

吾人也不能說，日軍完全沒有打游擊戰的軍隊及能力，但在日軍對「中國人民比日本落後，中國人民無組織」及日本對「蘇聯軍事上並沒有什麼新奇的東西」的出發點下，日本對現代的游擊戰作了「純附屬戰」，平原不能有游擊戰」之誤解。當然在軍隊與人民分離的國家，不能而且不配在戰略上將游擊戰來作防禦戰與反攻之過渡戰略。

日軍客觀上已遇着如上所述的新變化，即平原戰轉化爲山嶽戰，陣地戰轉化爲游擊戰，主觀上又發生了如上所述的弱點，即打山嶽戰之準備不充分，打游擊戰之能力是舊式的，如是喊出了「尙在調整全線的時代」的口號了。這一口號很顯明是由於日軍自己沒有本領打山嶽戰，打游擊戰，就只好從破壞對方的游擊戰計劃，調動對方的山嶽軍隊，擾亂對方的軍事視線三個原則來下手。請看事實：

第一，拚命的企圖收買動搖的「游擊隊」，一個日本的特務員（偵探）也有委派「剿匪」司令之權，與其說是日軍的兒戲，不如說是日軍之慌亂；日軍之這一計劃只要中國應付得妥當，吾人想這種益果將來決不會爲日軍拾得，如果日軍願意的話，不妨讓他去擴大這一冒險運動。

第二，拚命的企圖發動西北的或沿海的佯攻戰，企圖由這一類戰爭來調散中國在粵漢路沿線勇敢善戰多才多藝的山嶽軍隊，與其說是日軍企圖乘機取巧的打通粵漢路，不如說是日軍在那表演弄巧反拙之蠢戲，因爲中國軍隊不僅在組織大規模的山嶽戰，而且同時也在準備大規模的反攻戰，日軍如果要佯攻西北與沿海，華軍也能知道反攻日軍弱點之地。日軍佯攻戰之規模愈大，華方之敵後抗戰與反攻弱點之成績反會愈多。

第三，拚命的擾亂對方的視線，如長江流域的日本海軍逐漸的向華南集中及長江流域的日本陸軍逐漸向東北調換，企圖使華方對保衛粵漢路的新軍事準備可以渙散起來。甚至於必要時日軍在華南的海軍可能向英國開砲；日本在東北的陸軍可能向蘇聯開槍，以疏懈中國的反攻準備。

正因爲日本軍閥近日在執行上面的愚蠢動作，已引起日本中下層巨大的反抗。如是日本軍部向日本軍人的中下層玩弄欺騙的訓令了。

「全線調整」由平原戰轉變到山嶽戰之全線調整，「一月十號可調整完備」，「新戰爭皇軍一定勝利」等鬼話。當然軍人們時常發表豪語，這是古今中外軍官的共通習慣；但軍人們自吹牛皮則古今中外却祇有日本軍閥才有此特色。

在中國軍有計劃的撤退下，日軍拾了一個沒有作用的武漢，現在變成了一隻「球」。每天在大別山與幕阜山之間的華軍手中拋來拋去，拋出來的日軍屍灰與傷兵，每天不斷的往上海運來，這是萬眾皆知的事實。

鞏固佔領區域嗎？日本人在南京蘇州等大城市中開的百貨店，門上帖上紙條「禁止非日本人進去交易」，已引起日本人自己向軍部提出質問，其回答是「防止游擊隊混入日本百貨商店放火」，在南京與蘇州能發生這種恐慌，其他地方更可知了。

事實很快的能揭穿日軍的真像，看究竟是「全線的調整」呢？還是「全線的動搖」？

（一月二日）

## 粉碎日軍之新進攻

包菲麗

自從日軍宣布「調整全線」於一月十號「完成」後，現在過期十餘天了，「調整」了嗎？沒有。「完成」了嗎？更沒有。

日本「調整計劃」中之政治部門，其中心完全依靠叛徒們汪精衛等之叛變運動，在政治上使中國內部發生分裂，日軍則乘機打通粵漢路而擊毀中國之主力。其結果呢？叛徒汪精衛等之叛變運動不僅沒有起打擊中國的作用，反起了「回力」作用，一方面將日本之近衛內閣打倒了，另一方面叛徒汪精衛自己也失敗了。這是日本對華政治陰謀史上空前的，最令人噴飯的，最可恥的失敗。

日本「調整計劃」中之軍事部門，其中心完全採用了賭場上的「換注」與「孤注」方法，即將前方的疲軍調到後方「剿匪」，將原來的預備軍（戰場上的後方預備隊內有精兵成份，并非日本兵役法上之「預備役」兵）調到前方作戰，將國內可能調動之陸軍分華南華中滿洲三地出盡。傳聞滿洲方面開去近十師團，華南方面近四師團，華中方面近五師團。假設這傳聞可靠，則日軍前後出

動近五十九個餘師團，前後已近一百八十萬人了，日本雖然還可出動一百二十萬人，但那一百二十萬人尚在鄉村中，雖有壯丁，但軍費也未見得來得及吧！這樣的「軍事調整」完全表現是賭場上的「換注」與「孤注」。有人說「孤注」雖然危險，「換注」并不一定危險。這是由於不懂得苦戰經年之軍隊，永無休息，反調到後方與英勇善戰的華方游擊隊跑「無碼圈子」，其消耗是無限的，危險性也是無限的，同時也不懂得滿洲、華北、華中、華南這樣偉大的局面，一百八十萬人已死傷六十萬人，能作戰者即不要預備隊，也只一百二十萬人上火線，連站崗也稀薄。這是開古今中外的冒險戰局未有之先例。

雖然日本在政治陰謀上失敗了，如組織叛徒們汪精衛之活動，其結果來一個汪精衛近衛之雙倒台；雖然日本軍事上遭到絕對的困難，如前方拉得比歐戰東西兩線都長，後方被鄉村所圍困。攻也難，守也難，但日本軍閥決不會停止其軍事的再進攻。

戰事已經在華南與鄂西抬頭，這兩地戰事的抬頭都具有先打通粵漢路之戰略意義。依照某法西斯的戰略牛皮，他們主張先打通粵漢路再將中國抗戰之兩根血管（西南與西北）切斷，或者切斷一根（西南）也或許日本正在執行某國法西斯的戰略指示，亦未可知。

吾人此時，不管日軍採用何種戰略再發動大規模戰爭，吾人希望中國朝野要更團結一致的，更緊張百倍的，更尖銳的將日軍在組織這次戰爭的開始活動期粉碎下來。以前在戰地上說日軍是勝利的，但日軍的計劃（消滅中國的主力）沒有一次不是失敗了；今後撲滅日軍的計劃，雖不能說不艱難，但比以前戰役要易得多了。吾人相信日本之再進攻必遭空前的失敗。（一月二十二日）

# 一般問題

## 世界大戰與中國抗戰

從日本向蘇聯挑釁，發動所謂張鼓峯事件之後，有的人希望日蘇真正開戰，以為日蘇一開戰，對中國的抗戰是有利的；有的人認為並不會開戰，就是開戰，對中國的抗戰也沒有利益。因此，又有人提及世界大戰的問題，有人以為中國的抗戰，祇有在世界大戰中獲得勝利。這問題就比較嚴重了，這牽涉到決定中國抗戰勝負的條件究竟是些什麼，果如那些論客所說，則世界大戰成為中國抗戰勝利的必要條件。那末，必然的結論就是這樣了：如其世界大戰萬一不發生，或遲延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以後再發生，則中國的抗戰就沒有勝利的前途了！這是何等含有毒素的論調啊！

這一個問題，雖然不是幾句話可以剖析清楚，但我們認為已有迫切檢討一下的必要。這點可以分作兩個問題講：第一，決定中國抗戰勝利的條件是些什麼？第二，世界大戰是不是對中國的抗戰有利？

### 我們先講第一個問題。

中國民族抗戰的勝利條件，照一般所認識的，是：（一）中國內部的團結；（二）中國軍隊的素質的提高；（三）中國廣大民衆的組織，在抗戰之中，把廣大的民衆都動員起來參加抗戰，無論是在前方或後方；（四）中國經濟的穩定；（五）能夠從國外獲得充分的軍火供給；（六）日本國內發生革命；（七）法西斯侵略集團與民主國家和平集團間發生戰爭，侵略集團中的法西斯統治崩潰。前面的五個條件，都是屬於中國本身的，後面的兩個，則屬於中國以外的條件，但是有許多人把後面的兩個看得特別重要，把牠當作主

要的決定條件。

這兩個條件如其真的具備了，當然對中國的抗戰很有利，可以使中國的抗戰走入勝利的坦道。但決不是除此以外，就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

因為中國的抗戰，是中國自己的事，照道理講是應該，照事實講也是必然，祇有用中國本身的力量來爭取抗戰的勝利，纔是真正的勝利。國際局勢的變化，可以使中國更有利，可以縮短中國抗戰獲得最後勝利的過程，是沒有問題的，但中國本身力量如其不夠獲得勝利，還是沒有用的。歐戰中俄國雖產生革命，德意志帝國並沒有得到便宜，德國發生革命，協約國就勝利了。這一個事實，雖然不能和今日的情形機械地相對比，以為那時如此，現在也是一定如此，但不妨當作一個例子。祇有本身的力量增強了，同時可以推動國際走向更有利於中國的道路，也祇有這樣，纔能運用國際形勢以爭取最後勝利，如其本身的力量不夠，則雖然國際形勢的開展有利於中國，中國也無從運用，不能運用。

蔣委員長及其他中國領袖曾經說過：中國的抗戰不僅是爲了中國，也是爲了拯救日本，爲了維護世界和平。但中國決不能把中國的解放和日本的革命當作一件事做，中國革命雖可促成日本的革命，但日本革命的主力還是要靠日本的民衆，不能由中國人越俎代庖。中國的抗戰，雖然是盡了促成侵略集團崩潰的一部份的責任，但決不是說中國的抗戰必然能促成侵略集團的總崩潰。

中國的責任就是抗戰，祇要中國能夠充分發揮其所有的力量，不管國際形勢變好變壞，必然可以得到最後的勝利的。

第二個問題是世界大戰是不是對中國抗戰有利。

一般人認定世界大戰對中國抗戰有利的，大致認爲世界大戰必然產生下列兩個結果：（一）世界大戰一發生，侵略國的力量

就分散而削弱了；(二)世界大戰會引起法西斯國家內的革命或世界革命。我們當然不能否認這兩個前途的可能性，但決不是必然性。

第一，侵略國的力量分散不分散，削弱不削弱，主要是看大戰是怎樣發生的。如其世界大戰，真像一般人理想中的英法蘇中民主集團與日德意侵略集團的戰爭一樣，當然是有利於中國抗戰的。但是會不會是這樣組織起來呢？在今天是不可能的事。在今天所可能發生的戰爭，祇有法西斯集團的反蘇聯戰爭；而在這樣一個戰爭中，英美必然是嚴守中立的。法西斯侵略國的所以掀起反蘇聯戰爭，目的就在動搖英美兩國，拉攏英美兩國，不僅如此，更想因此而希望英美兩國在經濟上挽救它們拔出瀕於破產的泥淖。

第二，要削弱侵略國的力量，要促成侵略國的崩潰，是不是一定要世界大戰纔能做到呢？我們的答覆是「否」。

法西斯侵略國都是先天不足的國家，加以瘋狂的統治者頻年擴軍，使它們的國民束緊了褲帶以飼大砲，民脂民膏已經被它們搜括盡了，財政上已弄到山窮水盡的地步，它們正要求以戰爭來打出一條出路。戰爭呢？正給予它們一個最後掙扎的機會。如其沒有戰爭呢？求不到戰爭呢？它們國內的矛盾將因經濟的困難日益加深，一樣可以促成其國內的革命，而加速其崩潰。

第三，世界大戰是不是一定會引起世界革命？我們的答覆也是否定的。因為一國的發生革命與否，和革命的成功與否，決定於這一個國家內的革命團體力量的強弱，路線的正確與否，領導的人能不能把握住當前的形勢，採取適當的方針？戰爭雖可促成革命危機，雖可成爲革命的溫床，但決不是必然發生革命。上一次世界大戰中，參戰的國家有幾十個，而革命成功的祇有俄羅斯一國，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在今天，我們能說法西斯國家內部的革命團體已經能夠負擔這個重大任務嗎？日本德國意國的民主勢力，革命勢力，人民陣



線，現在正在發軔滋長的時候，當然還不夠。如其有進一步的發展，則戰爭所引起的革命危機，一定更可以發生實際的作用。

我們明白了這些基本問題之後，我們才能解答世界大戰是不是有利於中國抗戰的問題。中國所需要於世界和平國家的是對華的援助（主要是經濟的、技術的，包括供給軍火及借用技術人材等）與對日的制裁。（主要也是經濟的，包括「杯葛」運動及停止借款等）這些在和平的時期，各國可以逐步做到；如其一旦戰爭爆發，國際關係一複雜，對中國就未必有利，不僅無利，甚至有

害，祇要侵略國挑動對蘇戰爭能夠部份的收效，就可以造成這種局面。

總結一句話：中國抗戰的勝利條件，並不需要依賴世界大戰的爆發；現在如發生世界大戰，並不一定對中國的抗戰有利。

（八月十一——十二日）

## 中國在抗戰中強壯起來了

在華軍相繼放棄廣州武漢的前夜，日本方面所策動的「和平」空氣，通過各種關係，而傳播到各方面去。這在明眼人看來，當然一望而知其為謠言，但謠言的背後，的確有人想促成謠言所傳的事實，所以一切同情中國的人們，不能不指出這個危機使人知所警惕。現在一切「和平」的謠言，已經為鐵一般的事實所粉碎了，自然擔心「和平——投降——亡國」的人可以放心了。但是又有人要問：一年又四個月的戰爭，祇看見中國一塊塊的領土失陷，這樣，到那一天纔能收復這些失地呢？時常聽到人說，「中國愈戰愈強，日本愈戰愈弱，中國可以從劣勢而和日本平衡，再從平衡而轉為優勢，到現在還沒有平衡，究竟到那一天纔能轉到優勢呢？」

不錯，現在華軍對日軍還是處於劣勢地位，沒有達到平衡。但我們要明白日本是世界一等強國，它的軍事準備是從甲午戰爭起就精勵刻苦地開始，到現在已經四十幾年，中國是弱國，準備不過五年，而且在這五年中的前三年，還有不少力量消耗在對內戰

爭中，想一開始就打勝日本，這是不可能的事。如其要求中國速勝，是和怕懼日本而俯首帖耳地屈服同樣地危險。據說，在「七七」抗戰之後，有人預計：華軍在平漢線的保定守四個月，在津浦線的馬廠或滄州守四個月，在平綏線的南口守四個月到六個月；就在這個四個月之內，八路軍從察哈爾打入熱河，一路入黑龍江，一路入遼寧，截斷北甯路於關外，於是平漢、津浦、平綏三線的華軍同時大舉反攻，一舉而盡殲華北日軍於山海關之內，殺得它片甲不還。這個計劃，的確偉大之至，也壯烈之至。但實際上僅南口守了一個多月，保定僅孫連仲部抵抗一下，津浦線則不發一彈而退，連司令長官馮玉祥將軍也不知道他的部下退到那裏去了。所以，希望速勝是要不得的，盼望倖勝之心過切，恰恰是取消了抗戰勝利的前途，增加抗戰的困難。

那末，爲什麼中國有必勝的把握呢？就是在中國愈戰愈強，日本愈戰愈弱一點上。所謂強與弱是比較而得的，在今天，並不是中國已比日本強，日本已比中國弱，而是說中國現在已比過去強，日本已比過去弱，這種一個走上坡，一個向下坡的形勢發展下去，必然馬上就會兩者相等，而強弱倒置。強和弱又從那裏看出來的呢？我們可以舉幾個例子：

第一，在抗戰第一期中，日軍傷亡十餘萬，第二期傷亡二十萬，在第三期中則傷亡幾達四十萬。

第二，在抗戰第一期中，日軍佔領了察哈爾、綏遠、河北三省，及山西、山東、江蘇、浙江的一半，安徽的一角；在第二期中，日軍佔領了半個山西，半個山東，河南、安徽、江蘇的一角，面積比第一期少了三倍；在第三期中，日軍所佔領到的是沿長江一狹條，從香口到武漢，以外則廣州附近的一小塊，面積比第二期更少了三四倍，比第一期則少十倍以上。

第三，在中國方面，第一期損失槍械八十萬枝，死傷五十萬人；第二期損失槍械十萬餘枝，死傷不及四十萬；第三期則傷兵二十萬，死者僅數萬而已。

第四，中國在淪陷區域內，不僅是冀晉察綏恢復了廣大的統治區，在蘇北、皖北、豫東、魯東、魯西，都恢復了統治區，就是江南的地

方行政，也都次第在鄉村中恢復了。所以實際上日軍所新佔領的遠抵不上被華軍收復的土地來得廣大。

第五，連日本統治向來鞏固的熱河及冀東，現在也都在華軍游擊隊的控制之下了，這是抗戰以前日方做夢也想不到的事。這些還不夠說明中國已在抗戰中強壯起來了嗎？

(十月二十九日)

## 告軍事上的悲觀與樂觀主義者

譚屏

近日有一位朋友對我說：「軍事上我本是一個外行，可是當中國退出南京時，你說『從戰略上看這一次撤退不是失敗』，我當時是相信了你的話；當中國退出徐州時，你又說『從戰略上看這一次撤退又不是失敗』，我當時又相信了你的話；但當中國退出武漢時，你仍說『從戰略上看這一次撤退仍不是失敗』，我就不能不懷疑起來了，這種懷疑並不祇是我一個單有的，我的同仁中有好幾個人有這種懷疑，特請你解釋一下。」

因為這是一個軍事科學上的問題，而不是什麼軍事上的「機密計劃」，愈使多數人能討論此問題，愈使多數人能了解此問題，對於中國愈有好處，所以我在這裏來提出公開討論。

(一)中國三次的撤退是不是失敗了？我的回答是這樣的：

誰也曉得中日兩國的實際情況：中國的軍事力量比日本弱，日本的軍事力量比中國強；中國的國土比日本大，日本的國土比中國小；中國的朋友比日本多，日本的朋友比中國少。因此造成中國的戰略是「科學戰略」，即「持久戰略」；日本的戰略是「扒雞戰略」，即「速戰速決」。

誰也曉得戰略上的基本原則是「保護自己，消耗敵人」。打開窗子說亮話：上了戰場，談到戰略，則「利己損人」，「趨吉避凶」。

這些話，在道德範圍中不應該「有」，在戰略範圍中就不應該「無」了。否則就是軍事上的「阿木林」或者「豬頭三」。

所謂「利己」就是「保護」而且到「發展」自己的力量；所謂「損人」就是「消耗」而且到「消滅」敵人的力量。

所謂「趨吉」就是自己佔領好的作戰地位，而且逐漸爭取到使敵人不能再攻及自己好從事反攻的作戰地位；所謂「避凶」就是將倒霉的作戰地位讓給敵人，而且逐漸將敵人置之於被消滅的地位，及將自己置之於能勝利的地位。

從一切生物到人類，不有戰爭則已，如有戰爭都不能離開這個原則。

一年半的中日戰爭，從地理上看，中國是失敗的，日本是勝利的；從力量上看，中國已逐漸勝利，日本已逐漸失敗，因為中國的力量保全了而且快要發展了，日本的力量消耗了而且開始消滅了。將「地理」與「力量」二者統一起來，中國地理成了對銷日本力量的「兌換券」，這已有千百萬人能舉例子能舉事實來證明，無須我在這裏多舉證據。

日本雖佔據了中國土地，但失掉了自己力量，再戰危險，所以他發生了矛盾；如果他要使這矛盾統一，就只有「和平」；所以日本天長節的宣言，中心是誘「和」。中國雖保全了力量，但失掉了土地，「和平」危險，所以他發生了矛盾；如果他要使矛盾統一，就只有「再戰」；所以中國蔣先生的宣言，中心是再戰。要日本勝利就只有「和平」運動勝利來結局中日戰爭；要中國勝利就只有再戰運動勝利來開展中日戰爭。今天現實的前途是再戰，所以在總的趨勢上中國並沒有失敗。

依照目前日本的軍力，牠還有相當軍隊可以調來，牠還有相當的攻勢力量，牠還有十二個師團近五十萬兵可以調動離開本國，高麗，「滿洲」，台灣等地；依照日本少壯派或者反英美派的意志，他們打算動員三百萬，非死傷到一百五十萬人，還不高興取守勢。因此中國或許還須要犧牲衡岳鐵路，西蘭公路，海南公路（海防到南甯）三段交通線去與日本的剩餘軍力作「兌換券」以消耗日本的殘餘進攻力。假設中國不幸，在戰略上將來逼得要退出這三段交通線時，只要那時中國在這三段交通線上能消耗日本的

軍力到三十萬或五十萬；只要那時撤退後仍保全了兩百萬正規軍力量而再戰；只要那時敵後的游擊能牽住日本一百萬軍隊的武力動彈不得，吾人相信那時仍不是中國的失敗，而且隔收回所有失地的時日，更是非常短促的。

(二) 另一方面我在這裏要與軍事上的樂觀主義者討論幾個問題：

第一，是樂觀主義者對日本繼續進攻力估計不足，以為日本不能有軍隊調來中國了，這是不對的。這是受了日本「和平」誘惑的影響，以為既要「和平」即是因為不能再增加軍隊了。相反的，日本的「和平」固然是企圖喘息，同時也是在遮蓋他再布置進攻。

第二，是樂觀主義者對日本的南進戰略估計不足，以為日本打廣東，僅僅是為着打下武漢的一種附屬戰略，這也是不對的。這是受了張伯倫欺騙他自己的英國人民的影響。打廣州固然是幫助長江日軍打下武漢，同時也是將日軍的重心移到打通粵漢路方面去，奠下南進的戰略基礎。

第三，是樂觀主義者對日本佔領區的軍事工作看得不重要，以為單有內地軍事力量即可止住日軍的繼續進攻，佔領區的軍事工作，不過是附屬的。當然佔領區的軍事工作領導是靠內地，但止住日軍繼續的進攻，目前主力要逐漸移靠到失地區內的游擊戰方面來，否則日軍消耗的軍力，有從佔領區中尋求恢復的可能。

第四，是樂觀主義者對「和平」運動所起的戰略作用危險估計不足，以為政府既有宣言，「和平」運動就此完結，汪先生也不再會去開和平之門了，這是不對的。日本的侵略立場是反蔣，反國民黨，反中國國家及反中國民族，四塊板拚成的。外面漆上了「反共」的顏色。牠將來甚至將原來的四塊板抽掉不要，祇用反英美法的帽子，漆上了「反共」的顏色來求「和」，以達到他軍事上的戰略作用，這是可能的，這也是動搖分子最「妙」的一支「開門鑰匙」。日本也可能卑劣到這地步，他已在那唱「為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了。

「和平」份子又在乘機蠢然思動了，這就是日本軍事上的「游擊隊」動作。

第五，是樂觀主義者特別嚴重的危險，是將軍事上的優點來遮飾政治上的弱點，以爲有了軍事上的進步，政治上則可馬馬虎虎了，致到今天決定戰勝日本的基木條件的民主之門尙未大大敞開，這永不會產生很好的軍隊與很好的戰略。今天中國有些地方的游擊戰，運動戰還帶有「半吊子」（一面在發動，一面在取消）化的意味，其根本原因就在政治上尙沒有大開民主之門。華北的游擊戰爭有成績，有進步，並不是因爲那裏的八路軍幹部是神仙，而是因爲那裏有廣大的中國人民參加了抗日戰爭。他們不僅給了華北人民以團結權利與武裝工具，而且他武裝了華北人民以有勇有謀的頭腦。

總之：中國處在抗戰的艱苦轉變關頭，不僅要向軍事上的悲觀主義者解釋問題，同時也向軍事上的樂觀主義者解釋問題。才能使人堅信中國必勝利，勇敢爲民族作戰爭。

（十一月六日）

## 論日本陸軍的擴充與消滅

譚屏

在四個月以前，本報的星期時論上，曾對當時的日本陸軍作過一次初步的檢討，約略估計日本陸軍至多可以補到五十個師團上下，而且將那時的日本陸軍番號概略地標明出來。現在對照起來，大體上還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現在有些朋友，對日本軍隊的能攻華南，以爲日本還有大量的陸軍馬上可以出動，因而又發生了畏日的論調，所以我們不妨將日本的陸軍再重行檢討一次。

一個國家編制陸軍，要有五個條件。這五個條件是：第一，要有壯丁；第二，要有武器，最低限度要有步槍和子彈；第三，要有受過訓練的軍官；第四，要有供給軍餉軍服的金錢；第五，要有動員壯丁上前線的政治目的。這是再也不能缺乏了的最低條件，而且缺一不

可。

日本編制陸軍第二第三（武器，軍官）兩條件比中國優良；但第一，第四，第五，三條件則比中國相差甚遠。所以它的陸軍組織不能如一般人所說的『它有壯丁一千二百萬，來一半上前線，可編成二百個師團』那樣便當。如陸軍的組織如此便當，那末我們也可以說『中國有壯丁五千萬，來一半上前線，可以編八百個師團』而且在政治上中國編八百個師團比日本編二百個師團要便當得多。然而對軍事的估計和對其他事物的估計一樣，決不能如此抽象的去看。國家之有壯丁，是編制陸軍基本條件，然而不是編制陸軍的決定條件，決定條件是政治的動員。只要政治動員的條件具備了，就是缺乏壯丁，還可向國外向異族中招募志願兵；員果政治動員的條件不具備，雖『舉國皆壯丁』，也不過祇具有編陸軍的抽象之基本條件而已。單祇具有抽象的基本條件，不能或者沒有澈底的政治動員，永遠不能將壯丁變成陸軍的總之，一個國家將人口中的壯丁變為陸軍中的士兵，要經過艱苦的政治動員，才能將抽象的陸軍基本條件變為具體的陸軍基本條件，何況組織陸軍還要其他的具體四條件！何況日本是侵略的動員！

反過來我們也應該回答『輕敵的軍事家』。他們對日本陸軍之估計，卻是另外一種說法，他們說『日本陸軍快完了，出動到三十個師團及一百萬兵以後，日本陸軍即無力出兵了』。我們對這種輕敵的估計也是不能服從的。因為不合事實也就是不合科學。日本能作戰的軍隊，可能的有三百萬人開赴前線使用，可是再也不能超出三百萬人以上，如超過此數，雖可開動，但不能作戰了，這是與日本整個的經濟政治計劃相合的。看牠「七七」以來的陸軍趨勢正在完成這計劃：

第一，恢復了上次大戰後取消的第十三，十五，十七，十八等四師團，合計國內與朝鮮共二十一師團，番號從第一到第二十及近衛師團。

第二，將台灣守備隊二個聯隊，滿洲守備隊十二個聯隊及華北駐屯軍二聯隊擴充為旅團，約計八個兵團，內容相當於八個師

團；但尙無數字番號。

第三，淞滬戰爭時增編了二十個新師團，內容與常備軍大致相同，其番號是從第一零一到一二零。

這是去年「七七」到今年「五九」時的日本陸軍概況，這恰恰動員了一百五十萬人進軍營，四百五十萬人服軍役。開到中國的那時約百萬近三十個師團上下。我們在本報會歷次報告過。

之後，因英國張伯倫向法西斯國家的屈膝與投降，在奧國問題與英義協定之前後，日本反英派又大大的抬頭起來，將板垣調回長軍部，傳即又增編有利於南進的成份之二十個師團，毅然決然的繼續南進。當時日軍的向蘇聯張鼓峯挑戰，及利用親英派的宇垣長外交并邀克萊琪開英日談判，都是爲了遮蓋這軍事上的祕密。到日本向義德兩國大租運輸艦及海船時，到日本需要向長江上游增加新兵力時，到宇垣外相的作用（遮蓋日本擴充南進的軍事預備）失掉而下野時，此事纔明朗化了。

傳聞這新增的二十個師團的番號，是從第二十一師團到第四十師團止。傳已調到中國的有第二十二、第二十五、及二十七等師團。內中的兵士，據傳是徵調學習了英國語，印度話或馬來話及中國語的已有不少。對日本這種軍事預備的動向，不知英國人士究作何感想？

雖然日本陸軍正在向六十九個師團的限度內擴充，但牠這六十九個師團的普通內容是否都具備了尙是問題。因爲編練侵略的軍隊是要特別「鍍金」的，如新式的器械費用，欺騙壯丁的活動費用，決不能用中國的錫箔可以解決的。

然而法西斯國的流氓性，敲詐性，冒險性是牠們的特點。尤其是日本法西斯，牠採取了孤注一擲的國策，「數千年國運，好歹賭了這一次。」甚至牠在軍隊方面，已有的六十九師團尙未組織完畢，被中國軍打壞的近三十師團（死傷病近八十萬人）尙未全然補充，而新的陸軍又加編起來，如從第一二一師團編到第一四零師團，或者用別的番號，這很有可能的。



但是單用番號之多，除可以嚇一嚇英國張伯倫，法國達拉第二人以外，對任何國任何人面前只能表示日本陸軍的一副流氓相。

假設中國要學日本的流氓辦法，那麼中國陸軍的番號老早不祇是今天的數字，牠能動員壯丁總比日本多，至少也多五倍，牠政府手中的長短槍枝近四百萬，人民手裏的長短槍枝近六百萬，依牠的例規每師只有一萬人槍上下，牠此時可編到第五百師或第六百師以上了，而且中國編起來比日本便當又省費。然而中國的陸軍并没這樣做，這恰表示了中國陸軍比中國軍閥時代及內戰時代有進步，因為中國陸軍現在是求「質」的鍛鍊，并不求「數」的浮誇，日本則反是。

吾人此時假設日本陸軍能編到一百個師團，能有魔術去全部動員壯丁服軍役，（以營內服役者三百萬人，營外服役者九百萬人計），然而日本陸軍確在中國繼續抗戰的牆壁上，牠仍然是消滅的前景。何以故？

第一日本的壯丁是被欺騙與威迫而上軍營中的，而且施了很大的壓力才開動。長谷川部隊士兵的自然意見是「我們未到中國以前，並不曉得中國有正式的陸軍及中國有能講道理的人民。」及「二十二師團的士兵的自然意見」一身臭衣服和一雙爛靴子要上了中國領土才允更換；不到戰壕中生死莫卜的那一刹那，喝不到一口啤酒，抽不到一口香烟；雖然日軍的糧食箱子到處堆積如「山」，但除頂上的那幾層箱子內是罐頭而罐頭中確有的是魚或蘿蔔以外，下幾層箱子中是什麼誰也不知道；假設跑到「慰安所」去時，首先要付憲兵一元，再付所長又是一元，每月只要兩次，恰恰用了一個上等兵的五元五毛的月餉而去看兩次日本姑娘，高麗姑娘，中國姑娘們的哭喪着臉；在戰壕中除聽到中國方面來的槍聲炮聲炸裂聲以外，即是長官們如瘋狗一樣的哭叫着「天皇萬歲」，「軍萬歲」，「武運長久」的喪鐘聲。」這樣的士兵情緒與生活雖然還在少數中醞藏，但祇要相當的普遍化，日本陸軍實的前途會不可思議，吊頸，跳海，切腹等慘狀，這裏可不提了。

第二是日本的經濟力很難支持大量的日軍在戰線上的物質消耗。日軍有兩重物質消耗：一方面是來自戰爭局面的擴大，如牠的右路從鴨綠江到包頭，如牠的中路從上海到武漢，如牠的左路從台灣到廣州梧州。這樣的軍事局面比歐戰時少不了多少，每天需要大量的物質消耗，這種消耗是絕對的，因愈擴大其消耗力愈大。另一方面是相對的消耗，如果日軍將佔領面積縮小，甚至放棄小城市及鄉村不要，由於中國武裝人民更易於圍攻，其火線反能擴大，其軍事上物質的消耗也同時擴大了，而且一切的物質由國內運來的更要多些。尤其是軍事上的經驗告訴了我們：軍隊的政治號召與政治立場愈好，其物質上的消耗愈少；反之則愈大。在物質消耗方面看日本軍與中國軍恰相反。何況日軍時常將中國不滿千間茅棚的小鎮置成圍案「劃起方塊子線條」分塊的轟擊，到末了日軍雖然「勝利」了，「佔領」了；但依代價算，是戰勝的，或買來的很難區別。這一類的例子，是舉不完的。

第三是人的消耗問題，在第一階段尚未終結的今天，日軍的死亡已近四十萬，傷病近六十萬。第一時期是一比三，中國比日本多；第二時期是一比二，中國比日本仍多；第三時期尚未終結已是一比一了，中國比日本快相等了。在第二階段中，中國如果戰略與戰術上更能進步些，日軍的死傷率可能的逆轉過來而成爲日軍比華軍爲一比一進而爲二比一到三比一。爲什麼呢？因爲第二階段雖然是中日戰爭相持的局面，但不是停止不打仗的局面。那時日軍前線的作戰單位，非由以旅團進而以師團或軍團爲單位則不能死守一陣地；日軍的後方作戰單位非由以聯隊進而以旅團或師團爲單位不能守住一城市。那時日軍前方仍然時常要向華方滋擾，其後方也時要向鄉村出動以希求前線與後方的「鞏固」也非有百萬日軍的死傷則不能熬過這一階段。在第三階段中，是中國反攻，日軍退却的時候了，必然有殘酷的戰爭。這一期日軍雖然且戰且退，但牠會以保全實力回國鎮壓人民的反抗爲戰略，其死傷或許比一二兩階段稍減少，然而也是近百萬人的死傷與散失或投降。在全部中日戰爭過程中，日軍可能遭到三百萬人的死傷，但牠在中日戰爭全部過程中，傷兵的恢復率與新壯丁的生長率這要看日本的物質本體大小和戰爭的時期長短來決定。即或

那時日軍仍能保全一百萬陸軍，但以之鎮壓殖民地和國內的革命是不夠的。大家回憶一下拿破崙之征莫斯科與沙皇之出兵於上次世界大戰兩故事吧，他們是如何結果的，我用不着多寫了，英勇的中國人民與當局繼續的抗戰吧！（十月十六——十七日）

### 向華方的三點建議

日本自佔九江後，正在大吹大擂的宣傳「勝利」；從攻陷安慶到攻陷九江，海船損失了近二打，飛機損失了近二打半，陸戰隊死傷近二萬，陸軍損失了近一萬五千，彈藥消耗了尙無從計算。佔領區裏呢？沒有一個佔領地沒有火線，而且日軍的後方非以大隊甚至聯隊不敢放步哨。這當然是一種「勝利」，在敲掉自己的牙齒好偷吃炒豆的笨計之下，「其謂之「勝利」也幾希！」

自古之所謂勝利的內容是在經濟政治與軍事的互相聯繫下決定的，不管是革命的勝利也好，反革命的勝利也好，不管是被侵略者的勝利也好，侵略者的勝利也好，勝利者是要依據經濟的力量，政治的力量，軍事的力量之互相聯繫的發展，而不是這些條件互相聯繫的日益降低，反在自稱勝利。在這一原則之下，吾人來檢查日本軍閥自稱的「勝利」，可用日本過去加諸中國的字眼來說，大約是一種「地理上的概念」之「勝利」，不是虱子鑽進褲襠裏去了的「勝利」。

吾人并不咬緊牙齒來宣傳中國的勝利，因為這樣的宣傳是不利於中國的，而且在人情物理上也近於勉強，但中國在蔣介石先生的領導下，在國共兩黨之團結下，在全民族的聯合下，在全世界的同情與幫助下，在地大物博人多的優良條件下，在抗戰到底永不屈服的國策下，已奠下了勝利的基礎。抗戰已經一年餘了，由「挨打」走向「能打」的境況中了，在今天這種「能打」的境況中，如沒有巨大的政略上戰略上的錯誤發生的話，則達到「打贏」的目的，并不是遙遠的事情。

是的，一年來中國是撤退了很多的地區，失掉了很多的名城，這不是失敗嗎？依照日本人的說法，是一種「地理上的概念」的

「失敗」依照中國人的說法，是一種「退一步站穩腳跟再進攻」的「失敗」，是一種「高高將敵舉起，再往地上一摔」的「失敗」。如果要戰勝敵人，自己毫不在戰鬥的過程中支付幾點沒有決定意義的「失敗」，他永遠不會勝利，而且世界上也未曾有過這樣的先例。吾人在這裏要討教幾個問題了：

戰爭一年來，中國經濟上發生了大恐慌否？不，相反的，他還在大吹大擂的建設長期抗戰的經濟根據地，而且這種建設是朝着中國的特點及日本的矛盾而建設的。以戰「勝」國自居的日本，國內的經濟恐慌發生否？如果說沒有，他爲什麼正在使人民恢復五千年前的漁獵時代生活？日本對佔領區的經濟統治建立起來了嗎？如果說建立了，爲什麼他正在將吳鐵城的紅木傢具及朱漆馬桶運往日本？這不是事實嗎？

戰爭一年來，中國政治上發生了大問題否？不，相反的，在大吹大擂的建設新民主政治，而且這種建設是朝着中國的特點及日本的矛盾而建設的。以戰「勝」國自居的日本，國內的政治危機發生了沒有？如果說沒有，爲什麼他國內的檢舉戰開展到了軍隊？日本對佔領區內的政治建設成功了嗎？如果說成功了，爲什麼偽政府要建立在憲兵司令部內，「皇軍」成了「房軍」，「宣撫班」成了「選婦班」呢？這不是事實嗎？

戰爭一年來，中國的軍事上發生了恐慌嗎？不，相反的，他正在大吹大擂的建軍，如在動員，在訓練，在戰略戰術戰鬥上有一日千里的進步，而且這種建軍運動是朝着中國的特點及日本的矛盾而建設的。以戰「勝」國自居的日本，軍事上發生了恐慌嗎？如果說沒有，那日本用什麼事實來否認？（一）陸軍力量使用到了有限的限度了，（二）海軍動員了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二是打南洋的，再不能調動了，（三）空軍支付了一半，（四）武器應有盡有的使用了，（五）壯丁的動員不能不全建築在檢舉與欺騙的手段上了等五種現象呢？而且日本的戰略老是那麼一套，如「迂迴包圍」及「近水根據」之運用，今後更困難了，日軍自己也承認。至於在佔領區呢？

用陸戰隊與憲兵保護「移民」與「移牛」，與近郊游擊隊作戰名之曰「實彈演習」；自殺兵與吊死兵名之曰「佛渡回日」；士兵每天扣去一餐伙食名之曰「謝皇捐」。這又是什麼現象呢？尤其是今後的戰爭是山嶽戰了，日本的山嶽兵團呢？用湖沼兵團及平原兵團代替山嶽迂迴戰麼？

說到這裏，吾人并不強調的或過份的來形容中國的優點與日本的弱點，吾人仍以極誠意的忠言向中國貢獻意見：

(一) 日本的力量在各方面雖然病態日露，但世界上還有德意兩個最反動的國家要來支撐日本軍閥的，固然愛好和平的民主國其支持中國抗日的力量會數百倍於最反動的意德兩國，但這仍須依靠中國長期抗戰的耐苦性與堅決性而決定。

(二) 日本的力量在各方面雖然病態日露，但中國在經濟建設，政治建設，軍事建設的目前狀態還沒有達到決定的程度，固然中國已有了不少的成績，但各方建設的速度值得迅速的將快車開起來，因為戰勝日本的速度與中國建設的速度是成正比例的。

(三) 日本之力量在各方面雖然病態畢露，但日本對中國的統一團結之破壞陰謀，以後會用更卑劣惡毒的方式來進行；日本對國際的和平陣線，也會用更卑劣無恥的方式來進行，因此中國的統一團結應採用更高度的方式，中國在國際上的聯絡工作，應採用更進步的方式，這是今後戰勝日本的基本問題。

(八月一日)

## 論毛氏軍事學的根源

鄧賓

(一) 毛澤東先生近日之兩篇戰略論文均在上海各報發表了，一篇是論「游擊戰略」曾發表於華美周刊，一篇是論「持久戰」，也已在本報及大美、華美、譯報逐日登載完畢了。

這兩篇論文，現在有許多外人（內中有的是贊同毛氏的，也有反對毛氏的）均在請華人進行英譯，法譯，德譯，意譯，日譯及俄

譯的工作，可見國際上對此兩論文之珍重。

毛氏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氏提挈的共產黨與蔣介石先生提挈的國民黨已共同的建立了偉大的聯合戰線，此聯合戰線是反日本法西斯的，是維持世界和平陣線六大堡壘之一，（蘇聯，法國，英國，美國，西班牙，中國）是遠東保障和平及反侵略的唯一柱石。正因為這種現實的國際政治生活之聯繫，所以毛氏的這兩篇論文引起了舉世的珍重。

（二）可是有人說，或許將來還有人說，「毛氏軍事理論的根源，是中國幾千年農民戰爭的經驗和紅軍創造過程及其二萬五千里長征的經驗之總匯，經毛氏給以科學的整理之軍事理論。」

這種說法吾人認為只有部份的理由，固然毛氏確實全部的採取了中國農民戰爭及中國紅軍的經驗。但毛氏軍事理論的歷史根源并不祇是這一方面。另外還有中國歷次的內戰經驗及中國歷次的對外戰爭經驗，毛氏亦是採納了的；同時「各國國內戰爭」及「各國相互間的戰爭」之經驗如十月革命戰爭及上一次世界大戰與近來的意阿及西班牙兩戰爭的經驗，毛氏更是採納了的。

所以毛氏軍事理論的歷史根源是秉承十月革命戰事之新興軍事理論作基礎，而集合中國歷次對內對外諸戰爭及國外之幾次著名的對內對外諸戰爭的經驗，而針對着國際法西斯正在進行的強盜戰略與日本軍閥正在進行的強盜戰略加以抵抗，而且能夠勝利的軍事理論。

（三）如果單說毛氏軍事學祇是中國農民戰爭的經驗及中國紅軍生長的經驗或二萬五千里長征的經驗，那麼可能的發生一個錯誤傾向：

人們一定說，或許已經有人在那說，「哼！中國農民戰爭，中國紅軍生長及其長征都是對內戰爭；單採對內的戰爭經驗能打贏

日本法西斯嗎？」如是「唯武器論」，「唯陣地戰論」又有拾頭的機會了。毛氏本人非常注意這一點，所以他除嚴正的打擊「唯武器論」與「唯陣地戰論」及「軍事學上的機械論與相對論」外，他并不多舉中國農民戰爭及中國紅軍戰爭的經驗來作例子，他多是從現實的客觀諸條件及其變化出發來說明他的軍事理論。

(四)他處處從侵略者本身諸主客觀條件上暴露侵略者本身能產生什麼戰略；他同時又從被侵略者本身指出了被侵略者諸主客觀條件應決定什麼戰略去抵抗敵人，戰勝敵人。

他用非常敏銳而又偉大的眼光指出雙方諸主客觀條件是有變化的，而且應該如何使雙方諸條件之變化向那一方面發展才於被侵略者有利。他特別指出有利於被侵略者軍事上的條件變化，其基礎是建立在民主政治的政治上面。

(五)他將「游擊戰術」提高到「游擊戰略」，即將游擊戰提高向運動戰發展，這是由於他的天才將游擊戰舉行一個大革命。他是以運動戰略為主要戰略的戰略家，這是由於敏銳的學習了歐戰末期英法聯軍是如何擊破興登堡防線的戰略經驗及俄國十月革命俄國紅軍是如何粉碎沙皇軍隊並驅逐帝國主義干涉蘇聯的軍隊的新興戰略而奠定了他的戰略基礎。

(六)他非常科學的說明了戰局、戰役與戰鬥的關係及陣地戰、運動戰及游擊戰的關係；同時對攻與守、前進或後退、內線與外線及包圍與突擊之關係均作了辯證邏輯的說明，不，他從軍事方面更充實了辯證邏輯。他使舊式的機械論的、相對論的、唯心論的軍事學上「專家」的著作中所纏繞不清的問題都作了一個洗刷。

特別是他處處強調着民主政治與他的軍事戰略的關係，他剖解了法西斯政治的五臟六腑而指出法西斯戰略本質上的弱點。另一方面他又預示了中日戰爭的三個時期是由國內外經濟政治諸條件所決定。這樣的軍事論文在中國在遠東還是空前的。

(七)毛氏的這兩篇論文是批判中日這一年的戰爭及提供中日戰爭的戰略，一般的說明他的軍事理論，他兩論文的中心是

說明並指出中日戰爭的過去現在與將來。吾人深望讀者一方面應將他這兩篇論文作軍事科學看，同時也要將他這兩篇論文作中國人民戰勝日本的指針看，二者缺一，永遠不能了解毛氏的軍事學與軍略。

(八)然則毛氏軍事學究竟是什麼？這在中國戰勝日本後會有科學的定義出來的，因為那時中國人民會來解決這一問題。吾人今天只能這樣說：毛氏軍事學是法西斯軍隊瘋狂的進行殘酷的侵略戰爭時代，保障民主政治并完成民主革命戰爭的軍事學。

(九月十一日)

## 紀念「九一八」不要忘記東北義勇軍

鄧賓

「九一八」之夜，日本在四十年之侵略準備下，在中國那時之不抵抗下，動員近十萬之衆，經過十八個月的屠殺佔去了東四省。記得日本軍閥在攻下承德的那一天，即一九三三年三月四號，大放厥詞：「日本到底是強國，東四省到了手，武運長久呵！」

但到一九三五年，日軍在東四省忽又睡不安枕了，抗日聯軍到處蜂起，日軍疲於奔命，乃向滿洲大量的增兵了；原來是第二師團，後逐漸增加近衛師團之二個聯隊，第一師團之十四個聯隊，第三師團之九個聯隊，第八師團之三個聯隊，第九師團之八個聯隊，第十二師團之十四個聯隊，共計是五十個聯隊之多；後來又不夠，又增加五聯隊。大概是有點含羞吧，乃巧立名目，不名曰增兵，而曰擴充關東軍獨立守備隊，在「安東」與「奉天」建立第一隊，在「吉林」與「間島」建立第二隊，在「濱江」與「三江」建立第三隊，在「龍江」與「黑河」建立第四隊，在「錦州」與「熱河」建立第五隊。後來仍是不夠，或消耗得有點心痛了，如是擴大「滿洲國」軍，成立六個「滿洲國」軍區及二個「滿洲國」警備隊，第一軍區編「滿」軍七旅，第二軍區編「滿」軍十旅，第三軍區編「滿」軍九旅，第四軍區編「滿」軍九旅，第五軍區編「滿」軍七旅，第六軍區編「滿」軍九旅，及在「興安」編第一警備隊和第二警備隊。



總之，到一八三五年，東四省已有日軍十六萬，滿軍十二萬了，共約二十八萬之衆。以之攻蘇又太少，以之入關也不夠，以之與東四省英勇抗日聯軍週旋是沒有疑義的。

然而日「滿」軍到如今並沒有將由東北人民中生長出來的抗日義勇軍打敗，到今天東北抗日聯軍已採了新姿態出現了。組織，戰略，戰術都已煥然一新，怨吾人不能在此公布。但有一事即東北抗日聯軍中之數十萬健兒現在已與華北游擊運動取得了密切的聯絡。假設華北是第二個敵後火線運動區，江南是第三個敵後火線區，則東北抗日聯軍是第一個敵後火線區之民族英雄叢集之地，由這三個敵後火線運動區聯成整個的敵後火線運動，共約有二百萬健兒正在英勇的奮鬥着，這對中國抗戰之勝利是有絕大決定作用的。每一個英勇的中國人，永遠勿要忘記東北數十萬健兒是敵後火線運動的創始者。他們首先送給自豪於世的本軍無窮的不斷的打擊了。

(九月十八日)

## 統一江浙皖淪陷區軍政

報載中央軍事當局對江浙皖三省淪陷區域已頒發軍政統一辦法。據傳其內容如左：

「(一)軍事方面，劃定安徽省及江蘇省鎮江以上淪陷區域歸新四軍負責；江蘇省鎮江以下，及浙江省淪陷區域，歸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負責；所有已組織之各種隊伍，概由該區改編，指定地點駐防或調遣。新四軍對軍事上之行動，亦受該區司令長官節制，其早經沿用部隊即行取銷。

(二)政治方面，失地內之各縣行政長官，由各該省府任命之，惟該項長官必須具有軍事經驗與學識，有統率部隊能力者合格，所有未經省方正式任命之行政長官名義，即行撤銷。」

關於江浙淪陷區域的情形，誠如軍委會所派人員調查報告中所稱：「軍事工作，最爲複雜，組織方面之名稱，不下數十種，均以中央名義爲號召，而其實則各自擴充力量，逐鹿名利，致指揮無法統一，中間暗鬥磨擦之事甚多，對整個抗戰工作未收實效，而民間仇隙反逐漸引起。長此以往，前途不可收拾。」而所以釀成這種局勢，最主要的還是我們過去所指出來的「收編制度。」某些軍政機關的所派出工作人員，祇顧着個人報告起來可以「大張旗鼓，」人若干，槍若干，作其報銷巨款，及邀功逞能的根據，既不顧及部隊的素質，也不顧及地方情形及民衆情緒，不在政治上軍事上領導這些武裝部隊，改善這些武裝部隊，單單拉攏幾個領袖，以名利爲工具，於是造成互相「火併」的不幸的局面。

我們曾經說過，在淪陷區域內自發的民衆武裝部隊，祇要他的領袖和隊員的確是要抗日，的確不願意當叛徒，無論它開始時怎樣凌亂，怎樣沒有節制，但在現實環境的鍛鍊下必然會一天天改變到正軌上的。因爲它既要抗日，就必然要獲得民衆的信任和擁護，否則它一面受日軍的壓迫，一面又得不到民心，就祇有滅亡的一條路了。幾個月來事實，證明我們的論斷是不錯的，許多自發的游擊隊的紀律，一天天在改進，游擊隊領袖的政治認識也一天天地提高，不改變的則已經在那裏和日軍或傀儡接洽改編爲偽軍或偽警隊。但是阻礙這種改進的，就是「收編制度」，許多武裝部隊的領袖在民怨沸騰內疚不安的時候，一天遇到收編者給予他以名義，於是他覺得他現在是「官」了，是中央政府所任命的官了，措起「司令」或「隊長」的名義，騷擾了民衆也是理所應該的了。對其他紀律較好的隊伍，平常使自已「相形見絀」的，現在也可以「名正言順」地去併吞它了。

據我們所知道：半個月之前，蘇常一帶的日軍幾乎都調空了，但京滬鐵路以北的〇〇救國軍袁某所部和江蘇義勇軍蔡某所部，正忙着火併其他部隊，和計劃繳奪新編第四軍第一支隊的先遣部隊的槍械。到第四軍的部隊開到武進的時候，所謂江蘇義勇軍不僅沒有會師撲滅偽組織，其司令蔡某，副司令張某反逃到江北去了。江浙淪陷區域內軍政工作的亟待改進，僅僅從這一點

上就可以顯出其嚴重了。

過去江浙淪陷區域軍政工作的最大的缺點，爲政出多門，及收編制度。現在中央既頒佈了軍政統一辦法，「政出多門」的現象自然可以糾正；但「收編制度」則仍舊是亟須糾正的一件大事，希望當局注意及之。

以江浙淪陷區域地位的重要，在中國抗戰第二階段（以游擊戰爲主要戰略的階段）中，佔極重要的舉足輕重的地位。在這個區域內，淪陷已將一年了，但我們不僅沒有看到像冀察晉一帶那樣重新建立起新的根據地來，甚至對日軍防務極端空虛的城市也沒有襲擊過幾次，使人看到的工作，是紙面的誇張宣傳和火併，這是何等使人失望的現象！（十月三十一日）

## 從江南游擊隊說到敵後新火線

前幾天有人從內地來，講起浙江淪陷區內的情形，實在使人深切地感到江南游擊軍前途危機的嚴重。

一個人講：「在吳興、德清、崇德、桐鄉、嘉興一帶的游擊隊，領導的人和部隊的紀律，在一般的比較上還說得上是好的，最近日軍派遣了一大隊向這些游擊隊進攻，游擊隊因爲事前並沒有便衣的斥候和組織附近的民衆在他的四週圍，在駐防地點的旁邊，雖有幾個穿着制服的哨兵，他們還沒有看到日軍，日軍早發現了他們，一陣射擊，把哨兵打得一乾二淨，而大隊的游擊隊等到知道有日軍向他們進攻的時候，他們已陷入重圍中，倉卒應戰，大吃其虧。」

另一個人講：「在新市（吳興、德清、崇德的接壤之區）本駐有大批游擊隊，除游擊隊外還有當地民衆武裝的自衛團約四十人，後來聽到日軍將向新市進攻，民衆方面認爲日軍的數量不多，如向新市進攻，一定可以擊潰它們，所以安堵如常。第二天一起身，發覺游擊隊已開到別處去，當地的自衛團一些也沒有知道，依然制服武裝，腰懸手榴彈，肩荷長槍的在街上走，霎時間日軍開到，自

衛團倉卒應戰，一半是沒有打過仗，缺乏作戰經驗；一半是因為游擊隊已遠走，勇氣減低，弄得非死即俘。日軍俘虜了十餘個自衛團員，把他們兩手掌各戳穿一洞，用鉛絲穿起來，綁着遊行崇德、長安、海寧等地示衆。最後則強迫鄉民挖掘一坑，鋪以石灰，再注冷水，俟坑內石灰沸騰，即將自衛團員倒置坑內，日軍則在旁觀其慘死之狀，歡笑作樂。」

從這兩件事實中，我們深切地感到江南淪陷區游擊軍的政治軍事訓練有非常嚴重的缺點，和非常嚴重的危機。在江南淪陷區中，某些部隊是偏重軍事訓練的，我們雖然屢次申述政治訓練的重要，但決不是蔑視軍事訓練，但軍事訓練僅僅爲上講堂，下操場，甚至連斥埃工作都忽略了，真不禁使人懷疑到此時此地的所謂軍事訓練，究竟是幹些什麼事！游擊隊的存在與發展，是完全靠着民衆的，有人把冀晉游擊軍的發展歸功於山區，其實山西的童山，是不能作什麼掩護的，主要是靠「人山」。江南雖然沒有高山峻嶺，但有政治覺悟，文化水準比較高的廣大的民衆，正可把這些羣衆組織起來成爲無數深邃的「人山」，游擊隊纔能順利地開展。像新市那樣游擊軍與民衆相脫節，實在是非常嚴重的錯誤，使民衆不敢信賴游擊隊，影響是非常壞的。

今天，中國抗戰從第一階段走入第二階段的過渡時期，敵後的游擊隊活動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有決定意義，決定作用的。中國要制止日軍的進攻，必須發動廣泛的敵後游擊戰，組織敵後的新火線，像冀晉一帶的游擊隊，經常牽制三十餘萬日軍，使日軍屢次渡河的計劃，無一不被華軍粉碎。如其在江南一帶能夠像冀晉同樣發動廣泛的敵後游擊戰，不斷地襲擊長江下游的日軍，使日軍的重要據點如南京、蕪湖等處時時在華軍威脅控制之下，則日軍決不能集中火力向湘贛進攻的。（十一月二十一日）

此页空白

# 國際問題

## 歐戰危機及歐局與中國之關係

### 歐局之論

最近歐洲的局勢緊張已達空前程度，究竟前途是和是戰？如是戰，對於中國抗戰有何影響？各方面不少揣測。我們現在也把自已的管見陳述一下看。

#### (一)

第一，戰爭會不會爆發？我們以為在目前還不能斷定，希特勒最近對捷克的進攻，截至現在自然還是恫嚇，但這恫嚇同時帶有試探作用。如果他試探的結果使他相信他不會受到他所怕的唯一的阻礙，希特勒是會變恫嚇為實際行動的，這唯一方面是英國。

截至目前，英國的保守黨政府不但沒有給希特勒和任何侵略者以阻礙，正相反，它時時處處在縱容鼓勵他們，是世人週知的事實。我們現在不想重翻過去的功罪，說七年以來，由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東北事變而阿比西尼亞戰爭，而西班牙戰爭，而日本大規模進攻中國，而希特勒合併奧大利，馴至今日德國集中全力壓迫捷克，侵略者的氣焰一天天高漲，直到威脅目前整個世界人類

命運的地步，完全應該由英國保守黨政府盲目短視自私自利的政策負責。這判決早已成了定案，全世界有良心的人都已同意了。我們要指出的是：關於眼前的捷克問題，雖一方面英政府虛張聲勢的宣傳表現得好像它曾盡其全力使危機消弭，但實際上危機之日趨嚴重乃完全是它的功勞。

首先倫西曼赴捷克的目的，就是爲了壓迫捷政府對蘇台德黨，也就是對希特勒讓步，甚至於投降。倫西曼的「使命」不是什麼解開中歐的一個「戈弟安結」，而是使那結更加紛亂。這「使命」在主觀上和客觀上，都是叫希特勒明白他的壓迫和恫嚇捷克不是孤立的，他有一個勢力比他更強大，手段比他更陰沉的助手。

其次，雖然張伯倫政府表現得好像暗中施壓力於捷克，暗中也施於德國，實際則希特勒一方面並沒有受到任何真正的「警告」。張伯倫政府對德國所說的，祇是叫它少安毋躁，不必真的動武，英國無論如何，總會設法使捷克對它屈服。進一步，受着英政府暗中壓迫，叫它儘可能讓步的，實際乃是法國，而這更是助長德國氣焰的重要因素。

即在目前，英國也並沒有採取鮮明的鞏固民主陣線，擁護和平，實力制裁侵略的態度。正相反，一向被人公認爲保守黨政府派機關報的倫敦泰晤士報反公開主張把捷克的蘇台德區域割給德國。這主張雖給英外交部發言人否認代表政府意見，但其客觀的惡作用是極大的。它使希特勒更信英國統治層中的主要份子決不會站在法蘇一方面來打擊他的任何實際侵略行動。

這些經過使德國如一九一四年一樣，盲目的再闖下一次滔天大禍，成爲百分之百的可能，但這禍在目前還可以避免的。祇要英政府懷于一九一四年春夏間徘徊瞻顧的大錯；把目光放遠點，爲帝國本身利益的未來着想；同時也尊重本國民衆和一切反對派政黨的意見，即時翻然改弦易轍，對希特勒以及一切黷武之徒給以明白的警告，並實際上忠實參加擁護民主和平陣線，準備以實力打擊任何狂妄的企圖。英政府如果要做這樣做，它確有充分的機會，無論是在即將舉行的國聯行政院會議和大會裏，或在對德

國的直接外交行動上。

如果它不這樣做，那前途可就實在難料了。

(二)

如上所述，希特勒這次是否竟貿然動武，主要當看英國的態度和實際行動而定。當然，此外尚有許多其他客觀因素也有相當的影響。這些，在民主和平陣線方面是：法國和蘇聯的態度堅決與否，蘇聯是否能假道羅馬尼亞，實行援助；小協商各國是否會在緊要關頭出賣它們多年的同盟，以及捷克本身的軍事準備程度如何。在法西斯侵略陣線方面是：義大利是否能同時出兵攻法；日本有無力量在遠東響應侵蘇；匈牙利是否或已與德國約定圍攻捷克；德國與波蘭的分贓條件是否已經談妥，等等。前一方面因素就目前的事實看大都是不利於希特勒的；後一方面則義大利尚在不聲不響賣關子之中；日本有進攻蘇聯的可能，（特別就關東軍方面的志願說），但力量如何，尙待後證；德匈合作的條件在上次匈牙利的什麼攝政霍爾弟聘德的時候大概已經談妥了；波蘭的問題大約要看德國肯拿捷克的那一塊土地來作報酬，以及希特勒是否答應放任波蘭強姦米美爾（這也是一個什麼日爾曼民族區域）和整個立陶宛並至少在一定期間內不提波蘭走廊問題而定，而關於這些的談判也許有了相當的諒解。

但這一切都不是決定的因素，希特勒如果想進攻捷克，他當然得準備與捷克的可靠同盟國幹一下；別方面，他自己的「友邦」對他的援助程度如何，他也應有相當的把握。他知道至少義大利一定會加緊對西班牙即間接對法國的進攻；日本可以用關東軍在遠東跟蘇聯搗亂；波蘭即不出兵，對於捷克和蘇聯時時威脅牽制，使不能全力對德，也是好的。決定的因素在客觀上是上述英國的立場，而在主觀上則是德國內部政治經濟的危機是否已嚴重到了使希特勒不得不拿自殺來賭命運的程度。

法西斯德國內部已否到了無可救藥的程度，我們在未得確切的情報數字以前，尙不能完全斷定。就它近年借國外問題不絕



打嗎啡針的次數越來越多，經過的時間，越來越短促的情形看，它孤注一擲，最後拿命運賭一下的時期已十分接近，是毫無問題的。除非它確實知道這一賭必然全軍覆沒，它一定要幹一下。而這必然全軍覆沒的條件，它知道全世界也知道，正是英國之決定斷然站在民主和平陣線這一面。

## (三)

萬一英國現政府不能決定斷然站在這一面，我們可以斷言歐洲的戰禍是不能避免的。那麼，大戰如果真的爆發，則一般的對世界，特別的對中國抗戰前途將如何？

希特勒如果真對捷克動武，法國和蘇聯履行互助公約，出兵援助，是一定的。成問題的是一方面英國是否助法，一方面義大利是否幫德。一般人每以為英國必定加入蘇法一邊，而義大利一定同時出兵打法國南部。但我們以為這都是可能的，而不是必然的。

英國現在和一九一四年大戰前夕一樣，國內有親德和反德兩派，現政府於是也取模稜態度。但英國所處的主客觀局勢，現在却與廿四年前大不相同。第一，從前國際間祇有帝國主義的矛盾，而無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世界的矛盾。而那時英帝國主義矛盾的主要對象正是德國。第二，從前英國內部的階級矛盾不到現在的尖銳程度，也沒有像現在這樣與國際的背景錯綜糾結。第三，從前反德的心理普遍於英國全國，即統治階級中，也祇有接近宮闈的一部份主張親德；因為德國那時不但在政治上軍事上威脅英國，在經濟上尤其是英國作為整個商業國家的唯一死敵。在這種條件下，一九一四年春夏間英國政府的騎牆政策可以一變而為斷然對德宣戰。但在現在，我們却不敢斷定有這種必然。我們不能決定：第一，英國人民雖大都反對法西斯蒂，但他們的勢力是否已團結强大到足以左右政府政策的地步；第二，英國統治階級的大部份是否能把民族利益比階級利益看得更重要，而不考慮到如果法蘇特別蘇聯得勝，其客觀的影響或將威脅到它作為階級的存在問題。第三，英國政府是否目光遠大到能為了避免將來

的危險，而即時對眼前尚未直接威脅英帝國利益的希特勒給以事先的打擊。

基於上述，我們認為英國固有加入法蘇一面的可能，但同時武裝中立，坐觀成敗的可能却更大。這兩個可能那個成爲事實，主要將由意大利的態度來決定。如果墨索里尼立即幫希特勒攻法，英國一定會出兵援法，因爲它認定在德意夾攻下法國必敗，歐洲的均勢將破裂，英國要受到從來未有的威脅。如果意大利按兵不動，我們以爲英國則大約是中立的成份居多，除非英國人民和反對派各政黨的勢力能强大到壓迫現政府改變立場或甚至改組政府。

爲了保證英國的中立，意大利大概不會直接出兵攻法國。義國必然會做的是加緊對西班牙的干涉，間接威脅法國的後路，使法國不能全力對德。這一權術或者正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兩位魔頭預先商定了的。

英國既不加入，美國自然更決不會加入。

如果事件的發展真是這樣，那麼我們可以推測德國假使真進攻捷克，戰事主要會僅限於中歐和西歐的一部份，（遠東當然亦在內）一方面是法國，蘇聯，捷克和至多羅馬尼亞；（中國當然在內，而南斯拉夫則靠不住。）一方面是德國，日本，匈牙利和至多波蘭。這個戰局的前途不會很快的解決。在雙方都打到差不多筋疲力盡程度時，如果英國內部還未發生變化使它變爲民主陣營的可靠主力之一，保守黨統治下的英政府或者竟會聯合墨索里尼以及美國出來武裝調停，重造歐洲及遠東的均勢。再種未來的世界糾紛的因子。

但這已經推想得過遠了，在目前是不切實際的，目前我們要指出的祇是歐洲戰事，如果真因希特勒決定賭博而爆發，其發展不會一定像一般皮相先生們的論斷，是一方面英美法蘇的民主和平陣線，一方面德日意法西斯侵略陣線旗幟鮮明壁壘森嚴的世界大戰。有了這樣的認識，我們才可以進一步申論未來的歐洲大戰對中國抗戰的影響，以及怎樣才可以真正預防這種大戰的

發生，保衛人類的和平民主自由和整個福祉。

#### (四)

一般以為歐洲戰爭爆發或反有利於中國抗戰前途者（如香港大公報）的見解，其基礎是建築在希特勒如果動武，英國必然站在法蘇一條戰線的信心上面的。由此，主觀上英國與中國事實上成了友軍，當更積極幫助中國；客觀上蘇聯更可放心與中國共同實力對付日本，而美國對遠東的態度當亦將更趨於強硬。其次，他們以為歐洲萬一發生戰爭，其期間斷不會長，經濟力優越者會速勝，意謂中日戰事也可因此而速達有利於中國的解決。

我們以為十足樂觀的估計也是可能的而非必然的，正與他們達到這一估計的基礎——英國必然加入法蘇集團，是可能的而非必然的一樣。英國如果真能如一般人連我們在內——的期望，挺身而出來參加，實力打擊侵略者，這估計大部份自可成爲事實。僅英國之同時用實力干涉遠東，尚可能成爲問題，而美國之同採積極行動，也有待民主陣線方面以及美國人民勢力的更加努力。萬一英國在張伯倫政府支配下竟守中立，則上述估計的基礎即完全推翻了。

歐洲新戰爭，從而可能的世界新大戰期間會不會長的問題，也不是隨便可以斷言的。就軍事上說，我們必須把雙方面的各種力量作一詳細的估價，單考慮空軍的力量是不夠的。（事實上日本在過去一年多會用全部空軍力量來對付中國，但並未收到很大的效果。）

「經濟力優越者勝」這個原則是對的。如果我們把英國十足算在民主和平陣線一面，則這面的軍事和經濟力都優越十倍，取勝是必然的，但也不一定就會像皮相先生們想像的那樣迅速。事實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一國抵敵全世界，也還打了四年而且打得很好，直到最後美國拿它巨大的經濟和軍事生力加入，這才決定了它的命運。這一次新戰爭如果爆發，英國即令在法蘇

這一面，而蘇聯的經濟軍事力也比帝俄時代強了不知多少倍，可是另一方面的法西斯陣營則不僅德國而有日本和意大利兩個兇惡的巨魔。民主陣營如果想取得迅速的勝利，必得還找一個可靠的助手。這裏美國的重要性就顯明了，特別對於遠東方面。美國人民一般的反對法西斯蒂不用說，即羅斯福政府的態度，近年來也可以說是非常好。但截至目前這政府的好的態度還祇徒託空言，其原因主要是反動的寡頭金融資產階級的暗中把持操縱。過去一年多以來，美國金融寡頭之用大量軍火和原料幫助日本侵略中國，已成了公開的祕密。如果新的世界大戰爆發，美國政府不能以民意為基礎，切實議探實力制裁法西斯侵略的政策，則民主陣營一方面，特別共同抵抗日本法西斯軍閥的中蘇兩國，依然要受到不利的影響，即使英國完全在這一面。因為在海軍方面，中國完全沒有，蘇聯力量不夠，英法不能把主力分到遠東。結果是日本受不到封鎖，可以從美國、南美等地獲得大批的接濟。

(五)

總而言之，新的大戰的爆發與否，尚在未定之秋，萬一爆發，對於民主和平勢力，特別爭取自由獨立的中國影響如何，也不能斷言。決定的因素，第一在英國，第二在美國。這兩個正是為和平、民主、自由和獨立鬥爭的人們，特別中國人努力的方向。

英國最近的態度似乎好了不少，特別就英政府十一日對希特勒的警告和外交部發言人的談話看可以見之。但其中最重要之一段話仍令人不能不生疑慮。那是說：「歐洲如果發生普遍的戰爭，致法國領土完整發生威脅，英國斷不能袖手旁觀……」這裏的問題是：第一，德國如與法蘇捷開戰而意大利不加入，算不算「普遍的」戰爭？第二，法國如果因德國侵捷而出兵援助，算不算它的「領土完整發生威脅」？這種意義依然摸稜的談話是很可以被希特勒利用的。他可以大叫墨索里尼馬上響應，又可以對法國僅取守勢而全力攻捷，或竟更毒辣地暗中資助蘇台德黨人叛變，而美其名曰捷克發生內戰。在這種情形下試問英國怎樣辦？

進一步，截至現在英國甚至法國之惴惴然聽命於希特勒的一舉一動，好像豬羊之等候屠夫斬決，更是絕對錯誤的政策，以

天天等着希特勒的紐倫堡演說，好像聖旨一般。現在聖旨發下了，怎樣呢？豬羊的命運仍在待決之中。這於左右世界的第一流民主強國的威信和實際利益，會有好處嗎！

問題不在希特勒的如何如何，過去和現在的事實證明他不時時打嗎啡針是不能過日子的，問題在每一個民主國家應該有自己的堅決不變的立場，如蘇聯一樣；同時大家須澈底團結一致，不要一心想犧牲他人的全部或一部替自己買命。

英國現在應該做的是明白表示捷克已讓步到最大限度，而希特勒毫無誠意不但不令蘇台德黨人與捷政府好好談判，反咬使他們加緊搗亂，甚至提出什麼最後通牒公然陰謀暴動，英政府因此不能再幫助他壓迫捷克，現決計將倫西曼調解團撤回；而如果德國竟進兵攻捷克，英國當毅然與法國一致行動，保障捷克的領土主權完整。同時，英國應該會同法國（蘇聯是沒有問題的）在國聯行政會議和大會中，支持中國提案，對日本援用盟約第十七條，至少切實實施經濟制裁。這樣一面鞏固民主陣線的團結，加強了它的威信，別面對其他侵略者，特別德國給以道德的打擊。

美國政府更應該設法使今後言行一致，立即取消孤立主義，修改中立法，對於一切侵略國實行軍火及原料絕對禁止出口，必要時更實行積極實力制裁侵略者，特別直接危及美國利益的日本。

侵略集團的經濟和軍事實力與各民主國家的力量之總和是相差極遠的。它之所以顯得聲勢洶洶，主要的原因僅在民主勢力迄今不能團結鞏固。反處處顯露出賣自己的傾向。主要的民主強國如果能凜于人類文明文化前途的巨大危險，趕快起來同心協力挽救，目前還不太遲。挽救的方法不必訴諸武力，祇要共同實行經濟的和道德的制裁，就足以促成內部經濟政治危機已達極點的侵略者底迅速內潰，使它們裏面的民主和平勢力抬頭發展起來，重創共同為人類幸福努力的政權。如此，則世界的和平，方有永保的希望。

（九月十三——十五日）

## 歐戰危機與中國抗戰

從德國侵略捷克而掀起的歐戰危機，表面上雖因張伯倫的「折衷方案」而暫時和緩，而實際上則正因為張伯倫的「折衷方案」而使歐洲的戰爭危機成爲不能避免的鐵案了。

因爲張伯倫的「折衷方案」如其行得通，則希特勒不勞而獲得了捷克的重要工業區，一面擴大了侵略者的胃口，一面增厚了侵略的力量，當然會引起不斷的新藉口新糾紛起來，使歐局沒有一天安寧，而英法兩國到利害切膚的時候還是不能免於一戰；如其張伯倫的折衷方案行不通，希特勒一定會把併吞蘇台德區當作天經地義（因爲已經得到張伯倫的支持），而出以武力行動。所以歐洲的戰事是無法避免的，而且爆發之期一定不會那樣遼遠。

張伯倫的一再向法西斯侵略國屈服，其施行的政策，一再失敗，無疑已引起英國人民的不滿與反對，（支持他的金融資產階級是例外），所以張伯倫政府於犧牲捷克之後，馬上接着在國聯將機構內接受中國政府的申請，對中日戰爭實施盟約第十七條，這其間難免不含有和緩國內與別的作用，以期抵銷輿論對犧牲捷克的反對。但是這種手法是無濟於事的，何況張伯倫政府的對遠東問題主持正義，照目前的情形看，僅僅是一種手法而已！

在今天，中國人士不能不警惕的，是國聯接受中國政府申請實施盟約第十七條後，會不會因此有人企圖就現狀下解決中日戰爭，用犧牲西班牙，犧牲捷克的手法來犧牲中國。在中國方面講，中國的抗戰是爲了保持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也是爲了世界和平與正義，中國領土上有一個侵略者武裝士兵，中國是無論如何不放棄抗戰的責任的，因此，對外要有鮮明的外交路線，對內要無情地鎮壓肅清一切動搖妥協分子，使國際上慣於犧牲弱小以滿足法西斯侵略國的政客，絕無可乘之隙，斷絕其苟且妥協的夢想。

「製造西班牙」是法西斯侵略者侵略弱國小國的典型方式，它們希望把中國當作西班牙，現在又想把捷克當作西班牙，但這些都是夢想。法西斯侵略者在中國找不出弗朗哥，日本軍閥在中國所能找到的都是些不齒於社會的敗類，但是日本軍閥並不因此放棄其陰謀，正在各佔領區域內用強迫收買的方式進行反蔣運動，在內地也繼續不斷地策動無恥之徒，鬼鬼祟祟地作「倒蔣議和」的奔走，無非是想轉變侵華戰爭的形式為中國內部的紛爭，以隱蔽國際的視聽。但中國內部已因日本的侵略而團結成爲一個巨人，蔣委員長已成爲全國一致信賴擁護的領袖，成爲中國獨立解放的象徵，決非無恥宵小所能撼其枝葉。

捷克的情形也是同樣的。捷克的漢倫雖可以成爲弗朗哥，但弗朗哥有槍有兵，可以對付無槍無兵的共和政府，交戰一個時候以等待意大利的干涉軍開到援助，但漢倫可沒有一兵一卒，他現在所組織的軍隊完全是德國軍隊，決不容別有用心的人把捷克的紛爭和西班牙作同樣看待，而可以採取葬送捷克的干涉辦法的。

不管主觀上的要求怎樣，英國政府在客觀上決沒有仙法可以避免牽入戰爭的問題。是在英國如早取堅決的態度，則戰禍的範圍既小而時間也可縮短，如英國遲疑徘徊，採取縱容侵略者的辦法，則戰禍的範圍擴大，時期延長得較久，而英國的損失也擴大了無數倍。

（九月二十三日）

## 歐戰危機能避免嗎？

慕尼黑四強會議之後，有些人透了一口氣說，戰爭的危機總算是過去了；雖然捷克被人瓜分，不無惋惜，但能夠避免戰禍，未嘗不是一些可喜的收穫。

這是非常錯誤的觀察，鐵的事實會證明牠是適和上面的論斷完全相反的。在慕尼黑會議之前，在張伯倫達拉第等沒有向希

特勒墨索里尼屈膝之前，戰禍是可以避免的，但是現在是無法避免了。

因為希特勒的進攻捷克，完全是虛聲恫嚇，企圖從恫嚇中搜得利益。國社黨的德國是不能作戰，也不敢作戰，它的唯一的武器，是把握住英國張伯倫政府的弱點——不敢正眼看到戰爭。所以張伯倫愈遷就，德國的氣餒愈高，德國的氣餒愈高，要求愈大，張伯倫愈屈服，愈對捷克行使壓力，使瓜分捷克的計劃，不血刃而完全實現。如其那時候，英國的態度真正強硬，則德國自知不堪一戰，勢必不敢妄動。那時，戰禍或可避免。可惜那時英國張伯倫政府對德國的警告和整軍經武的姿態，完全是申一場戲騙捷克，騙法國，騙全世界正義之士，尤其是騙英國人民的。這一些事實的內幕，我們固然無從知道，但是誰能保證希特勒的對捷克作無厭之誅求，不是和退出國聯同樣是英國政府的預定計劃，用以造成張伯倫所日夜企求的四強公約的一套手法呢？

現在，希特勒的「偷鷄」已由張伯倫的忠實幫忙而大贏特贏了。本來沒有什麼本錢的希特勒，現在增加了不少資本，他的勇氣當然更大，他的胃口當然更大，而再來一次的要求，因為這一次既大有成功，而且力量又增強了許多，更非獲得滿足不可。那時候，民主國家就是有決心聯合向法西斯侵略者施行壓力的時候，法西斯侵略國也決不會就範。那時，難道各民主國家能俯首帖耳地等待法西斯侵略者的宰割嗎？就是張伯倫達拉第之流，萬一願意被宰割，而再演一次慕尼黑之類的醜劇，英法的人民也決不會盲從至此！

你能說現在離開這個時候還遠嗎？你算德國併吞奧地利到進攻捷克距離多少時候，當時希特勒不是說對捷克決沒有什麼野心的嗎？而現在又怎樣？誰能保證希特勒的「對歐洲最後的領土要求」的聲明，是能夠當作爲一句人話的呢？何況捷克的若干區域還有待於公民投票，何況希特勒就是暫不動手的時候，墨索里尼一定會接着提出嚴重的要求！

我們再重複說一句：由於英法的一再屈服，戰爭是無法避免的了！

(十月三日)



## 歐局與中國抗戰

歐洲局勢決不會因慕尼黑會議的宰割弱小國家以滿足法西斯侵略國的慾望而獲得妥協，我們已在昨天的社論裏指出來。那末，究竟四強會議之後，對於中國的抗戰是不是有利呢？這大概是每一個讀者所亟須知道的吧！關於這一點，當然不是簡單幾句話所能分析清楚，但是我們不妨申述其梗概。

第一，我們希望一般讀者特別是中國人，切勿存着「英國在穩定歐洲局勢之後，可以抽出力量來對日本作積極應付」的幻想。這一個幻想，在英意協定的時候，曾經由「壓寶」的論客提出來過，而經過的事實，已經使壓寶論者的幻想完全粉碎了。我們必須認識清楚：張伯倫的妥協政策是一貫的，是儘可能的犧牲別人的權益，以保護他所代表的階級——金融寡頭——的利益以及表面的英帝國的利益。這一種政策，不僅限於歐洲，也很想應用到遠東來。英國的張伯倫政府，基本上決不會在遠東採取與在歐洲完全相反的政策。

第二，我們要指出的是英國如其想以「綏靖歐洲」的辦法來「綏靖遠東」，換句話說，就是以壓迫捷克賄賂德國以避免戰禍的辦法，用來壓迫中國賄賂日本以結束遠東戰爭，能不能辦到呢？我們的答覆是「否」。因為中國不是捷克，德捷間沒有發生戰爭，中間已有一年又三個月的慘酷的戰爭；捷克的霍德柴政府曾經很早的接受割讓領土的方案，而中國則自蔣委員長以下，無不堅持「中國領土主權一天不完整，則中國的抗戰就一天不會停止」的信念，決無接受任何違背上述最高原則的停戰方案的。

第三，由於宇垣一成的去職，日本對英政策有急劇的變動，日本對英採取更強硬的態度，是極可能的，英國張伯倫政府雖有對日妥協的企圖，可是這種盛情，日本政府是不會接受的。因此，英國政府為保護她在遠東的帝國利益的條件下，或許會對遠東採取

較強硬的政策，但決不是爲了中國——雖然客觀上是對中國有利的。

總之，四強會議的基本精神，是非常惡劣的——不論是對中國抗戰，是對世界和平，但中國上下一致團結，堅決抗戰，非爭取最後勝利決不接受任何妥協條件，也不能怎樣有害於中國。

(十月四日)

# 英法兩國政策之批判

## 英國外交政策批判

英國自外相艾登辭職以後，所謂現實主義的外交便代替了所謂理想主義的外交。這種所謂現實主義的外交推行以後，德國元首希特勒便不費一彈，不流滴血而併吞了奧國，奧國就這樣輕易地被犧牲了。西班牙政府軍失了援助，捷克的抗爭少了後盾，中國的海關主權和利益，也隨着損害了。最近英國竟又背棄國聯決議案的義務，不願貸款予中國。但現在很明白：一國若顧忌，縱容侵略國，削弱犧牲被侵略國，同時也就損害了自己的利益和威信。這種流弊英國也是始料所不及的。這是主觀和客觀的矛盾，是客觀否定主觀，因而證明所謂現實主義的外交並非真正的現實主義的外交。現實主義是多麼確切無弊的名詞！根據客觀，從客觀的形勢提煉出來的主觀，是統一而不矛盾，必然確切無弊的。

所謂現實主義的外交之現實的答覆是：犧牲被侵略國和損害英國本身。所以又一個現實的答覆是：遭遇了英國民衆的反對。即使在上院，下院裏，也時常引起工黨，自由黨，甚至爲此種外交所由出的保守黨的議員對於外交政策及其所發生的事端之非難和質問，可見流弊之大，違反現實之甚。最近，下院在二十六日，上院在二十七日，又辯論外交問題，張伯倫和外相哈立法克斯曾分別報告外交局勢和外交政策，張伯倫並說明「英國外交政策，目標乃在樹立和平，維持和平，並在可能範圍之內，將一切爭端原因與各國間相互不滿之處，予以消除。但英國政府不能犧牲本國榮譽暨與生存有關各項利益。英國軍事力量，業已與日俱增，此層尤屬不可忽視。」這可以看作重申所謂現實主義的外交的基本理論，雖然因客觀形勢的驅策，特別強調軍事力量，在比較上表示已經

好轉一些，但還是值得加以討論的。

「樹立和平，維持和平」的日標，原則上很對，在已經發生戰爭的地方需要樹立和平，在尙未發生戰爭的地方需要維持和平。然而還有重要的是方法。「在可能範圍之內，將一切爭端原因與各國間相互不滿之處，予以消除，一表面上似乎是現實主義的，其實恰恰相反。」實事求是，莫作調人，「但這裏的意思顯然是調停，作調人。不在可能範圍之內又怎樣呢？於是只有等待，等待犧牲被侵略國，獨惠侵略國的「功德圓滿」之時。」以言中日兩國現行戰事，一俟情勢許可，英國政府即準備在當事雙方之間從事斡旋。「什麼時候便「情勢許可」呢？據倫敦消息靈通人士的預測：「日軍若果佔據漢口，日本或當接受調停，亦未可必。緣當此日蘇兩國關係緊張之際，日本業已不遑廢續對華作戰，英國駐日大使克萊琪爵士與日本外相宇垣大將自可以漢口一役視同決定的勝利，而作為停戰理由故也。」然則是為日本排難奏「凱」。甚至：「克萊琪大使與宇垣外相關於英日兩國間各項懸案所進行之談話若能獲有成就，日本對於英國在華利益所受之損失若能應允加以補償，則英國政府自可出而調停。此在日本方面，則或不待攻下漢口而即自動的提議將英日兩國現行談話範圍予以擴大，俾克討論調停問題，亦未可知。」然則是為交易。但這些都是英國的畫夢，必然如日本的夢想一樣，要被現實所粉碎的。「關於西班牙內戰問題，政府決定利用一切機會以進行調處，但目下尙非其時。」也是等待。雖說以「撤退各國志願兵，」「西班牙問題完全解決」作為實施英意協定的「條件」並且「決不放棄」此項立場，「但恐怕要等待到西班牙問題完全解決，各國尤其是德意的「志願兵」才會撤退罷。捷克因為尙未發生戰爭，所以派遣倫西曼去調查與調解，「乃係私人性質，與英國政府無關。」總之，這些都表示所謂現實主義的外交，乃是中人主義的，機會主義的，交易主義的外交。推厥原因，則在立場不堅定，陣容不顯明，如即說英法「兩大民治國，具有共同利益，抱有共同理想，」「團結一致，實乃和平之砥柱，」但又說「日亦不反對任何國或某某國所組成之任何集團，」既說「雙方業已成立完全的妥協，」又說「但彼此

並不因而担負何項新義務；」都是隨即打了一個對折，於是沖淡、模糊，成爲了國際的鄉愿主義。即使強調軍事力量，也大致屬於自了漢之流的。所以所謂現實主義的外交又還是下院辯論外交問題時首先發表演說的自由黨領袖辛克萊爵士所說並加以反對的孤立政策。

世界的英國類似在中日戰爭以前的遠東的中國，素質是優良的，惜乎不善利用，現出衰老。現在中國已在抗戰，顯出堅強的靈肉，發揮優良的素質，提高並回復到壯年時期，并且正在前進着了，英國則依然帶有暮氣，缺乏朝氣。以中國爲例，則有現代國家的發達的傳統的英國更何嘗不可以這樣振作之道，端在走真正的現實主義之路，如中國所走者然。

（七月三十日）

## 張伯倫政策的前因後果

張伯倫已經決定了完全犧牲捷克，捷克命運的最後一絲希望只在她自己意志的手上了。在兩大的壓迫之下，孤立的捷克能否支持自己的志願是一問題。即使其堅強支持，在這種形勢之下，英法有可能借口捷克不接受調解，而收回她們幫助捷克的諾言，使捷克被困於四面圍攻之中。所以，目前捷克的命運實極黯淡。

張伯倫之所以明目張胆助希特勒宰割捷克有許多因素：有自治領不肯出力的問題，有金融資本家扶助希特勒的問題，有英國上層份子仇視蘇聯，隔絕蘇聯的問題等等不一。但不管因素有一打或兩打，總的原因恰好因爲英國上層份子——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最老且最堅強的堡壘——敏速的看到了在眼前資本主義第三期時所要爆發的大戰對於帝國主義有生死存亡的關係。假如歐洲大戰發生，第一義大利是否馬上參加是一問題。但她不在歐洲動手，不能說準她不大在亞洲活動。英義協定始終還未實施，巴勒斯坦本久已在義大利煽播之下，變亂不已，一旦戰爭爆發，義國以聲援德國爲名佔巴勒斯坦，擾埃及，攻亞丁港，擾亂直

布羅陀，隔斷英國地中海的交通。戰爭的結果，英國是否能夠完全擁有這些今日的光榮和保障是一問題。假如答覆是否定，則大英帝國東方的咽喉被切斷了。

無論戰爭如何結束，印度的革命運動必然要更加澎湃，加以受着中國抗戰的衝動，目前的印度已非二十四年前的印度。可知印度革命若不爆發則已，一旦乘英國正在戰爭疲敝之際掀動起來，將動搖大英帝國殖民地的基礎。乃至於該帝國主義本身的基礎，自無疑問，南太平洋的英領各地，恐都要變為烏有。

英屬各自治領雖然與英有從屬關係，實際上各該國內政等於獨立，外交也有她們自己的獨立性。近年以來，她們還要求與母國之間建立關稅壁壘，以保障各該國工商業界本身的利益。假如英國從事戰爭，各該自治領自然不會與祖國為難，一旦戰爭終了，各人爲了振興國內業務，繁榮本國，關稅壁壘的建立恐怕不易避免，因此而加重英國帝國主義的困難。并且誰能說呢，坎拿大絕對沒有要求作獨立國家的可能。

英國工人階級的更加抬頭，中產階級的破滅，失望，過激，增加國內的動盪不安，戰事隨帶而來的金融枯竭，經濟生活，又使金融資產階級失掉控馭的能力。凡此種種，都是對於死亡期帝國主義的威脅，凡帝國主義社會裏所隱伏的一切矛盾，所培養的不平與不滿，在平時，可藉安寧的空氣，文士演說政客的技巧和欺騙而吸收而疏解，使之不會因累積而爆發，并且最有效的是由嚴密的警察網籠罩着不能爆發。但在戰爭之後，百事解體，警察政客們的作用減少或消滅，而人民在生活上所受的鞭笞則比較戰前要嚴重百倍。在上者不復能夠統治，在下者失了接收統治的耐心，這是一般戰後的現象，何況第一次大戰後的今天，英國既在帝國主義羣中，恐也會在劫難逃。

上述種種的湊合發生，是很可能的英帝國主義的末路。而張伯倫和他的那一羣所以拚死挨罵，犧牲別人者，也就爲了要避免

這條末路。可是究竟避免得了的呢？

張伯倫想避免末路，而希特勒則已到了末路，無可避免。張伯倫也深知希特勒不能避免，故在別國替他開路，以免他發瘋。殊不知希特勒即使得了奧大利和蘇台德區，仍然是無路可走，德國國內一切大工廠都已改爲軍需軍械飛機製造廠，一切糧食都已鎖爲軍糧之用，人民老是浸養在戰爭空氣裏面，人民生活經常的在水平線下，許多德國女子只求能與外國人結婚逃出德國。國民的物質生活既已忍無可忍，精神尤其枯澀如絕了源的水，難有出路。希特勒只有不斷的向外擴張，只有不斷的在國外耀武揚威（自然是空頭）才能維持他的統治。莫說一個奧大利不能滿足他，一個蘇台德區不能滿足他，即把整個捷克送給他，把整個中歐送給他，他也還是不能滿足。所以很明顯的果如張伯倫之議把蘇台德送給希特勒，不久希特勒必進而驅使匈牙利波蘭與捷克爲難，循至由他與匈波瓜分捷克，拆散小協約，鎖抱法國，雄鎮羅馬尼亞。希特勒必有一天將要求歸還來茵區域，歸還亞爾薩斯勞倫。換句話說，希特勒待其勢力增長時，與其東進，不如西向。東進則攻羅馬尼亞，照樣引起法國出頭，可是對於德國人民的精神起興奮作用，就是打到了莫斯科，還不如佔回亞爾薩斯勞倫兩省大，而有切實利益。

到了這時候，英國怎樣再能替希特勒開路呢？到了那時候，英國將用什麼方法支持德國戰爭呢？還是不戰爭？假如說現在的希特勒還算勢力薄，怕着英國，所以能夠受英控制（只要張伯倫肯）的話，到了那時候，只怕英國即使想對希特勒再施壓力，除了用武之外，已不行了。七年前的英國原可以制得住日本掠奪東三省，但七年後的英國已不能保護她駐中國的大使。前車之鑒，張伯倫還要蹈其覆轍。爲他所縱養出來的法西斯瘋魔，英國人民若再不監督張伯倫起而管制，必然要比現在更利害的爆發出英國上層份子所深畏痛恨的世界大戰，以致拖他們下水爲止。

（九月二十日）

## 英法會談內容預測

英國首相張伯倫，外相哈里法克斯偕同隨員將於今天（廿三日）下午到巴黎，與法國要人開始新的會談。這會談的內容，據廿一日路透電傳，星期泰晤士報外交記者預測，大約除中日問題外，「並將涉及下列數事：（一）英法海陸空軍聯合戰略以應付因慕尼黑協定而起的時局，（二）法國陸軍與德義陸軍間之差異，（三）法國北非殖民地交通線安全問題。」

這「預測」可靠與否，我們無法斷然批評。大概在會談中，這些不一定不會談到。可是我們以為它們決不會是談話內容的全部和主要課題，因為除遠東問題中包含的張伯倫宣言「英國參加中國復興」問題和對日交涉開放長江問題之外，其他幾乎是完全關於法國軍事方面的。英法首揆會談而僅及法國軍事問題，不是稍有國際外交常識的人所能想像的。即使談，而英國代表團人選據外電所傳，並不包括重要軍部人員，故決不會成爲中心課題。

如果想比較正確預測這次會談的真內容，我們以為必須從別方面找。預測國際外交是最困難的，我們既沒有什麼祕密情報，祇能從同時發生的幾項有意義的國際事件去找尋端倪。這些是：

### 第一，納粹要員戈林上將的親信訪英；

第二，倫敦泰晤士報主張「以非洲未開化土地（即比屬剛果，葡屬昂哥拉）置於國際監護之下，聽任德國佔有重要位置；」

第三，義國在西班牙叛軍獲得切實勝利之前，拒不與法國重開談判，因而英國促進法義關係之努力發生困難。同時義國又要求蘇彝士運河管理權要挾英國；

第四，波蘭匈牙利壓迫捷克，欲進兵佔領羅德尼亞省；德義則虛張聲勢，稱將「聯合採取嚴厲之措置。」



這些事件湊合在一起，很明顯地表現出來：一面法西斯侵略國正加緊各方面的進攻，而別面以張伯倫爲首的英政府，正準備進一步壓迫和犧牲他國，冀滿侵略者的歡心。由於這，我們可以大胆地預測這次英法會談內容，主要將不外下列幾項問題：

第一，德國要求殖民地問題；

第二，西班牙問題；

第三，中歐和東歐問題。

這裏第一問題是關於德國的，二是關於義國的，而三則是關於德義兩國的。關於一和三，德國之派遣戈林親信赴英，與慕尼黑會議前之派遣希特勒親信赴英一樣，有極大的作用。後者是慕尼黑協定成功的重要因素。而前者，將促成關於殖民地和中歐東歐兩問題更有利德國的解決。關於二和三，義大利在此時提出要求運河管理權並有意與法國搗亂，當然是一種討價還價的純粹威脅舉動。

我們自然無法確定英法會談關於這些問題究將如何解決，但就上述雙方的形勢推測，大概不見得不會是這樣：

關於德國要求殖民地問題，法國既屢次表示不能考慮割讓，而英國人民也反對把殖民地送給他國，其結果大概將與捷克問題同，如倫敦泰晤士報的新暗示，由英國強法國共同壓迫比利時和葡萄牙，再犧牲第三者，把後兩國的一部份殖民地送給希特勒。關於西班牙問題，張伯倫將壓迫達拉第完全放棄對西共和政府的相當支持，讓佛朗哥得勝，墨索里尼完全滿意，以期英義協定發生效力。減輕義國在地中海及紅海對英的壓迫。

關於中歐東歐問題，英法將准許德義兩國在羅馬尼亞，在整個多瑙河流域和巴爾幹半島享有幾於全部的，政治的，經濟的甚至軍事的支配權，以答它們「聯合對波匈採取嚴厲措施」的盛意，雖然這盛意世人共知明明是一齣翻戲。

這樣進一步對侵略國妥協之後，英法兩國是否將能如張伯倫所說，完成「綏靖歐局」之功呢？絕對不會。正相反，希特勒墨索里尼的胃口將愈大，聲勢將愈盛。英法兩國的聲望將愈墜落；英國通達殖民地的海洋交通線，不但地中海紅海，甚至整個大西洋都要受德義的威脅；法國除與北非的交通全受義國控制之外，更將變成三面完全被德義勢力包圍。結果是苟英法不願澈底投降，聽任侵略者宰割，則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的主力正面戰爭，不可免地要爆發。談什麼「綏靖歐局」？

至於中日問題，英法會談大概也必要談一下。但關於這它們絕沒有決定的力量。因為：第一，中國全國上下一致持久抗戰爭，取最後勝利的決心，已澈底切實表現，非它們所能壓迫犧牲。第二，遠東方面日本與英法的利害衝突更直接；英法除中國外沒有其他第三者可犧牲。第三，遠東的主要國際勢力，除英法外更重要的是蘇聯和美國；美國態度現在已日趨強硬了，蘇聯更不用說。

英法政府在歐洲的犧牲第三者，投降侵略國的政策，要想施行於中國，還沒有那麼容易。因此，它們在這次會議中關於這不會有什麼具體的活動，亦決不能有具體的結果。

(十一月二十三日)

## 綏靖歐洲的效果如此！

張伯倫和達拉第，出賣朋友而叩求來的慕尼黑協定，我們早指出它的唯一可以發生的作用是釀成不可避免的大戰，對世界和平固然是有百害而無一利，對歐洲局勢更說不到綏靖，不過是明白告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你們要什麼，我們必恭敬地送上，就是明知道把你養壯了會把我吃掉，我也願意！

張伯倫在今春締結英意協定的時候，曾經號稱其目的在拆散德義軸心，結果是加強了德義的結合；慕尼黑會議時也在表面企圖用英德義法的結合代替柏林羅馬軸心，而結果則第一步是事實上拆散了法蘇協定，第二步則拆散了英法合作，至於柏林羅

馬軸心的確像兩法西斯政府的代言人所說，絕無變更。

這是張伯倫的失敗嗎？不是，張伯倫政府的後台老闆——以英格蘭銀行為中心的金融資本家，所要張伯倫執行的，就是如此。以英格蘭銀行為中心的英國金融資產階級，不僅是張伯倫政府的主人，不僅通過了借款的關係而控制着達拉第政府，而且是希特勒的主人。大家都知道：希特勒的能夠祕密擴軍，是靠英國金融家的祕密借款，和英國軍火商人供給武器的；希特勒的退出國際聯盟是出於英國金融資本家的指使；而法國急進社會黨內閣的一步步反動，甚至一步步法西斯化，也是英國金融資本家在幕後威脅利誘地拉線。所以，希特勒對捷克的誅求一步緊一步而造成慕尼黑協定，而釀成今天的危機，或許正是英國金融寡頭所預先安排好的錦囊妙計，得到這樣結果，對出面奔走的張伯倫老先生正是應該做到的事。

有人在慕尼黑協定後說張伯倫勝利了，是有幾分真理的。不過所勝利的不是英國使歐洲避免了戰禍，而是十足地執行了英國金融寡頭扶植法西斯勢力和使歐洲法西斯化的既定政策。而法國呢？的確是完全被人牽着鼻子走，走上危機百出的路。

從慕尼黑協定發展到今天，歐洲已籠罩在法西斯的黑霧底下，尤其是法國，幾個月以前還是歐陸的第一強國的法國，沒有經過戰爭，也沒有喪失一寸領土，一個人民，而國際地位和聲勢像退潮一般的衰落下去；在內政方面則急遽地傾向法西斯化。在今天，法國政情，已經和希特勒登台前夜的德國差不多了，所差的就是法國沒有國社黨，也沒有希特勒。（火十字團還不夠資格。）

法國會不會照着英國金融寡頭的願望而成爲法西斯的俘虜呢？（如其法國會走上法西斯道路，接着步其後塵的就是英國。）我們的答覆是不會，絕對不會！英法兩國都是民主的先進國，英法兩國的人民都是浸沉在民主、自由、和平空氣裏的，他們決不會讓金融寡頭肆無忌憚的剝奪他們的自由與和平。金融寡頭所製造的假面具，所謂綏靖歐洲，所謂拆毀德義軸心，一次次被事實所粉碎的時候，就是其陰謀完全失敗的一天。這一天是會很快的到來的，德義聯合敲詐的行爲層出不窮，會使金融寡頭的代理人無

法爲其妥協政策辯護的。

幻想拆散德義軸心或日德義同盟的人，常常會援引一九二一年華盛頓會議時以九國公約代替英日同盟這回事。不知時空情勢，絕無相同之點。今天法西斯國際的結合，是以聯合向民主國家敲詐爲基礎的；敲詐有效，就是證明其同盟有效，愈賄賂則其團結愈固。要拆散其結合，祇有民主國家聯合加以壓力，使它們敲詐不到什麼，則這幾個貧窮而實際並不強盛的國家，自然祇有各奔前程。

(十二月十四日)

## 兩個「反共領導者」

最近歐洲夢魘式的國際局勢裏面，有幾件事值得聯繫起來觀察一下。

第一，義大利對於法屬尼斯港，薩伏伊省，突尼斯屬地，吉布地港提出的「天賦的民族權利」要求，不但沒有如一般所傳略見「和緩」，反而連德國的半官報紙都公然宣言贊助起來了。

第二，所謂烏克蘭的「獨立運動」，已經在紙面上更擴大起來，據傳柏林已設有「祕密烏克蘭局」，由烏克蘭退役軍官（顯然是一個白俄）蘇志古博士「主持一切」，國社黨軍人羅森堡博士亦已在柏林設立「烏克蘭專部」；所有德境之烏克蘭青年均將入特設之學校受軍事訓練，（路透社十八日倫敦電）同時什麼帝俄舊皇室「繼承人」拉第米爾雪利洛維區「大公」也將到柏林去，請希特勒幫他恢復「沙皇」寶座。

第三，立陶宛屬米美爾已明白揭出復歸德國運動，據說至遲在明春就要實現。

最後，希特勒又在設新圈套，召集什麼「軍縮會議」，並由英法德義四國訂立四強公約。

這裏第一個戲法是對法國的；第二、三兩個主要是對蘇聯和波蘭；第四個的作用自然是給定心丸英法吃，請他們入甕坐。總合在一起，不外德義兩法西斯侵略者狼狽爲奸。一面由墨索里尼對法國裝紅臉，其主要目的在換取英國壓迫法國完全放棄對於西班牙政府的援助，讓義國爲所欲爲，但法國本身甚至英國決不會完全沒有損失，至少關於吉布地港和通阿比西尼亞首都的鐵路法國得讓步，關於蘇彝士運河管轄權和船鈔率，英國多少給義國以滿意。別方面希特勒則明白表示在目前他的進攻路線是向東方，與英法無干，英法不得過問。同時半身已陷進泥坑的日本也夾在當中充丑角；派了兩個無聊的人去考察什麼「烏克蘭獨立運動」，顯然這丑角是一心希望德國跟蘇聯鬧一下，好替他張張聲勢；這與日本軍閥「關於漁業條件，將採取斷然手段」的宣言合看，也是很有味道的。

顯然地在國際法西斯侵略運動中，希特勒已一天天進到「領導者」的地位，而同時這個「領導者」的手腕也實在很乖巧圓滑。他看清了英國金融資產階級統治者想把一切野火轉向蘇聯燒去的心理，表面完全轉向朝東，與日本配合着搗鬼；同時讓義大利跟法國鬧，一方面既給墨索里尼一點甜頭，別方面也把法國完全牽制住。

這一切戲法的幕後，自然都有英國以張伯倫爲首的統治層牽線着，至少是慫恿着，鼓勵着。這個反動的統治層不但力圖完全犧牲西班牙來買墨索里尼的歡心，同時並竭力慫恿德國朝東，當「反共」的先鋒，又想鼓勵日本借漁業問題鬧起來，好減緩一點後者大舉南進的聲勢。在施行這些手腕時，英國統治層自以爲是在當着「反共」（反蘇）的實際「領導者」的。

然而這兩位「領導者」——一個公開的，一個實際的——之夢究竟有多少實現的希望呢？老實說：少得很。希特勒雖然聲勢洶洶地東進，然而他除確想囊括米美爾之外，（這與蘇聯並無直接關係，因吞併了米美爾德國仍不與蘇聯接壤。）其所謂烏克蘭民族運動者，他自己就知道決不會真正影響到蘇聯，除非希特勒馬上準備與蘇聯開戰，因爲蘇聯的烏克蘭與捷克和波蘭的絕對不

同，那裏的人民大眾是完全忠實於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的。希特勒這運動眼前的目的，不外乎一面把捷克再凌遲碎割一下，讓他完全成爲自己的玩物，一面從波蘭手裏再搶一塊土地。這之後，他當然可以進一步威脅羅馬尼亞，加強對蘇聯的包圍陣勢，但在他估量沒有軍事上必勝的把握時，他不會更向東北直接進攻蘇聯。他更可能地會以上述的收穫爲根據，擴張他在多瑙河流域和巴爾幹半島的統治，一面完全包圍孤立法國，一面進行完成他的新「三B政策」，伸脚到報達和近東。於是「反共」的公開的「領導者」結果將仍然證明是反英法的領導者，而實際的「領導者」則把強盜領到自己家裏來了。作爲丑角的日本，自然還是只好在泥坑裏獻醜。

英法的祇知階級私利的統治層，幾時才會覺悟自己是在養大了老虎吃自己呢？

（十二月二十日）

## 張伯倫訪問羅馬

張伯倫和他的影子哈立法克斯已到羅馬了。不管全世界的輿論怎樣譏諷，英國的民衆怎樣反對，仍然堅持要「安慰墨索里尼」，而不「安慰失業者」。

張伯倫嚮憲之年，不辭勞瘁，僕僕道途，其精神毅力，確是可以佩服的，可惜的是他這樣的勞碌並非爲全世界和英國大多數反對侵略擁護和平的人民的利益，而祇是爲了英國統治集團中少數人的利益。不但全世界將不會感謝張伯倫先生，即張伯倫自己，亦終於將發現自己的一切完全是勞而無功。

張伯倫之不得不在這嚴冬寒冽的氣候裏，冒重傷風的危險跑往羅馬，是自有其苦衷的。張伯倫自上台任英國首相以來，一直以「綏靖歐洲」爲己任，這志趣不能說不高尙偉大，只可惜他用的不是正法，結果去年一年內，歐洲的局勢竟越「綏靖」越糟糕。慕

尼克協定犧牲了一個捷克，加重了中歐東歐危機不算數，遠東的法西斯軍閥日本乘機加緊了對華侵略，直接危害了英國利益也不談，墨索里尼竟公然對法國提出領土要求，掀起更嚴重的歐洲大戰危機來了。「綏靖」而得到這樣的成績，張伯倫何面目對自己的選民呢？是他不得不盡他最後的一點老氣力，跑到羅馬去求墨索里尼高抬貴手，不要讓自己太下不去。

據傳張伯倫將與墨索里尼談判的，當包括法義關係，西班牙事件，蘇彝士運河管理權，排猶運動及英義商業等問題，這裏面主要的自是法義關係和西班牙事件。但這兩個也正是最嚴重而最難解決的。法國不比捷克，她的人民和政府已經表示決不犧牲絲毫領土主權。雖據說張伯倫擬勸墨索里尼與法國直接談判，並暗示法國或可關於阿比西尼亞鐵道和法屬索馬利蘭，特別是吉布的港等問題對義讓步，但法國的達拉第政府在張伯倫政府影響之下關於這些雖或有動搖之可能，法國人民可決不能甘於忍受這樣的恥辱，尤其是因為吉布的港是紅海南端的鎖鑰，法國斷不能輕易拱手讓人。如此，張伯倫將祇有勸墨索里尼放棄對於法國的要求，而以完全犧牲西班牙為交換條件。但這一問題也是不能由張伯倫一相情願解決的。首先西班牙的人民就不會讓自己給別人出賣；其次法國人民亦不願讓法西斯侵略集團在他們的後門口造成一條新的前線；最後這樣犧牲西班牙將更引起反法西斯，同情西班牙政府的情緒日益高漲的美國人民的憎恨，而蘇聯當也不會完全袖手旁觀。

張伯倫最後還有一着，即就英義商業關係上出發，想以對義借款買墨索里尼的多少讓步。然而不問墨索里尼既然誇下了那樣的大口，提出了什麼「義大利民族的天然願望」，怎樣能夠關於那問題不得一點直接的滿足就自己下台；即使他願意厚臉皮那樣做，犧牲西班牙和借款等繼續喂飽侵略者的辦法，亦祇會更擴大他的胃口，使他消化了一個時期之後，再提出新的更狂妄的要求。結果張伯倫的「綏靖」政策，依然會是越「綏靖」越紛亂，終至大戰無可避免。到那個時候，真不知張伯倫再有何面目見他的選民了！

對於遠東對於中國，張伯倫的屈膝政策，無論是過去在慕尼黑現在在羅馬，都絕不會有絲毫好的影響。無論如上所分析，歐局決不能綏靖，即使暫時「綏靖」了，那也祇是一方面對日本侵略的新鼓勵，別方面掀起歐洲更大的糾紛，甚至大戰的前奏，其結果同樣是使中國更處於不利的地位。

據說英國對日本的立場是漸趨強硬了。然而如果張伯倫對侵略者妥協讓步的基本政策不變，單獨某一方面表面的立場強硬是不會收到多大效果的。因為這方面的侵略者會看透他的本質，而以更強硬的手段對付。英國如果真正想保障自己的利益，維護世界的和平，祇有聯合一切愛好和平的民主國家，對侵略者集團施集體的強硬的裁判。（二月十三日）

## 法國往那裏去

我們早曾講過：張伯倫的妥協政策，對民主勢力和平勢力是絕對不利的，不僅犧牲弱小國家的利益，甚至不列顛帝國的利益也會做張伯倫政策的殉葬物。中國抗戰，是民主勢力和平勢力反抗法西斯侵略國鬥爭的一環，而且是最主要最尖銳的一環。張伯倫政策對中國，抗戰當然不會有好處，而且一定有害於中國抗戰；但有害的程度是有限的，她決不能把中國像捷克那樣出賣，因為中國抗戰的堅決，使張伯倫無法把中國當作犧牲品，而在遠東呢？中國既不能當作犧牲品，能夠當作犧牲品的就祇有英法兩國的殖民地了。在今天，張伯倫和達拉第要馬上就拿英法的殖民地送給日本帝國主義當作贄見之禮，以求得妥協，那不僅言之過早，而且是行不通的事。

最近英相張伯倫及外相哈立法克斯到巴黎去和達拉第龐萊等進行談話，所得到的成就雖打破了德義的離開政策，（德國的親法疏英和義國的親英疏法，一個根源而出以兩種手法的把戲。）但在總的動向上依然沒有改變過去的遷就法西斯侵略國



的路線。所以德外長里賓特羅甫馬上就要到法國去進行法德談話，而達拉第政府也居然向德國再度建議締結法德廿五年不侵犯條約。

在民主陣線中，蘇聯對反侵略反法西斯的堅定是沒有問題的，美國政府的態度也非常積極，但蘇聯在國際現勢中間自然不會放棄其集體和平政策，而採取單獨行動，美國政府則因對國內孤立派不能不有所顧忌，雖可以在實際行動時採取更積極的行動，而決不肯以領導者自居，所以民主國家能否有力地制止法西斯侵略者，關鍵在英法兩國，而英法兩國也就是最搖擺不定的。如其英法兩國能採取積極態度，則貧弱的法西斯侵略者的兇鋒，可以很快的遏滅的，決計用不到戰爭，危機就可以消弭於無形。然而英法兩國的執政者，可不是這樣想，他們唯恐不能取得法西斯侵略者的歡心，拚命賄賂侵略者，以求得侵略者諒解，犧牲弱小國家不算，繼之以出賣自己朋友。在歐洲大陸上，法國是德義兩國向外「發展」的主要障礙物，她國內有人民陣線的政府，周圍有小協約的衛星羣，東西相犄角的有法蘇互助協定，這些都是法蘭西共和國對付法西斯侵略者的武裝，足使法西斯侵略者不能一息安枕的，於是在希特勒墨索里尼的直接威脅下，和張伯倫的間接協助下，達拉第政府就自己動手把自己繳械了。小協約已解體了，人民陣線的綱領也被政府的代法律令撕得粉碎，僅存的法蘇互助協定，也搖搖欲墜，隨時隨地準備廢棄。德國早會對法國提出過了，而達拉第政府在里賓特羅甫聘法之前，再建議締結不侵犯協定，無疑在其預定的計劃中未嘗沒有廢棄法蘇互助協定的一套，把自己的武裝在世仇而利害完全對立者的面前完全解除了。

法國總工會為反對政府「新法令」而下令於後天舉行全國總罷工，達拉第政府忙於制止其實現，財長萊諾演說，呼籲國人勿為親者所痛仇者所快的事。其實做出「親者痛而仇者快」的事情的正是達拉第內閣本身，而對內剝削中產階級及勞動階級的法令，也就是對外屈辱妥協政策的必然的繼續，同樣是對侵略者進行解除自己武裝的動作。在慕尼黑會議之後，法國已不成其為一

等強國，但達拉第政府認為這樣還不夠對希特勒表示誠意，所以在內政上也急急推行削弱國力的設施。

達拉第政府爲什麼這樣做呢？無疑是因爲其後台老闆的利益與人民的利益、國家的利益不相一致，達拉第既唯恐失去「二百家族」的歡心，自然祇有犧牲人民、犧牲國家的利益了。但是犧牲國家利益之後，「二百家族」的利益能不能保全呢？這就不是達拉第和「二百家族」現在所計算到的了。可是廣大的法國民衆，決不是少數人士所能掩盡其耳目，閉塞其聰明的。

在廣大民衆的覺醒下，法蘭西的生路祇有回復到民主陣線的陣營，而負起她的反侵略任務來。（十一月二十八日）

## 法國的試金石

法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儼然是歐洲的盟主。除蘇聯、英國、德國、義大利以外，所有歐洲國家幾乎全是她的衛星。在那四國之中，也祇蘇聯和英國她不敢小覷，義大利不在她眼裏，德國更一直受着她的壓迫。因此她遭受了德國的毒恨，英國的嫉忌，義大利的怨望，祇有蘇聯態度超然；她那時雖抱反蘇態度，蘇聯亦置諸不理。

自希特勒登台後開始推行他的既定的孤立法國政策，在嫉忌的英國暗中援助下日漸成功，形勢就漸漸改變了；自阿比西尼亞戰爭後德義軸心成立，更加迅速地如江河日下。

法國也曾努力想挽回這一類勢。她會改變態度，與蘇聯交好，締結互助公約，推行集體安全制度，但因她統治層內部的矛盾，同時受到英國保守黨政府根本的反蘇政策的牽制，這一正確的政策路線，她不能堅決一貫地執行，在危機愈益嚴重，義德聯合干涉西班牙，德國積極侵略中歐東歐的時候，她的政府不但不不能毅然抗拒，加強集體安全體系，保衛她的衛星也同時保衛自己，反而自覺地變成了張伯倫的尾巴，因襲張伯倫的投降政策，妄想以妥協讓步來買退兩只法西斯虎狼的吞併慾，結果是怎樣呢？

由她自己情甘犧牲，她最可靠的附庸捷克變成德國的資產了；小協約瓦解了；蘇聯疏遠了；波蘭早已不受她支配；比利時取消洛卡諾的束縛，宣佈中立了；併吞奧大利之後，德國已包圍了她的東疆；現在西班牙共和國危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又將在她的後門口完成一條新的前線。她所剩的「同盟者」祇有一個英國了，而這「同盟者」事實上是還在一天天把她拉下無底的深淵。

無疑地法國已經迅速地陷入政治的和軍事的完全包圍之中，陷入完全孤立的地位。墨索里尼的「天然願望」日益以更嚴厲形式提出來。希特勒正在完成他最後的準備，以期一舉報復二十年來的深仇。已經在數處單獨地域爆發序幕的第二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就要展開它以法國為第一主要對象的正式場面了。而法國在這次大戰前的戰略地位則比第一次大戰前惡劣多倍。首先，這次英國的援助，如果張伯倫不倒台，如果侵略者繼續它們的各個擊破政策，而英國竟入彀，就是一個可疑的因素；法蘇互助公約也因法國自己事實上已加以否定，現在是否尚能生效，亦難確說；其次，這次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之在法國這一面，也不像過去塞爾維亞和羅馬尼亞的可以担保；最後而極重要的，從前不必顧慮的比里尼斯山後方，現在則十分可能成爲最危險的地域。自然，必有一部份盲目的法國人還在夢想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帝國和過去的義大利一樣會背叛她的同盟者；這不是絕對不可能，然而現在這樣想可是毫無根據。

法國往那裏去？還是繼續投降政策，不惜犧牲自己領土利益（因爲現在只有自己的可犧牲了），苟延殘喘，終於整個淪入法西斯侵略者饞吻呢？還是翻然改圖，力自振作，聯合全世界最可靠的和平民主勢力，及時對侵略者反擊，以挽狂瀾於未倒？眼前就有一塊試金石擺在她前面：西班牙問題。她如果能斷然拋棄「不干涉」的假面具，實力援救西班牙政府，（眼前也只有她的援救能立時生效），她就是開始了援救自己。如果她依然跟在張伯倫屁股後面，召集什麼「四強會議」，不但乾脆犧牲西班牙，並送掉自己在突尼斯和東菲的利益，那麼我們真不能想像一世之雄的法國將淪於怎樣的慘境。

（一月二十七日）

## 法國的危機

五年前還是歐洲盟主的法國，現在已遭遇了重大的危機，是毫無問題的。這危機可分為兩方面：一是國內衝突的尖銳化，一是國外壓迫的嚴重化；然而兩者是統一的。

這危機的真正嚴重性，並不在於人民陣線的已瀕破裂，亦不在法西斯義大利之公然提出領土要求；而在於一方面法國統治層之日趨反動，別方面法國社會黨——最大的工人階級政黨——之卑怯庸懦，缺乏戰鬥性。

自慕尼黑協定成立以後，以達拉第為首的法國統治層因其政策受到人民大眾普遍的反對，反而變本加厲，一方面更積極與希特勒妥協，別方面加緊剝削與鎮壓工人階級和一般勞動大眾起來。他目前的企圖顯然是團結國內所有右派勢力構成更反動的政府，實行法西斯化的半獨裁統治，以便放手從事犧牲法國民眾和民族利益，投降國外法西斯侵略敵人的勾當。

同時，他這種企圖顯然受着國外的幫助。據傳希特勒曾說他很願意與達拉第締結不侵犯條約，但因為法國政體的關係他不知道什麼時候達拉第會下台，換上一個反對德國的人來。希特勒的用意是明顯的，他乾脆希望法國的政體變成與他的一樣的法西斯獨裁，從而在整個歐洲建起一條法西斯侵略陣線。

但如果真是這樣，則法國將變成怎樣一個國家呢？不客氣地說：連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尾巴都夠不上，簡直將是他們組上的魚肉。法國是不能有法西斯蒂前途的。如果法西斯化，法國便要變成她的敵人的附庸。

然而法國目前顯然有着這樣一個危機，而這裏主要的責任，顯然應該由法國的社會黨担負。達拉第之能組成差不多清一色的急進社會黨內閣，完全是由於國會中佔大多數的社會黨的支持。社會黨這種倒持太阿的政策，本身原就成為問題。但如果該

黨能以它的強大的民衆基礎，於一切內政外交的重大問題，在後面對達拉第政府施重大的壓力，則猶可原諒，而結局也不致弄得這樣糟。然而社會黨竟是一味的妥協退讓，甚至對於慕尼黑協定那樣重大的問題，不但事前不設法反對，事後都運口頭的抗議也沒有，竟一致投票擁護，連英國的工黨都比不上。

社會黨這種機會主義的對內的投降政策，與法政府對外的投降政策一樣，顯然是違反法國人民大眾的利益和意志的。現在這種投降政策的結果已明白揭露了——是法國國內國外的危機之造成與嚴重化。如果要挽救這危機，作爲法國目前最大政黨的社會黨必須清算過去的投降政策全部，團結一切進步的民衆的勢力，堅決從事國內國外的反法西斯鬥爭。這樣才能挽救法國的命運，加強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的和平民主的力量。社會黨是不是能夠担负這一使命呢？（十二月六日）

### 最無脊梁的一羣

慕尼黑協定的後果已一天天明白展開了。英法兩國不但得到了「無恥的出賣者」的尊號，更一步步地顯呈了她們所喪失的實際利益程度。法國顯然已被希特勒按照「我的奮鬥」的誓語，孤立化了。英國表面的損失雖較小，但馬上就不得不在地中海和西班牙問題上對墨索里尼，在殖民地問題上對希特勒作實際讓步。避免戰爭，而結果是招致戰爭更迅速更嚴重更不可避免的來臨，而且將在與她們更不利的條件之下，英法統治者在慕尼黑的投降，真是自挖墳墓的勾當。

聽到戰禍避免後暫時發生的狂歡消滅，轉而嚴肅估計所付代價的人們一般的批評與咒罵，是集中在張伯倫和達拉第身上。張伯倫和達拉第爲了他們的階級利益，不惜犧牲道德，犧牲友邦，甚至犧牲自己的國家利益，當然是應該捱罵的。可是我們以爲還有最無脊梁的一羣，他們在這次捷克事變前後的態度行動，其卑怯無恥的程度實比張伯倫達拉第和他們所代表的階層更屬

害，但他們却被人們忘了。

這一羣是法國的社會黨。

在慕尼黑會議，英法初次決定壓迫捷克割讓蘇台德區投降德國的時候，我們就聽見了一個謠傳說，達拉第敢如此獨斷獨行，是因為事先已獲得社會黨的同意。我們相信這是可能的，因當時萊翁勃倫疊次的宣言，都沒有主張法國態度應絕對強硬；但因為沒有看見任何通訊社的正式報告，而同時法國內閣發生嚴重危機的消息則在四處傳佈着，所以我們也寧信其無，不加披露。

可是據四日的哈瓦斯社電，法國衆院竟以五三五票對七五票的絕大多數通過了對達拉第政府的信任案，反對者僅共產黨全體議員七十三人，左派議員一人，社會黨議員一人。這切實證明上述謠傳的確實，證明法國社會黨不但擁護達拉第的出賣同盟國，在慕尼黑投降，甚至贊助他決定今後「與德義兩國（也就是法國的民族敵人）相互合作」的政策。如此，作為無產階級政黨之一的法國社會黨連英國工黨都比不上，口頭的反對都不敢提出，百分之百地做了統治階級的尾巴，投降了本國和外國的法西斯蒂，不但出賣了法國的民族利益，甚至出賣了自己的階級利益。

我們敢肯定地說：如果中國有那樣在國內表面勢力強大的政黨如法國社會黨，中國決不會對日本抗戰；不但去年七七，八一三直至現在的光榮英勇的史迹不會有，中國且早成了日本的附庸。我們更敢肯定地說：在蔣總裁領導下的中國國民黨雖是資產階級政黨，却比法國社會黨富有更大的革命性，戰鬥性。

法國社會黨作爲一個表面無產階級的政黨，是早已喪失它的無產階級性的脊梁，變成一個龐大無能，祇能妨害自己人的軀體動物的了。它之完全被人遺忘，甚至連它的卑怯與無恥都無人理會，不是沒有理由的。

（十月七日）

# 捷克問題和慕尼黑黑會議

## 德捷局勢表面緩和

國社黨德國進攻捷克的陰謀，已經隨着大規模的秋操而尖銳化表面化了。誰都不能講，世界大戰暫時不會發生，或馬上就發生。這一個樞紐，一半是握在侵略者的希特勒手裏，一半是握在民主國家——主要是英國——的手裏。

德國如公然進攻捷克，基於法捷互助協定與蘇捷互助協定之規定，捷克如受攻擊，法蘇兩國有援助之義務；又基於英法軍事合作之規定，法國如履行法捷互助協定而出兵，英國也負有援助之義務，勢必引起第二次歐洲大戰。照德國的實力講，自然沒有應付大規模戰爭的力量，如其德國明知對捷克的進攻，會掀起歐洲大戰，希特勒及戈林等會躊躇而不敢即發。因為德國雖有常備軍一百餘萬，但後備軍確很少，這次大規模的秋操，已經是全國總動員了，祇憑這一點兵力，決不足以應付大戰，至於決定戰爭前途的資源問題，主要的鐵、煤、石油、棉花、橡皮，德國都要仰給於外國，雖然有些現在已找到代用品，不僅質料太差，而且成本過貴，出產的數量又甚少，僅僅在對外對內的宣傳上誇耀一下是可以的，要靠這些人造代用品來應付戰爭，是絕對不可能的事。尤其糧食問題，德國是無法解決的，上次大戰中，德國軍隊的所以失敗，當然是士氣衰落，而士氣衰落的原因就是爲了飢餓。二十幾年前的教訓，瘋狂的侵略者或許不會完全忘掉吧！

蘇聯已經表示德國如進攻捷克不能坐視了，法國也表示要履行法捷互助協定的義務了，英國也表示援助法國對捷履行條約義務了，希特勒既然不敢正面挑戰，就應該知難而退了嗎？不，正相反，德國因爲資源太缺乏，不能應付大戰，所以更需要攫奪捷克，

不僅要攫奪富於煤鐵石油的捷克，還要進而控制東歐富於食糧的多瑙河各國。『法西斯者，侵略之謂也。』這是一句名言，『法西斯者，戰爭之謂也。』是同樣正確的名言。國社黨德國如其不能掀起戰爭，國社黨統治一定會無疾而終；爲了要掀動戰爭，所以更要攫奪足以培養其戰鬥力，支持其戰鬥力的捷克。

國社黨德國既不敢以向民主國挑戰的方式進攻捷克，則將怎樣奪取捷克的富源呢？

有辦法，辦法就靠英國的張伯倫政策無形中代德國撐腰。第一個方式是使德國進攻捷克而引起的戰爭，法國不參加而祇有蘇聯參加，德國從對捷克戰爭而進至對蘇戰爭時，貧弱的資源是有辦法得到補充，這一點非常適合張伯倫的以鄰爲壑的方針，把老虎放它一條出路，吃了牛可以不吃馬。但是法捷的互助協定，和蘇捷的互助協定並沒有什麼大區別，這種方式很難找得。萬一法國可以不履行條約義務，而蘇聯也可以不履行條約義務，則捷克豈不白白犧牲掉！而犧牲捷克的結果，英法兩國所吃的虧，比蘇聯更大。這是不容易辦到的。

第二個方式是使捷克形成第二個西班牙，好在捷克有現成的弗朗哥——漢倫在。這樣又可以不牽涉國際的關係。

德捷的形勢，在表面上是暫時緩和了，但實際上國社黨德國是不會罷手的。倫西曼的一再勸捷克政府向蘇台德黨讓步，正是代國社黨德國修治進兵的道路。

(九月二日)

## 捷克問題的癥結

關於德國侵略捷克的戰爭危機，一般人以爲張伯倫飛到德國去拜會希特勒而和緩，因雙方的見解的不協調與捷克政府態度的強硬，而感到焦急。但是我們的認識，完全不同。我們屢次講捷克問題以及歐洲和戰的關鍵，完全操在英國手裏，當然決不是說



英國應該去向希特勒求情，而是指出英國應該當機立斷地制止戰爭，使野心的侵略者有所忌憚而不敢發。

張伯倫的到德國去，誰都知道不是向德國行使壓力，使德國根本解決對捷克問題，而是一面向希特勒求情，一面壓迫捷克政府作更大的讓步，以期獲得苟安。否則張伯倫就沒有親往貝爾塞斯加登鎮去的必要。張伯倫這種「移尊就教」的風度，也就是貫徹他妥協的「現實主義」政策的最後努力。而這種努力，恰恰擴張了法西斯侵略者的野心，加甚了法西斯侵略者的氣燄，使希特勒認定英國沒有以武力保衛捷克的決心，同時也可以藉此牽制法國不履行對捷的條約義務，這樣，恰恰誘致了歐洲戰爭的爆發。

這一種論斷，從張伯倫與希特勒首次會談之後即匆匆飛返倫敦去召開內閣會議，甚至將召集全國臨時會議，更可以證明希特勒侵略胃口之大，出於張伯倫的預料，所以不得不重行研討對策。

現在要挽救這個危機，第一是要法國政府堅決表示不能同意任何宰割捷克，破壞捷克領土主權完整的辦法，祇要侵略國有一兵一卒觸及捷克領土，法國馬上履行法捷互助協定的義務。不論漢倫黨的理由是如何，事實上已充分暴露出牠是完全受希特勒的指揮的，而希特勒也公然宣稱其目的在併吞蘇台德區，所以不論戰爭的形勢是那樣的，就是形勢上純粹是蘇台德黨的叛變，也實實在在是德國指揮下的侵略行為，法國也同樣負有出兵援助的義務的。

第二是捷克政府和捷克人民堅決表示不再讓一步，不僅使希特勒知道決不能藉恫嚇以獲得蘇台德區，同時使英國政府知道捷克是絕不容忍別人把它當作禮物，絕不容忍侵略者加以宰割的。所謂蘇台德區歸併德國或自治，實質上是使捷克無以自存，誠如捷克民族黨機關報所稱，允許蘇台德區公民投票，就是等於縱容瘋狂的暴徒屠殺捷克人民。

這樣使英國張伯倫政府明白知道壓迫捷克讓步以滿足希特勒的慾望，是辦不到的事，自然也另謀緩靖歐洲，制止戰爭的方法。照英國的客觀地位上講，她決不能也不會站在侵略國的一邊的，她和法國的合作關係，在今天也是分不開的。祇要使她明白

兩面討好」的「中庸之道」（具體地說是「欺善怕惡」之道）行不通，她就不能不選擇其利多害少的路。

祇要英國能夠明白地表示其立場（當然不是兩面三刀的立場），希特勒是決不敢掀起大戰以鑿足其慾望的。國際間一切紛爭，決不是「面子第一」，無論何事，都是「利害第一」，賣空買空的人如希特勒之流，面子固然是要緊的，但利害更要緊，就是萬一爲了「面子」而要「孤注一擲」的話，也必然一擲就完，決不能成爲什麼大禍。

照海通社的電報所說，捷克政府的態度是非常堅決，已經以叛逆對付蘇台德黨領袖，雖然海通社的消息是不可靠的，但捷克政府的態度堅決是實在的。如其捷克政府果然以堅決的手段對付蘇台德黨，必然事前曾經得到法國的同意。這樣，不僅不會使捷的危機加深，而恰恰是使戰爭的危機和緩之先兆。

（九月十七日）

## 國聯大會和捷克局勢

國聯大會適當捷克局勢趨於緊張之時舉行，相應着會員國中英法等大國對於捷克問題的動搖軟弱，本已衰頹的國聯也呈現更趨衰頹的形勢，各大國的外交部長，除了蘇聯外交委員長李維諾夫首先到日內瓦以外，只有法國外交部長龐萊會到日內瓦一行，其他都不會到，形成歷來所未有的冷落現象。較之英國首相張伯倫的親自出馬，乘機飛德，訪晤希特勒的舉動，國聯大會自然相形見絀，顯得不被重視。作爲大會的重要議題的中日問題，也有如日內瓦華人各界所指出，因爲各方面的注意都集中於捷克問題，有淪爲次要的現象，而使中國代表團連日奔走各方面，頗形勞頓。中國申請實施盟約第十七條一事，致被英法兩國人士認爲未在前先探詢行政院各會員國的意見，殊屬憾事。幸而終於經中英法三國代表同意提付討論，雖然因若干項困難當在公開討論之前予以解決，而此項申請須延至本星期內始可提付討論，但已可算差強人意了。不過這是根據哈瓦斯社日內瓦十四日電，而據路

路透社漢口十五日電，則須展至十月底再議。爲什麼這樣呢？答案還是很簡單的，就是因爲捷克局勢緊張，甚至漢口方面以爲更使人確信列強非至捷克危局平穩後，將不討論中國的申請。但也有和這相反的現象，日內瓦方面以爲中國此舉是把遠東時局和歐洲時局相提並論，實係一種巧妙舉動，因爲歐洲方面若是發生戰爭，國聯卽有被迫實施盟約第十七條的可能，那時對於中國的申請，自難加以拒絕。因此，當中國向國聯祕書長愛文諾提出申請的照會時，國聯人士聞悉之餘，都覺十分爲難。爲難者不願接受而又不能拒絕。

然則實施盟約第十七條的關鍵在於捷克局勢。

其實，中國把遠東的時局和歐洲時局相提並論，並非一種巧妙舉動，而是實情的確如此。何況中國申請的起意和發動還在捷克局勢最近般緊張以前，由於捷克局勢緊張倏忽，表面上才好像和中國的申請相關聯。本質上，中國問題和捷克問題不是各自孤立的。這不但根據事實的理論是如此，就是因最近捷克局勢緊張而引起的事實，也是如此。在捷克緊張局勢中，主動的德國，關係密切的意國，還不肆無忌憚地強調戰爭，惟有日本，却更一再公然聲稱加入戰爭，挑撥戰爭，煽動戰爭，而且在天津英法兩租界撤退僑民，又在海南島東京灣一帶，派艦積極活動，更在滿洲島派兵登陸，轟炸法國天主教堂及民房，繳法國教堂的槍械，而蘇聯與僞「滿洲國」的邊境，又會有發生衝突的傳說，着着實行其極盡挑釁挑戰的能事，以響應希特勒，企圖爆發戰爭以後，重溫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趁火打劫的更大的舊夢。日本本來是危害世界和平的罪魁禍首，而現在更顯出窮兇極惡的吃相，擴大危害世界和平的姿勢，還能不立刻嚴厲實施制裁麼？

中國的申請不應延待捷克局勢平穩後討論，相反，捷克問題也應提交國聯大會處理，要比由張伯倫的遷就希特勒而犧牲捷克，擬議的英、法、德、意四強會議來解決好得多。在國聯大會中把中國問題和捷克問題相提並論，結成民主和平陣線，採取切實行動，

才能粉碎法西斯的同盟，制止侵略，挽救世界和平。

(九月十九日)

## 腸熱病的歐洲問題

最近一月來的捷克問題，確實有點像腸熱病，亦即所謂眞性傷寒。時張時弛，時冷時熱，而整個局勢，則與未經名醫治療的腸熱病一樣，一天天壞下去。

捷克本來是沒有問題的，問題祇在侵略者之被縱容一步步從軍更廣大的侵略。這猶如人的腸本無問題，奈作爲人之主宰的腦不知注重事先防毒消毒，以致毒菌侵入腸內，而侵入後又不立用藥物清除，聽它蔓延坐大，結果不但腸受了極大的損傷，整個人的生命，或將因此而喪失。以歐洲比人，則英法特別英國是腦，捷克是腸，而希特勒的法西斯黨徒是腸熱病菌。

這幾天人人的注意都集中於歐洲的和戰問題，幾乎把中國生死關頭的抗戰都忘了。無論跑到那裏，總聽見人問你唯一的一句話：歐洲會不會打起來？

對於這問題人們的意見各有不同。但人們如果仔細留意了兩星期來時局的經過，則會明白本報九月十三、十四、十五三天連載的社論「歐局之鑰」裏面的分析是一點也不錯的，將來的發展恐將證明它的預測也不大會錯。

我們以爲這腸熱病的歐洲局勢之癥結的中心，祇在下列幾點：

第一，英國以張伯倫爲代表的保守黨政府之寧願犧牲任何第三者利益，縱容甚至鼓勵法西斯侵略，而不願對後者施武力裁判；

第二，希特勒之明白看清了英國這一弱點：

第三，法國因英國這一弱點，而不敢單獨強硬對付德國。

這三點在「歐局之鑰」內我們已用事實的分析指示出來，而最近事實的發展更完全證明了它的正確性。張伯倫不但聯合法國壓迫捷克接受了割讓蘇台德區域，取消蘇捷互助公約，變捷克為中立國等條件，現在於代希特勒做使臣，傳達了實際是最後通牒的所謂「備忘錄」之後，還在那裏老面皮說「和平並未絕望。」其意毫無問題是暗示他的政府將更壓迫捷克完全接受希特勒的新條件，實際瓜分捷克。同時法國的達拉第政府不但不因為希特勒的貪慾無厭，毅然宣佈拒絕一切無結果的談判，反依舊移樽就教，到倫敦去商量怎樣送掉捷克而不失面子的方法。

這樣卑怯險惡的政策依然由「民治國」之領袖英國進行而法國追隨着，我們可以斷言局面是不會變好的。我們敢大胆作如下的預測：

第一，英法仍要壓迫捷克，但捷克的新政府不會投降，因為投降就是亡國；

第二，希特勒會借口捷克「挑釁」而開始用兵，但他不會把正規軍開進捷克，而會改裝它為「蘇台德義勇軍」，使戰爭表面呈內戰形勢，免法國援引互助公約，出兵助捷；

第三，法國未出兵前，蘇聯不會出兵，但她會給捷克以別種形勢的實力援助；

第四，法國如不出兵助捷，在民意壓迫之下，她的內閣會倒，新的強硬內閣（或許是彭古的）大概要履行她的國際義務；

第五，墨索里尼照他最近大放的「厥辭」，會企圖使「衝突地方化」，暫時不動；

第六，英國因美國不動，戰爭沒有「普遍化」，大概也不會動，直到張伯倫倒台，邱吉爾（或能的）上場為止。

這樣的可能局勢的發展和它對整個世界特別中日戰局的影響，在「歐局之鑰」內我們已推測過，現在用不着多說。一句話，如

果兩個陣營的全面大戰爆發，而英國完全在民主勢力的一面，對於世界，對於中國是有利的，因為蘇聯更可放手行動，美國也會更強硬，特別對於遠東方面。

歐洲的腸熱病已將到最嚴重的關頭，是毒菌戰勝，病人死亡，或毒菌被滅，人命延續，祇有看那病人的腦能不能決定用必須用的藥物給毒菌們一個掃蕩的攻擊？如果依然諱疾忌醫，結果真是不堪設想的。

（九月二十七日）

## 慕尼黑四頭會議

捷克問題由英國的調解走入英法的干涉壓迫，又由英法的干涉壓迫而走入了包括法西斯德義的四強會議。一切都應着法西斯侵略者的要求，順着她們的路線而發展。

在國社黨發祥地的慕尼黑所舉行的四頭會議，無論其解決方案如何，宰割捷克總是不成問題，不會再有很大的討價還價，更不會有對於捷克的任何支持。希特勒的第一步是先把捷克變成毫無防衛的奧地利，然後重演一次維也納進軍，這是他的所謂不流血政策。跟着他將收復匈牙利（事實上現在匈國已經泥首投誠了），他將進迫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完成他在多腦流域建立經濟基礎的願望，使自己在食物及工業原料上自足自給，可以作支持戰爭的十年之計。自此法國將完全在法西斯國家包圍之中，在民主陣線裏面，法政府將不得變成一隻噤嘴寒蟬。

這些究竟還不是四頭會議所將發生的最有深遠影響的意義。假如英法及全世界正義民衆不速起嚴密監視這一會議的行爲及其影響，我們敢說人類將陷於比第一次世界大戰更慘酷的浩劫。

第一，四頭會議有可能成爲四強公約的先聲。遠在本年春間，張伯倫於締結英義協定之後，就很想成立四強公約以代替替捷蘇

法蘇協定。墨索里尼尤其對他頻施壓力要使四強公約實現。張伯倫很盡過一番力拉攏德意，拉攏法德，進行英德談話，企圖先以對法西斯妥協的地方協定進而為四強公約。他的計劃當時受了各方面的反對，法國不肯放棄法蘇協定，捷克也不肯，英國人民固然不同意完全投入侵略者懷抱，即保守黨右派以邱吉爾為首領也認為帝國主義法西斯的希特勒比較社會主義的蘇聯是大英帝國更正面的敵人，而不贊成這種完全隔絕蘇聯與希特勒同床異夢的把戲。張伯倫雖暫時失敗，但他此志不死。借着壓迫捷克的機會請意德出馬與英法共同制定捷克的命運，捷克若接收這種命運，則捷蘇公約等於無形取消，同時法國四面孤立，與蘇聯距離太遠，即使保留法蘇公約也難於生效，四強處理中歐已成事實，則法國自然俯首就範，而且這也是達拉第所代表的反動資產階級一貫的傾向。由四頭會議發展而為四強公約，隔離蘇聯，澈底破壞集體安全制，使歐洲回復到武裝和平，是將來極可能的前途。

第二，四頭會議是民主和平陣線破裂的喪鐘。本來由九一八以來，英國的自私，法國的缺少獨立性，美國的固持孤立，循至英法的集議瓜分阿比西尼亞，出售西班牙，犧牲奧大利，壓迫捷克，在在都顯出民主國家毫無維護民主控制和平的意願。她們一天天用肥饒餵養侵略者的饞吻，唯恐他們的武力侵略來得不嚴重不利害。四強會議的舉行，中歐局面的被交與法西斯決定，明示他們更進一步的將露出他們上層階級榨取分贓的真面目，與法西斯國家沉澱一氣，趁火打劫，實行其凌弱暴寡，宰治歐洲的強盜手腕。所謂民主和平陣線，在四頭會議乃至將來可能的四強公約之前，除了由全世界廣大正義民衆加以更其努力和堅決的擁護和奮鬥之外，在這些政府之間，只怕要成為歷史名詞了。

第三，四頭會議正在國聯開會時舉行，她的發展將影響到國聯的命運。國聯本來久已失掉了她存在的真正意義。自從日德義相繼退盟，改組國聯的聲浪，修改國聯盟約的提議已經發生。國聯改組固然就意味着解散國聯，即國聯盟約乃是國聯精神生命所寄托，把牠們改掉，又何嘗不等於取消國聯自身。此次國聯開會，英法外交部長不出席，中國提出盟約十七條，日本不予接受之後，國

聯又不敢斷行宣布實施盟約十六條，而滑稽的建議各國自行採用，於名於實，國聯都已成僵屍，而英法外長之不出席更是連面子都不顧。假若四頭會議之後的邏輯發展是四強公約，則四強公約之後的邏輯發展將為國聯的根本重行改組，或甚至於完全解散。第四、總上所述，一切人類生活的基本原則如民主和平的被破壞，和平機構如國聯的有滅亡危險，都使我們不必懷疑更殘酷，更延長，更大規模的大戰，蓋已絕對不可避免。德國決不能止於捷克，法國決不能止於受德義包圍，意國絕不能不向近東北非更進，英國沒有更多的其他小國或不關緊要的殖民地可以犧牲。尤其在此遠東戰爭正在進行期間，中國廣大市場的破壞，日本的奸刻惡毒，排斥外人，使英國在華利益免不得要受嚴重打擊，不能不一面抵制，一面另謀出路。

在這種局面之下，法西斯國家利用其所攘奪，戰鬥力必然加強，同時他國的準備反抗力量也必加倍；假如現在希特勒是吹牛皮，他得了中歐，得了多腦之後，他的牛皮至少要更厚，更難戳破，大戰更深的殘酷就在這裏。

為現實的張伯倫計，到了萬不得已時，他會把希特勒的戰慾引導到蘇聯去，這又是他以鄰國為壑的老辦法，他是把帝國主義戰爭變為法西斯對社會主義進攻，對於他至少暫時是有利的。但是對於全世界的正義人民，對於全世界痛苦的民衆，無論什麼由張伯倫政策所豢養出來的大戰，都是無比的災禍。所以人民應該更迫切的監視張伯倫的活動，監視四頭會議，反對一切類乎四強公約武斷宰割歐洲的把戲實現，才是拯救自己的辦法。

(九月三十日)

## 慕尼黑會議的本質問題

包菲麗

有許多朋友們認為「慕尼黑會議對捷克問題暫時的解決(?)對中國抗戰是有利(?)的」他們的理由是來自「歐洲的和平對中國抗戰是有利的」的這一原則。當然，「歐洲的和平對中國抗戰是有利的」這一原則誰也不能否認；但捷克問題這樣



的「解決」是不是即等於「歐洲的和平」呢？如果牠不能等於「歐洲的和平」時，那麼，牠對於「中國抗戰是不是會有利」呢？問題就從這裏跑出來了。

吾人首先問：捷克問題暫時這樣的「解決」是不是縮小了諸民主國家與三法西斯國家二大陣線間的矛盾？是不是縮小了諸法西斯國與諸弱小國家間的矛盾？是不是縮小了英法德意四強相互間的矛盾？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因為捷克問題暫時這樣的「解決」只好名之曰「用肉包子打狗」，反將法西斯的慾望提高了，這與「歐洲的和平運動」沒有絲毫相同之點，而且反促進了歐洲的動亂。

國際上的和平祇能從三種方式中產生：一種是和平陣線諸國家起而團結去共同的制裁或打敗某一法西斯國家對另一國家的侵略；一種是被法西斯壓迫的國家起而抗戰去戰勝某法西斯國家對另一國家的侵略；一種是法西某一國或法西諸國內的革命起來。所以各民主國對法西斯國家的制裁，某一國對法西斯國的抵抗及法西國家內的反戰反法西斯運動才都是和平運動，這與張伯倫「用肉包子打狗」的運動能有絲毫相同之點嗎？

總之，歐洲和平運動與反法西斯運動既不可分離，同時，歐洲和平運動與張伯倫的投降運動也不能混淆。

是的，某一國的安全有時從讓步中可以獲得的。但這種讓步，第一要能使讓步者獲得發展的根據，第二要不至於威脅到讓步者的存在，祇有這一種讓步在本質上才不會與和平安全絕對的相反。慕尼黑會上的「讓步」是什麼？是滅亡捷克，提高法西斯國家的侵略慾望，並拍賣英國在世界上的通行證。這樣的讓步在本質上是百分之百的投降政策。這與政治上有時不能進攻而需要退却時的「讓步政策」相隔天壤遠，牠與中國抗戰會有利吧？夢吧！

（十月九日）

# 民主聯合與法西陣線

## 民主和平之象徵

當此法西斯禍首一面在西歐興風作浪，一面在遠東瘋狂屠殺；人類前途風雨瀰漫的時候，在今天英皇喬治六世與皇后伊利莎白偕外相哈立法克斯勳爵由英起程，渡海去訪問法國。

這兩大民主國壘壘的睦誼，誠如各報所載，乃是世界和平的切實保障。針對着希特勒的訪問羅馬，英皇帝后的訪問巴黎，不但足以使野心嗜殺者斂跡，同時也使全世界為和平擔憂的人士為之鼓舞。為此，我們謹於此為兩大國家恆長的友誼致賀，并祝福全世界的民主和平相伴着此貴重偉大的友誼而千秋！

在這黑暗混亂，侵略者的殺慾橫流的遠東，對於這一次關係於人類幸福前途的歷史的訪問，我們除了滿懷的禱祝和切盼其成功之外，更不能不供獻我們的一知半得以為樽前座上萬一的參考：

和平不可分裂，侵略不可容縱，分裂和平則牽一髮而動全身，容縱侵略必得寸而進尺。遠東方面近六年來的歷史，已經把這兩個原則充分的證明了。如果在六年前九一八事變時，歐美諸大民主國家能堅持和平，反對侵略的立場，則遠東局勢不致如此糜爛。局面既已糜爛，趁牠的野火尚未燒及歐洲時，就將其撲滅，則未來尚不至於焦頭爛額，撲火之道不在於隔絕，疫勢可把牠圈禁在傳染病院，火焰則可以破窗裂戶而蔓延無底。倘若以為將遠東侵略之火圈禁在中國境內則歐美便可以清閑無事，雖愚人也知其不可能，事實上，歐洲今日局面之所以如此緊張，德義軸心之所以如此瘋狂無忌，皆因遠東的烈火之勢有以助長其兇焰，倘若遠東的

火被撲滅，則西方的猖獗之聲也必立即削弱下去，民主國家所受的迫害自然也會減輕了。

今日英法兩大國家的會晤，其焦點自然着重於商取共同步驟解決中歐問題，同時遠東問題自必也已夾帶在哈立法克斯外的公事皮包中攜去法國。

但我們要指出，在眼前英法會議時的遠東問題，應該佔着兩國商談的主要地位，牠所需要的英法合作，并不下於中歐問題。

首先，日本在大陸的中國進兵，在大陸領土的攫取上已經獲得了相當的滿足，爲了進一步保障牠在華的掠奪，爲了擴充她海上權威，一躍而代替英國稱爲海上霸王，日本海軍部的南進政策，已經起始代替大陸政策來發揮作用了。海軍會不斷的宣言日本國家應該建立在海軍上面，最近日本政府改組，海軍有兩個人佔着重要位置，並且將來爲海軍領袖的末次大將還有代替近衛公來組織內閣的趨勢。這些都是日本企圖效法英國，自立爲海上權威的徵候。最近日本海空兩軍在華南的活躍，日本在瓊海一帶蠻橫的舉動，更是事實上的證明。本報十七日社論曾指出日本佔領中國全部海岸，進犯閩浙海，包圍廣東的企圖，不消說自是這一海上政策全部步驟中的第一段。爲了實現其南進政策，日本現在已經聲勢洶洶的在朝着瓊島進逼，正當英皇要啟行赴法的前夜，日本不顧法國的一切宣言和決心，公然派巡艦潛艇以兵三百名在西沙羣島登岸，此其蔑視南洋諸領主國的利益和實力，可見一斑。照日本的意見，她既已立意南進，她必得趁此時機：第一，南洋諸領主國準備不充，第二，她們彼此間尚無聯合行動，日本於此一舉而佔據廣州瓊崖，鎖閉香港，扼緊安南，英法雖再來調兵遣將，日本已是以逸待勞了。

當遠東大火初起時，英法尚不妨採取防疫家的態度，只求疫病不及己身，把牠隔絕在中國，聽其焦爛。今日本之火已是着着南燒，烟頭已觸及英法的衣緣鞋邊，其來勢雖不猛烈，然而繼續不斷，一步盛一步，此時若再抱着防疫家的態度，則遭焚者是誰，還不能想像嗎？在南海星羅棋布之島嶼，爲不列顛庫藏的印度，管太平洋鎖鑰的澳大利，新加坡，這些都是誰的？囊括南海，以大陸中國爲後

方，受攻的第一名又是誰？今日英法聽憑日本在南海活動，明日她們所付的代價將是數百年來她們在大海大洋上所享受的尊貴與光榮。等到她們發覺到自己的榮譽已經在日本和她們中間搖蕩不定時，再要起來保護，則人類所要償的血債將有數倍於歐戰時者！

我們看得出法國在瓊海在西沙方面，對於日本這種野心之敏捷果斷的態度，這充分表明了法國政治家的遠見和保護自身利益的勇敢與決心。但是這問題和中歐問題一樣，關乎英法兩國以及整個世界的利益，因此英法在此的同一步驟與合作至少是同在歐洲一般的重要。如若我們承認日本在南海急進的行爲，若不遭遇法國堅決的打擊，必有更甚於此，則英法同心聯合的堅強態度與行爲（這包括各方面充實的準備以及對日本強硬的表示），毫無疑義的將使人力物力均不充分的日本無計可施而收下她可憐的翅膀。日本的急進永不敢冒英法，特別是英的，否決而前進，而容許侵略所貽害者必爲自己和平的子孫！

中國有一切決心和勇氣，她對自己子孫，對人類的責任，她所需要的只是有着同樣的或者更大責任的列強也拿出她們的勇氣和決心來！

我們承認并且相信，此次英皇訪法的盛大旅行乃是人類民主和平的象徵，但我們尤切望這一偉大的象徵能引發保衛民主和平之更勇敢的事實。

（七月十九日）

## 英法談話和反侵略大會

最近法國的巴黎成爲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士，主持正義人道的人士所集中注意而寄與極大的希望的地方了。其構成的原因有二：第一，英王英后於十八日赴巴黎聘問，英外相哈立法克斯也隨同赴巴黎，與達拉第龐萊等作重要談話；第二，世界反侵略和

平大會於念三念四兩日在巴黎召開反對轟炸未設防城市大會，世界各國反對侵略的和平主義者都選派代表趕到巴黎去出席，討論制止法西斯侵略國任意轟炸中國及西班牙未設防城市辦法。

關於英法談話，其意義是非常重要的，這是對法西斯國際拆散英法合作，孤立法國的陰謀給予了一個嚴重的打擊；使英法兩大民主國家的步調愈加一致，力量愈加集中，蔚成爲和平勢力的中心。但是英法合作的立場，究竟是鞏固集體安全制度呢？還是對法西斯國際妥協以至投降的「現實主義」？這是一般關心世界安危，和關心英法對遠東態度的人們所亟須知道的。在今天我們當然無從知道英法兩國的具體方針是偏重於那一方面，不過我們可以根據過去的經驗，英國是傾向於妥協的「現實主義」的，法國是傾向於集體安全的，而過去英法的合作，是法國遷就英國，法國政府對國際大事的決策，完全是尾巴主義。今後英法合作的基礎究竟建立在那一點？在英國政府一方面，是並沒有改絃更張的動向，所以問題的重心就在法國政府在這次英法談話中能不能發生主動作用，使英國能夠更積極的站在反侵略的一面。

要英法談話能夠發生積極作用，使英法政府今後密切合作的基礎能夠站在顯明的反侵略一方面，固然法國執行人民陣線的綱領的達拉第政府應該負大部份的責任，但是我們更希望來自各國的世界反侵略和平大會的代表能夠作更有效，更有力的推動。英國倫敦唐寧街十號的人物，尤其是現在的張伯倫及其沆瀣一氣的哈立法克斯等，是不大注意，也不願傾聽人民大眾的意見和呼聲的，他們祇顧到金融資本家的意見，尤其是英格蘭銀行的幾個巨頭的主張，能夠左右唐寧街十號的人物，所以英國的張伯倫政府會不願在野黨甚至保守黨中比較認識清楚一些的份子的意見，而一意推行他的遷就政策，縱容政策，妥協政策。現在讓英國的國王和首相，能夠在自由空氣濃一些的巴黎聽一聽各方來的代表各階級人民的意見，尤其是這些代表中間，英國的貴族紳士參加的很多，他們正義的呼聲，決不會不能發生一些作用罷！

更重要的一點，反對轟炸未設防城市大會所提供的材料，對英國執政者決不能發生一些反映，今日侵略者飛機可以肆無忌憚的轟炸琵琶龍納和馬德里，明日當然也會肆無忌憚的轟炸直布羅陀，事實上意德兩國在西班牙的暴行，也正是轟炸直布羅陀的演習，擴大些講，也可以說是轟炸倫敦的預習。今天日本法西斯的飛機肆無忌憚的轟炸廣州，明天也可能肆無忌憚的轟炸香港和新加坡，事實上轟炸廣州的確確是轟炸香港新加坡的預習。

反對轟炸未設防城市大會，移日就要在巴黎開會了，我們當然希望這個大會能推動各民主國家的政府，聯合一致，制裁侵略國，而在各民主國家中，無疑英國是佔重要地位，而有舉足輕重之勢的。所以要使反侵略反轟炸大會能夠發生效力，必須身受侵略者瘋狂轟炸屠殺的人們提供實際的材料，使與會的各國代表懷乎違反人道的侵略者罪惡之重，與被侵略者所受痛苦之深，奮起而制裁之。我們在中國言中國，希望中國各地的人民，能提供實際所受慘酷轟炸屠殺的材料給反對轟炸未設防城市大會，要求大會採取有效的辦法，動員各國民衆的力量制裁侵略者。

(七月二十一日)

## 美財長到法聘問

蔣百里先生自柏林撰文投漢口大公報，稱「反共協定完全是一個騙局」，這一個大前提當然是不錯的，但蔣百里先生認為「反共協定」是一個「空無所有」的東西，似乎毫無道理，這是非常危險的。照日德意三法西斯侵略國表現在事實上舉動講，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法西斯國的「反共協定」，其真正的目標不在「反共」，對進攻蘇聯，也不是當務之急。它們所「反」的「共」，誠如李維諾夫所說：「是一個地質學名詞」，那裏有煤，有鐵，有石油，有錫，有銅，有鋅，有錳，有橡皮，……那裏就是有「共產黨在活動」，而需要它們這些「英雄」們的「文明」「文化」而去「討伐」「懲膺」。這當然是「一個騙局」，但「反共協定」決不是「空無所有」的，它們

——這三個法西斯侵略國——所以要締結「協定」，自然是爲了獲得行動的一致，而最近一年多以來的事實，也證明它們的確在擾亂世界和平，侵略弱小民族的行動上，是非常和諧而一致的——無論在互相標榜或互爲牽掣上，都是一致行動的。

有些人不承認世界上有民主陣線和法西斯陣線的對立，更不承認有所謂和平集團與侵略集團的存在，以爲這些名詞不過存在於人們的口頭上或筆墨間，在實際上是沒有這回事的。自然，民主陣線與和平集團，因爲某些大國的企圖置身事外，隔山觀鬥，迄今還沒有具體地建立起來；換句話說，就是還沒有做到精神的與形式上的一致，在行動上統一起來。但是法西斯陣線與侵略集團，無論在精神上行動上都是千真萬確的，祇有瞎子或聾子，纔會否認它的存在。

在中國，在歐洲，都有許多人幻想用某一種方法拆散法西斯侵略集團，如以某一部份利益給予某一侵略國之類；而法西斯侵略國也時常向某一個民主國或某幾個民主國表示一些好感，使幻想的短視的人們始終存着幻想。那知道法西斯侵略集團中的某一個國家所以採取這種似乎可以妥協的姿態，完全是執行法西斯國際的策略，其目的在離開民主國家，使某一些大國認爲法西斯侵略集團中目的並不一致，而可以各個應付，各個拉攏。

當前法西斯國際的策略，是拆散英法的聯繫，孤立法國，以便在東西同時打擊法國的利益，進攻法蘭西的與國。但是這個企圖已經因英王的聘問法國，和英法重要閣員在巴黎的談話而全部失敗。在英法談話之前，英國張伯倫政府頗想拆散法蘇，蘇捷的互相協定，以取悅於國社黨德國，對遠東戰事，也想暫時「存而不論」，結果呢？因爲法國政府的立場堅定，英法談話的成就，不僅遠出於法西斯國際的意料之外，也出於英國張伯倫政府的預擬。

接着英王聘法之後，美國財政部長摩根曹又赴巴黎聘問，據海通社巴黎電稱：將討論兩項要題：一爲安定英法美三國幣制關係之問題；二爲美國資助英法兩國購置軍火問題。關於英法美三國貨幣協定，完全是站在民主國家聯合的立場上的，現在能加以

鞏固，且進而由美國資助英法兩國購買軍火，則三大民主國家的關係也愈益密切，聯合更爲鞏固。這可以顯示民主國家的聯合，將由此而進入行動一致的階段。

又據哈瓦斯社巴黎電稱：德國因爲日本地位已見削弱，國際局勢對於德國頗爲不利，所以對英國頻送秋波。這一點，我們希望各民主國家——尤其是英國，對此特別警惕。法西斯國際的策略，不是一直走直線而是有時走曲線的。它們現在看到國際形勢對它們不利，它們就採取各國進行的辦法，使民主國家減少其警惕，削弱其團結，這樣法西斯侵略國就造成了一個有利的進攻的局勢了。

（七月二十五日）

## 日德義軍事同盟

最近國際間的幾件大事，爲日德義的軍事同盟和德國瘋狂地排猶——不僅是排斥而是慘無人道的虐殺——所引起的反響。這都是法西斯國際向民主國家進攻的預定步驟，而且中間有密切的聯繫，不是各個獨立的截然兩事。

日德義軍事同盟，現在雖然沒有簽字，但正式成立僅是時間問題而已。日德義三國間本來有「反共」公約，實際上就是一種軍事同盟，不過以「反共」爲幌子，騙騙盲目或短視的人，相信它們真是「反共」。雖然過去事實的表現，三個法西斯侵略國都是日夜不息的掠奪弱小國家，打擊英美法等國權益，而並沒有「反」什麼「共」，但靠了這個幌子的確欺騙了祇知階級利益而抹煞公道正義。甚至不惜犧牲本國利益的人們，一再向它們低頭，祈求它們真正的「反」共「共」來。另外，在被侵略的弱國中，也有人相信「反共」協定真是爲了反共，和本身受到慘酷的屠殺掠奪，沒有直接關係。如汪精衛先生上月十一日在重慶對海通社記者發表談話，述及中國人民對反共協定懷疑之餘，十二日柏林馬上發表聲明，日德並無祕密軍事條款，來騙一騙中國的甘心自騙自的人們。這個幌子，



在全世界公正人士的面前，早已爲它們自己的行爲撕得粉碎，所能騙的僅是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們而已。不過別有用心的人，他們既重視個人或階級的利益，自然也無需乎幌子；就是沒有幌子，他們也會縱容或迷戀着法西斯侵略者的。

反共協定是法西斯侵略國對民主國家的索詐工具之一，從反共協定發展到軍事同盟，更可以多索詐一點。在軍事同盟沒有正式成立的時候，義大利正在藉此向英國索詐一筆借款，日本也正在利用這個機會向英國索詐一筆鉅款，或賒貸信用，以作爲它繼續侵略中國的資本。此外更可以在政治上索詐更多的東西。等到索詐到手之後，軍事同盟還是依然成立。

法西斯軍事同盟的主要對象是英國和法國，其次是美國蘇聯，日德義三國自然是會繼續以進攻蘇聯爲幌子的，但在沒有獲得它首先要獲得的東西，（德義的對中東歐，近東，非洲殖民地，變地中海爲內海，日本的併吞中國和囊括南洋，）決不會貿然進攻蘇聯的。法西斯侵略國雖竭力掩飾其對英國所取的攻勢，企圖拉攏張伯倫政府，利用張伯倫政府的妥協性，以逐步完成其掠奪的欲望，但事實的表現，是無法一手掩盡天下人耳目的，如希特勒的要求索還殖民地，和與屠殺虐待猶太人所相輔而行的在近東的搗亂，經濟部長芬克在近東聘問歸來所發表的計劃，都很顯然的暴露出德國的火力是向着不列顛帝國的。德國如此，義日兩國和英國的矛盾則較此更甚。

要制止法西斯侵略國所放的野火，祇有民主國家聯合起來，現在美國的態度是很積極的，利害切膚的英法兩國，難道還有徘徊歧路的理由嗎？

（十一月十八日）

## 德義擴軍的因果

據昨日報載：德義兩國都在大舉擴充軍備，義大利已公布的擴充軍備經費二十五萬萬里拉，僅爲一部份，總數實爲一百萬萬

里拉。又稱自慕尼黑協定以還，德國陸軍已增編八師，其中四師名爲捷速部隊，乃係一種進攻性的流動部隊，由古德廉將軍統率；兩師爲配備重鐵甲車之機械化部隊，兩師則係輕機械化部隊。同時空軍擴充計劃，亦加緊進行，飛機出產數量每月計有七百架。這是關於擴軍方面的。

擴軍爲了什麼？當然不是自衛。據美聯社羅馬電稱：「如希特勒允許援助義大利，則墨索里尼縱犧牲一切，以圖恢復失去之領土，亦在所不惜。」這是法西斯蒂負責方面的表示。又據哈瓦斯社倫敦電稱：「此間軍界人士宣稱：德國現正準備在來年之初，對於波蘭或羅馬尼亞國有所舉動，以贊助烏克蘭民族主義運動。」這是擴軍的目標。

我們所要研究的，是德義兩個法西斯國家，財政早瀕於破產，那裏來這許多經費擴軍？固然，德義兩國法西斯國家的政府，爲了擴大侵略，是在「竭澤而漁」地擴充軍備，奪可人民肚皮餓癩，而殺人武器不能不擴充，「以大砲代替牛油」，已成爲法西斯國的有名的標識。但是人民早餓饑了肚皮，決不能從骨髓裏敲出鋼鐵火藥來。那末，擴軍的錢究竟從那裏來的呢？前天的報上又透露了一些消息，就是德意志中央銀行總裁赫特博士應英格蘭銀行總裁諾曼之邀赴倫敦會晤。諾曼先生不僅是張伯倫政府的後臺老板，而且是國社黨德國的主人。（最少是國社黨的恩人，因爲沒有諾曼的金融力量支持，國社黨不僅不能重整軍備，而且不能維持其統治）從諾曼與沙赫特博士的會晤中間，可以找尋出德國擴充軍備經費的來源，依然不出英格蘭銀行的支持。同樣的理由，法西斯義大利擴軍的經費，也同樣不會超出這個來源。

英格蘭銀行及其同一體系的英國金融資本家，爲什麼這樣熱心支持德義法西斯侵略者呢？不外兩個理由：第一，是英國金融資本家相信他們能用金融的力量控制德義兩法西斯國家，使它們不能不聽命於英國金融資本家；第二，他們相信德義兩國所擴充的軍備，會用在進攻蘇聯上。

事實上是不是會如英國金融資本家的預期呢？當然是很成問題的。

第一，德義兩法西斯侵略國在需要英國金融資本家支持的時候，當然會聽取資本主的意見，但軍備就是它們侵略（掠奪）的本錢，等它們掠奪到更多的東西時，它們就不需要再聽投資者的意見。因為一個強暴者祇有在需要繼續借債的時候纔會聽債權人的意見，決不會在還債的時候還聽取債權人的意見。義大利的侵略阿比西尼亞，固然是蝕本生意，得不償失，但德義兩國現在所要侵略的地方是一到手就可以生利的，掠奪愈多的時候，根本就不可以不必再仰賴英國金融資本家了。

第二，德義兩國雖以反共為標榜，但在沒有掠奪到更多的英法固有權益之前，它們決不會先進攻蘇聯。因為進攻蘇聯，費力大而成功的希望少，決不會輕率發動的。法西斯侵略者的善於打算盤，其程度決不比英國金融資本家落後。

總之，英國金融資本家支持德義擴軍，結果一定是自己上當。

（十二月十七日）

## 沙赫特的撤職

沙赫特之被希特勒免去德國中央銀行總裁之職，主要地含有三個意義：

第一，德國將實行更廣大的軍備擴充，把全國經濟金融資源放在新帝國主義大戰上，作孤注一擲；

第二，德國將實行硬賴一切政治債務，特別對英國的債務；

第三，德國將實行通貨膨漲，以冀挽救已瀕絕境的金融形勢。

這三個因素併合在一起，證明法西斯德國已到了經濟全部崩潰的前夕。如果它不能在短期內完成必要的戰爭準備而掀起大戰，它便要整個破產而日趨滅亡。

著名的「錢袋子」沙赫特對於德國的金融是有過絕大的貢獻的，大戰後德國金融完全破產，馬克變得一文不值。沙赫特在最大的危機中出來，創造了所謂國家馬克（Reichsmark）竭力維持了它的價格，使德國金融重行表面穩定直到現在。沙赫特把他的全部精力放在維持這國家馬克上已經十多年，他當然是不願意他的努力因通貨膨漲而墮於一旦的。通貨膨漲不是絕對不能做的事；但必須要在生產過剩，通貨緊縮的時候有限制地適當地應用，才是一種「以毒攻毒」的暫時挽救資本主義自然經濟危機的辦法。德國目前的經濟危機並不是由於生產過剩的一種自然現象，而是把極大部份的經濟金融力浪擲於龐大軍備擴充的結果。因軍備擴充而造成了經濟金融危機，再想用通貨膨漲去挽救；其結果必然是火上加油，非弄到自焚不止。然而希特勒和他的國社黨頭目們正要用這種自殺政策，如是，反對者沙赫特便不能不做犧牲了。

沙赫特之能夠穩定國家馬克，並不是他有什麼超人的金融魔法，他主要是倚靠倫敦市，即以英倫銀行總裁諾爾曼為首的英國金融資產階級。多年來倫敦市不斷地以鉅款借與德國亦即沙赫特，是世人皆知的祕密。這些款項從來沒有清償過，而總是以新借款換舊借款，然而越借越多，到現在已積成了除英德兩國金融寡頭以外無人能知的鉅大數目，甚至或許連希特勒本人都不完全知道。沙赫特抵償這一龐大的和其他債務的主要方法，是主張自由經濟，努力增加德國的出口，然而希特勒和他的國社黨人却一意推行鎖國經濟，把國內資源極大部份用於軍備擴充，以致他國所要的出口貨不能充份生產，即生產亦品質不良，成本高貴，不能與他人競爭。同時國社黨的瘋狂侵略行動激起一切愛和平的人民國家（特別美國）的自動抵制。兩個因素匯在一起，乃使德國的出口不但不能抵償債務，近年在貿易上反是入超，而德國對外債務，特別對英國的龐大政治債務乃成了一個極嚴重的問題。月前沙赫特曾到英國，最近諾爾曼又到德國，都是爲了商討這一問題的解決辦法，然而毫無結果。希特勒窮極無聊，不久前會想向猶太人訛詐十萬萬馬克，結果不佳；最近又命沙赫特與安插德奧流亡國際委員會討論所謂出境資助問題，借此也想撈一筆，（主

要的對象是美國，可是又無成就，希特勒一橫心，祇有決定採用硬賴債務，特別政治債務的方法。但沙赫特為顧全自己作為理財魔手的信用起見，這種事是不能做的，於是他不能不掩飾蓋了。

戈林的四年經濟計劃，主要是用鎖國經濟的方法全力實行軍備擴充。沙赫特本不贊成，但戈林可要他的大面子做傀儡。第一個四年計劃的成績是使德國國民經濟更陷於絕境，人民更陷於貧困不聊生。然而納粹的頭目們不但不肯改弦更張，其新的四年計劃反而更加瘋狂的着重軍備擴充。因為這原故，沙赫特的經濟部長在去年就不能再做而換了戈林的純粹傀儡芬克。現在德國為完成大戰的最後準備，更把全力放在那上面而造成了整個金融的絕路，沙赫特遂連國家銀行總裁也不能做了。

希特勒這次撤沙赫特的職，對外主要當是對英國的新示威與嚇詐，因為沙赫特是親英最力並與英國金融寡頭關係最深的人。但「現實主義」的英國金融資產階級是不是會重被嚇倒，依然拿更多的有用的錢去換更多的無用的債，以避免過去的債硬被賴掉的危險呢？這是一個很有興趣而不會公開的問題。但其後果是會顯出來的。英國的高利貸剝削者，如果仍繼續他們的老辦法，即等於和希特勒一樣，實行自殺。

沙赫特的撤職無疑是法西斯德國加速崩潰的新徵兆。不論它孤注一擲，在短期內斷然掀起大戰，或因世界民主和平勢力過強，大戰不能揭開而終於被逼在甕裏內潰。

(二月二十四日)

# 英美法與日本

## 日本報抨擊英大使

日本軍部喉舌國民新聞對英國駐日大使克萊琪爵士一再施行攻擊，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在日本，大家都知道，已經絕對沒有所謂言論自由，一切出版物，早在政府——實在就是軍部——嚴密控制之下，所以國民新聞的一再抨擊英大使，決不能認為一個報紙的意見，而是代表日本軍部的，也就是代表日本的太上政府的意見。而且決不是對克萊琪爵士個人的抨擊，是對整個大不列顛帝國的抨擊。

英國政府對遠東問題，對因日本侵略中國而起的一切問題，都是由克萊琪爵士在東京和日本外務省交涉的。而交涉的結果，克萊琪爵士總是忠實地執行了張伯倫政策，犧牲中國的利益，甚至犧牲一小部份英國的在華利益，以遷就日本軍部的。如英日海關協定，就是克萊琪爵士的偉績。所以日本軍部單純的抨擊克萊琪爵士個人，是沒有理由的，不過藉抨擊克萊琪爵士個人而抨擊大不列顛帝國而已。

日本軍閥的所以要抨擊大不列顛帝國，理由很簡單，就是因為英國在華的權益最多，勢力最大，甚至可以說有一部份支配力量，在遠東更有不少富庶的已開發的殖民地，日本軍閥要獨佔中國，獨霸遠東，首先就是要排斥英國的勢力，日本軍閥的心目中；在遠東的舞台上，英日的勢力是不能並存的，除非英國能低首下心，甘做日本的附庸！日本軍部對長江開放問題所答覆各外國記者的問話，就充分表示出這個意向，第三國人參加華中的「開發」祇有一條路，貸款給日本，至於經營各種企業，那就是日本的專有權。

在今天，日本所企圖併吞的，首先是中國。對在華的英國權益，自然要置在權力控制之下，至於根本排斥盡淨英國在遠東的勢力雖然已在着手，但還不是今天所能做到的事，也不是所要做的事。不僅不馬上積極實施，還企圖利用英國對華的力量，利用張伯倫的妥協政策，使英國在今天做它侵略中國的鷹犬，供它驅策。驅策的方法是什麼呢？就是威脅！移大兵至華南，採取攻勢；本星期初，上海租界上空每天有幾十架日本軍用飛機在飛翔；以及一再嗾使其代言機關抨擊克萊琪爵士，不僅作用相同，而且有連帶關係。日本軍部何以敢這樣對英國無禮呢？它完全無視於英國的威力（包括經濟力量）嗎？當然不是，不僅日本軍閥對英國不能不有所顧忌，而且是非常怕懼英國對它施行壓力的。但是它為什麼敢威脅英國，而且用非常使英國難堪的方法威脅英國呢？就是它肯定英國在張伯倫政策的領導下，不會以壓力加諸日本；它對英國愈威脅，英國愈對它妥協。

英國要答覆日本的難堪的威脅，要保持其在遠東的勢力，祇有一條路：對日本軍閥採取積極的強硬行動。（十二月二日）

### 以行動爲言辭後盾

英國十四日致日本的牒文，業已正式公佈，其中對於日本政府要人最近疊次宣言及談話中所稱建立「日滿支經濟集團」，日本在中國指定地點駐兵，分離內蒙與中國，日本在政治經濟及文化上統治中國等企圖，均明白表示懷疑與駁斥，並聲明「不準備接受或承認以武力造成之性質變動，英國擬恪守九國公約之原則，不能贊成片面更改其條件。」我們把這牒文與美國上年十二月卅一日致日本之牒文對讀，雖略覺其辭氣仍不及美國強硬，且關於「不反對經由談判途徑討論修正事宜」一點，亦不如美國牒文提出之具體切實（美文稱「日方若能以正義公道，願全各國有關方面權利義務爲基礎而提出之任何建議，並由所有有關各方及新加入之方面共同自由討論，則美國準備作適當而充分之考慮」）但至少正如星期泰晤士報所云，「其措辭之堅決，殆爲中

日戰事發生以來所僅見，從而表明「英國已與美國採取同樣政策。」

溯自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以來，受其害者除中國外，無疑以英國爲最烈。拿英國與美國比，不但英國在物質上所受的損失數十倍於美國，即日本對英國態度之蠻橫無理，亦與對美國之委曲卑恭絕然不同。此就過去及目前情形而言，推及將來，如日本侵華目的達到，則英國在遠東全部利益，包括在華權利及印度南洋澳洲等殖民地自治領等，均必然受日本根本危害，較之美國僅一菲律賓受到威脅，其形勢亦嚴重多多。爲英國之實際利益及其地位與威信計，早應對於日本此種不顧國際信義，滅絕人道的橫蠻侵略行動，首先領導各國，加以反抗抑制。惟其因英國過去一味妥協讓步，故日本乃氣焰愈高，行動愈熾，竟公然視中國爲囊中物，全部排斥各國權益，甚以至整個東亞及太平洋印度洋之盟主自居。現在英國繼美國之後，顯然對日亦開始改取強硬政策，雖有略遲之嫌，自仍不失爲一種正當傾向。

但所謂強硬政策者，其強硬決不能僅在口頭，而必須輔之以實際行動。英國過去對於日本之非法舉動，如公然掃射駐英大使及官兵，轟炸軍艦商輪，侵害英人產業利益等等，雖歷曾提出抗議，而結果日本則悍然置諸不理，即因抗議全無實際行動爲後盾之故。英國固不願與日本開戰，且爲歐洲局勢牽制，亦不能以全部或大部力量保衛其遠東利益；然英國果真要抑制日本，並無出諸戰爭之必要，祇須施以經濟及金融的制裁即可生效。況美國既已表示決不聽日本橫行霸道之決心，英美兩國聯合行動，輔以法國，自必能完全奏效。然而截至現在英國雖表面上略顯強硬，而對於各項實際問題，如中國海關行政，上海租界地位甚至長江航運等，仍不免有與暴力妥協之傾向。此自然不免使崇尚武力之日本軍閥，對於英國將仍發生「銀樣蠟槍頭」之錯誤觀念，同時英國最近牒文中關於各項條約可以談判方式修正一點，未能切實聲明尊重中國主權及意志，並顧及一切有關方面之權益，尤使世人，特別日本軍閥，可以發生苟日本與英國勾結，即可自由處分中國之不良印象。眼前日本軍閥即已通過其宣傳機關，悍然聲明「對於英政



府之此種措置……將不措意。」英國苟欲使日本回復理智，捨一面對中國給與更強有力的金融及經濟援助，一面對日本聯合美法蘇等國施以實力的經濟制裁，固絕無他途也。

進一步言之，現在整個世界局勢息息相關，東方與西方法西斯黷武勢力之侵略，決非個別孤立的現象，而係有計畫有步驟的集團行動。英國苟在遠東雖略表強硬，而對於一般的特別歐洲的問題，仍保守業經證明完全無效之妥協退讓政策，則此種片面的口頭強硬，尤決不能發生任何效果。張伯倫羅馬之行既已完全失敗矣，英國豈尚不覺悟如欲制止侵略，保障世界和平，惟有與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之民主國家密切聯合，對侵略者集團施以集體的攻擊乎？國聯行政院一百〇四次常會今日已開幕，英國是否能翻然改變過去的錯誤政策，登高一呼，領導羣倫，改用真正有效的綏靖方法，實行以有力的集體行動制止侵略，至少首先對日本決定更強有力的制裁決議而加以實施，我們將拭目視之。

(二月十七日)

## 美國將修改中立法

對於中日戰爭的一週年，各國輿論的觀感，除了日本的同盟意國直接地，露骨地為日本捧場，德國採取間接的，隱約的方式為在中國進行大規模消耗戰下遭遇極大困難的日軍擔憂，因而忍不住獻策道：「時至此日，日本所獲勝利，欲望其能以持久，必須在全中國境進行改組工作，如其在奧國的故技」以外，其他各國則都同情中國抗戰，實指中國的優勢，日本的弱點，確信中國必得最後勝利，日本最後必敗。

這是中國一年抗戰的現實的反映，也是國際的勝利的收穫，更深一層地證明國際形勢隨中國抗戰時期的久長而展開。然而這還只是限於直接因中國抗戰一週年而起，並又限於輿論的觀感一方面。同時，更有有力的當政者的言論，而又指出援

助中國的動向和建議援助中國的政策，如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畢德門所說：「中國境內之一年戰爭，已表明美國必須以處理中日經濟商業之更大權力給與羅斯福總統；換言之，即修改中立法是已。」畢德門深信羅斯福政府將向國會提出差別待遇的建議，而就一般言之，國會現亦考慮此種行動的必要；又覺中國境內的一年戰爭，已引起美國民衆方面對於日本政府的嚴重厭惡和對於中國願予以援助的趨向，惟現行中立法如始終不變，則日本之在美採辦將繼續增多，而中國在美之購置則將減少，因日本封鎖中國口岸，使中國愈感運入美國物品的困難。

美國是民主的，愛好和平的國家，在中國有巨大的利益，在遠東有密切的關係；對於這次侵略中國所造成的戰爭，本來應該積極援助中國，制裁日本的。最近陳友仁在香港對美聯社記者談：「憶美國在歷史上曾兩次使日本順服，其一爲海軍司令柏利之強迫封建之日本開放門戶，另一件爲由於美國政府之堅持，使日本不得不歸還山東省。」是美國有制裁日本的力量，而事實也證明確有這種力量，且美國以地理的形勢，無後顧之憂，國際關係沒有英、法、蘇的複雜，不受他國牽制，集體安全的力量又並非單指一國而言，所以美國正可以站在國策和利益的立場上，憑藉富強的力量，優越的地理，發動推進集體安全制度的。美國所發起的，專爲中國而締結的九國公約，正可以作爲針對日本侵華戰爭的集體安全制度的張本。在中日戰爭起初時，羅斯福總統的隔離侵略國家，即暗指日本的演說，曾經發生加強國聯決議案的效用，因而產生九國公約會議；登高之呼，聲非加疾，而聞者遠，其勢然也。九國公約會議的所以沒有成效，由於不制裁日本，以調解代替制裁，英美兩國互相推諉領導的責任，可謂殷鑒不遠，但在反面也透露了美國應該並亦可能發動推進集體安全制度的消息。傳統的史汀生不承認主義，反對以武力解決國際糾紛，雖然在條約義務上是值得稱道的，予侵略者以道德的、精神的制裁和打擊，但總是消極的方面。

以上所說，固然不是高論，仍卑之而就畢德門建議的修改中立法來說：美國給予中國的同情和援助，是中國衷心感激的，但撥

助還覺不夠，同情也有時因某種緣故而徒然，這就在於受中立法的束縛。對於善與惡的鬥爭，即使中立，也是表面的，名義的，在客觀上已經等於差別待遇，等於抑善袒惡。何況日本封鎖中國口岸，在形勢上已有順逆之分？然則中立非但不能制止戰禍，反而延長戰禍；非但不能避免戰禍，反而勢必牽入戰爭了。美國不是日本的假想敵嗎？糾正這種名為中立，實際差別待遇的中立法，只有公然援助中國，隔離日本，才能得到真正的中立。畢德門的建議修改中立法，羅斯福政府的將向國會提出差別待遇的建議，以及國會的考慮此種行動的必要，都是賢明的舉動，我們熱烈贊同，並希望能儘速儘早見諸實現！

（七月十三日）

## 美國堤工

本埠英文大美晚報於本月十九廿日接連兩天轉載了哈泊斯雜誌上愛略特·結因渭先生的論文：日本的夥伴。他指出日本如何倚賴美國的油，鐵，鋼，精鋼以毀滅中國，牠更指出日本的五年計劃如何要從美國輸入重工業包括運輸工業及軍事工業的原料與機器，開發滿洲與華北，用以興起她的工業革命，以備在一九四二與美國在太平洋上週旋。

這位先生的分析與觀察毫無疑義是正確的。在美國，固然只有日本是其唯一可怕的敵人，爲了她，羅斯福總統才批准了他龐大的軍備增加案，同樣，日本唯一最要緊的敵人也就是美國，因爲只有美國才是她太平洋上真正的仇敵。海上國家的日本，無論她的大陸發展怎樣急進，一切終以海上的威權，尤其是太平洋上的威權爲目標。所以日本五年計劃終了的一九四二，便應該是美國人，孤立派和自由派，一齊担心的時候。因此該文的結論便是請重工業原料機械與火油的出產家把賣給日本的東西趁早留着些兒，準備不遠的將來自己要用。

多數美國人士，尤其是美國國內的，一直到現在怕抱着日本的澎漲與自己無涉的觀念。日本離得美國太遠了，鋒芒不能越太

平洋而掃到美國，美國自己又太富有，什麼也不希罕日本的。所以，美國之關切遠東，在他們眼中乃是良心的問題，和實際并不相關。殊不知日本的野心，非但要作亞洲的主人，并且要管領太平洋，使她的太陽旗照遍全球，這一野心所包含的意義是某些民族的奴隸命運，某些列強勢力的削滅乃至於消滅，某種人類慘酷的芟除，屠殺，瘋暴的渴血，破壞和毀滅。在中國有了黃河，這黃河的摧毀力，已經在歷史上出過了大名，可是日本軍閥的野心若不被塞斷，打消，則牠的破壞力之大恐怕以黃河當之不過是小巫之見大巫，較之歐戰時期，只會有過之無不及。這種毀滅力，因為國際上的近視和怯懦，正在增長無已，又加以一般商人的無知唯利是圖，更以衝城毀堤之勢排擁前進，前途如何不難預測，歷史既不會完成日閥的迷夢，同樣也不會不索取怯懦嗜利者嚴格的代價。

我們知道日本的野心不起於一朝一夕。在過去的事件上，美政府以其遠見的賢明果斷，曾經幾次遏止了日閥的毒焰，防堵她那種以幻想為根據的野心，使不致於泛濫，因為美國的勇敢剛決，反扶助了日本國內較自由較民主的政治家伸張權力，將日本，遠東，乃至於世界的局勢奠定在安穩的磐石上有上十年。就是在九一八事變初起時，美國仍一本她光明遠見的認識，主張制裁日本，唯其因當時美國的意見失效，方使橫流破堤，泛濫無底。美國堤工，極有效，極遠見的堤工的失敗，隱含着人類的浩劫，不幸此一浩劫，美國人民將正當牠的中心！美國的堤工非但所以保全世界也，正所以保全自己呵。

現在國際的制裁雖然一時不能實現，而根據結因渭先生的論斷，根據一切可見的事實，日閥橫流的命運仍然是被握在美國的堤工的掌心。今日日閥對於美國的卑躬屈節，無非爲了美國所有的油，鐵，鋼，機器，也就是爲了將來要魚肉美國！眼前就日閥迫切的需要而言，即使沒有完整的國際合作，美國單獨倡導禁止軍火，軍火原料，次料，機器，飛機等輸出日本，也仍然是這橫流前面一道堅強的堤防。

美國原是國際間的領袖，其在國際間倡導人類理想和道義的工作尤其樹立了全世界各國最好的模範，這完全由於美國人

乃屬於一個新興的民族，一切青年的朝氣，勇敢，剛強，充滿理想，乃成爲他們的特徵，同時也正是在這些特徵上，寄與我們對於這堤工強烈的希望和贊成，爲了世界也爲他們自己！

(七月二十二日)

## 澈底開放安南邊界

法國現政府的行動，有時真令人不解。

在歐洲，最近幾個月來，它連續地犧牲了自己最忠實的附庸捷克和實際保衛它的南疆的西班牙共和國軍。結果人人共見：它自己是完全孤立了。德義兩侵略國的軍事威脅，一天天更直接地加到了它頭上。

但在那邊它還有一點理由可說：被張伯倫的一貫投降政策牽制，雖這理由就法國本身利益和半年前的形勢而論，實是絕不能成立的。但最不可解的還是它在遠東的舉動，特別於廣州淪陷後，應日本之要求，事實上封鎖安南邊境，不准軍火汽車以及一般與軍事有關的貨物，甚至救護汽車之運入中國。

這難道也是受英國的牽制嗎？事實是法國這樣封鎖邊境的時候，英國正在緬甸邊境大開門戶，幫助中國積極完成滇緬公路，興修滇緬鐵路。結果是全世界輸入中國的貨物，大部份都取道緬甸去了。法國政府是搬起石頭壓了本國商人的脚。這樣的算盤真不知是怎樣在打？

法國政府屈服於日本威嚇前的唯一理由，是恐怕日本真遷怒而進攻安南。安南的防務不客氣地說是不行的，而法國在目前又不能把歐洲的海軍和陸軍主力調到遠東來。然而法國政府豈竟胆小淺見到這樣，連日本已經把全力拚上了中國，決無胆量和力量與第三者開釁這一點都看不到？法國的政治家豈竟完全未看見張鼓峯的結果？日本在沒有征服中國，至少在沒有侵入廣西

雲和南以前，是絕不能對安南起任何軍略上的真正威脅的。別方面祇有援助中國堅決抵抗日本特別保衛西南，才是保障安南安全的正當方法。事實上中國在西南的抗日戰爭，等於替法國保衛安南，與西班牙共和軍之實際上保衛法國南疆無異。如果西南淪陷，不用等到征服全中國，日本對於安南即隨時可以一舉吞併。

法國政府封鎖安南邊界之舉，顯然已引起利益立即直接受損的該方面法國商人之堅決反對。安南商會長巴斐萊夫在法國的談話就是顯著的實例。最近的情況似乎已有改善了，據報載滇越鐵路已在增購車輛，以便發展運輸。然而越桂交通迄今仍無多少進步；廣州淪陷後由香港轉來積存海防的貨物僅三分之一運入了中國，而且大部份只是普通貨物和一部份救護用品設備等。無論從那方面，法國商人的直接利益，法國殖民地的安全，以及法國本身的整個前途看，法國政府必須立即拋棄過去怯懦的政策，按照國聯屢次決定，最近重申的議案，儘可能積極援助中國，至少和英國在緬甸一樣，澈底開放邊界，讓中國抵抗侵略所需要的一切源源輸入才對。

(二月三十一日)

# 日蘇糾紛

## 日蘇緊張的剖視

在日本帝國主義進攻武漢與進攻華南相輔而行的時候，日蘇在遠東沿海邊境的局勢突然緊張起來，照昨晨美聯社的莫斯科急電所說，蘇聯當局已宣布遠東已入軍事狀態，似乎大有劍拔弩張，一觸即發之勢。

對於日蘇關係，在中國抗戰發動的前後，無論是好意是惡意，有過不少不同的見解，現在聽到日蘇關係緊張，戰事有一觸即發的可能，在局勢未緩和的時候，一定有人存着浮薄的幻想；到局勢緩和下去的時候，又一定有人藉此作爲反蘇聯的宣傳材料。

一種是對蘇聯存着過分的希望，而對中國自己抗戰的力量不敢信任，天天希望蘇聯出兵對日作戰，他們以爲如其蘇聯不參加作戰，中國的抗戰前途就一定艱難萬分。這種觀念是非常要不得的，他們忽視中國本身的力量，以爲中國沒有能力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但是中國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已經一年多了，在一年多的經驗中，中國不僅能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而且嶄新的統一的中國已在抗戰中生長起來，長大起來；就是從純軍事的立場說，中國的軍事力量，不僅沒有因戰事而削弱，而且日益增強。這可以充分證明中國抗戰的獲得勝利，並不需要蘇聯參加作戰。

另一種人則故意曲解蘇聯的立場，甚至誣蔑中國的民族抗戰，在抗戰發動的先後，一直有人說「中國的抗戰是代替蘇聯和日本作戰的」，他們以爲如其中日不開戰，則日蘇必定開戰，中日開戰之後，蘇聯的戰事危機就可以和緩下去；因此，他們認爲中國的抗戰，在客觀上是等於代蘇聯作戰的，所以蘇聯應該出兵對日作戰，否則就有些不應該。這種論調，不僅完全不了解蘇聯的立場，

對中國的民族抗戰是重大的侮辱。第一，蘇聯的立場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和平的立場，日本不進攻蘇聯，蘇聯是決不會先對日本挑釁的。第二，蘇聯參加作戰，對中國的抗戰並沒有好處，而且有極大的壞處，日本帝國主義正想把中國和蘇聯織在一起，以移轉國際的視聽，動搖英美等國對中國的援助，——這正是法西斯國際戰線的策略之一。第三，照這些人的說法，「中國的抗戰似乎中了蘇聯的圈套」，那末，請他們看一看：六年多以來中國沒有抗戰之前，已經被日本帝國主義侵佔去了多少土地，東三省不夠，加上一個熱河；熱河不夠，再要華北；華北不夠，還要長江流域及華南。無論中國怎樣退讓，怎樣委曲求全，日本帝國主義還是非侵佔整個中國決不肯罷手的。

固然，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中國，是進攻蘇聯以及進攻英法荷等國的策略之一；但進攻蘇聯也是進攻中國以及進攻英法荷等國的策略之一。最近日蘇邊境劍拔弩張的局勢，是否會「一觸即發」要看日本軍閥的是否真有碰一碰「北極之熊」的勇氣。我們所以可以肯定地說的：日蘇邊境的緊張局勢，是日本帝國主義積極推行南進政策的策略之一。具體地說，是推行南進政策之前的預備工作，——離間英法關係，先孤立法國以便侵佔海南島等的預備工作。

（七月十八日）

## 煙幕的反罩

日蘇間因蘇偽「邊境問題」引起的緊張局勢，本來是日本所放的煙幕，可謂「事出有因，查無實據」。但因煙幕放得太大，蘇聯態度堅決，反而不能迷惑他人，却把自己弄得頭昏腦脹，手忙腳亂了。

蘇聯有四十名兵士到自己領土的張鼓峯，原極平常，無須大驚小怪。但日本既然蓄意藉端放煙幕，事件還可製造，何況有因，那也沒有辦法。於是問題便在：煙幕又是怎樣的呢？在日本本身，各種各樣的腔調，可以歸納為：如蘇聯不撤兵，就要訴諸武力。這煙幕是



滿含火藥氣的。對蘇聯各種各樣的消息，也可以歸納爲：着着從事軍事行動。這烟幕也是滿含火藥氣的。

但就在這中間，烟幕便露出了破綻，使得烟幕反撲並反罩放者之身。既說蘇聯如不撤兵，就要訴諸武力，又說蘇聯着着從事軍事行動，這比不撤兵更進幾步了，而訴諸武力呢？——還依然是「訴」諸武力，類似的事情，如蘇聯駁覆日僞的抗議，拒絕日本的請求，也分明是根據並非越境，表示不撤兵的。怎麼辦呢？

蘇聯的消息報和真理報，曾經嚴厲駁斥德國法西斯捏造西比利亞已宣佈戰時狀態的謠言，結論是說：「此種異常笨拙伎倆，茲已完全暴露矣。」日本的烟幕也可作如是觀，看作弄巧反成拙。

日本之所以放出這種模樣的烟幕，也自有其苦衷。第一，爲要聲東擊西，即在進攻蘇聯的烟幕下企圖推行南進政策，不得不放這樣大的烟幕。第二，一貫的對蘇聯的錯誤的認識，如對中國者然，以爲放大烟幕也不要緊，如東京政界認爲蘇聯國內政治局勢不靖，不能與外國冒此大險，朝鮮軍總司令小磯也抱這種態度。第三，日本慣放烟幕，而要烟幕發生作用，必須有刺激性，而因此又必須愈放愈大。這次，東京若干人士深信必如往日之各案然，初則若將掀起軒然巨波，繼則復風平浪息而歸寧靜，是根據過去的經驗。也是這次，蘇聯官場人士說：「此類情事，在過去一月中，實已數見不鮮，而在現行情勢下，亦未必引起其他枝節，因並不加以過分重視。」這是根據透澈的觀察，也根據過去的經驗。這兩個例子，好像是否定烟幕愈放愈大的原則的，但放者的想起作用是一件事，觀者的不受影響又是一件事，只能說是日本雖然放偌大的烟幕，作用却很微細；要說巨大，那便是反作用，即烟幕反撲反罩放者的本身。

因此，引起了日本首都的極度不安！不安的表面的暴露，有陸相板垣謁見日皇和訪問首相近衛的報告，板垣和外相宇垣的會商，板垣和宇垣的分別召集首腦部會議等。

但在蘇聯，則因態度堅決，很是鎮定，如俄羅斯邦政府人選批准後，代表蘇聯國防威力的紅軍海軍代表團在演說中，堅決表示

紅陸海軍必在敵人領土領海上粉碎任何敵人，無論來自何方！

日本侵略中國的戰事，已成騎虎難下之勢；現在對於蘇聯，也覺烟幕難收了。外國觀察家說：「大局現漸臻日方欲求不失顏面而作讓步，實屬困難之地步。」

蔣委員長最近曾經表示深信日本侵華，在精神上業已失敗；現在侵蘇的烟幕，一放而不能收，精神上也愈加失敗了。

據日本外務省第一科科長宣稱：「日本目下正在計劃在張鼓峯附近表演威力一次。」但假使實現呢，那只是表示在烟幕反罩下的盲目的撲火。

假定日本兵的盲動，那結果一定：作為烟幕作用之一的企圖推行南進政策未成，反糾纏在北方；作為烟幕作用之二的粉飾進犯漢口的困難未成，反更增加荆棘；作為烟幕作用之三的強調力量 and 挽救威信未成，反更暴露虛弱和喪失顏面。（七月二十三日）

## 中日戰爭與日蘇風雲

一度緊張的日蘇風雲，由於日本的軟化，已經趨於緩和。日本「訴」諸武力，恫嚇不靈，於是，據路透社東京二十五日電：「日政府或將建議組設日「滿」蘇三方面共同委員會，以求和平解決張鼓峯爭案。此二委員會一將解決邊界爭案，一將勘劃蘇「滿」界線。」接着又說：外國觀察家謂：「日本之提出此種建議，可使張鼓峯案擱起，而不復要求蘇聯撤退軍隊。蓋若堅主此項要求，而不以武力繼之，必將喪失面子也。」日本外務省發言人雖然說並無新提議，但同時又說是否提此議，目下尚未決定。而又說願與莫斯科以日政府一九三六年所提的邊界條例作根據，進行談判，總之，已不再提撤兵問題是顯然的了。

不管怎樣，都是換湯不換藥，成爲一種下場頭，而下場頭的方法則是沖淡。就形式說，是小事化大事——把張鼓峯事件擴大爲

整個邊界問題——但是就性質說，却是大事化小事。下場是爲了不喪失面子的，但這不過是聊以解嘲而已，日本自放烟幕而自收之，所以也是自作自受。

當日蘇間風雲際會之時，因爲日本正與中國作戰，而蘇聯又是最最援助中國的國家，所以國際間和中國人都從日蘇風雲聯想到中日戰爭，以爲有關係，有影響。這是很自然的，有關係的影響也是事實。但必須從確當的關係和影響設想才對，否則便是幻想。想必被客觀的事實所粉碎，還不要緊；必隨着事過境遷而消滅。也不要緊；要緊的是幻想者的本身要感到幻滅，尤其是中國人，因爲切身的緣故，所以有些人對於日蘇風雲與中日戰爭的關係和影響，甚至還抱着希望，拆穿了說，就是希望日蘇發生戰爭。這就是從不確當地設想關係和影響所導引來的。首先，便已受日本烟幕的迷惑，喪失了自信心和自信力了，不但是幻想，還更是沒出息的想頭。現在，日蘇風雲將要消散，幻想也將隨着事過境遷而消滅，因而要感到幻滅罷，所以亟宜猛省，從確當的關係和影響設想的。

確當的關係和影響由於根據客觀的事實，並不隨着事過境遷而也消滅，相反還是存在發展下去的；確當地設想關係和影響由於和客觀的事實相合拍，並不感到幻滅，相反還更加强了自信心和自信力。

確當的關係和影響，一方面是中日戰爭對於日蘇風雲發生的，一方面是日蘇風雲對於中日戰爭發生的。

先說前者。日本放烟幕的由來，直接的，主要的，如蘇聯消息報的「陰謀揭發」一文所說：「自佔領滿洲以來，以關東軍爲代表之日軍，無日不在盡其所能，製造蘇「滿」邊境衝突，此全世界共聞共知之事。最近此種衝突大爲減少，其故自因日軍闕在中國所遭棘手之事已多。最近日本更不得不續派大批生力軍往中國，而認定自己的存在意義乃在加強力量從事反蘇戰爭的關東軍，恐自己的軍隊一部分亦將被調南下，援救陷入中國廣大泥淖內之日軍，於是顯然決定將世人之注意引至自己方面，以期避免上述可能。關東軍之用意，顯以爲只須設法表明蘇「滿」並不安靜，即可使最高軍部認識蘇「滿」日軍不但不減，且須增多。」這裏，第

一、是中日戰爭已使日本的關東軍過去製造日蘇風雲大為減少；第二、更是這裏所要指出的，是這次關東軍突然又製造日蘇也直接是因中日戰爭而起；第三、附帶要說的，是從關東軍這次製造日蘇風雲，可知日本軍閥內部對於中日戰爭的意見之分歧，反映日本軍閥內部的矛盾和衝突，而這也是因中日戰爭而起的。至於日本收烟幕的由來，則國際間幾乎一致公認為日本在對華作戰的期間，不敢再與蘇聯啟釁。

這種確當的關係和影響，雖說是中日戰爭對於日蘇風雲發生的，其實應說是中國的堅強的抗戰對於日蘇風雲發生的，不隨事過境遷而消滅，不因風雲消散而喪失，還要存在發展下去，所以可以加強自信心和自信力。

再說後者。關東軍製造烟幕，固然自以為得計，但在整個日本，却是作繭自縛。蘇聯的堅決強硬，這次愈益顯明，日本的色厲內荏，這次暴露無遺，一方虛視耽耽，一方惴惴不安，因而蘇聯在客觀上對於中國抗戰成爲牽制日本的力量也更加瞭如指掌。據倫敦軍事觀察家的消息，數日以前，日軍因華軍抵抗堅強，出於意料，其參謀部不得不調遣駐偽「滿」的精粹部隊南下協助進犯漢口，現則尚未開到前線，即奉命撤回偽「滿」了。這就是迅速的效果，這效果也可以確信還要存在發展下去的。（七月二十七日）

## 遠東大戰的演進

和蘆溝橋事變一樣爲日軍所手製的張鼓峯事件已經爆發了牠第一聲的炸彈。事變會怎樣開展下去，或是如歷次蘇日中間的衝突一般仍然歸於消滅，抑或真的取蘆溝橋事變的性質，演進而變爲空前沒有的遠東大戰，尙不能由任何人加以預先的肯定。但眼前就當事雙方的情形看去，後者的可能似乎不在少數。

首先，我們看看日本：目前日本在對付蘇聯的問題上，逢着了兩個矛盾。第一，由外交上着想，日本必須進攻蘇聯，而由國力——

包含經濟力，人力，軍力——上設想，她萬萬不能進攻蘇聯，怎麼說呢？每個進攻性猛烈的國家，外交上必要有強大的實力以爲後盾。日本也知道這一層。但是自從九一八事變以來，她過於注重其軍事上的成就，竟完全忘記了她之所以能在遠東站起身，都是倚賴着英國，她忘記了她還未長大，她應該繼續不斷的捧着這個恩人，反之，她毫不客氣的把那恩人一脚踢翻，就想一步步獨吞了中國。由於得罪了英國，日本只能用反共協定來捧德義，但是她在中國的無底軍事削弱了抗蘇的力量，又有使德義寒心的趨勢。日本已經悟到了自己的孤立，極想討好英國（英日談話時英國所提一百多案件，宇垣都聲明將加以考慮）分裂英法，挽回德義，因此攻蘇就成了外交上必走的一條路。英國雖不一定完全利於日本攻蘇，但蘇聯的軍事行動十分可能破壞英法聯合，使英國趨於支持侵略陣線，不過就日本的國力說來，小小的枯瘠的海島國家要她每年支付出雙倍於五十四萬萬以上的軍費，雙倍於百萬以上的軍隊來左打中國，右打蘇聯，乃是想像以外的不可能，除非日本真想自殺。

第二，由政府打算日本決不能攻蘇，由關東軍及國內攻蘇派看去日本絕對要攻蘇。政府既已被軍隊帶着在中國擺下了個打不完的長蛇陣，自然明白第二個更大的戰爭萬萬非日本所能担当。可是關東軍的赫赫威勢，不能一顯身手，不是日本軍人所能忍受的。日本人向來好動，感情的波動極強烈，且又完全被一種夜郎自大的自我誇大狂所操縱。在這對華戰爭的熱鬧場合中，農夫平民雖感覺到出征時離鄉別井的苦惱，而關東軍軍官的好戰情緒卻大有可能反而高漲起來。面對着蘇聯壓境的幾十萬紅軍，他們久已躍躍欲試了。

眼前這兩重矛盾若能在攻蘇前提之下解決，則日本政府也不見得要絕對禁止關東軍不去製造種種難題。日本若能在宣傳政策很成功的將製造事件的責都推在蘇聯身上，則蘇聯在遠東所取的攻勢無疑的自會引起英國的疑懼，拆散英法，便利德國由西的進攻不必說，日本的北方行動反要帶上某種於英有利的色彩，從而使她從英國方面得到各種經濟的資助成爲可能。日本自

然記得她怎樣靠了英國擊敗帝俄，抄老文章不管其有效無效，至少使她在國際得到了強有力的友人，減少了強有力的敵人，包括美國在內。假如這個算盤打得通，關東軍的行動就不會受嚴格制止，但假如這條路沒有多大可能，則日本似乎只有把關東軍調開之一法，那在軍事上既不可以為日本的顏面更是萬難，日本人是看面子過於性命的。

其次，再看蘇聯方面：在過去大小三百多件蘇日衝突中，蘇聯一貫的維持了她的和平主張。因此法西斯論客們大吹大擂說蘇聯因為殺了五千軍官，所以不敢打仗了。事實上蘇聯不但並未殺掉五千軍官，反因為去掉了間諜和叛徒，使得軍隊更加強固起來，如一個人一樣的準備保衛祖國。蘇聯為了保障國內建設，為了推動國際和平陣線以制止法西斯的戰爭慾，才極力實施和平政策，但這不是說蘇聯準備無代價的維持和平，更不是要絕對的拒絕日本的挑釁。蘇聯不接收日本擲來的手套是有條件的。比如說第一在國際的敵視對蘇聯環繞極緊時，蘇聯捲入日本的挑釁中便要陷入包圍；第二在日本的外交成功，國際友人增加時，蘇聯接收日本的挑釁便使自己孤立；第三，當以往中國政治傾向不定，日本有可能變中國為她有利的後方時，蘇聯無形中便要在兩對一乃至三對一的場合中對日作戰，這些都是蘇聯所不該作的。但是當這些情勢并不存在，紅軍在物質，精神，心理各方面的準備都已飽和了的時候，蘇聯為什麼不給日本一個「布爾塞維克的教訓」呢？

遠東大戰沒有疑問的是在演進中，但是這種演進究竟要得到那一步方始突變成爲大戰，這仍然要看國際關係的變化而定。根據這種國際關係的變遷，兩國的步驟都還有一進一退的可能，但這種伸縮性恐怕在日本是很少，因為她是個軍隊爲王的國家。因此戰爭的關鍵始終只是在日本手上，由日本負責的。

(八月二日)

## 日本的企圖能發生作用嗎？

關於日蘇邊境衝突，我們會一再指出日本軍閥挑動這次衝突的企圖：第一，是利用英國張伯倫政府的反蘇聯傾向，利用張伯倫的苟安妥協政策，利用張伯倫的將侵略國的兇焰移轉到蘇聯身上去的企圖，藉日蘇邊境衝突把英國在客觀上拉到侵略國的一面去，以挽救它侵華一年來所遭遇到的嚴重危機。第二，藉此麻醉國內的民衆，以便實施總動員。此外，我們也曾說過這一事件的爆發，含有日本軍閥內部矛盾日深尖銳的因素在內，如其「星星之火」果一旦「燎原」，則日本帝國主義就要葬身於這一堆自己所撥弄的火裏。

日本，雖然披上了資本主義國家的外衣，但它的封建性還是佔着極大的成分，尤其是因爲資本主義的危機日益深刻，日本的資產階級完全靠低廉的工銀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相競爭，勞苦工農的生活極端低落，也極端苦悶，因此，法西斯主義藉封建殘餘而發皇起來了。基於這一點，形成了日本政府與軍部的對立，形成了軍部的統帥部與少壯派的對立。而日本的軍人，更善於利用製造對外事件以對抗政府，對抗統帥部，藉以爭取對中央政權的控制。「九一八」事變的爆發，和中國政府已應允以外交談判解決東北懸案有關係；關東軍的進一步的砲轟錦州，砲轟山海關，侵入熱河，也和當時中日問題有談判的可能有若干連帶關係。當然，這一次的衝突，關東軍朝鮮軍會利用它來作爲對內政爭的工具，把「星星之火」臨風一挑而「燎原」起來的。

戰事如其這樣地爆發，當然不是日本政府始料所及的。日本政府並不想真的對蘇聯作戰，因爲它是很知道對蘇作戰，不會得到好結果的，然而蘇聯既不容許任何侵略者侵犯到她的國土，朝鮮軍關東軍也不肯失去了面子而停手，勢必僵持下去，也可以累積了不少次的衝突而變成正式的戰爭。

日本政府當然願意使衝突僵持下去的，因爲祇有僵持纔能達到它的作用。但不能僵持是沒有人能夠把握的。我們現在所要討論的，是日本的企圖能不能達到，或能不能部份地達到。照其他的觀察，這是絕對不能達到的。

第一，以總動員講：日本軍閥想刺激其國人對戰爭的興趣，這在實際上是適得其反。日本軍閥的紙老虎，在侵華戰爭的一周年中，已經完全戳穿了。「對中國還弄得一籌莫展，怎樣能夠對強大的蘇聯作戰呢？」這將成爲每一個日本國民所一定會發生的疑問。用對蘇戰爭來刺激國民所得到的不是將「厭倦」變成「興奮」，而是將「厭倦」變成「恐慌」，變成普遍的反戰運動。

第二，日本軍閥想藉此移轉中國抗戰的目標，鬆懈中國抗戰的決心與努力，但這種企圖也是無能爲力的。全中國的人民與中國賢明的領袖，深知日蘇戰爭與否對中國抗戰並沒有什麼決定的作用，中國的抗戰要靠自己的奮鬥，自己的努力。不僅如此，中國當局和人民，非常明白日本的進攻蘇聯，是進攻中國的戰略之一，正加倍的警惕着。

第三，日本軍閥的主要企圖之一，是在克萊琪與宇垣的英日談判中，利用反蘇以博得英國的同情，使英國停止援助中國，並且進一步在經濟上支持日本。照張伯倫的傾向講，這是非常可能的，但是我們不要忽略了英國是最會打算盤的國家，如其日蘇間不爆發真正的戰事，英國是不會改變她的態度的；如其日蘇間真正開戰，則德國一定馬上進攻捷克，而掀動歐洲的戰爭。在今天，英法合作，不僅是法國的國策，也是英國的國策，德捷的戰事一起，法國一定履行條約的義務，英國決不能袖手旁觀。那時要英國支持日本，在事實上是決不可能的。

英國雖願中日妥協，但中日是否妥協的權，是決定在中國人的手中，決不是英國政府所能左右的。

（八月四日）

## 鎮靜吧！勿上日德意的當！

「興奮呀！緊張呀！戰吧！」這是日蘇戰雲所給與孤島上的情緒，這種情緒之勃發，一方是由於痛恨日本法西斯之無恥的侵略及同情蘇聯國家蘇聯民族；另一方面又是一種具有危險性的及可能的走入到日本的圈套及日德意的大圈套中之冒險現象。



日蘇問題之中是兩個問題混合着的：一方面是日本侵略蘇聯，及蘇聯抵抗日本的問題；一方面又是世戰大戰的問題即遠東戰爭與歐洲戰爭同時爆發的問題，事變稍為發展一點就立刻變成了日德意共同進攻蘇聯的問題，同時也是日德意共同對英美的問題，造成舉世遭殃的局面，故蘇聯說「一切後果由日本負責」。

「關日德意共同進攻蘇聯對於中國是不利的；日德意共同綁架英法美也是於中國不利的。蘇聯與人家打仗對中國有好處嗎？沒有。英法美被日德意綁架了對中國有好處嗎？沒有。因為舉世都在戰爭中，其禍全嫁給而且必嫁給蘇聯，與殖民地半殖民地及各國人民身上，對中國的好處何來？」

有人說：日蘇事變的發展爲什麼又不可以將禍全嫁在法西斯身上，而蘇聯及弱國與各國人民爲什麼又不可以從此次事變中解放出來呢？

不，因爲事變的發展使舉世的大戰爆發是可能的，舉世的革命爆發未見得是可能的，目前只有舉世大戰的條件，尙沒有舉世一齊推翻法西斯的條件。

上一次大戰中蘇聯革命的成功是由於蘇聯有了革命的黨的正確領導，而不是由於大戰。大戰的結果只造成了意德日的法西斯的「文明」。在上一次大戰中僅只洗掉一個沙皇，若沒有俄國英勇善戰的列寧黨，沙皇雖敗於外，但不一定敗於內。

這一次戰爭一爆發，假設英國在張伯倫領導之下向日德意方面一溜，美國守中立，蘇聯被日德包圍住，法國弄得動彈不得，中國的外援完結。各國不堪設想，遠東不堪設想，中國不堪設想。

吾人并不是害怕法西斯，但法西斯在戰爭中要抬頭，如蚊子在夕陽時要抬頭，如臭虫在高溫中要抬頭一樣的。張鼓峯事件一爆發，各國法西斯即磨拳擦掌，到處亂哄了。

中國尚在抗戰的緊急關頭中，如有一件國際上的事變鬧得舉世法西斯抬頭，於中國絕無好處，有百害無一利。張鼓峯事變，站在中國的立場說，是日本侵華遭到了困難的一種圈套，企圖蘇聯向日方再讓一步，由這種讓步變成嗎啡針，動員國內力量來侵中國，來向南方發展。蘇聯現在的辦法正在將此真相向世人揭穿，這倒對中國是有利的。

張鼓峯事變站在國際的立場說，又是意德日的圈套，好借此向蘇聯鄰近諸國打去，好公開的援助日本完全滅亡中國，進一步不僅共同打蘇聯與滅亡中國，同時好共同掠劫英國。蘇聯正在盡力的揭穿此圈套，這對舉世也有利的。

張伯倫到今天尚未表示態度，張伯倫是想拖了英國跑進此圈套。但吾人希望中國努力抗戰，鎮靜，不離開不放鬆自己的本位工作！只有努力自己的本位工作，才不會跑進日本的圈套！

（八月五日由）

## 對日蘇衝突的認識與肆應

由於日本法西斯蒂對張鼓峯的侵佔所引起的日蘇衝突，的確掀起了國際間的緊張局面，特別在中國，因為它與中國今日的抗戰有着密切的關係，所以更無一人不加以注意，無一人不以探詢的眼光注視着它的發展，究竟它將擴大為日蘇間的正式戰爭呢？抑是和平解決呢？

其實，張鼓峯事件是否會發展到日蘇正式作戰抑或和平解決這一問題，我們認為這是不值得注意的，如果日本法西斯蒂一天沒有崩潰，日本的侵略政策一天不放棄，國際間的和平力量一天不更進一步的緊密團結，實際的給予侵略者的陰謀野心以有力的制裁，則日蘇間的戰事，甚之世界大戰，是不可避免的，遲早總會爆發的。至於它的爆發，是否即由於今日正在發展中的張鼓峯事件開端，抑或由於未來的其他事件，那僅是枝節問題，所以我們在今天所應注意的問題，還是我們在已將或未來的日蘇戰爭中，

究竟應該確定何種正確的態度？俾將中國的抗戰與世界的和平，推進和把握到更有利的場合的這一問題。

對於這一問題，我們的意見是：

第一，我們必須認識，中國的獨立解放，必須要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抗戰的勝利或失敗，決定於自己的努力與否？國際間的變化，雖可能予抗戰以影響，但它決不是獲得勝利與否的主要條件，而且就是國際間對於中國有利的變化，也還要中國自己善於運用，才能實際的把握其效果，所以不管國際間的變化如何，中國絲毫不可稍存依賴之心，鬆懈自己的工作，必須堅持自己抗戰到底的立場，堅決戰鬥下去。

第二，我們必須認清，日本軍閥的主要刀鋒，乃是朝着中國的，它決不會因為對蘇作戰而將對華的侵略和緩下來；相反的，它將更加上緊對華侵略，以便早日得到決定的勝利，獲取對蘇作戰的廣大資源，及鞏固其對蘇作戰的後方根據地，俾得遂達其擊敗蘇聯，獨霸東亞的迷夢，這不但從近衛內閣決不放鬆對華戰事的聲明上可以看出，不但從它最近進攻武漢戰事的猛烈上，以及秘密調遣關東軍五師團至華中加強進攻武漢之舉（見本報六日漢口專電）可以看出，而且從其由土肥原陳中孚等策劃下對華南分化工作的着着進行上，也可以看出。所以，中國人士不但決不可因為日蘇關係的緊張，即認為日本軍閥將無力對華作戰，而可以讓中國稍得喘息休養之機，因此就放鬆抗戰步驟，相反的，必須更加努力的戰鬥，更加有力的反攻；更加英勇的為保衛武漢而進行勝利的反攻，以澈底粉碎其速戰速決的迷夢，及一切將施展的陰謀詭計。

第三，蔣委員長說：「我們今日的抗戰，不但是為了爭取中華民族的生存，同時也是為了保衛世界的和平。」這是非常正確的，這就是說：中國的基本立場是擁護和平，反對侵略，也就是說：中國不但反對日人對中國的侵略行為，而且也是反對國際間任何的侵略行為，中國不但要保衛中國的和平，而且也要保衛世界的和平，因此，中國對於日本軍閥對蘇聯的侵略行為，必須毫無疑問的

站在反對的立場上，予以痛責。中國必須和蘇聯在下一步驟下，爭取國際間和平力量的擴大與鞏固，粉碎德日意法西斯集團所進行的任何反蘇聯的陰謀。

任何希望將自己所身受侵略的痛苦，轉移到別的民族別的國家上去，任何企圖拖人下海，以便自己逃避被侵略的妄想，不但不可不，不但是最卑劣最無恥最下賤的想頭，而且最後必將自食其惡果。

第四，再一次的世界大戰，固然必將促使法西斯蒂奔向毀滅之途，但毀滅法西斯蒂並不一定要出之於再一次的世界大戰，如果全世界的和平力量能更鞏固與擴大，能集體的給予法西斯蒂的侵略行爲以制裁；如果反法西斯反戰的鬥爭能廣泛有力地開展，則不一定要有再一次的世界大戰，也將逼使法西斯蒂國家窒息而死；即使大戰不可避免的爆發了，也將大大地縮短戰爭的時間，減少人類在大戰中的痛苦與犧牲而加速法西斯蒂的死滅過程。所以祇有法西斯蒂才急急於尋求戰爭，才企求其侵略的戰爭越早爆發越好。由此可見，毀滅法西斯蒂的鑰匙，並不在於世界大戰，而是在於世界反法西斯反侵略的和平力量的鞏固與擴大，因此爭取世界和平力量的鞏固與擴大，開展全世界反法西斯反侵略的鬥爭，才是打倒法西斯蒂最有力最正確的道路。這一原則，也適用於中國今日的抗戰，中國當然希望日本以及德意法西斯蒂的早日崩潰，以求中國早日得到獨立解放，但它決不能企求日蘇戰爭或甚之世界戰爭的早日爆發，以便在這些戰爭中促使日本和德意法西斯蒂的早日崩潰。這祇有使中國抗戰的苦難更加深重更加延長，因爲它必將減少世界和平力量對中國的援助。所以相反的，中國必須從加強自己反法西斯反侵略的鬥爭力量外，爭取世界反法西斯侵略力量的增長，爭取世界和平陣線的鞏固與擴大，共同對法西斯蒂陣線以制裁，中國祇有在此種力量的援助下來完成勝利的條件，促使其敵人的崩潰。

但中國這就首先必須對德意等法西斯蒂國家割斷過去茫渺之想，有力的給予他們以經濟上外交上的打擊，奮身投向於和

平陣線之門，和一切愛護和平愛護民主的國家更進一步的聯結起來。

中國是和平陣線中一個有力的因子，中國的努力，必然將給予世界以反響，所以不管張鼓峯事件發展的前途如何？不管國際間的變化如何？中國必須確定中國的態度，就是堅持抗戰到底，堅決反對任何侵略戰爭，與努力爭取世界和平勢力的鞏固與擴大。

(八月九日)

## 威望問題

日蘇漁業條約的談判，顯已陷入僵局。日方屢次表示讓步，如蘇聯船舶航行拉普魯斯海峽應允今後決不加以妨礙，中東路末批價款，亦可「善意考慮」，而正式長期條約如不能簽定，祇要再延長現存暫行協定，亦可認為滿意。然而交涉至今十六次，仍然毫無結果；因為蘇聯主張締結新暫行協定，由蘇聯收回有關軍略的漁場四十處，而日本則絕對不肯。其實四十處漁場的收回，就原有漁場祇減少十分之一。即照日方自稱每年此項漁業利益共五六千萬日元計算，其損失亦不過五六百萬，斷無所謂五分之四之多。一步言之，漁季現在已經終了，新季開始要到來年三四月間，日本亦不必如此情急無聊轉顯其窘相。其所以弄到如此上下不能者，一語道破，完全是所謂「威望問題」作祟。因「威望」而一再亟亟對蘇聯恫嚇訛詐，兩限最後訂約日期，儼然似謂蘇方如不聽從，即將真的出諸「斷然手段」。然結果兩次過限，蘇方仍堅持原議，沉着對付，而所謂「威望」者，遂大有根本發生問題之勢。

日本軍閥的心理，素顯一種極矛盾的現象：一方面自覺無敵，表示一種誇大狂；別方面又生怕人家看不起，內蘊一種自感卑劣的心病 (Inferiority Complex)。當然這種矛盾現象是統一的，其起因由於自己為新進帝國主義，雖以武力搶得許多利益，然自覺實力不充，恐怕難以保全；於是努力進一步侵略，以冀保護既得的侵略贓物；及至新利益得到，而更嚴重的保全問題反又發生。這樣

患得患失，終至終日惶惶，六神無主，而自己的弱點遂完全暴露於世界。

日本軍閥現已完全陷入四面楚歌的境界，乃是毫無問題的。慕尼克的榜樣使它以為訛詐恫嚇，是取得與保全侵略贓物的萬應手段。在最近兩個月內，它不惜用武力，用強佔手段，用橫蠻無理的言辭，觸怒任何在遠東方面有利害關係的國家。它的認識從某一方面（張伯倫政策）上講，是部份地正確的，然而它完全未看出遠東的整個局勢，與歐洲完全相反：第一，中國全國一致抗戰到底，絕不像捷克那樣聽人宰割；第二，蘇聯在遠東的立場，不受英法牽制，而且利害攸關，不容絲毫讓步；第三，美國現在的政治路線傾向，與張伯倫的完全背馳；第四，英國在遠東的龐大利益，直接受了日本的侵害與威脅，即張伯倫也不能完全退讓；最後但最重要的，日本自己在華作戰一年半，已深陷於泥淖之中，國力耗去大半，萬一另生他事，無力應付任何強鄰，不比希特勒可以安坐柏林，集中全力對付任何一個問題，一個侵略對象。日軍閥的狂妄心理，竟完全看不出這些，於是因到處開罪之故，結果乃弄得不但蘇聯繼續過去關於張鼓峯事件的強硬態度；美國亦日趨積極，除直接貸款援助中國之外，更考慮對日施行經濟上的報復手段；英國追隨美國之後，也一反從前的萎靡退讓的態度，轉趨強硬。再加上在華軍事完全僵化，日本遂感受四面的壓迫日益嚴重了。

然而瘋狂日甚的日本法西斯蒂軍閥是絕對不會覺悟的。它的代言人有田外相發表談話仍以貫徹所謂「建立東亞新秩序」的「決心」為言。至它的御用法西斯團體知行社更發出宣言稱：「假若其他各國不能與日本合作而反對日本，則日本必將以武力開闢荆棘，貫徹其領導權。」日本有迎擊各國反對之決心，不論參加國家多少，日本必能擊破之。（美聯社東京廿一日電）

這樣狂妄的恫嚇，世界上有人相信日本軍閥真能「貫徹」嗎？處處是「武力」，處處是「決心」，亦即處處把它自己視為生命的「威望問題」提出來作測驗。在漁業問題的失敗，在對英美恫嚇威脅的無效上，日本軍閥的「威望」已經被它自己打碎了。為了恢復這「威望」，它是可能不惜倒行逆施到底，甚至把整個民族國家的命運，把全體人民的生命幸福付諸孤注一擲的。到那時，如果不是

一個優秀的民族底毀滅，就是這民族底全體人民起來，把害國殃民的軍閥整個兒送到它應去的地方——墳墓裏去。

(十二月二十三日)

## 蘇日漁業條約

蘇日漁業條約的糾紛，自一九三二年修改的舊約於一九三六年滿期，日方提出的新約草案被蘇聯拒絕簽定後，近三年來每年冬季必重鬧一次。日方堅持照它的條件締結長期新約，蘇方則斷然拒絕。一九三六三七年結果都是按照舊約的條件，締結一年暫行協定了事。今年此時間題重起，雙方關於長期新約，依然意見懸殊，糾紛情形大體相同，所不同者，祇在日方現在雖照去年舊例，延長現行暫行協定一年亦不可得。因蘇方主張日方必須承認履行出售中東路担保條件，償付已過期的末批價款，然後另行談判新一年暫行協定，其中主要條件為蘇方當收回現經日人使用的指定漁場約四十處，即佔漁場總數約十分之一。

日方在蘇聯領海內捕漁的權利，是根據日俄戰後樸茨茅斯和約的規定。本來也是日本武力搶來的許多利益中之一。日方從這搶得利益，據它自己的發言人說，每年可收穫五六千萬日元，這數目對於窮日本已很重要。何況日本的漁民世人共知是負有一種更重大的任務——當間諜的，故日本對於這問題當然十分重視。

樸茨茅斯和約是帝俄政府締結的，蘇聯政府就它自己的立場說，原無加以遵守之必要。蘇聯自革命後，關於帝俄政府對弱國（如中國及土耳其）所締結的不平等條約，即已完全放棄。但蘇聯爲了維持國際信義，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糾紛，對於顯然不利己方的國際條約，却依然加以遵守。樸茨茅斯和約即其中之一。近年來日方對於該和約規定的條款，其中重要的如日本除沿南滿鐵路每公里駐護路隊十五名外不駐兵滿州，日本在拉普魯斯海峽和附近島嶼不設軍事要塞等，早已破壞無餘；而對於該和約中於日

方單獨有利的條款，則反加以引伸，提出和約並未明白規定的要求，如日方必須在自己指定的地域（漁場）捕魚，日人現用的漁場不能收回等等，這些自然是完全無理的。因為和約僅規定日人得在某某數海（日本海，賀勞克游，白令海）蘇聯領土沿岸捕魚，而未規定漁場的方位和數目，同時按照條約日人得以捕魚的漁場，亦未從而變為日人的私產。準此，蘇聯爲了國防的需要而收回若干漁場，絕無違反樸茨茅斯和約之處，而蘇聯之絕不讓步，理由自完全充足。

日方因事件顯已弄成僵局，最近又來了它那些老套，說什麼漁業問題如不能達到有利日方之解決，日方不惜出諸「斷然手段」。這種話聽慣了本來毫無滋味，但在張鼓峯頂上樹起了蘇聯的巨幅紅旗而爲「對於日本之公然重大侮辱」之後，依然再來這麼一下，却未免令人有滑稽之感。就目前的交涉情形看，蘇聯與過去張鼓峯事件一樣。對於漁業問題顯然是不會讓步的。那麼大言恫嚇的日本軍閥究竟怎樣辦呢？難道真的「不惜一戰」嗎？

我們的意見以爲大言儘管大言，日本這次仍然是和張鼓峯一樣，結果不得不低頭，按照蘇聯的基本條件，締結一年暫行漁業協定。這除對於妄自尊大的日本軍閥是一個新的打擊外，對於慕尼克式的投降主義者，特別威望日落的法國政府，也是一個教訓。萬一日本軍閥瘋狂到真對蘇聯用兵，那可是它自找死路了。

（十二月十六日）

## 日向蘇挑戰的偽裝及作用

據美聯社東京電稱：日本軍部決以強硬手段對付蘇聯，「除非蘇俄接受日方要求，而對於久爭未決之漁業問題，予以解決，否則日本即準備與蘇聯斷絕外交關係。」這的確是一個像煞有其事的強硬。據日本軍部的「相信」，蘇聯或不致接受挑戰，就是說在日方強硬壓力之下，蘇聯會就範。因爲它們認爲德意志正有事於東歐，而看相烏克蘭的今天，蘇聯不敢在遠東接受日本的挑戰的。



這個觀察當然絕對是錯誤的。第一，全世界大家都知道，蘇聯的國防是以東西同時應付侵略國的侵入爲基礎，歐洲緊張的時候，絕不會影響到遠東的防禦力量；第二，目下德國在東歐雖野心勃勃，但其實力有限，無非是想擇軟弱的欺侮，決不敢貿然觸及蘇聯，蘇聯的西陲，決不像日本軍人口中所說的那樣緊張；第三，日本軍閥在飽受張鼓峯教訓之後，早已自知不足與蘇聯敵對，何況在這半年以內，消耗在中國的兵力又增加幾十萬，牽制在中國的兵力又增加幾十萬，對中國已無法應付，怎能對龐大的蘇聯挑釁呢？最後，我們更知道，蘇聯要收回的漁場四十處，即佔日本所租漁場十分之一，已由蘇聯政府開始執行拍賣，可見蘇聯絕對不會讓步。愈加可以證實日本軍人方面所認謂「蘇聯不致接受挑戰」是夢話。

日本軍閥爲什麼要說這種誇口的夢話呢？其原因不外下列幾點：

第一，是對國內掩飾其侵華戰爭所陷入的極端困難，表示日本還有力量威脅蘇聯，不惜對蘇聯挑釁，以證明日本的兵力並沒有爲了侵略中國而竭蹶。

第二，是引起對蘇的緊張空氣後，可以實施總動員法。近衛內閣爲了實施總動員法第十一條的爭執而不能不倒台，現在平沼內閣登台後當然仍無辦法解決，而在中國的軍事已陷入極端困難之中，非出盡全力，不能打開僵局，而對華要實施總動員法，勢必引起國內的反響，同時愈益證明對華戰爭之不利，更足助長國內反戰情緒與反戰運動，所以必須利用對蘇緊張局面以達到實施總動員法的目的。

第三，是對英法美放烟幕，以便利其南進。我們前天會指出日本及同盟國所決定的戰略是南進，企圖截斷中國西南的國際通路，也就是完全封鎖中國與英法美的交通，但這個戰略，必然會遭遇英法美的反對，而且現在英美對日的態度已經日漸強硬，日本再如此做，英美的態度必愈加強硬。所以日本來一下對蘇挑戰，以移轉英美的視線，尤其是英國政府的視線，使她們認爲日本已把

刀鋒轉到蘇聯方面，可以轉而再支持它，放縱它。

第四，是鬆懈中國的防衛而助長「和平」傾向，雖然今天中國的「和平」傾向因為汪兆銘叛國案的暴露而鎮壓下去，但並不是中國已經肅清了一切「和平」妥協的傾向，如其日蘇關係一旦緊張起來，馬上可以使「和平」傾向死灰復燃，而高唱「讓蘇聯去作戰吧！」就是這一點辦不到，也可以使中國對軍事的戒備弛懈一下。

無論這點做得到做不到，日本軍閥對蘇聯強硬表示之後終是有下台的辦法的。辦法是什麼呢？日蘇漁業糾紛的最後解決之期是在四月裏，現在不過一月，中間還有三個月的時候，足供其虛聲恫嚇，招搖撞騙的運用。換句話說，在三個月之後，日本軍閥自然會軟下去的。

(一月十六日)

# 西班牙問題及其他

## 搶救西班牙

西班牙共和政府率領全國民衆與瘋狂的義德兩國法西斯侵略軍相搏鬥，到現在已兩年有半了。在這兩年半的過程中，西班牙共和政府從極劣勢的軍事地位，與近代強國的機械化部隊作戰，不僅阻止了法西斯的兇燄，還鍛鍊出無數萬爲保衛祖國保衛民主保衛和平的戰士起來，建立起新的國防。在今天，西班牙的抵抗義大利及其傀儡弗朗哥，和中國的抵抗日本，成爲世界和平的兩個支柱。西班牙共和政府的代表在日內瓦說：真正援助西班牙的祇有中國！實在是一句至理名言。因爲沒有中國的抗戰，則法西斯侵略國的氣燄，愈益高漲，若干民主大國會愈益畏縮，則西班牙所遭遇的野蠻屠殺，會更厲害。反之，如其沒有西班牙共和國的反抗法西斯侵略，戳穿了法西斯國的紙老虎，也會影響到中國的抗戰的。

所謂西班牙的內戰，是什麼性質，大家都知道其真相，用不到細說。西班牙的「國民軍」實實在在是聽命於國外侵略者的叛徒奸宄，也是大家所知道的。在叛亂的初期，正規軍大部被叛徒煽動，政府所賴以戡亂的軍隊完全爲熱情投効的平民，既未經訓練，又缺乏武器，一羣烏合之衆，以腐朽的槍械，和久經訓練，持有侵略者所供給的最新式武器的叛軍交戰，與義德兩國的侵略軍交戰，一直戰下去，直到兩年半之後，還扼守着馬德里京城，和東部沿海的工業區。這個偉大神聖的戰爭，和中國抗戰同樣證明了民衆的力量不可輕侮，而證實了法西斯侵略國的實力不過爾爾！

西班牙的戰爭，是民主勢力和平勢力對法西斯侵略者的戰爭，西班牙共和政府及其領導下的人民，苦戰到現在，可說已經對

民主政治及世界和平盡了最大的力量了！在今天，雖然墨索里尼已經公開宣布「非西班牙共和國政府完全崩潰，義大利的侵略軍決不自西班牙撤退。」表示其征服西班牙的決心，我們還是相信，就是單憑西班牙人民的毅力，一定還能夠堅強不屈奮鬥下去的。但是，全世界愛好和平主持正義人道的人，決不能袖手旁觀地欣賞法西斯侵略者在西班牙所進行的瘋狂屠殺，正和不能袖手旁觀地欣賞日本法西斯在中國所進行的瘋狂屠殺一樣！

西班牙的能否不被法西斯侵略者所蹂躪，其關鍵全在英法兩國手中。英法兩國所推行的不干涉政策，實際是不干涉侵略者的干涉，換句話說，就是絞殺西班牙共和國的政策。絞死西班牙共和國，對英法有沒有好處呢？沒有，不僅沒有，還有極大的害處。地中海是英帝國的生命線，但義大利征服西班牙之後，地中海就變成義大利的內海了；德義兩國在西班牙得到了軍事根據地，無異在法國後門建立了一條火線，使法國陷於包圍之中，進一步法國將失去非洲所有的殖民地。不干涉政策是英法合作產物之一，英法合作是必要，但法國決不能因英法合作而犧牲自己的立國條件。

搶救西班牙，是今天全世界人民的責任，爲了民主，爲了和平，決不能讓法西斯侵略者蹂躪西班牙！但英法兩國人民的責任特別重大。英法兩國爲保障自己的安全，挽救已失墮的威望，必須急起直追的援助西班牙共和國！

（一月二十五日）

## 西班牙戰事前途

葛塞龍納爲叛軍佔領了，有不少人爲西班牙共和國政府捏一把冷汗，更有人因爲西班牙戰爭是保衛民主政治世界和平的戰爭，而對民主政治和平勢力的削弱而耽憂的。不錯，葛塞龍納的失陷是西班牙共和國的一個巨大損失，但決不是西班牙戰事的終止；就是退一步講，萬一西班牙共和國的主力被法西斯侵略者暫時擊潰，在整個世界和平勢力增長的趨勢上，也不會激起成逆

流的作用。

第一，我們要認清楚，西班牙政府的主力並不因丟塞龍納的放棄而削弱。西班牙的抵抗法西斯義德兩國的侵略軍，和中國抗戰同樣爲革命戰爭，革命戰爭的勝敗，不在一城一池的得失，（就是帝國主義戰爭也要到最後纔能決定勝敗，但得失的輕重大異，普通戰爭，主力損失到一半或三分之一就不能再支持下去，革命戰爭則僅剩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五的主力還可以再舉。）所以丟塞龍納的失陷，其影響不過像中國的放棄武漢一樣。西班牙政府的放棄丟塞龍納是沒有作決定戰就退出的，叛軍和義大利軍的開入丟塞龍納，是在政府軍退出之後，在這一點上可以看出政府軍的主力並沒有消失。而共和政府也一再聲明，戰事必堅持下去，決不放棄其責任。

當然西班牙政府所處的條件和中國不同，繼續持久抗戰要比中國困難。第一，中國的土地廣大，西班牙領土較小；第二，中國放棄武漢後所退守的是西部多山交通不便的農業區域，敵人所能給予的破壞力較小，西班牙所退守的爲東部沿海工業區域，敵人所能給予的破壞力較大。（當然在另一方面，政府軍以工業區爲根據地，補充及再建都比較便利。）但就是法西斯義德的侵略軍及其所扶植的叛軍能摧毀共和政府的東部根據地，西班牙的廣大英勇的人民及其領導者，還是會展開廣泛的抵抗戰爭的。一八〇八年以後的七年獨立戰爭，仍在眼前，每一個西班牙人民不會忘記他們一百卅年以前的光榮歷史的。

第二，國際間維護民主保衛和平的勢力一天天在高漲，在堅強，然尚不能馬上起決定作用，尤其在英法兩個舉足輕重的國家裏，主持正義的民衆還不左右其政府的政策。英法兩國政府雖然爲了墨索里尼希特勒的擴大侵略而焦慮，但顯然是沒有準備馬上援助西班牙。（張伯倫聘問羅馬時，曾詢問墨索里尼，西班牙問題如解決後是否還向別處用兵，法國外交部則正與英國交換西班牙叛軍統治全國後如何應付的意見。）在張伯倫達拉第妥協路線之下，祇要法西斯侵略者今天不根本妨害他們本身重大利

益，依然會向侵略者讓步的。國際局勢或許一時還不能打開僵局，而西班牙共和國政府在不能得到國外有力援助的期間，應付義德兩國的猛烈進攻會陷於極嚴重極艱苦的境地。

但是整個世界性的民主和平勢力，依然是繼長增高地開展的，民間正義的力量會一天天強大起來，糾正統治層的錯誤，而英法兩國如其讓侵略者在西班牙經營一個巢穴，等於束縛了自己的咽喉血管，這種罪惡，一定不會被廣大的民衆所恕宥的，這一個事實的教訓，將粉碎現實主義者的迷夢而促進和平陣線的鞏固。

(二月二十八日)

## 西班牙戰事與歐局

西班牙叛軍和義大利德意志兩法西斯侵略國的軍隊協力攻佔巴塞龍納之後，法西斯侵略者在歐洲的氣燄更高漲起來。前日本報的社論曾指出巴塞龍納的陷落，並不是西班牙戰事的結束，就是西班牙共和國暫時遭遇失敗，也不會把世界反侵略的高潮天拉回去。但這樣講，決不是說對歐洲局勢毫無影響，正相反西班牙共和國的失利，激起了歐洲巨大波瀾。

據美聯社巴黎電稱：希特勒正將有事於西方，此說雖未證實，但從國社黨機關報民衆觀察報的討論義法問題而觀，的確充滿着這種可能。西班牙共和國的失利，遠因爲英法兩國封鎖西班牙共和國和干涉義德兩國大量派遣正規軍協助叛軍進攻的干涉政策，近因則爲張伯倫聘問羅馬，出賣西班牙共和國以取悅墨索里尼；而巴塞龍納失陷之後，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正高喊召集四強會議。在新的慕尼黑會議中（如有可能的話），不僅要解決西班牙問題，還要解決突尼斯等非洲殖民地的歸併義大利問題。

張伯倫在伯明罕的演說，依然不放棄其一貫的向侵略者屈膝乞憐的「綏靖」政策，張伯倫一貫的以戰爭的恐怖威嚇國人，企圖使英國人士贊同其「以羊投虎」的政策，但其推行的結果，純係促進戰禍。張伯倫固然願意遵照法西斯首領的意志而再來一次

慕尼黑會議，但現在的形勢已經不同於捷克問題了。

第一，是西班牙共和國政府決不會中止戰爭，而聽憑侵略者及縱容侵略者任意宰割。在軍事上西班牙共和國固然失利了，但我們曾經說過西班牙的戰爭是革命戰爭，革命戰爭是不拘拘於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主要的制勝之道是要把火線移到敵後和敵側去。西班牙的戰事一天不停止，侵略者和縱容侵略者就無法把西班牙放在俎上宰割。不錯，阿比西尼亞的遊擊戰到現在還沒有停止，而英法等國都已公然承認義大利帝國了，但阿比西尼亞的戰爭所以會在國際上被認為終結，主要的原因是阿皇被騙出國，致國內失去了公認的政府，西班牙共和國決沒有人再上這種當的。

第二，義德所主張的第二個慕尼克會議，不僅是宰割西班牙問題，還要宰割法蘭西的殖民地。達拉第能夠犧牲自己可靠的同盟國捷克，但未必有胆量犧牲法國本身，就是達拉第政府願意犧牲其祖國，法國的人民決不會放任他肆無忌憚地做。在另一方面，法西斯侵略者既把突尼斯等問題列上了議程，決不肯輕易撤回的，何況在西班牙戰事中佔了優勢的時候，侵略者正以凱旋者的恣態出現，更不會以空砲自滿的。

西班牙政府軍的失利，唯一的後果即加深了義法的矛盾，如其英法兩國政府不馬上改變其妥協政策，則適足以削弱其本身，而危害其安全，現實主義的先生們，如不翻然改圖，必然是要被民衆所唾棄的。

(二月三十日)

## 兩個歧途

本屆國聯大會今天在日內瓦開幕了，在侵略者所燃起的火燄籠罩着歐亞兩大洲的今天，作為世界和平機構的國際聯盟，當然不能再像以前那樣躲避現實，依違觀望，敷衍搪塞，而應該以堅決的行動來維護世界和平。

在今天，遠東有法西斯日本瘋狂地侵略中國，歐洲有法西斯意德兩國瘋狂地侵略西班牙，而國社黨德國進攻捷克，更如箭在弦上，一觸即發。分開來是三件事，實質上則爲一件事，全世界愛好和平的國家與愛好和平的人民，如其對法西斯侵略國在一處的兇鋒，加以實力的制止，則其餘的火燄就不會再起來，或者是雖撥動了也會縮手的。過去正因爲支持世界和平的機構國際聯盟，沒有採取堅決的行動，事實上變成縱容了法西斯侵略者，所以法西斯侵略者東放了一把火，又西放了一把火，氣燄愈趨愈高。

由於國聯的機構，其大權完全操於少數大國的手裏，特別是英國，不僅因爲她的勢力足以左右全局，就是在國聯機構以內，不列顛帝國就有出席國聯的六個單位，（英國，加拿大，紐西蘭，澳洲聯邦，南非聯邦，愛爾蘭，）所以國聯的決定，多數取決於英國的態度。雖然國聯會員國中的大國，除英國外還有法蘇兩國，但法蘇兩國的態度比較堅定，而過去國聯的無所作為，幾乎完全由於英國的搖擺不定。

國際局勢發展到今天，已經不能再容敷衍下去了，侵略的火燄，已經環繞着一切民主國家的周圍，如果不迅速予以撲滅，則侵略的火燄馬上會燒到民主大國的身上去。所以，這一次的國聯大會，在國聯本身講，是決定她存亡的關鍵；如其國聯大會能夠採取堅決的行動，則國聯的本身就能夠振作起來，真正成爲支持世界和平的機構；如其再敷衍搪塞，則今後就沒有人再予信賴，而國聯也必忽焉而終。

對當前的局勢，各民主大國有兩個非常嚴重的錯誤觀念，如其任其發展，則不僅國聯大會會毫無結果，勢必大大地破壞世界和平，引導侵略者走上更瘋狂更殘暴的路上去。

第一種錯誤的觀念，是把東西的侵略戰爭當作各別的事件而可以各別地「解決」。當然，這種「解決」的辦法，無非是強迫弱小的被侵略者屈服讓步，以部份地滿足侵略者的慾望；而這樣的結果，使侵略者能夠不費代價而獲得其所欲獲得的東西，因此更擴



大了它的慾望，培養了它的侵略的力量。事實上，採取這種政策的民主大國，完完全全成爲侵略者的幫兇。

第二種錯誤的觀念，是把正義公理攔在一邊，不究是非，不問曲直，祇求自己的部份的利益得到暫時的保障，不惜犧牲被侵略者的主權與利益。如其這樣可以做得通的話，更是極盡了幫兇的能事，而幫兇的結果，不僅犧牲了被侵略國的利益，也必然會犧牲自己的利益。因爲侵略者的野心，是很顯明的可以看出的，過去的事實也非常明白地擺在一切人的面前，決不容任何人加以曲解。無論是爲了避免戰禍，爲了保持自己的利益，必須勇敢地堅決地制裁侵略者，使侵略者不敢胡作胡爲，不能胡作胡爲，然後纔能保持真正的和平，纔能恢復正當的商務。

(九月十二日)

## 國聯重生的機運

本屆國聯會議就遠東問題之處理來說，正逢着七年來空前良好的時機。七年之中，國聯因爲歐美諸雄意見的不一致，列強中的相互迴避猜忌以及對於遠東局勢的缺少精到認識，在解決遠東問題時顯露了空前的軟弱，從而威信日降，全能國相繼退盟，國聯幾瀕於破產，同時國聯的衰頹反映爲英法，尤其是法，失掉了世界政治的領導地位，美國孤立派的得勢。

去年年終美國以領袖羣倫的勇氣向日提出了最後的質問，不承認日本所謂的東亞新秩序，英法接踵而起，尤其是英國的措施強硬，一反她七年中對中日問題所持的習慣，同時稍前一點，又有英美對華經濟的援助以及協助穩定中國貨幣。這些舉動充分的證明國際民主國之間，不僅對於日本在華野蠻行動有澈底認識，並且深感到了聯合行動以維護本身利益的必要。基於這一點，我們可以說國聯已經遇到了她重生的機運，也就是英法特別是英，恢復其世界政治領導權的機運。

日本絕不能爲空洞的言語所屈服。反之，三國的強硬自然要招來她更橫決的報復。（對美她有可能軟下去以希分散民主國

聯合行動。)假如英法美並無決心維護在華利益，一聽其在華商人與對遠東貿易自生自滅，她們就不必有上述那些強硬舉動徒留話柄，假如他們爲顏面計，爲實際利益計，則言論之後必不可免的是行動。沒有行動以作後盾，日本早已稱之爲駭詐，她是儘可以置之不理的。

中國首席代表顧維鈞博士昨日在國聯行政院會議的演說所提出的三點正是這種必要行動的指南。顧代表所提的意見具體而切實，其中完全不包含不必要的糾紛，而對於已被判爲侵略國的日本則爲最有效的打擊。這三點，第一由行政院請會員國與非會員國用有效方策抵制日貨（這自然包括對日本貨加重稅項）；二，請會員國非會員國禁賣軍火軍需飛機汽油與日本；三，請各國在財政金融上援助中國。最後代表團更請組織一普通委員會主持施行各該方案。這三點第一項本來久已在英美經輿論不斷提倡，認爲是牒文提出以後不可避免的行動，各國施行此舉無慮日本的報復。本來日本去年控制國外貿易，他的進口貨已減少百分之二八·三，本年爲挽救外匯，必然更趨低落，其在華佔領區的統制與岐視，即無歐美的行動也不會減少。日本實行報復，她所受的害必然要更大。所以各國儘可放心抵制，不必顧慮。第二項美政府早以用特別方法實行有效，且不妨害商人利益，他國正可仿效。第三項，英美亦已有事實在先爲衆目所共見，而中國官民的熱烈響應，不但完全保證該項債務的安全，且將於債款滿期之前將其償清，更足以鼓勵各國投資的勇氣。

由此看來，顧代表爲國聯所提出的三項辦法，不但具體切實，且都是各國已經開始或正擬開始的舉動，推而廣之，更覺駕輕就熟，無往不利，只看各國政治家執行的眼光與魄力如何耳。

國聯的加強，不但是英法政治地位的穩定，且也是國際間以和平方法相互善意解決糾紛的保障。過去國聯既因種種顧忌與不了解而失職衰頹，現當此局勢大明，有美國的充分合作，民治國都正在恢復勇氣與決心以和平方法擁護國際正義，制止強暴侵

略的千載一時之機運，正該立刻把牠抓住，利用顧代表賢明活動而具體的提議，組織委員會策動進行。要知三項辦法的進行并不，是要國聯推陳出新，破壞什麼已有的局面，而不過是將現在已經發生或在醞釀中的分散行動，加以非拘束的統率，推動與系統化，使之更能產生實效，以中止這野蠻的噬人侵略戰爭而已。而這一戰爭之光榮的中止，將使整個東亞大陸在經濟上開放成爲全世界上作正當生活追求者的樂園，這對於世界和平福利的擴展，將成爲無限量！

長期沉頓的國聯在統率這一行動時無疑的將發現她自己重生的生命力，永爲世界真正和平的壇坫。（一月二十日）

## 德國秋操

恫嚇無效，但恫嚇者却最容易驚恐。

法西斯國家擅長恫嚇的伎倆，以戰爭爲恫嚇，戰爭只是裝腔作勢，意在恫嚇。這是有根原的：第一，內在的原因，是法西斯國家本身的外強中乾，軍事和經濟的失調，軍事外強，經濟中乾，經濟是軍事的基础，偏重發展軍事，畸形澎脹，必然斷喪經濟，倘再從事戰爭，自然更非枯竭的經濟所能負擔務任。而又因軍事既已畸形澎脹，所以可作恫嚇，也只能作恫嚇。第二，外在的原因，是假想侵略的對象，弱小的國家可以被嚇倒，不戰而勝，尤其是由於某些國家不惜以任何代價避免戰爭，以犧牲弱小的國家避免戰事。

法西斯國家的侵略至於直接採取武力侵略，直接從事戰爭，只是在恫嚇不成，過低估計被侵略國家的力量的時候，只是在某些國家態度軟弱，縱容侵略國家的時候。西班牙戰爭，尤其是中日戰爭，是完全的正面的證明，捷克風雲是相當的反面的證明；說是相當的，因爲英國的態度雖然相當強硬，還嫌軟弱的緣故，這是德國不斷裝腔作勢，不斷恫嚇的由來，而這次的大規模的秋操，更把恫嚇達到了顯筋露骨的地步。但恫嚇是很容易被識破的，因而也是無效的。

張敬峯事件，李維諾夫對重光葵直捷了當地指出日本的恫嚇伎倆，却不能行施於蘇聯，再加以日軍的進犯遭受紅軍的嚴重的打擊，所以結果從事恫嚇的日本反被蘇聯所壓倒嚇倒。至於事後日本強辯軍事上的「勝利」，那不過藉以掩飾所承認的外交上的失敗。

這次德國秋操，是恫嚇捷克，想捷克政府接受日耳曼族蘇台德黨的無理要求的，但捷克明知恫嚇，並不驚恐，沒有人相信戰事將突然爆發；是恫嚇英法，想使英法要求捷克政府讓步，接受無理要求的，但英法會商後，法國宣佈認為無足驚異，誠如各報所稱：「英法無一容許其自己為不正當之威脅所驚擾，德國展示其武力，其意似曰：『如有必要，吾人將趨極度』」誠然，惟法國如有必要，亦當強毅而立，故此種必要不得使其發生，柏林深知之，倫敦亦無不知；也想恫嚇蘇聯的，但蘇聯保持沉默，置之不理。

於是顯筋露骨的恫嚇又成爲撲空。

但不起作用的事情是沒有的，不起正作用，便起反作用，不能恫嚇他人，便要恫嚇自己。據路透社柏林十五日電：「最近數日內，此間關於德國大操之迹近誇揚的宣傳，源源不絕，今日突然中止，各報皆無一字述及大操事。此顯因當局鑒於外國異常注意德國此舉而有所警惕，故令各報勿再渲染過甚。」恫嚇者反被嚇倒，不敢再作恫嚇了。

（八月十七日）

## 再論德國秋操

昨天我們在社論裏說起德國的目的是想恫嚇捷克，恫嚇英法，恫嚇蘇聯，而這種恫嚇的反響，是捷克不爲所動，英法不爲所動，蘇聯更不爲所動，於是恫嚇就變成了撲空。這一種分析，在今天當然是正確的，但並不是說德國這次空前規模的秋操，絕對不會因此而釀成戰爭危機。

這次德國秋操的規模之大，動員到一百七十萬人之多，時期延長到十二個星期之久，不僅在德國是空前的，在世界各國也沒有這樣耀武揚威的大規模的操演。照性質講，這次德國秋操，絕不是普通的操演，而是全國總動員。

戰後的德國受凡爾賽和約的限制，不能訓練後備軍，到希特勒做了元首之後，纔打破這個限制。事前國社黨曾經訓練一些軍事人員現在都已併到正規軍中去，四年以來所訓練的後備軍，就僅僅這次召集的三十五萬人。照戰前德國的組織及準備的標準講，德國可以動員全國人口五分之一的壯丁爲國家服役，換句話說，就是可以動員到一千二百萬人，以三分之一入伍計算，服役役的可以達到四百萬人，但照現在德國的情形講，它最大的動員率就祇有這一百七十萬人。現在全部動員，參加秋操，可以說希特勒的本事都拿出來了。

在這樣一個巨大的局面下，我們是不能肯定地說法西斯侵略者會毫無所得地自動收篷的。

因此，我們認爲德國這次秋操中間，如其不能嚇倒捷克政府接受蘇台德黨的分裂捷克的要求，破壞蘇捷互助協定，則希特勒政府有可能乘機在東歐攪亂一下，使歐洲的視聽動亂一下，而乘動亂中攫得一些利益。

法西斯國家的基本任務，基本工作，就是把世界的和平攪亂，把世界的秩序攪亂，使大家弄得糊里糊塗，它們纔好「混水裏撈魚」。如其世界和平沒有攪亂，所謂秩序與法紀仍舊存在的話，法西斯國家對內不勝經濟的窘迫，對外不能以求一逞，就祇有自趨崩潰，無疾而終。所以法西斯國家的唯一出路是破壞世界和平。

和平雖是法西斯國家的致命打擊，但法西斯國家却不敢掀動壁壘森嚴的大戰。因爲法西斯國家都是先天不足的國家，而現代的戰爭是要以經濟爲後盾的，如其它們公然和民主國家爲敵，它們就必然失敗無疑。所以法西斯侵略國所希望的戰爭，是一「餓式」的戰爭，它們想用戰爭來迷惑世界的視線，才能從中取利。

在德國秋操的過程中，國社黨政府或許會在東歐製造出幾件大小不等的「事件」，以爲對捷克挑釁的藉口。問題的中心，是在英法兩國對付德國的態度強硬到什麼程度，如其英法兩國，尤其是英國能堅決表示「不惜以戰爭保衛和平」，則法西斯國家也會知難而止的。

在德國秋操中，我們更不能不警覺的是日本對蘇聯的挑釁，還沒有終結，意大利已公然撕毀英意協定而明目張胆地從自己的根據地派飛機到西班牙去轟炸共和政府所轄的城市，法西斯同盟國很可能來配合一下，攪亂了世界的視線而「各取所需」——日本對中國，德國對捷克，意大利對西班牙。

（八月十八日）

## 猶太人的命運

瘋狂的法西斯，瘋狂的希特勒不能夠每一秒鐘沒有戰爭。不是向國外尋釁，就是在國內騷擾，這一次的虐猶運動，又是這條舊路上的一段。

一個憤激的猶太青年狙擊了一個德國駐巴黎使館的書記官。是這一次反猶運動的發端。但是事情的現象雖如此，牠的內容可決不會如此簡單。事件的真正原因是在國社黨治下的人民必需永遠不使其神經腦子空閑。德國人民若讓他們有富餘的精神使用，他們那窮苦不可耐的生活，必然馬上要使他們向希特勒算賬。他們的食物裏已經長久不見了牛油，和肉類，他們的女孩子們流蕩在咖啡店裏，在公園，街上努力吸引外國男子的注意，好帶他們脫離德國的苦境。他們的工人長期的在軍事工廠裏專門製造槍砲軍火，不製人民所需要的布疋食物，照像機的材料十分之七移去製造軍火，以致照像機的國外貿易大爲減少。美術音樂的享受更其成了禁燭，因爲許多藝術家音樂家都被趕走，逮捕或殺掉了，而德國人是愛好音樂如命的。希特勒把德國人民生活所需要

的東西都奪了去，只給他們以軍火炸彈，戰爭的恐怖。像這樣的人民如果令他們有半載一年的工夫細細咀嚼他們無量的損失，饑餓和困苦，則希特勒的第三帝國大夢只好作不成了。五月併了奧地利，九月割了捷克，不到兩個月，捷克的事還沒了結，他又在國內來了非人酷虐的反猶運動。并且這一個運動還是和反對英法的宣傳聯繫着，戈倍爾宣稱使館書記之被殺是國際的反德陰謀，因此反猶運動就成了反法反英的一環。很顯明的不過幾個月他又得有點新發動，歐洲或是匈牙利，或是捷克或甚至張伯倫達拉第將又有新理由造成希特勒的瘋狂，而英法到現在為止，似乎還只能站在他的瘋狂之前發抖。

猶太人的受虐也許是很難解救的。他們并不是智識材力不如人，也不是經濟金融的能力不如人，一切的材料與能力沒有政治上的保障就都要變成空虛。換一句說，作了亡國奴，無論是天才，學者，富翁，大亨一概都要受他人的宰割，這是古今一切典型的亡國奴的悲運。而猶太人受禍特久特酷，則特別由於猶太人的缺乏團結。猶太人中原有許多經濟天才，在各處發展了工商業，造成自己極有力的地位，而他們却肯以民族解放獨立為中心前提，運用他們龐大的經濟力量乃至某程度的政治力量團結鬥爭。他們還是以個人的私利為己身獨善的保障，他們不肯同情的援助被壓迫者乃至他們自己受壓迫的貧苦同胞。在有利於己的範圍之內猶太資本家還不惜接受瘋狂法西斯的條件，幫助他虐待自己的同族。許多猶太資本家曾經以財力報効希特勒支持他的統治，希圖其本身的安富尊榮，於是猶太的民族解放永遠成為泡影。

現在希特勒已經第三次的向猶太族決戰了。法西斯就是戰爭，法西斯是一切弱小民族的死敵，這是愛和平甚於一切的猶太人們所應該切切認準的一個刻骨教訓。希特勒的國內問題是無已的，猶太人之被用着做嗎啡劑也將無已。猶太人若不希望以後的太平自由與職業生命的安全保障，那不必說，也無庸說，若要的話，則除了趕緊大小貧富團結起來，加入和平陣線的反法西斯的堅決鬥爭，沒有第二條簡捷輕便的路。并且，一個民族沒有得到解放之前，永不會有個人的安富榮利和自由。（十一月十五日）

◀ 導報叢書之二 ▶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五月

初版

抗戰軍事和國際問題

半年來的

導報言論集

第二輯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編輯者：

導報叢書編輯部

發行者：

導報館發行部  
上海雷波路一三〇號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坊

每冊定價國幣陸角

外埠酌加郵費

ALL RIGHTS RESERVED

Leader's Series 2.

1st. ed., June 1939

Price \$0.60, Postage extra

THE MORNING LEADER

Proprietors & Publishers:

UNIVERSITY PRESS, LTD.,

(Incorporated under the Companies Ordinance of Hongkong)

130 Ningpo Rd., Shanghai, China.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3 9115B

